
武俠世界
第37年
4
$18.00

**編者話** 今刊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巨型故事「龍虎爭鋒」續集「花花太歲」。陳景鏞膽大心細，認清時勢，以不足二億的資金毅然購下時值十億的「龍門大厦」，一轉手已賣得十六億……蕭玉寒先生細膩生動地刻畫出英雄造時勢的致富之道，欲在浩瀚的商場上佔一席位，除了有機警靈活的頭腦，尚要脚踏實地，充分運用天時、地利、人和，方能立於不敗的成功之地。欲知陳景鏞如何運籌帷幄之詳情，請閱本故事，也許其之致富之道堪令讀友仿効呢！

*　　*　　*

今期選刊幽靈客先生撰著的一期完故事「九陰鬼母」，故事內容新奇刺激，文筆流暢，頗堪茶餘飯後欣賞。

辛棄疾先生撰著之長篇「奪魂血咒」本期續刊完，切莫錯過精采的大結局，請欣賞。

*　　*　　*

下期將有「化血幽靈」「獨脚魔令」「雪海血河」「義海搏命」等新故事刊登，請拭目以待。

*　　*　　*



84.5.15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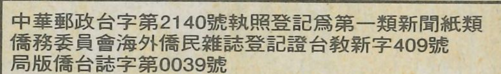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541.00 |
| | 一年港幣 | $1,081.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590.00 |
| | 一年港幣 | $1,180.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692.00 |
| | 一年港幣 | $1,383.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 武俠世界

第37年
第 4 期
（總號186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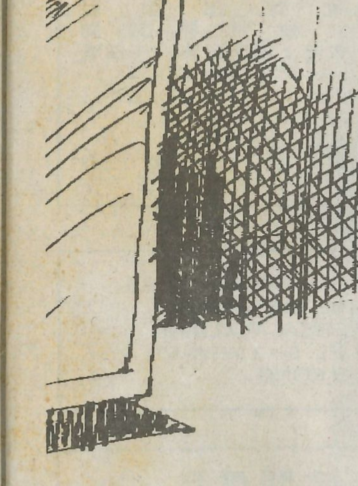






# 花花太歲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 膽大心細 再闖高峯

薄霧的早晨，霞光斜照華厦。

一幢灰白色、高達四十五層，令世人矚目的一座商業大厦。

在大厦的停車場，站着一位唇蓄二撇鬍的男子。

他的左手挽着一個皮袋，沉甸甸的，也不知那是金子、銀子，還是不值一文的石子。

這時是商業大厦的大門開啟的時間，一輛小車子準時的駛入這座大厦的停車場。

那二撇鬍男子向小車子瞥了一眼，他立刻就看到一個日本產雜牌車的標誌。

他微歎口氣，因爲這是他今天見到的，駛入這幢商業大厦停車場的第一輛車子，但不幸的是一部平價貨的雜牌車。

他的右手卻也沒閑着，立刻拉開皮袋，裏面原來分爲八層，靠邊一層裝着的，竟然是染了赤、橙、黃、綠、青、藍、紫的石子。他撿出一粒紫色的石子，心有不甘的塞入其中一個夾層中去了。

不久，又接連的駛入多部如「豐度」、「藍鳥」、「本田」等中下價車，甚至連法國產的「PEUGEOT」也駛進來了。

二撇鬍男子的神色才輕鬆了點，他接連把藍、青、綠、黃四種顏色的石子，分別投入四個不同的夾層中去了。

上午十時四十八分，二撇鬍男子的眼神終於驀地一亮，這是一個吉利的時份，而恰恰在此時駛入一部令人目眩的銀影勞斯萊斯豪華房車。

二撇鬍男子微笑着，把一粒橙色的石子，小心的塞入排行第一的夾層中去了。

果然這是一個絕妙的兆頭，因爲在接下的半小時內，大厦的停車場，又陸續的駛入多部「積架至尊」、「寶馬35」、「平治420」等名貴房車。

二撇鬍男子因此接連把十幾粒橙色的石子，投入排行第一的夾層中去了。

從早上九時許開始，一直到中午一時，整整四個小時，二撇鬍一直站在那裏，重複着撥數着染色石子的玩意，若非他的神情如此專注鄭重，這世上的任何人，也許都會斷認，這人是瘋了！

在整整四個小時中，二撇鬍男子投入夾層的，多半是藍青綠黃四色石子，幸而橙色石子的數目不算少，也幸而紫、赤二色石子撥動的次數也不算多，二撇鬍男子仔細審視皮袋中的各個夾層，終於，他滿意的微微一笑。

然後他就毅然決然的離開這幢四十五層商業大厦的停車場。

他邁着幅度很大的步子，右手緊攫住皮袋，就如皮袋裏面裝着的並非七彩的石頭，而是昂貴的、比電腦更精確的大生意交易資料。

他瞥一眼腕錶，知道這是午飯的時間，便向街側的西餐店走去。

他一連走過三間西餐店，均過門不入，並非那店子不夠華麗，而是缺了他此刻心目中的一種寶貝——電視機。

終於，他走進一間寒傖的店子，因爲這店子的正中，擺了一部向人客開放的電視機。

二撇鬍男子叫了一客很普通的西餐，便津津有味的大嚼起來。

西餐店的人客居然甚多，大概那電視機很適合一些對着活動畫面用膳客人的口味。

二撇鬍男子在大嚼的間隙中抬起眼來，向那電視機一掃，電視機播放的，恰恰是時下最受歡迎的那間電視台的畫面，於是，他滿懷期待的微微一笑。

他知道很快就是播放商業廣告的時間，那必然是一幅目睹而心動的廣告畫面。

果然不久電視螢光幕上，就跳出一串神秘的數字。

662668……

662668……

西餐店內的人客，見那數字驀地攝入眼眸，均不由一怔。

「咦？662668甚麼意思？」有的顧客立刻低聲叫道。

這個人旁邊的眼鏡客，略一沉吟，便恍然大悟道：「哈！662668，這是電話號碼，但也是絕妙的偕音：路路易路路發！哈哈，大吉大利，意味深長，兆頭好極了！好，很好，這廣告的設計人妙極了。」

那人眨了眨眼，道：「這是你的意思？還是廣告人的原意？」

眼鏡客道：「是我的意思如何？是廣告人的意思又如何？」

那人神往的道：「是你的意思，那你不必再打這份牛工了，乾脆改行開廣告公司好了，若是廣告人的原意，那就該他發達，因爲他竟可創想出這絕妙好辭！」

眼鏡客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你被這廣告弄昏頭了麼？這麼起勁地替他吹捧，設計這廣告的人聽了，眞該請你上大富豪吃豐盛的大餐了！」

那人和眼鏡客的後面，便是那滿懷期待的二撇鬍男子，二人的對話，一句不漏的跳進他的耳裏，他期待的，果然恰恰是那畫面，以及那些人客的反應。

這時電視機的畫面又轉了，在那一串神秘數字後面，閃出了「金玲置業有限公司」的八個大字。

西餐店內先是一霎的沉寂，隨

即便騰起嗡嗡的叫聲。

「好啊！66268——金玲置業有限公司……好極了！」

「甚麼好極了？你倒似是金玲置業的老闆似的！」

「66268——金玲置業，這豈非金玲置業——路路易路路發之意麼，不但好極，簡直妙極了！」

「這麼欣賞金玲置業，爲甚麼不入他三幾手金玲股票？呵呵，路路易路路發，你必定發實了！」

「這還用你說麼？早在金玲以現金收購恒霸上市，我就入了，那時金玲的股價是六元，但現在你知道金玲的股價是多少？足足七元！短短數月，股價上升二成！你說，這不是路路易路路發麼？」

西餐店內的嗡叫聲，一一鑽進二撇髯男子的耳內，他不由微微一笑，這是他今天第三次的微笑了，嘿嘿，路路易路路發，66268，假如你知道創出這絕妙好辭的人，就在這西餐店內，我敢擔保，不出三日內，這裏所有的人必定都成了金玲的小股東了！

而且，他捏了捏擺在膝蓋上的皮袋——假如你們知道這皮袋內的法寶乾坤，你們爲搶購金玲股票，還不購得的如痴如醉麼？

二撇髯男子微笑一下，迅速的結了賬，就飄然的走出去了。

＊ ＊ ＊

三日後的上午十時，那幢四十五層高，名叫「龍門」的商業大廈租售管理處，忽然走進兩位衣飾樸素的女子。

租售管理處的女接待向兩位女子瞥了一眼，略帶疑惑的神色道：「請問兩位，你們找誰啊？」

兩位女子互視一眼，向女接待點頭微笑，也不答話，便逕直的向租售處的經理室走去。

女接待連忙制止道：「等一等，你們是……」

稍年輕的一位女子這才微笑道：「我想見你們的經理，可以麼？」

女接待再掃了兩位女子一眼，憑她的眼光和經驗，這兩位衣飾如此寒傖的女人，決未夠直闖經理室的份量，她迅速的下了這判斷，便客氣地卻不容分辯的道：「請你們先等一等！我通傳一聲再說！兩位貴姓？」

剛發話的較年輕的女子笑笑道：「MISS.鄔！」她又伸手一指另外那位女子，「她叫K.K！你就照這樣通傳好了！」

女接待員迷惑地眨眨眼，她無論如何思索不出，與龍門建築公司有生意來往的人客中，有「MISS.鄔」與「K.K」這兩個女人的名字！

但MISS.鄔與K.K卻不像是上來胡混的女人，因此女接待無地奈只好照實通傳。她按響了傳呼機，道：「周經理麼？有兩位女子要見你，她們是……你有空麼？」

傳呼機上傳來周經理不耐煩的回音，女接待的眉頭迅速的一皺，轉向MISS.鄔道：「周經理說，你們有何貴幹？如果是租個單位做寫字樓，就先看看租樓的價目，不嫌貴了，隨便找一位辦事的職員就可以了！他沒空隨便見客！」

MISS.鄔微笑道：「如果貴公司認爲租一個單位太少，那就租一層吧！」

她身邊的K.K氣不過女接待的嘴臉和那位「周經理」的口氣，忍不住插口道：「租一層若還不滿意，那請問貴公司尚有多少空置單位了？如此你那周經理大概有空了吧？」

女接待被她們的話嚇了一跳，只好照話通傳進去。那周經理似乎沉默了一會，終於說：道：「那好吧！請她們進來經理室！」

那是一個頗爲華麗的辦公室，其華麗的程度，甚至超越了龍門大廈租售管理處經理的身份。

「兩位小姐！請坐！」周經理向MISS.鄔和K.K略一欠身，把手一擺道：「聽說你們打算租幾個單位？」

MISS.鄔和K.K以一種不屑一顧的神情坐下，對這辦公室的華麗，似乎根本就不放入眼內。

MISS.鄔微微一笑道：「請問你們龍門大廈還剩下多少空置單位？」

周經理掃一眼兩人樸素的衣飾，不耐煩了，他瞇了一下眼，不滿而又微帶譏誚的斷然道：「兩位不是租樓麼？那不必調查我們的商業秘密，再說你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你，就算認識，也不便告訴你！」

K.K一聽，臉色立刻泛紅，正欲發話，MISS.鄔大概見慣了這種場面，因此根本不以爲意，她伸手輕輕一按K.K的手背，便微笑道：「對不起，我們無意調查你們的商業秘密！不過請問，怎樣才能知道這些準確的資料呢？」

周經理微微冷笑道：「那很簡單，除非你們眞的有意租一、二層單位啦！」

MISS.鄔笑笑道：「不是租，而是買！假如價錢合適，甚至可以考慮買下整幢龍門大廈！」

周經理彎伏的身子騰的挺直了，「你……你不是開玩笑吧？」

MISS.鄔神色不變，微笑道：「當然並非開玩笑，我們是有誠意的！」

周經理喃喃道：「那請問鄔小姐是否知道，現下中區的地價是多少？龍門大廈開盤面積多少？若整



幢買下，合計的價錢是多少？」

MISS.鄔似乎是有備而來，因此這根本沒有把她難住，她不假思索地隨口便道：「現時中區地價約莫是二萬元上下！龍門大廈的開盤面積是三萬六千二百平方呎，那合計的價錢麼……」

周經理立刻道：「那是多少？」

MISS.鄔未及答話，她身邊的K.K已忍不住插口道：「價錢多少可以商量！關鍵是看貴公司是否有誠意……我們當然知道，這是過數億的大額生意！」

周經理微一搖頭，道：「準確地說，應該是八至十億的巨額生意！而且據我所知，香港的地產公司，擁有買斷龍門大廈實力的，爲數大概也不會太多！我大膽冒昧問一句，你們是哪一間地產公司？你們的老闆是誰呢？大概不是李、郭、岑、鍾的其中一家吧！」

K.K被周經理這話激怒了，她微哼一聲，咬牙道：「難道說，只有李、郭、鍾、岑四家才有資格買斷龍門大厦麼？」

周經理咧嘴一笑，擺出一副既然明知又何必故問的神態。

K.K氣得滿面通紅，她咬咬牙就欲發作，MISS.鄔卻適時的微笑接口道：「坦率的說吧，我們是金玲置業公司的，此行的目的，是先實地了解一下，龍門大厦的空置率到底有多少，以便準確的計算敝公司的承接價錢！如周經理不信任我們，那就先約個時間，由我們的陳總經理與你們的老闆見面洽商！」

周經理一聽「金玲置業」四字，立刻就想起不久前，才在電視廣告中出現的神秘數字——662668，他心中不由一動，662668——路路易路路發，這「金玲置業」看來大有來頭，也不知是何方神聖，既然如此，那倒不可輕覷了對方的實力！

周經理這般思忖，便咧咧嘴，擠出一絲表示誠意的笑容，緩緩道：「對不起，這事我不能作主！這樣吧，我先向敝公司高層請示後有決定了，再約時間見面細談好麼？」

K.K虎着面孔悶聲不語，MISS.鄔卻淡淡一笑，道：「當然啦，這是數億元的大生意呀！喏，這是我們公司的電話，貴公司有決定，請隨時通知！」

MISS.鄔說罷，再客套一句，就和K.K告辭走了。

周經理目送兩人離去，他的目光移回辦公桌上的名片，只見名片上書：金玲置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鄔倩雲等兩行白卡黑字。

MISS.鄔——鄔倩雲和K.K，在路上沒片刻的停留，離開龍門大厦租售管理處，便直奔大廈停車場，駕車返回金玲置業有限公司的寫字樓。

當她二人走進總經理室時，二撇髯男子——總經理陳景鏞，正與副總經理何焯然談着甚麼，總經理陳景鏞的辦公桌上，竟被那個內裝七彩石子的皮袋佔據了一個最重要的位置。

何焯然此時背向辦公室門口，他一聽腳步聲，也不必轉身，便向陳景鏞微微一笑道：「說曹操曹操就到，她們回來了！倩雲倒還能沉住氣，但K.K的導火索已點燃了！」

K.K這時已走到陳景鏞面前，虎着臉孔一屁股坐下悶聲不語。

鄔倩雲卻向何焯然笑道：「焯然，甚麼曹操、導火索的？你不是諸葛孔明，也能未卜先知麼？」

何焯然大笑道：「倩雲，你的腳步聲細碎，與平日差不多，氣靜而步穩，自然是沉得住氣啦，但K.K她步幅突然增大，氣息呼呼，這豈非肚內有氣，即將爆發的先兆麼？」

陳景鏞沒笑，他瞥了K.K一眼，K.K是他的太太，他自然比誰都更清楚她的脾性，他見她虎着的臉孔，便向她微微點頭，輕聲道：「怎麼啦？K.K，此行不順利麼？」

K.K塞了一肚子悶氣，被陳景鏞一問，猶如石油氣被火苗舔着，終於忍不住狠狠的發洩道：「豈有此理！小小一位租售處經理，仗着他龍門地產公司的架子，竟也敢狗眼看人低！好像全香港的地產公司，就只有李、郭、鍾、岑四家似的！」

陳景鏞一聽，便知道K.K碰上甚麼場面了，他不禁微微一笑，輕聲道：「不要緊，K.K，誰笑得最後，誰就笑得最好嘛！」

K.K一聽，眨了眨眼，她的悶氣被迷惑沖淡了，「你這是甚麼意思？景鏞，難道你眞的打算動這鬼大廈的主意麼？」

何焯然這時微笑道：「阿嫂，景鏞的意思，是不久的將來，李、郭、鍾、岑四家的後面，應該加上一個耳東陳了！」

K.K一聽，更感迷惑，她吃驚的張大嘴巴，呼了口氣，這才道：「莫開玩笑啦，焯然，你知道那見鬼的經理，初步開出的盤口是多少麼？」

何焯然臉上的笑容也突然斂去，顯然他關注的焦點亦是龍門大廈的價錢，「是多少？」他目注K.K道。

K.K苦笑道：「那見鬼經理一開口就是十億八億的數字！那鬼東西大概是語不驚人死不休的！」

何焯然一聽，向鄔倩雲探詢似的望了一眼，見她點點頭，便知

K.K那數字非常準確可靠，不由便倒抽一口冷氣，驀地轉向陳景鏞道：「龍門地產這是獅子開大口！八到十億，那每方呎地價，豈非達到二萬七千元這數目麼？」

陳景鏞沉吟不語，鄔倩雲卻奇道：「你知道龍門大廈的地積麼？焯然！」

何焯然點點頭，道：「我早就在地政署查核過，龍門大廈的地積是三萬多方呎，若一次性成交，這等交易在地產史上算是破紀錄的了！若再以現金支付，據我所知，香港的李、郭、鍾、岑四家王牌地產，也未必有這份豪氣！」

K.K立刻接口道：「這不是麼？金玲剛動用了六億收購恆霸上市，目下可動用的現金不足一億二千萬，還要應付大額銀行利息，景鏞呵，趁早打消動龍門大廈的主意算了！」

鄔倩雲、何焯然、KK三人的目光，這時不約而同，一齊凝注在陳景鏞的臉上。

陳景鏞這時忽然微微一笑，意味深長的道：「金玲置業的創業宗旨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權衡任何生意的得失，均要遵循這個創業宗旨！」

陳景鏞的話題一頓，忽然把辦公桌上的皮袋推到三人面前，胸有成竹的微笑道：「倩雲、KK，麻煩你們數一數裏面的寶貝好麼？」

KK不等鄔倩雲動手，便嘶的拉開皮袋，露出皮袋裏面的夾層，她再拉開七重夾層，便不由目瞪口呆道：「你！返老還童了麼？景鏞，堂堂上市公司的首腦，竟也玩這七彩石頭的把戲。」

鄔倩雲向皮袋內探頭望一眼，也不禁失笑道：「哈！景鏞！你這算是鬆馳神經的玩意？」

何焯然望着皮袋夾層中分類分色的石子，先是一怔，隨而心中一動，再望一眼陳景鏞，忽然便若有所思的道：「這……七彩石子，是與龍門大廈有關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並不急於拆開謎底，他向鄔倩雲道：「倩雲，你先把各個夾層的石子數一數，好麼？」

鄔倩雲格格一笑，果然便與KK一道，把夾層中的石子數了一遍。

陳景鏞很認眞的道：「每個夾層是多少？」

KK又好笑又好氣道：「第八層紫色石子廿六粒，第七層赤色石子三十粒，第六層藍色石子十八粒，第五層青色石子十九粒……老天爺！你再不開謎底，我快被你悶死了！」

鄔倩雲笑着接口道：「第四層綠色石子廿八粒，第三層黃色石子卅粒……」

這時陳景鏞忽然道：「很好，那第二層呢？倩雲！」

鄔倩雲格格的大笑，「第二層麼，第二層的橙色石子十三粒……你快揭底吧，景鏞！不然KK她可要罵人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他伸手進皮袋內，把裏面的石子掏出來，很仔細的在桌上分成七堆，依赤、紫、藍、青、綠、黃、橙七色排列。

然後他驀地一指桌面，道：「這是龍門大廈的停車場！所有龍門大廈商戶的均要使用的停車場！」

他一頓，掃一眼三人迷惑的臉孔，突地便把赤色的石子向前一推，道：「這是最低賤的小車駛進停車場來了！」又把紫色石子推進赤色石子堆中，「這也是駛入停車場的下價貨色！」

他微笑一下，忽地一下子把藍、青、綠、黃四色石子推到一堆，「這是最受歡迎的中價車子！」

然後他才把橙色石子鄭重的一壓，緩緩道：「這代表富豪級的勞斯萊斯、平治、積架至尊房車！」

此時他驀地挺起身子，道：「請數一數，這三堆石子各是多少？」

何焯然若有所思的接口道：「第一堆赤、紫石五十六；第二堆黃、綠、青、藍石子共計九十五；第三堆依然是十三這個少數！」

陳景鏞微笑點頭，「很好，焯然，你不愧是計算機腦袋！這說明甚麼？這說明龍門大廈的商戶，中上層實力的佔了六十巴仙，加上頂尖富豪級的八個巴仙，龍門大廈具實力的商戶，便接近七成了，這對於商業大廈的租值來說，是一個可靠的保證！」

何焯然眼神亦一亮，接口道：「換言之，也保證了龍門大廈的商業價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應該說，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再從停車場車的數目來看，龍門大廈的空置率必然低於三個巴仙，這對於同等的商業大廈來說，它的使用率已算一流水準了，再說該區現時的土地價已達二萬元平方呎，單從龍門大廈所佔的地面積計算，其價值已超出七億的數字，加上其上蓋的四十五層樓面價值，它的中遠景價大概可以上到十四億！」

陳景鏞一頓，又決然的下判斷道：「因此，KK和倩雲所接的那個價目，完全可以接受！不但如此，只要在十億以下這個數，我也打算把整幢龍門大廈承接了！」

陳景鏞的辦公室內，一時間陷入一片沉寂，因爲誰也不敢作聲。十億！這並非十萬，也並非石頭，而是眞金白銀的十億！



何焯然在地產界混了十幾年，在行中也頗爲自負自己的膽識，但也決計不敢萌動陳景鏞這種石破天驚的豪氣！

況且他深知KK所說的準確，金玲置業帳面上動用的現金，的確不會超過一億！而支付銀行的利息，每月便超過一千萬，在這種情形下，他簡直不敢想象，金玲置業如何策劃龍門大廈這宗動輒數億的龐大生意！

KK吃驚的張大嘴巴，她簡直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鄔倩雲的俏臉漲紅，她不知說甚麼好，一方面她佩服陳景鏞的氣魄和精明，但另一方面自那晚和他的關係更深一層後，她已決然把自己的榮辱生死與他連在一起了，因此她不能不關注他和金玲置業的安危與前景。

KK好一會才喃喃的道：「你……你簡直瘋了！景鏞，這時竟敢眞的動龍門大廈這十億交易的念頭！」

陳景鏞淡然一笑，他目注鄔倩雲，道：「倩雲，照你估算，現金方面，大概可以從裕人銀行再弄到多少？」

鄔倩雲歎口氣，苦笑道：「金玲剛從裕人銀行貸款達八億港元，時間不到半年，現在就算是三幾千萬，只怕也很難開口了！因爲把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逼得太厲害了，這對裕人和金玲均沒有好處！」

陳景鏞略一沉吟，便把手往桌上一壓，決然的道：「那好吧，龍門大廈的交易，先把裕人銀行撇開不算，但龍門大廈的交易事在必行，至於現金方面，我再另想辦法解決！」

陳景鏞一頓，不理何焯然、KK、鄔倩雲三人的猶豫，毅然決然的道：「如果龍門地產有電話約會，我打算就與他們洽談出讓的價錢和條件！還有，今天大家所說的，要絕對保密！特別是涉及龍門大廈的潛在中遠景價值！」

很快，何焯然就明白，陳景鏞爲甚麼特別强調要保密龍門大廈的中遠景潛在價值。

* * *

那是兩天後的上午十時，在龍門大廈，龍門地產公司自用的會議室，龍門地產公司的總經理約克森與陳景鏞會面，正式商談龍門大廈的交易事宜。

約克森的助手是那位租售處的周經理，金玲置業方面，除了首腦陳景鏞，便是副總經理何焯然。

會議室內，二對二，雙方均是地產行的積年老怪，討價還價的絕頂高手。

唯一可以分出高下的，是如何估計龍門大廈的現在及中遠景潛在價值。

約克森是一位典型的洋人老闆，而且具有典型的洋人作風，特別的是，他的一口廣東話竟然非常流利。

雙方對龍門大廈的價錢已招架了幾個回合，此時約克森忽地爽快的一笑，隨即不容分辯的斷然道：「好囉！那價錢就在十到十二億這中間着眼好了！這從潛在地價來說，已便宜了一億五千多萬了！」

陳景鏞立刻微笑道：「不，若從潛在地價來說，應該說是貴了二億多！假如是十二到十這個價錢。」

那周經理接口道：「爲甚麼呢？可不能這麼說呵！陳先生，我們已經過會計師仔細核算，龍門大廈不會低於十二億這個數字呵！」

陳景鏞微笑不語，有意讓何焯然表現一下他在這方面的本領。何焯然會意的微一點頭，便道：「對不起，周先生，據我們掌握的資料，龍門大廈落成至今達六年了，當時該區的地價是一萬三千多平方呎，六年後的今天，地價應該說是每平方呎二萬五千到二萬七千之間，因此，大廈總的樓價應該說是到十億才算合理！」

洋總經理約克森一聽，感興趣的盯着何焯然道：「爲甚麼何先生如此肯定龍門大廈的樓價是八到十億，能詳細說說麼？」

何焯然不假思索，便朗聲道：「當然可以，約克森先生，上月政府的一塊官地，位於龍門大廈的同一地段，拍賣的結果是每方呎二萬一千三百港元，那麼，加上建築成本和利息，平均樓面價是二千六百元左右！」

何焯然此時一頓，陳景鏞微笑點頭，他便接續道：「按照此比率，龍門大廈開盤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呎，樓高四十五層，那平均樓面價應該是二千八百元上下，換言之，龍門大廈按現時新落成計，樓價合理數字是十億元上下……」

此時周經理的面色一陣漲紅，搶着道：「十億是合理樓價麼？」

陳景鏞淡然一笑道：「不錯，但應該補充一點，就是十億，尚未扣除大廈的六年折舊率！所以說，十億是龍門大廈極量的價錢了！」

陳景鏞斷然的確認，令會議室一時間陷於沉寂。此時就連周經理也明白，對方只能去到這個價錢了，他心中一陣喜悅，因爲就算這個價錢，也比會計向約克森呈報的樓價高了近五千萬！假如這生意做成，他周經理在龍門公司就更威風八面！他的臉色也因而漲得更紅。

約克森卻默然，他的臉上根本瞧不出任何表示，過一會，他才忽然道：「假如按這個價錢，金玲置

業打算以甚麼方式支付樓價？」

約克森此言甫出，何焯然的心便突突的一跳，他根本不能回答，因為就連他事先也只知道「隨機應變」四個字的腹稿，如今樓價眼看已到拍板階段了，他卻委實不敢想象，金玲置業如何吃得下這「十億」的大生意！

他不由緊張的向陳景鏞溜了一眼，陳景鏞的神色居然絲毫不變，臉上依然信心十足的微笑，面對這「十億」的天文數字，他就連眉毛也沒跳上一跳！

陳景鏞向約克森淡然一笑道：「你看呢，約克森先生？」

約克森這時的笑容卻驀地收斂了，他盯着陳景鏞，清楚伶利的道：「敝公司是接受兩種支付方式：一是現金交易，二是由銀行擔保的分段現金支付，除此之外，不接受任何的其他支付方式！」

何焯然一聽，心內便涼了半截，因為按照這兩種支付方式，就連陳景鏞慣用的殺手鐧——支付首期、獲授權書、銀行抵押貸款——也已無所施展！

陳景鏞卻居然點頭微笑，以此表示這兩種支付方式根本不成問題，接而又輕鬆的伸指頭一彈桌面，道：「可以，但我們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這宗交易，必須給予金玲置業一個款項及物業的交收期！」

約克森一怔，道：「樓宇買賣，交收期是必須的，但我想知道，金玲置業要求的交收期有多長？」

陳景鏞微微一笑，決然道：「例如說，交收期是半年吧，從簽訂買賣合約起計算，具體是金玲方面先交樓宇價五個巴仙的訂金，然後即簽雙方的買賣合約，從簽約的即日起計，一百八十天內付清所有樓價！」

約克森略一沉吟，便微一點頭，道：「一百八十天交收期是否太長了？」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普通的小額樓宇買賣也有一至三個月的交收期麼！何況這是數億的大額交易，半年交收期只短不長，這是金玲承購龍門大廈的先決條件！」

陳景鏞面帶笑容，但他的意思卻斬釘截鐵，決不會絲毫鬆動了。

約克森與周經理交換了一下眼色，終於點點頭，爽快的道：「那好囉！交收期就暫定半年，但一百八十天內，必須以現金或銀行擔保的分段現金支付，這也是敝公司的先決條件！」

約克森一頓，又斷然的道：「還有，價錢方面，十億元是敝公司最低的底線了，如果上述幾點金玲置業方面確認，那七天之內就可以正式簽訂買賣合約！」

陳景鏞微微一笑，出人意表的再補充一句：「華人生意講個兆頭，樓價方面是否可以訂為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生猛、長久、大發！」

約克森不由又一怔，向周經理迷惑的詢道：「十億不可以麼？偏要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就差這二萬元？」

周經理笑着點頭：「十，那是實的偕音，即心實之意，九、八應生猛、長久、大發的意思了！」

約克森一聽，不由呵呵大笑，道：「好！好！有趣極了，那就按陳先生的意思，龍門大廈的價錢，就定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吧！」

陳景鏞伸指一彈桌面，道：「好極，那就一言為定囉，七天內，雙方就先簽一份買賣合約！」

陳景鏞意氣風發，信心十足；但何焯然卻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心道：「九九九八萬」雖然大吉大利，好兆頭極了，但這一筆可觀的真金白銀的數字，卻足以令人起死回生，或者心驚膽顫！

* * *

五天後，陳景鏞自出馬，毫不猶豫的與龍門地產公司簽訂了龍門大廈的買賣合約。

龍門大廈總售價為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

支付方式是現金交易，或者是由銀行擔保的分階段現金付款。

簽訂買賣合約時，金玲置業即付總售價的百分五，即四千九百九十九萬為訂金。

從簽買賣合約即日起計，一百八十天內完成整個交易程序。

其餘的便是地產買賣的通行條例，例如若龍門地產有違約，須賠償金玲置業雙倍訂金；若金玲置業違約，所付的訂金便歸龍門地產公司所有。

簽約儀式是在龍門地產公司的會議室進行，不太隆重但很嚴謹，因為雙方均有代表律師現場鑑證，甚至還有攝影記者的現場助興。

龍門地產公司負責簽約的是總經理約克森，金玲置業方面，陳景鏞毫不猶豫地便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然後是雙方交換合約的正本，整個簽約儀式便完成了。

這時有侍應捧進香檳酒，雙方互致賀意。

約克森向陳景鏞舉杯道：「恭祝彼此合作成功，也多謝金玲置業替龍門地產本年度的業績潤色不少，因為坦率說吧，龍門大廈的交易，賬面上龍門地產已獲利二億八千萬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也向約克森舉杯道：「不必客氣，彼此彼此！



因為明年度金玲置業的業績，也必定因為龍門大廈的成功交易，替金玲置業多添龍門地產本年度獲利的雙倍數字！乾杯！」

KK、鄔倩雲何焯然他們也陪同赴會，但他們均感這一杯香檳酒，喝下去很有點苦澀，眼看陳景鏞意氣風發，信心十足的神氣，他們捧着香檳酒，均不由呆呆的怔住了。

直到此刻，近五千萬的訂金已付出了，買賣合約簽妥了，慶賀的香檳酒也喝過了，但他們均不敢肯定，這宗買賣是否可以完成！

返回金玲置業寫字樓的當天下午，陳景鏞就微笑着向KK、鄔倩雲、何焯然他們道：「我打算馬上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龍門大廈這宗交易，必須明天就馬上見報！」

KK歎了口氣，苦笑道：「你打算怎麼向那些記者說？景鏞！」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自然是金玲置業成功向龍門地產購入整幢龍門大廈！整幢大廈的售價是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囉！這是重點發揮的兩點關節，其他的就簡略帶過去，特別不能向外界洩露買賣合約的其他具體條款！」

鄔倩雲迷惑的眨眼道：「但除了已付的五千萬訂金，尚差九億四千多萬！這……這按金玲置業目下的財政狀況，如何籌集這筆嚇死人的巨款？你這一宣佈出去，那就連迴旋的餘地也失了！景鏞呵！」

陳景鏞大笑道：「孫子兵法，不是有一招叫破釜沉舟，置諸死地而後生麼？在商場上，孫子兵法有時也可以大派用場！好啦，詳細的以後再說！焯然，麻煩你馬上去約會有關的財經記者！」

金玲置業集團的記者招待會，就在當天下午三時許舉行了。

地點是金玲置業的會議廳，這是陳景鏞特別選擇的地方。

在記者招待會上，何焯然以金玲置業副總經理的身份，向赴會的財經記者明確宣佈，金玲置業以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的樓價，向龍門地產公司購入整幢四十五層的龍門大廈！

金玲置業的會議廳內，立刻騰起一陣悅耳的驚歎聲、贊歎聲。

攝影機的鎂光燈也强烈的閃過會議廳的空間和四壁。

「請問，金玲置業如何應付達十億的現金支付？」有記者問道。

何焯然立刻道：「龍門大廈的交易，只是金玲置業整個投資計劃的其中一項而已！」他面不改容，因為他所說的，是陳景鏞事先替他擬定的腹稿。

何焯然此言一出，金玲置業的會議廳立刻一陣沉寂，只有攝影機的「察察」聲，以及鎂光燈的强光在何焯然的臉上閃耀。

財經記者見慣大財團的豪氣，但此時也不由一陣目瞪口呆。

不是麼？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的龍門大廈交易，已破了香港地產生意的紀錄，但還是金玲置業整個投資計劃的其中一項，那金玲置業的投資計劃到底有多大？金玲置業的實力到底有多强？

「那麼請問，金玲置業的大股東是誰？」又有財經記者忍不住發問道。

何焯然微笑一下，不着邊際的回答：「金玲置業的最高負責人是陳景鏞總經理。」

「可以當面訪問總經理陳景鏞先生麼？」

「對不起，這個招待會是由我主持，我負責回答所有記者的問題！」

引起香港財經界的震動，同時保持金玲置業的神秘感，這就夠了。

第二天，金玲置業以九億九千九百九十八萬，買下整幢龍門大廈的消息便見報了。

白紙黑字，圖文並茂，知者嘩然。

這消息就有如强烈的興奮劑，激發起香港市面的地產狂潮。

有人立刻翻查地政署的資料，同樣是白紙黑字：龍門大廈原價七億二千萬，一年後的今日以十億出售，短短一年內，即獲利二億八千萬，這怎不教地產界如痴如醉、如瘋如狂？

政府的官地拍賣，不久就連續創下香港土地價的歷史紀錄。

當這條轟動的消息宣佈後，人們的注意力也立刻集中到「金玲」這兩個字眼上了。

「金玲置業」到底是何方神聖？

有傳聞說，金玲置業集團這資金來自菲律賓的巨富政要。

有人說，金玲置業是阿拉伯大財團的駐港代表。

果然如此，那金玲集團的實力，就毋庸置疑了。

市場的心理因素決定價格的起落，這個自由經濟的法則，立刻就在香港的股票市場上表現出來。

得益的首先是金玲置業，在短短的一個星期交易日內，金玲股票從六元八角上升到八元二角九仙，足足漲升二成多。

龍門地產的母公司大地集團也獲益不淺，市面確信大地出售龍門大廈已獲利二億八千萬，反映到股票的價值上，豈有不漲升之理？

在整整一個星期的交易日內，金玲與大地獨佔鰲頭，各領風騷，市場充斥着的盡是「買金玲」、「入大地」的喧囂聲。

大地是香港老牌的大財團。

金玲是新興的地產集團。

金玲竟可與大地併駕齊驅，在金融、地產、股市場上縱橫馳騁，這耀眼圖景的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旌晃蕩，目奪神搖了！

此時，KK、鄔倩雲、何焯然等，才開始明白龍門大廈交易的深遠用意。

這天上午，陳景鏞出去後返回，他剛走回他的總經理室，何焯然就走了進來。

「景鏞，鍾家大少鍾志豪有電話來，約你今天晚上吃飯呢！」何焯然脚跟未站穩，便道。

陳景鏞眼神驀地一亮，「噢？好極，我正想約他見面！」

何焯然微帶不屑道：「哼，他是一位典型的守財奴，還有一位嚴父守着他。景鏞你想打鍾家的主意，恐怕不太容易！」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不，任何人都有他的作用！所以在商場上，多一位朋友總比多一個敵人好！」

何焯然苦笑道：「志豪這個人你還不清楚？他把老太爺尊爲太上皇似的，試圖從他身上弄三幾千現金週轉，那是想也休想！他不怕鍾老太爺把他的皮剝了麼？」

陳景鏞卻淡淡的道：「我根本不打算從他身上弄甚麼現金，因爲有時候現金也並非萬能的！」

何焯然歎了口氣，道：「但龍門大廈自簽約起已過了將近三十天，還有一百五十天就是龍門大廈交易終結期，那餘下九億四千多萬現金巨款，將如何打算？」

陳景鏞微笑不語，一派莫測高深的樣子，他忽然問何焯然道：「今天上午開市，金玲置業又漲升了多少？」

何焯然微一怔道：「經紀行詹持正有電話來，金玲開盤是八元四角，比昨日跳升了二角呢！」

陳景鏞立刻道：「那麼，比購入龍門大廈，當然是指簽買賣合約那天，金玲置業共漲升了多少巴仙？」

何焯然對數字極爲精明，他不加思索便衝口而出道：「上升了二十五個巴仙囉！金玲置業的資產總值，因此也增加了接近二億了！
啊，對了，你打算拋出部份金玲股，套取部份現金麼？」

陳景鏞卻微一搖頭，決然道：「不！決不可以拋出金玲股票，這是殺鷄取卵的下下之策！焯然，況且就算拋出部份股票，也決計救不到九億多這場大火！」

何焯然迷惑道：「若不拋出，那就是只有藉金玲置業漲升的機會，要求銀行擴大以金玲股票作抵押的貸款了！」

陳景鏞又斷然否定道：「裕人銀行方面暫時不好開口，倩雲她說的對，把哈素這位裕人銀行總經理逼得太急，對雙方均沒有好處！而除了裕人銀行外，暫時其他銀行決不肯貿然貸出巨款！」

何焯然不禁怔怔的道：「那還有甚麼其他辦法？我是說能夠籌集現金的辦法，否則，到期不能支付餘下的巨款，所交的訂金不但化水，對方恐怕還要追究法律賠償，金玲在市面的聲譽也必定大受損害！這可是三大損失啊，景鏞！」

陳景鏞這時微微一笑，意味深長的道：「所以說，龍門大廈這筆生意，其實是從現在起才眞正開始交易！」

陳景鏞忽然曳然而止，並沒有細說下去。他忽然想起甚麼，便又對何焯然道：「差點忘了，焯然，今晚我本來打算和KK、倩雲她們出去吃晚飯，但沒空了，現在我就要出去！麻煩你告訴她們一聲，你有空，陪她們去好麼！」

陳景鏞說罷，也不理會何焯然的迷惑，就匆匆的出去了。

何焯然望着陳景鏞匆忙的背影，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KK是你的太太，倩雲亦是你的「紅顏知己」，你陪她們名正言順，我一位王老五，伴着你兩位「太座」這算甚麼了。

但何焯然根本連婉拒的機會也沒有，因爲自簽下龍門大廈的買賣合約後，陳景鏞的行踪就突然變得神秘而又匆匆，就連他這位共生死同患難的老搭檔，與他詳細交談的時間也不多了。

＊　＊　＊

陳景鏞駕着車子，在街上飛馳，他的臉色陰沉，與他剛才面對何焯然時簡直判若兩人。

他向前面的三叉路口瞥了一眼，忽然把駕駛盤一扭，決然的向亮了綠燈的南面路口駛去，他的心也如駕駛盤般向另一面收緊。

金玲置業表面無限風光，令人目眩，但他自然最清楚內裏眞正的財政狀況！不錯金玲置業的資產總值已達十幾億，但天才知道這十幾億中有多少是穩實的數字！

十幾億資產中，八億是銀行的貸款，其餘數億是金玲股票的市值，而且是借「龍門大廈」這場「東風」刮上去的！「東風」勁吹，那自然「金玲飛揚」，但假若方向突變，那金玲股票的市值立刻如尼加拉瀑布千丈飛跌了！

金玲股票一跌，便可以牽一髮而動全身，首先是金玲置業的資產立刻大減，接着是銀行催逼增大用以抵押的股票價值，接而是市場對金玲置業信心大失，跌勢一發不可收拾，對此境地，金融界必定向金玲置業追討貸款，那就猶如膨脹的



汽球碰上尖矛，立刻爆裂粉碎了！

因此啊……因此「龍門大廈交易」這一場風暴絕不能停息！只能把它刮得更猛烈！更猛烈！嘿嘿，陳某人既然已成了過河勇卒，那就勢必一往無前，要掃除一切障礙，而決不被任何障礙壓倒。

陳景鏞的手握着駕駛盤，悶聲不語的緊皺着眉頭，他的眼睛，卻向前面隱在綠叢中的一座廟宇瞥了一眼。

嘿！人人都說黃大仙異常靈驗，未知他老人家能否明示我此行的成敗吉兇！

陳景鏞的車子向黃大仙廟駛去，他在正門口的道旁停了車，與那些善男信女一道步行進去。

不過，在陳景鏞踏入黃大仙廟這一刻開始，所有的那些善男信女的心願，與他的雄心大志比較起來，就顯得這般的無足輕重。

帶着這種古怪的心事，陳景鏞與一羣善男信女一道，踏入最熱鬧的大殿中。

這是黃大仙廟最熱鬧的地方，人頭湧湧，香煙繚繞，善男信女各自圍作一堆，向端坐高台神案的黃大仙師叩頭跪拜，一面把手揑的籤筒搖得咯咯響，霎間，便有竹籤掉了下來，據說這便是黃大仙師的聖喻。

籤枝均編了號碼，善男信女們捧着求得的籤，忐忑不安的轉入側殿，便有解能籤的道士按籤對號，抽出籤文，向他們解說一番禍福吉兇。

陳景鏞也學着那些善男信女，跪在黃大仙師的座前，虔誠的叩拜起來，搖着籤筒。

當他搖着籤筒時，不知怎地，前塵往事，舊痛新傷竟一齊湧上心頭。他兒時的擦鞋歲月，他那位刻骨銘心的親密女友金玲，他與KK的夫妻患難生活，鍾、岑兩家的拚鬥撕殺，他在兩者之間的左右逢源，然後是他與鄔倩雲的綺妮一幕……終於「金玲置業」四個字眼灼眼耀目了。

陳景鏞身子微抖一下，更虔誠的禱告起來，他有他自己從心底湧出來的一套禱告辭滙：「黃大仙，你老一定有靈有驗，你知道，你一定知道陳某人的辛酸歲月，我絕不能負了金玲對我的期待！因此金玲置業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也因此龍門大廈交易勢非成功不可！大仙師，我坦白相告，龍門大廈的交易，從此時才眞正開始了！你老有靈有驗，必定保佑我此次交易的成功，這是我生死攸關的背水一戰呀！」

陳景鏞更用心的搖起籤筒來，更誠心的用自己的語句祝禱。他的眼前，是金玲置業的光輝燦爛前景在竹筒內飛旋……

終於，「啪」的一聲，籤筒果眞在這時掉下一枝竹籤。

陳景鏞此時變得非常入迷，他用兩根手指，像捉蛇般小心翼翼的把掉下的竹籤拈了起來，然後便連忙轉身向側殿的解籤道士處走去。

「道長，請指點在下這個迷津……」

陳景鏞把竹籤捧給一位道士，說了一句開場白，但立刻又覺得不太妥當，甚麼「迷津」？我陳景鏞還會瞧錯路向麼？於是，馬上又補充了一句：「是求前程謀事的禍福吉兇！」

鬚眉半白的道長睜了半合半開的眼皮，似乎責怪陳景鏞的多嘴，他接了竹籤，略略地看了一眼，馬上又閉上，彷彿在天南地北，上下九千載的推算起來……

「先生……施主……」

鬚眉半百的道長忽然開口道，他的稱謂已添了一點現代都市人的口吻。

陳景鏞連忙盯着這道長厚厚而焦乾的嘴唇片。

「你這枝籤，是一枝中下籤……」

「怎麼說？」陳景鏞咬牙道，他一聽是中下籤便有點上火了，幸而他尚能壓抑住。

道長不理睬陳景鏞古怪的面孔，自管自的說了下去：「籤曰：吳頭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解曰：第一句吳頭楚尾路如何，吳、楚者，吳國楚國也，吳頭楚尾，指你正處兩地之間，有謀事之心，但尚不明前路如何……」

陳景鏞心中一動，暗道：「是極，是極，這似乎有點意思。」

「第二句烟雨秋深暗白波，指你前路有江河，時正值秋深風雨，江水暗浪翻湧，必須小心防備……」

陳景鏞暗咬牙道：「這是驚天大事，當然隨時有暗浪漩渦！」

「第三句晚趁寒潮渡江去，是暗示你如欲渡河，最好趁了晚上……」

陳景鏞的心突突一跳，「這就對了，正是今晚便開始行事！」

鬚眉半白的道士忽然歎了口氣，急轉直下的說道：「唉！第四句滿林黃葉雁聲多，是教你知曉，你雖能渡過江去，彼岸卻已是滿林黃葉，大雁南飛，秋深時節，寒冬亦爲時不遠矣！一得一失，先生……施主你好自爲之。」

道長說罷，厚嘴唇緊抿起來，垂下眼皮，看他的模樣，便拚死也不再多說一句了。

「嘿！難道黃大仙師他老人家，對商場竟亦料事如神麼？」陳

景鏞在心底咕嚕了一句，他再沒興趣在黃大仙廟呆下去了。

陳景鏞走出黃大仙觀，猶如他此刻的心境，天色亦漸漸地陰暗下來。

黃昏的陣風把廟外兩株古柏吹得嗚嗚作響，近處的高樓華廈漸見燈光璀璨，遠處山上的木屋區卻冒起了灰黑色的炊煙。

陳景鏞駕車向尖沙咀區駛去，這時已是晚上七時，是鍾家大少鍾志豪與他約會的時間了，車子接近尖沙咀那座五星級酒店時，片刻前他臉上的迷惑已決然的隱去，代之而浮上臉上是成竹在胸的泰然之態。

鍾志豪約會的這頓飯宴，特別選在這座五星級酒店的貴賓餐廳，主人是他單獨一個，招待的客人也只有陳景鏞。

「志豪，太客氣了！」陳景鏞走進去時，鍾志豪正站起來迎候，陳景鏞微笑道。

鍾志豪點頭道：「應該的！前一陣你相幫的那事，我鍾家還沒多謝你呢，阿爸說，改天他再當面向你致謝！」

陳景鏞坐下，淡淡一笑，道：「事已過去，還提它幹麼，怎麼樣，志豪，宏景地產近來又有大計劃麼？」

鍾志豪不禁一笑，他由衷的佩服陳景鏞的眼力超卓，「厲害！厲害！景鏞，你好像未卜先知似的，眞服了你啦！」

陳景鏞眼神一亮，道：「噢！那一定是很驚人的計劃囉！」

鍾志豪欲說甚麼，但忽然又頓住，「這……但先不說這些，等下再談！景鏞，菜我已點了，你看可合適嗎？」

鍾志豪點的菜式很快就捧上來了，多半是陳景鏞喜歡的口味，例如那味蒸得很滑的石斑魚。

陳景鏞微笑一下，也就不說甚麼，他自然知道鍾志豪投其所好必有所求的脾性作風。

鍾志豪甚至破例的與陳景鏞連飲了三杯。

陳景鏞笑道：「怎麼了？志豪，你好像轉了性似的，鍾老先生終於放鬆了麼？」

鍾志豪酒氣上湧，說話也爽快多了，「呵呵，老頭子畢竟老了，近來不常參與宏景的事啦！再說我這是捨命陪君子嘛！在景鏞兄面前，我敢隱瞞甚麼？這是阿爸的意思，他要我在地產生意上多向你學習囉！」

陳景鏞淡淡的一笑，「不要說這些客氣話了！志豪，你不是有事向我說？你說吧，能辦到的，我決不會拒絕！」

鍾志豪心頭一熱，酒氣上湧，臉上驀地漲紅，他的身子亦向陳景鏞這一面靠攏了，他向四面一瞧，雖然貴賓廳異常幽靜，他依然這般下意識的習慣地一瞧，然後才把聲線壓得低低的，道：「坦率說吧，景鏞，你知道近日宏景股票在市場上冉冉下跌，不要說上升，老頭子因此很不高興！他說，他已退出地產圈子了，宏景地產的榮辱，就是鍾家面子攸關的大事了！因此……因此，他要我向你請教，有甚麼辦法可以在短期內托起宏景股票？以挽回鍾家的聲譽！至於……」

鍾志豪忽然一頓，似乎欲言又止。

陳景鏞微笑道：「至於甚麼呢？志豪，鍾老先生是指現金麼？」

鍾志豪不由微一愕，不能再次佩服陳景鏞目力的犀利！「你眞厲害，景鏞！好像甚麼事都瞞不過你的眼睛……不錯，是指現金！老頭子說，宏景是鍾家的百年基業，他絕不容有任何動搖！他的意思爲了托起宏景，不惜動用一、二億流動資金！」

陳景鏞的眼神驀地亮了，眼前這「一、二億流動現金」的强光，恰恰與他腹中的焦點連成一線！雖然如此，但他卻絲毫不動聲息的淡然一笑。

「噢？鍾老先生算得上是地產行的前輩囉，爲甚麼卻要找上我這些後生人？」

「你太謙虛了！景鏞兄，今日香港地產行上，誰不知道金玲置業四個大字！收購華生銀行大廈，又收購恆霸借款易名金玲置業上市，再向大地屬下的龍門地產購入達十億的龍門大廈！呵呵，景鏞呵，金玲置業的鋒頭，連幾十年的地產世家亦壓下去了！別的不說，就連阿爸他也對你讚不絕口，說你是商場上的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

鍾志豪動容的道，看他神往的表情，他所說的話倒有多半是由衷之言。

陳景鏞終於斷定，把鍾家這道「現金强光」，與他腹中的「焦點」相連的時刻到了，他收斂笑容，變得很認眞了。

「好啦，志豪，坦率問一句，你們鍾家打算動用多少流動現金？我指的是托宏景的股市！」

「老頭子的意思起碼一億，極量是二億以下！但如何托市，這是我要向你請教的地方。」

鍾志豪說完，但立刻又補充一句，表明鍾家的現金只能作托宏景市的用場，其他那就想也休想！

鍾家這種既要充門面但又要吝嗇的本性，陳景鏞不由一陣惱怒，嘿！這當眞是典型的守財奴心態！

陳景鏞微笑，故意道：「那太容易了，你乾脆自己買入大手宏景股票，自己托高宏景市，不就乾淨利落麼？」



鍾志豪一聽，卻嚇得臉色一白，他連忙向四下一瞧，這才悄聲道：「這是違反證監處不得製造假市的守則的！鍾家自己出面托市，這太着形跡了！」

陳景鏞不動聲息的：「那你打算怎麼辦？志豪。」

鍾志豪苦着臉道：「所以我才來向你這位高手請教囉！景鏞。」

陳景鏞疾速的掃一眼鍾志豪，確證自己的判斷已準確無誤，便決然的把「亮光」與「焦點」相聯起來了。

「不錯，由大股東出面托市，這很易暴露，但若有第三者甚至第四者插進去，那就完全穩當多了，而且托市的效果比大股東自己出面强得多！」

陳景鏞決然的撕開燦爛前景的一角，以便誘導對方鑽進來，而實際上他營造這燦爛前景亦的確駕輕就熟。

鍾志豪的眼珠霍地一亮，他等待的似乎就是對方這話，因此，他連忙趁勢向前邁進一步。

「是的！景鏞！因此阿爸的意思，是請景鏞兄你出面買入一手宏景！這麼大手吸納，宏景的價錢就必定向上大漲了！」

「噢！打算買入多少？」

「起碼不少於二千萬股吧！否則不夠份量囉！」

「宏景現下的價位是多少？」

「四元九角五仙，不到五元噢！」

「不錯！那就當五元計，二千萬股那是上億元啦！坦率說，金玲無法抽出這筆現金，因爲你也知道龍門大廈那筆巨款可不是小數目！」

「啊，那你放心！用來托市的這筆現金，當然是我們鍾家負責囉！如果你答應了，明天我就把一億五千萬轉到你的帳戶上……」

鍾志豪爽快的道，他這種突然的慷慨，倒把陳景鏞弄得微一怔，但也是瞬間的猶豫，因爲他立刻就搶先插了一句。

「你不擔心我把這筆現金挪到其他方面用麼？志豪！」

「呵呵，我信得過你，景鏞，你我也不是初次共事啦！當然囉，老頭子方面，爲了好向他交代，你買回的這批宏景的股票，必須轉來宏景保管，同時也作爲金玲向宏景貸款一億五千萬的抵押！」

「噢！這麼說，這一億五千萬是當作金玲向宏景的借貸，然後用這筆貸款去托高宏景股票！買回的股票交宏景保管，作爲這筆貸款的抵押！那利息怎麼算？呵呵，志豪！鍾老先生這一着，可把好處都用透了！」

陳景鏞的嘴角疾速一抖，心中一陣惱怒，嘿嘿！果然是一對典型的守財奴！既要成大事，又要自己佔盡好處便宜，他簡直連我陳某人也視作阿斗！

鍾志豪聽出陳景鏞語氣中微帶不滿，便連忙解釋道：「這當然是免息貸款！而且這僅是一種私下協議，爲了好向老頭子交代！至於我本人，對景鏞兄你還不放心麼！景鏞，就瞧在你我一場交往，這次你一定要幫幫忙了！」

鍾志豪末了的一句，便很帶點哀求的味道了。

陳景鏞不由微一笑，此時他確信已把對方的底盤摸得一清二楚，那把「亮光」與「焦點」相連的行動，也就不必再有任何猶豫！

陳景鏞驀地把身子向鍾志豪湊近了點，終於下定決心似的決然道：「那好吧！志豪，托宏景市的風險我就替你背了，但你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鍾志豪不由一驚道：「甚麼？你說！景鏞兄。」

陳景鏞微微一笑，續道：「其實也沒有甚麼，出發點還不是爲了保障雙方的安全麼！我打算以金玲的股票向第三者交換宏景股票，價錢方面可以有些微的折讓！以這種以股易股的方式，大手吸納宏景，相信二、三千萬股絕對沒有問題！這樣托市的目的就達到了！而且以股易股的方式是通行的辦法，收效快，又不惹人注目！」

鍾志豪在點頭中又連忙道：「那不必動用那一億五千萬現金囉？」

陳景鏞斷然道：「不！在商言商，我也不能不保障金玲的利益！所以，這筆現金，就作爲宏景購入金玲股的資金！至於以金玲股換入的宏景股票，就照鍾老先生的主意，存放宏景，作爲這筆現金的抵押品！」

陳景鏞一頓，疾速的掃了鍾志豪一眼，又斷然的補充一句：「這個以股易股的托市辦法，與現金購入托市是同一效果，但更安全、更穩當，有更好效果！」

鍾志豪沉吟半晌，他不能不承認，陳景鏞這個「以股易股」的辦法，的確比「現金收購」隱蔽多了！而且與「現金收購」的效果一樣，甚至更强！

「這倒是一個很好的辦法！景鏞，但就怕老頭子爲此多心了，以爲景鏞是你佔了我們鍾家的便宜！」鍾志豪略帶猶豫道。

瞧透他心曲的陳景鏞不由呵呵一笑，他的手掌驀地往陳景鏞的手背使勁一壓，以此來減輕他的狐

疑，增强他的信心。「嘿，既然是能夠收好效果的辦法，那就大膽幹囉！鍾老先生就算事後知道，你立下的大功亦足以抵銷暫時瞞住他之過啦！」

眼看鍾志豪已連連點頭，陳景鏞隨又不耐煩的補了一句：「陳某人蒙你鍾家提携，這我不會忘了，難道我還會扔西爪皮讓你踩嗎？就這樣吧，這事你先仔細考慮，你有決定，就隨時通知我好了，有空再見！志豪。」

陳景鏞霍的站了起來，打算告辭。但鍾志豪卻沒動，他的臉色漲得通紅，似在緊張的衡量思索，終於他伸手邀陳景鏞重新坐下，略顯靦覥的低笑道：「再坐一會好麼！景鏞，這事的具體細節我還要向你請教！然後，然後明天一早，我就帶銀行本票上你寫字樓辦一個私人協議好了！阿爸……老頭子急於見到好效果呢！」

## 爭奪產權　自組公司

隔天鍾志豪果然親自來到金玲置業的寫字樓，他在陳景鏞的總經理室逗留不到半小時，便又很快告辭走了。

陳景鏞瞥一眼辦公桌上的那張一億五千萬的記名現金本票，不由古怪的一笑。

然後他按響對講機，邀KK、鄔倩雲、何焯然三人立刻上他的辦公室裏來。

KK、鄔倩雲、何焯然三人走進時，那張一億五千萬的現金本票依然靜靜的躺在辦公桌上。

何焯然眼利，他瞥一眼便瞧清了現金本票上的銀碼竟達9位數字，本票上的記名是「金玲置業」，他不由怔怔的呆住了！

何焯然意料不到，陳景鏞竟如此神通廣大，在短短的一日一夜內，便弄來沙漠甘露般的一億五千萬CASH.ORDER！

「景鏞！你……你會變戲法麼？」KK、鄔倩雲，幾乎不約而同異口同聲道。

「THAT ARE CASH ORDER！」陳景鏞霍地拈起本票，伸出指頭啪的一彈，以英文道出一句「這是現金支票」，然後他微微一笑，添了一句，「可以隨時動用的一億五千萬現金，現金！這只有地產世家才有的大手筆！」

何焯然這時已從吃驚中回過神來，他立刻就醒悟這其中的關節要點。「這有條件！景鏞，宏景要你幫忙麼？」

陳景鏞微笑點頭，「好！焯然，你果然不愧是金玲的電腦！鍾家父子是出了名的守財奴，他們既然出得如此大手筆，自然有其難言苦衷，自然亦有求於金玲的囉。」

KK不放心道：「志豪前晚約你吃飯，今天他就親自上金玲來！他要你幫他甚麼？景鏞！」

陳景鏞微笑一下，把他與鍾家宏景私下協議要點說了，然後收斂起笑容，很認眞的道：「宏景地產是鍾家命根子，鍾老頭子更把宏景視作他的榮譽所在，因此他絕對不能容忍宏景近月被人踐踏，連日低跌的恥辱！他不惜動用大筆現金，去托起宏景，我判定他是虛榮心佔了相當大的份量！」

何焯然笑道：「只要見到成效，鍾老頭子也就不計較用甚麼手法了！」

陳景鏞呵呵一笑，「不錯！我正急缺現金，而我恰恰又是他鍾家可以信賴的托市人！所以我就爽快的把這差事接了！」

何焯然道：「你打算如何托宏景市？景鏞，你不會眞的用現金去購入宏景股吧？」

陳景鏞微笑：「你以爲我會錯失利用這筆現金的機會麼？這一億五千萬現金，起碼已可能解龍門大厦的六分之一樓價！而且龍門大厦的交易成功，對他宏景的股價亦是强有力的支撑。」

「等一等，景鏞，你越說我却越糊塗！怎麼忽然又把龍門大厦交易與宏景的股價扯上關連了？」KK不解的忙道。

陳景鏞目注何焯然，微笑不語。何焯然這時已完全明白陳景鏞的絕妙用意，他笑着接口道：「景鏞既然打算通過第三者出面，在市場上以金玲股換宏景股，那麼，金玲股上升，宏景自然得益不淺了！而龍門大厦的成功交易，對金玲的股價是有力的保證！因此這同樣亦是對宏景的强有力支持！」

鄔倩雲不由又驚又佩，她動情的緊盯着陳景鏞，喃喃的道：「既弄到一筆急需的現金，達成龍門大厦的交易，又保持住金玲股的上升勢頭，更可達到替鍾家宏景托市的效果！哈，景鏞，你這叫甚麼的招數了？」

何焯然笑着接口道：「倩雲，景鏞這一招麼，用他的話說，就叫一箭三雕囉！」

鄔倩雲一聽，臉上忽然一紅，因爲她突地想起，男人有兩個女人就叫「一箭雙雕」！而自己和他……加上KK，不正是這種「一箭雙雕」麼？這古怪的念頭令鄔倩雲神志一陣恍惚，她痴痴的盯着陳景鏞唇上的二撇鬍，一時間怔怔的不言不語。

鄔倩雲這神態，就連KK也發覺了，她覺得奇怪，但卻無論如何意料不到，陳景鏞與她已有超乎尋常的關係，她伸手輕輕一拍鄔倩雲



的腰肢，失笑道：「他呀！這二撇鬍難看死了，有甚麼好瞧的啦，倩雲喲，莫非你也喜歡上二撇鬍的男子麼？」

鄔倩雲的俏臉倏的漲紅了，她發覺KK只是無心的逗笑，這才鬆了口氣，吶吶的道：「喲……看你說的，KK！哪有這事？」

KK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她伸指頭一點鄔倩雲的鼻子，笑道：「虧你在商場上揮灑自如，一個女强人模樣，都二十六七歲的人啦，說到這些男女事，便像個小姑娘！」

陳景鏞不想被扯入這兩個女人的漩渦，連忙向何焯然眨眨眼睛，何焯然會意，便插口把話題一轉，道：「你打算委托誰在市場搞易股這事？景鏞！」

陳景鏞笑笑道：「你以爲呢？」

何焯然道：「一事不煩二主，詹持正的偉烈行是金玲置業的代理股票行，自然數他最合適了。」

陳景鏞微一點頭，便道：「那好，焯然，這事就煩你上偉烈行走一遭，你告訴持正，以股易股的事，折讓率可以增大一點，但有一個條件，客戶接受金玲股後，半年內不得出售，這是我起碼的底線。」

何焯然會心的一笑，「當然啦，以二股金玲置業換三股宏景，換出去的金玲置業近一千三百萬股，若在短期拋出去，金玲置業必定大跌，這與拋股票套現就毫無區別了，但半年後龍門大厦已成功交易，那時現金難關早已渡過了。」

陳景鏞不由一笑，他越來越欣賞何焯然的腦筋靈活了。

但陳景鏞的輕鬆僅是片刻間的事，因爲他自然知道，雖然目下已算解決了部份燃眉之急，但那只是六道難關中的其中之一，尚有五道橫在他面前，能否越過，直至此刻他依然難下判斷。

陳景鏞沉吟一會，忽然目注鄔倩雲，很突兀的跳出一句：「倩雲！妳聽過岑家二少爺岑逸峯的風流韵事麼？」

鄔倩雲微一怔道：「你指哪方面？景鏞喲，前段時間他和太太鬧得滿城風雨，然後又和女藝人趙麗雲打得火熱，要美人不要江山，這事誰都知道啦！」

陳景鏞微笑道：「我是說，你有沒有辦法認識趙麗雲這位美女？」

鄔倩雲一聽，神色便不太自然，她瞧了陳景鏞一眼，嗔道：「怎麼？你要我去結識這種美女蛇幹麼？」

KK也突然醋意上湧，盯着陳景鏞，苦着面孔道：「你想向姓岑的學那風流快活事？景鏞！」

陳景鏞不由歎了口氣，他天不怕地不怕，但不知爲甚麼，在KK和鄔倩雲面前，涉及這等男女事，他就很有兜不轉的感覺了，因爲他總覺得虧欠了這兩位女子什麼似的。

「哎！妳們……呷這些乾醋幹麼？KK，我這是另有妙用！」陳景鏞苦笑道。

「什麼妙用啦！你們男人碰上這種女人，還安的好心麼！」KK狐疑的嗔道。

陳景鏞笑笑，忽地很快的道：「因爲趙麗雲依然與岑逸峯打得火熱，只瞞住岑老太婆而矣！也因爲岑家的財力與人面關係，比鍾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更因爲龍門大厦的買賣交割期剩下不到三個半月，目下我尚欠了七億九千萬樓款。」

陳景鏞此言一出，KK、鄔倩雲、何焯然便一陣沉默。

金玲置業目下的困境，三人自然一清二楚，龍門大厦這一宗驚天交易，表面上風光無限，實際上已把金玲置業推向背水一戰的境地，最終能夠成功交易，那自然是錦上添花，金玲置業一飛衝天；但一旦挫敗，那金玲置業立刻就會面臨萬箭穿心的險惡絕境。

KK、鄔倩雲、何焯然這三位金玲置業高層人物，此時作聲不得，單從個人的氣魄和膽色去看，他們也只好沉默。

陳景鏞一頓，這時見三人沉默不語，便又微笑一下，緩緩的道：「因此，我打算好好的運用一下岑家的財富……」

KK苦笑道：「開玩笑，景鏞，人家的財富，你怎麼去運用？」

陳景鏞不理KK的迷惑，按着自己的思路說了下去，「岑家的財權掌握在岑老太婆的手裏，唯一可以突破她這道鐵閘的人選是岑逸峯。岑逸峯的弱點是好名好色，因此，能夠抓住趙麗雲，便可以控制岑逸峯的情緒，逸峯這公子哥兒，情緒衝動起來，他是什麼也敢幹的！」

鄔倩雲這時也略略明白陳景鏞的用意了，她眼珠飛快的一轉，便瞪着陳景鏞道：「你打算在岑逸峯身上弄一筆現金出來運用？」

陳景鏞微一搖頭，道：「不！並非現金才可以令龍門大厦交易成功，我之所以答應助宏景托市，他那筆現金只是附帶的收穫，我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

這時何焯然笑笑接口道：「景鏞這用意就是，用鍾家這根矛，去攻岑逸峯及岑家這個盾，利用鍾志豪的成功，去刺激岑逸峯鑽入他伏下的圈套。」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好啊！焯然，你把我這用意——比喻

得好極了！」

陳景鏞一頓，驀地轉向鄔倩雲，「所以我認爲，鄔倩雲能否抓住趙麗雲——這條美人魚！是整個行動大計關鍵的一着，把岑逸峯控制住，龍門大廈的交易就成功一大半了。」

鄔倩雲點點頭，但依然有點迷惑，道：「不過景鏞，岑家雖然財雄，但也未必能滿足你近八億現金這個數啊！而且我根本弄不明白，你如何能把姓岑的控制得住？他比姓鍾的還要精明得多啦！」

陳景鏞微笑道：「這你以後會明白，倩雲！這個世界，在名利、地位、金錢、女人八字眞言面前，是什麼都會發生的，目下最重要的，是看你能否設法結識趙麗雲這條美人魚！」

在往後的半個月內，宏景和金玲的股票果然節節上升。

金玲置業從八元四角上漲到八元八角。

宏景地產更由五元的低位，勢如破竹，跳升上七元五角的歷史新高點。

在短短的二個星期交易日內，宏景地產便狂升百分之五十，換言之，宏景地產的大股東鍾氏家族的資產亦暴漲了一半。

鍾氏家族付出的一億五千萬現金，在十五天內，變戲法似的增加了五億多的股權資產，相較之下，那一億五千萬的現金，對鍾家父子這對典型的守財奴來說，也根本算不得什麼了。

商場是最現實的，成功者永遠受人捧場。

宏景成了上市地產公司中的佼佼者，而陳景鏞的名字雖然在市面上不大爲人所識，但在鍾家父子的心目中卻是絕頂的超級英雄。

＊　＊　＊

這時就連鍾家的老對手岑逸峯亦沉不住氣了。

這天是周末，岑逸峯依慣例回去向岑老太請安後，破例的沒有立刻去過他風流快活的夜生活。

岑家的祖屋是一座舊式的大莊園，建築物全部在三層以下，但佔地卻甚爲廣闊。裏面主樓、花園、泳池，那是例牌結構，獨特的是灰白的顏色統治了全部的建築羣。

據說這是岑氏家族老太爺岑炳然特地選擇的顏色，自此之後便一直沿用至今。

岑炳然的遺孀後人並非不想改變，而是不敢。

一次大學剛畢業的二公子岑逸峯提出，灰白色太過守舊古板，向母親岑老太建議改換極富進取的赭石色重新裝修。

岑老太見愛兒少有大志，老懷大慰，而且那灰白色也顯得過於殘舊，便同意了重新裝修，而且同意用岑逸峯建議的赭石色澤。

誰料第一天裝修便有事發生，裝修工人正欲刮去外牆的灰白漆料，忽然便從花園中刮起一陣狂風，把裝修工人架起的棚架吹塌了。

那裝修工人摔下來幸而無恙，但站在旁邊督工的岑逸峯，卻被濺起的木塊把嘴巴撞腫了。

不幸岑逸峯恰恰是建議改換顏色的人。因此自此之後，岑家上下就無人敢提議裝修，那灰白的顏色也就一直統治岑家祖屋莊園至今。

這時是岑家的晚飯後，岑家的大少岑逸榮，正恭謹地對岑老太回報岑福地產近月來的財政狀況，二少岑逸峯卻冷冷的悶聲不語。

岑老太安祥的聽着，不時微笑點頭，看得出，自發生「彩視倒閉」那事後，她便一反常態，面對岑逸榮時，歡容漸漸多起來了；但對岑逸峯，卻越來越多冷口冷面。

「彩視倒閉」對她刺激很大，畢竟那是一筆龐大的金錢損失。

「嗯，穩中求利就是了，逸榮！」岑老太向岑逸榮點頭，微笑一下道。

受了岑老太這鼓勵，岑逸榮的膽氣便壯了點，他趁勢把自己一個重大決定提了出來：「阿媽，前段時間投得的那幅地皮，我打算把它放出去，阿媽你以爲好麼？」

岑老太尚未答話，正目注大廳正中老太爺遺像的岑逸峯，猛地轉過頭來，目灼灼的盯着岑逸榮，鷹鼻急促的聳了聳，搶着道：「怎麼？大哥，幾經辛苦才奪回的中區地王，你竟然打算把它放出去？」

岑逸榮有點忌憚他弟弟的鋒芒，這時不由向岑老太望了一眼，見她臉上不怒不慍，似在思索，這才暗鬆口氣，緩緩地解釋道：「是這樣的，二弟，今早我與岑福的會計師開會，討論岑福的財政狀況，以及香港的地產前景，得出的結論傾向認爲：岑福近來的攤子鋪得太多，流動現金已低於公司的保險線，因此有必要縮小過大的投資計劃。爲愼重起見，我就計劃把壓住了二億多現金的那幅地皮放了，這樣不但可以還清銀行的貸款、降低每月的利息開支，更可以增加岑福的流動現金持有率！這只是初步提出來，還得經阿媽同意簽字。」

岑逸峯不由微微冷笑道：「哼！你詳細計算過麼？大哥，如果把那塊地皮發展爲商業大厦，按現時中區的商業樓宇，可以賣出多少價錢？就按平均樓面價每方呎一千七百元——未計利息及建築成本，建成四十層高的商業大厦分層出售，起碼可以賣得五億元！哼，若把地皮放出去，扣除利息僅可獲利



五成不到，但建成樓宇出售卻可獲利一倍半，兩者相差近三倍，這是很淺的數字比例。」

岑逸榮沉吟道：「但這只是指順景而言，二弟，如果將來樓市下跌，賣不到這個數字，那加上利息和建築成本，這筆龐大投資便有虧本之虞。」

岑逸峯臉紅脖子粗的正要狠狠反駁，岑老太向他狠狠的一瞥，道：「那你怎麼看日後的地產市道？逸榮！」

這時，就連岑逸峯自己也不得不承認，老太婆是較爲偏重他大哥的意思了，他的臉孔因此漲得更紅，目中飛快的掠過一絲恨怒的光芒，近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岑逸榮雖已感覺得到母親近來對他的偏重，但他生性謹愼，而且他深知岑老太對二弟歷來有所偏愛，目下的轉變是否僅是在氣頭上？他不能確定，因此他絕不敢太過放肆。他向岑老太點點頭，又向岑逸峯微笑一下，這才把他的見解說了出來。

「不錯，近日地價樓價不斷上升，但升幅畢竟有個限度，而且美國的失業率連續二個季度上升，生產指數連續下跌，這是西方經濟衰退的訊號，香港的經濟與西方經濟息息相關，一旦西方經濟出現衰退，香港亦必定難以倖免，那時樓市就必定大幅回落，而且香港的前途問題並不明朗，所有這些都是地產市道的不利因素……」

此時岑逸榮忽地一頓，謹愼的審度一下岑老太的神色，見她不住點頭，這才大膽地說了下去：「因此我以爲，趁現時地價尚保持上升之勢，把地皮放出去，起碼可以保證有五十個巴仙的利潤。」

「哼！目光太過短淺了！大哥！」這時岑逸峯到底按捺不住了，他的鷹鼻一聳，右手向前猛力一揮，道：「你看看人家金玲置業，在短短二、三年內，一飛衝天，龍門大厦不是在我們那幅地皮附近麼？原值七億多一點，但金玲置業就有氣魄以十億買了，不到一年，龍門大厦便升值接近三億，我認識金玲置業的首腦人物，他叫陳景鏞，原來不過在宏景打工，但另起爐灶後，不到幾年，便與大地集團這個老牌英資地產大阿哥併列光榮榜上，這才叫氣魄！」

岑逸峯一頓，重重的呼了口氣，這時他的眼睛一陣灼灼的狂熱，似乎「陳景鏞」這三個字眼，令他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還有，」岑逸峯意猶未盡，又道：「宏景地產近日也獨領風騷，股票從五元不到，半個月內竟狂漲到七元五角，整整漲了五成有多，我查過宏景的上市資料，光是鍾家持有的股權，便增加了接近五億！嘿嘿，阿爸不是期待把岑福發揚光大麼？岑家的子孫又幹了什麼？鍾志豪這鼻涕蟲尚且敢於出一兩下大手筆，但岑家的子孫卻只知打退堂鼓！阿媽妳說，阿爸在天之靈會安樂麼？」

提起先父岑炳然，岑逸榮便不敢作聲了，他知道阿爸在世時，無人敢逆他的意思，連阿媽亦不敢。但自他去世後，岑老太就代替了岑炳然的地位，岑家上下，也無人敢對她意旨提出反對。因此是否把地皮放出去，他便不再堅持，留給岑老太去裁決了。

岑老太這時亦勾起對先夫的回憶，她耳邊忽地跳出，岑炳然當年與澳門賭王對陣，一副牌九下注百萬元時的轟然大笑聲，而在他的兩位後人中，也只有岑逸峯隱隱有着他當年的影子。

這回憶稍稍沖淡了岑老太近來對岑逸峯的反感，但僅此而已，她吸收了「彩視倒閉」的沉痛教訓，已發誓絕不容許岑逸峯拿先夫的產業去胡鬧了。而且近日她身體也很差，每晚發惡夢，醫生說這是嚴重神經衰弱的癥象，她已開始考慮她一旦百年歸老的後事安排，在她心目中，能夠保住岑家的產業，就已算對得起岑家祖宗和先夫。

這種種的盤算，終令岑老太腦中的「穩守」佔了上風，她喘了口氣，緩緩的道：「你們兩兄弟不要爭了，逸榮是公司的董事長，處事也比逸峯你愼重，地皮的事，就按你大哥的意思去辦吧！當然也不能太賤放出去，有五成利潤也就算了。」

岑老太一頓，又吩咐岑逸榮道：「逸榮，後天星期一，你抽個時間陪我一道上律師樓，我有事與李律師商量。」

岑逸榮點頭恭謹的道：「是，阿媽！」

岑逸峯心頭卻突然一跳，忙緊張的道：「什麼事？阿媽，後天我有空，我用車妳送去。」

岑老太斷然的道：「不，這是有關岑家的大事，你大哥是長子，按規矩應該在場，就這樣吧，逸榮！」

岑老太說完，讓兒子向她請了安，便返回睡房休息去了。近來，岑老太上床的時間是越來越早，也越來越多了，可惜她眞正入睡的時間並不多。

岑逸榮婚後沒有搬出去住，這時他站起來，對岑逸峯道：「二弟，你在家過夜吧！我失陪了，大嫂近日身子不好，我先上去看看她。」

岑逸榮說罷，就走上二樓去了。

岑逸峯微哼了一聲，他自己也不知這是否算是回了岑逸榮的招呼。

此時他的腦殼嗡嗡的作響，岑老太末了那句話，已牢牢的盤踞了他的腦袋。

嘿！上律師樓，有關岑家的大事，大哥是長子，按規矩應該在場，爲什麼不坦白一點說，這是預立遺囑的驚天大事，爲什麼不坦白一點說，岑家的「不動產基金」日後將由大哥他掌管！

岑炳然在生時有一個絕妙的安排，規定在他死後岑家將設有一個「數億元不動產基金」，另外安排二億元供兒子自由投資；又規定岑家兩兄弟不能分家，所辦的一切均只能是「岑家的事業」；更妙的安排是，「數億元不動產基金」的調度及運用由他的遺孀岑老太直接負責，因此岑老太實際上成了岑家龐大產業的管理人。

毫無疑問，就連三歲的娃娃也清楚，岑家的「數億元不動產基金」是岑家的命脈，誰接掌基金管理人，誰就是岑家龐大產業的掌權人，誰就立刻可以在商場上呼風喚雨！

岑老太的安排岑逸榮出掌基金管理人的意向，近月來是越來越明顯了。

這是岑逸峯決不能容忍的結果。

下意識中，岑逸峯的視線移向客廳正面那幅大油畫，那是岑氏家族赫赫有名的大功臣岑炳然的遺像，這時油畫上的岑炳然的眼神突然變得異常的嚴厲，灼灼的瞪視着他的愛兒岑逸峯。

岑逸峯此時的臉色陰沉得有如入夜的雲層，但在心底卻狂熱的喊道：「岑炳然，阿爸，只有你才是岑氏家族尊榮的象徵！」在這霎間，久潛他心底的對父親强烈的尊崇感，有如引燃了的汽油火苗，呼呼的騰升竄跳起來。

他還清楚記得父親在世時的豪壯的笑聲。

岑氏家族龐大的產業，是岑炳然一手闖創回來的。早在四、五十年代，岑炳然便在省、港、澳一帶，進行炒賣黃金、白銀、外幣的冒險生意。

這一切全憑他的氣魄和膽色。

岑逸峯還清楚記得他在澳門與賭王豪賭的情景，那年岑逸峯已有八歲，父親帶他去澳門，與一班昔日的兄弟相聚。

不久就擺開了賭局，父親與赫赫有名的賭王對陣，父親一副牌九下注百萬元，輸贏面不改色，視金錢猶如糞土！

這一場賭局下來，雖然輸贏沒有多少，但賭王卻私下對人稱：「岑炳然豪氣可令人生畏，今後不敢再與他交鋒了！」

嘿！這才叫岑氏家族的氣魄！

岑氏家族的膽色！岑逸峯在心底狠狠的嚷了一句。大哥他算什麼？膽小如鼠、畏首畏尾，簡直連小脚女人也不如，岑氏家族的產權落在他手上，必定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如何能比金玲置業陳景鏞他的如日中天！他甚至連鍾家的鼻涕蟲鍾志豪也遠遠不如。

這種種的判斷，立刻又把岑逸峯扯入更强烈的怨氣漩渦。老太婆畢竟只是小脚女人，就憑她竟欲把產業大權交托庸才手上，她所犯的錯誤就絕對不可原諒……

這種種的因由和疑念，像頭頭猛虎，輪番向岑逸峯撲噬。

「咄！魔障！」

岑逸峯難以壓抑的沉喝一聲，也不管這時剛好走下來的大哥岑逸榮的驚愕，猛地轉身，就奔出岑氏家族的祖屋，駕車疾駛而去。

* * *

車，依舊是「1」號「勞斯萊斯」。

人，依然是鷹鼻懾人的「一哥」。

這時不同的是他今晚沒帶司機，逢周末回去請安，岑逸峯照例親自駕車，他知道，在老太婆的眼中，這樣才顯得誠心誠意。

還有不同的是，以前每次回去，他想的是如何討老太婆的歡心，但今晚老太婆「後天上律師樓」那話已如火苗燃着他的心火，他恨不得立刻捏着她的脖子逼她擠出一個「不」字！

勞斯萊斯房車輾過道上七彩霓虹燈影。

吱曳的一聲，在一座豪華酒店的停車場停下了。

岑逸峯跳下車，急步穿過酒店的大堂，向電梯走去。

片刻後，岑逸峯已躺在一間豪華套房的浴缸裏，望着他對面的、他精心雕塑的一件活的藝術珍品，發出一聲莫名其妙的怪笑。

十四K金打造的浴缸，僅僅洗去岑逸峯此刻的恨怒的點點，餘下的大半火頭，他必須尋求一種解脫，否則這心頭的烈火，必定立刻就會把他燒死！

最原始的發洩亦是最徹底的解脫，這是岑逸峯此刻所渴望追求的。

這是一間岑逸峯出錢租下的秘密基地，用以儲藏他的秘密武器，雖然這並非眞刀明槍的傢伙，但在岑逸峯的眼中，這猶勝可以引起分裂的原子武器。

這可能是時下一間最豪華的房間，單是十四K金外殼的電話，便足以令人目弦，而且有三部，一部在浴缸邊，一部在酒櫃上面，總之客人走到哪兒也伴着他的身邊。



浴缸的旁邊有一個雪櫃，裏面存放的並非凍品，而是爲某種神秘目的而設的人參、鹿茸等名貴滋補品。

正中併列兩張大床，一張是普通的彈簧床，另一張卻是可供三、四人在上面翻騰的水床，人躺在上面，有如藏身在一個軟柔的水泡中。

水床的正面是一個特製的燈飾櫃，燈飾的開關是聲控的，只須吆喝一聲，顏色便可以變幻隨心所慾。

此刻，那「活的藝術珍品——岑逸峯心目中最珍貴的寶貝」，身上就僅披了一襲近乎透明的絲質睡衣，她就是岑逸峯不惜與家庭反目的人間尤物——趙麗雲小姐。

趙麗雲自彩視倒閉後，就離開電視台，改而投入電影圈中。但電影明星的生活僅是她生活的一種點綴，比起岑逸峯提供給她的，那簡直是九牛一毛，這可能是她之所以與岑逸峯繼續保持秘密關係的原因之一。

一塊鷄腿尚且可以令人牙軟，一大疊黃澄澄的「金牛」是否可令女人在床上癱軟？

這時趙麗雲斜躺在水床上面，望着浸在浴缸裏的岑逸峯媚笑。但岑逸峯那莫名其妙的怪笑，卻像錐子似地刺入她的心房，她的媚笑便突地閃過一縷强烈的幽怨，但很快又知趣的隱去了。

趙麗雲臉上瞬間的變化，躺在浴缸中的岑逸峯卻居然捕捉住了，他心中一陣驚慌，在這個他意料即將失去往日風光的時刻，她已經是他尚可引以爲傲的唯一珍品了。

「妳……麗雲！妳有心事？」

岑逸峯盯着趙麗雲，緊張的道。

趙麗雲的心曲彷彿被他瞧穿了，她的身子不禁微抖一下，在這霎間，她似乎已看見自己不惜一切代價，甚至連自己的肉體，奉獻上去換回的東西，被一股强大的外力撕扯，眼看便將四分五裂，她因而感到一陣恐懼。

趙麗雲不久前經朋友介紹，認識了一位商場奇女子，她坦認自己是金玲置業的副總經理，她向她透露，她的老闆陳景鏞打算成立一家電影公司，正在密識各種人材，假如她願意在這方面發展，那「金玲電影公司」將非常樂意羅致。

鄔倩雲很快就獲得趙麗雲的信任，不是麼？電影公司未來女老闆與女演員交往，這不但是電影老闆的精明，而且更是電影圈中的天經地義之事。

不過趙麗雲並沒有因爲認識這位電影女老闆而特別高興，最大的原因是她此時身後有金山倚傍，電影圈僅是她視作消遣的玩意而矣。

但鄔倩雲這位女老闆的精明，卻大大出乎趙麗雲的意料，她對香港的富家世界、公主哥兒了如指掌，其中就竟然包括她背後的「金山」岑逸峯！鄔倩雲在無意中透露的消息，就不能不令趙麗雲心驚肉跳了。

「哼！我趙麗雲也並非白痴般的美人魚，岑家老太婆既然如此決絕，拒人於千里，那就走着瞧！水性楊花，哼！總不見得天下的女子可以任由你岑家子孫白玩了！」趙麗雲在心底狠狠的叫道。

她臉上的媚笑卻更蕩人心魄了。「喲，我有什麼心事了？還不是爲了你的前途大事？我可不能坐着看你被人家當白痴欺負喲！」

趙麗雲忽然便把話點到焦點上去，果然岑逸峯一聽，神色就虎地一變，盯着趙麗雲，狠狠的叫道：「誰敢把我當白痴欺負了，你說！麗雲。」

趙麗雲的媚笑此時忽地隱去，幽怨的歎了口氣，道：「你呀！平日好大口氣，但沒一件事過得了你母親的五指關，你不聽外面的人怎麼說你？說你連宏景的鍾志豪也不如了。」

「妳，麗雲！老提鍾家這鼻涕蟲幹麼？」

趙麗雲剛才衝口而出的，是她在鄔倩雲口中聽到的消息，想不到卻被岑逸峯猛地打斷了。

此時此刻，提起宏景鍾家，岑逸峯就一陣窩火，更何況是從趙麗雲口中道出的「鍾志豪」三字？這簡直比殺了他更難過。

「嘿！鍾志豪算什麼？你不記得了？麗雲！前陣我三幾下手脚，就把他鍾家那塊地王奪了過來。」

「但現在人家的股票狂升，半月內資產增加了數億，聽說這是鍾家的大少鍾志豪親手上演的好戲啊！」

「不准妳再提鍾志豪他，麗雲，妳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

岑逸峯嘶聲叫道，他似乎被「鍾志豪」這三個字眼氣瘋了。

但趙麗雲不知爲甚麼，竟擺出了一副糾纏到底的神氣，這又把岑逸峯弄得更加腦袋發漲。

「喲！我算是你什麼人了？起碼你就不敢帶我回家見你母親，在她眼中，這些做女藝人的，還不是水性楊花的壞女人麼？」

「嘿！別提她……這老太婆！」

「我爲什麼不提？你呀，太自負了，你以爲你勝過了你大哥，但你大哥就有本事套住你母親，我看

哪，日後岑家這座金礦遲早歸你大哥了！」

「別說了，氣死我了！」

岑逸峯心中的痛處被趙麗雲再次猛地刺中，他大叫了一聲。

但這並沒有把趙麗雲震住，她咬牙道：「爲什麼不說？我……我已經是你的人了，能看着你被人串計欺負麼！」

岑逸峯恨怒攻心，他忽然嘿嘿的一陣獰笑：「放心！岑逸峯永遠不會被人欺負……欺負岑逸峯的人，立刻就會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嘿嘿嘿！」

岑逸峯未了又一陣獰笑，他似乎已最後下了某種決斷，這決斷因而把他心中的憤懣冲淡，另一股拓展他事業的雄心漸漸在擴大，他因此渾身亦燥熱起來。

他驀地從浴缸中一跳而起，僅象徵式的在腰間纏了一條毛巾，便這麼半裸地向斜躺在水床上的趙麗雲走過去，猛地把她壓住，又猛地一撕，把她身上的絲質睡衣扯了下來。

他發狂地輾壓着這具雪白的肉體，就如這就是他那「雄心」的對象，他要無情的把她征服！

他口裏在念念有詞的吆喝着：「紅！黃！藍！白！紫……」

隨着他的喝聲，水床燈飾的顏色在迅速的變換，岑逸峯身下雪白的女人肉體，便猶如五彩繽紛的霓虹燈在迷幻般閃爍！

＊　＊　＊

第二天是星期日，岑逸峯破例的謝絕了一切應酬，一早就駕車駛回岑氏的祖屋。

這時是上午九時，剛好是岑家用早膳的時間，岑逸峯恰恰在這時走進大客廳來，然後就逕直的走去飯廳。

飯廳的長形餐桌排了兩排座椅，每邊四張，雖然就座的岑家人丁單薄，但岑老太依然固執的堅持一切照岑老太爺在生時的擺設。

岑老太坐在右首的首座，她的對面則是她的長子岑逸榮，原來在岑老太身邊就坐的岑逸榮的太太——大嫂，卻不見人影，份外顯得岑家的形單影隻。

岑老太往餐桌上的四味早餐瞥了一眼，便感觸的歎了口氣，略動一下筷子，便悵然若失的擱下了，她的食慾近來越來越差了。

「大嫂她好點了麼？爲甚麼不下來吃早餐？」岑老太眼睛下意識的瞥一眼身邊空着的座椅，喟歎了一聲道。

「她好點了，多謝阿媽關心，但她說胃口不好，早上不想吃東西。」岑逸榮恭謹的回道。

岑老太點點頭：「嗯，好了我就放心啦！眞有病得早早醫治！嗯，她是不是老想嘔吐啦？」岑老太的眼睛混濁中閃過一絲亮光。

「阿媽，張醫生來看過她，她說現在已沒有嘔吐的感覺。」岑逸榮道。

岑老太一聽，便失望的歎了口氣，眼皮也垂了下來，「哎！岑家添子添孫，就靠你和大嫂她了！逸峯他浪蕩成性，不敢指望他了，若不親手抱一抱孫子，我就是死了也不眼閉！」

岑逸榮一聽，連忙道：「怎會呢？阿媽，妳身子壯健，定會長命百歲，親眼見着孫子承歡膝下的。」

岑老太苦笑道：「哎！阿媽自己知道自己事，能再有三、二年頭，也算托你阿爸的福氣了！」

「阿媽！阿爸他在天有靈，一定會保佑妳老人家長命福壽！」

這時岑逸峯剛好走進飯廳這面來，他一聽岑老太的話，便歡快的立刻接口道。

「是你？阿峯！你吃早餐了麼？」岑老太在悵然中突然見岑逸峯出現，不知是因他剛才乖巧的一句，還是因人丁單薄的感觸，她的語氣變得柔和了。

「二弟，今天沒應酬麼？坐下吃早餐啦！」岑逸榮連忙招呼岑逸峯道，他的神態倒很自然，似乎對這位胞弟並無多大反感。

岑逸峯坐下，向岑逸榮微笑一下，又瞥一眼岑老太身邊空着的餐椅，便道：「大哥，大嫂呢，她不在家麼？」

岑逸榮道：「大嫂身子不太舒服，不下來吃早餐了。」

岑逸峯微笑一下，沒再說什麼。這時在岑家侍候岑老太多年的女管家英姑，見岑逸峯回來，早就識趣的吩咐下人替他端出一份牛奶和三文治出來。

英姑見岑老太面前的食物僅動了點，連忙湊近她身前，殷勤的道：「岑太，嫌味道不好？我馬上替妳換一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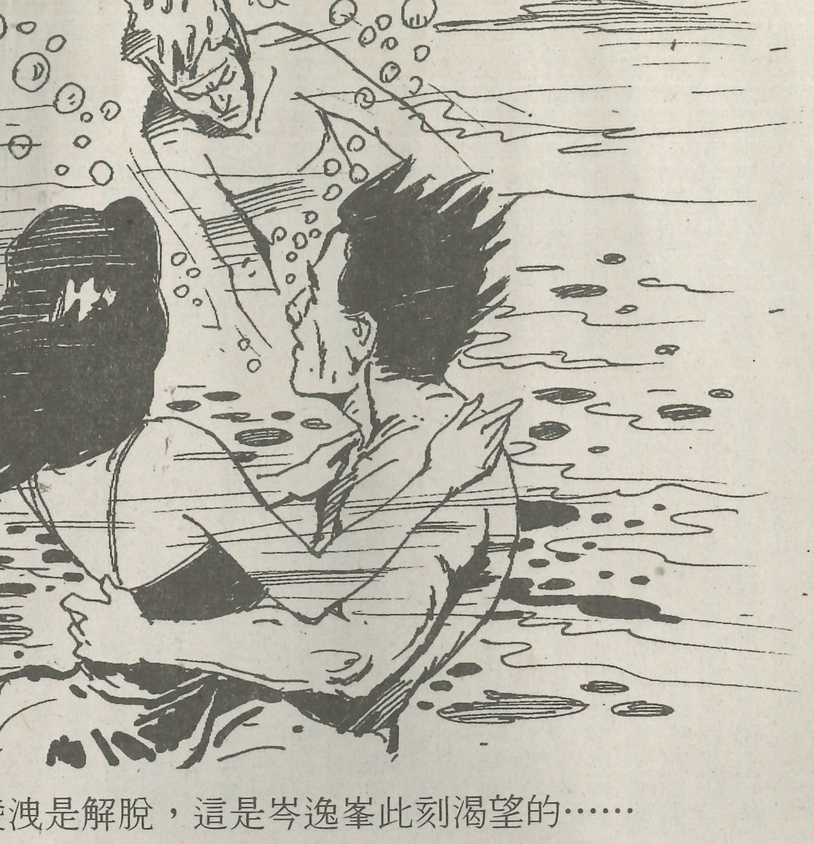
岑老太望着英姑一笑，她望着英姑時的神態異乎的親切。「不必了，英姑，這裏沒事，妳去忙妳的吧！」岑老太伸手輕輕一拍英姑尚肥白的手掌說。

英姑今年剛四十出頭，十幾歲便由岑老太親自從廣州帶到香港岑家，後來一直是岑老太的貼身女僕，爲了服侍岑老太，據說已打定主意終生不嫁人了，由於保養得宜，四十出頭的人風韻猶存。英姑柔順的答應着，婀娜的走了出去。

岑逸峯懾人的鷹鼻忽地一聳，眼中掠過一道寒芒，但電光石火間便隱去了，臉上依然是一派歡快的笑容。

岑逸峯這笑容喚回了一點岑老





原始的發洩是解脫，這是岑逸峯此刻渴望的……

太往日對他的寵愛，她望着岑逸峯忽然微歎口氣，輕聲道：「阿峯，你不怪阿媽同意賣那塊地皮了麼？」

岑逸峯笑笑道：「怎會呢？阿媽，妳是一家之主嘛！再說大哥的見解可能比我愼重。」

岑老太點點頭道：「嗯，你懂得這麼想就好，其實阿媽也是爲了你岑家的基業，阿媽老了，死了也不可能把產業帶進棺材去。」

岑逸峯微笑道：「不，阿媽，我知道妳一定長命百歲。」

岑老太卻順着自己的思路道：「因此趁我健在，能說能道，就必須把日後岑家的產業安排好！」

這時她的眼神漸漸變得凌厲了，瞥了岑逸榮一眼，又盯着岑逸峯道：「阿峯！你大哥處事的確比你愼重！地皮的事不說，彩視倒閉這禍根就是你惹起的！所以，並非阿媽偏心，從穩守岑家產業着想，裁決權放在你大哥手上，你阿爸在天之靈，也會安心得多。」

岑逸榮欲說什麼，岑逸峯卻呵呵一笑，搶先道：「是，阿媽！我承認大哥處事的確比我愼重！」

岑老太微一怔於岑逸峯的反應：「阿峯！你沒半點怨氣麼？」

岑逸榮亦不安道：「阿媽妳放心，我做大哥的怎會難爲二弟。」

岑逸峯居然連連點頭道：「是啊，阿媽，大哥他怎會難爲我，阿媽妳決定主意好了！」

岑老太這才鬆了口氣，然後便斷然的點點頭道：「好！這才是岑家的好子孫，既然你兩兄弟都無意見，這事就定下了，阿榮，明天你就陪我上律師樓去。」

岑逸榮往岑逸峯溜了一眼，見他神色泰然，這才放心的點點頭，道：「是，阿媽，明天我陪妳去。」

這時岑逸峯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很認眞的道：「啊！大哥，差點忘了，近日流行一種德國痳疹，如果是生育期的女子患上，不及時發覺根治，那就很痳煩，會影响日後的嬰兒孕育。」

岑老太一聽，急道：「那大嫂她？阿榮！不能粗心大意，你馬上陪家嫂去醫院檢查，如果眞的懷孕了，影响日後的嬰兒，我唯你是問。」

岑老太的話在岑家便是聖旨，無人敢於違逆，岑逸峯不敢，習慣於恭順的岑逸榮更不敢，因此岑逸榮立刻答應照辦了。

岑逸峯很關切道：「大哥，要我陪你去麼？」

岑逸榮連忙道：「不用了，二弟，阿媽心情不好，你就留在家裏陪陪她好啦！」

岑逸榮說罷，就匆匆的離開餐桌，走出飯廳，陪他的太太上醫院

去了。

岑老太見兩兄弟有商有量，心中很感欣慰，與岑逸峯說了幾句話，無非是勸勉他日後做人要穩重踏實、尊重大哥的意思，岑逸峯唯唯諾諾的答應了。

岑逸峯忽然想起什麼，道：「阿媽，我不太放心，我還是去醫院看看大嫂吧。」

岑老太含笑點頭：「嗯，好！你去吧，兄弟如手足，見你兩兄弟和和睦睦，阿媽就安心了！」

岑老太說罷，就返回她的卧室去了。岑老太的卧室在樓下，卧室的窗外是岑家的大花園，近來岑老太呆在卧室的時間越來越多了。

岑逸峯這時已離開了餐桌，他目送母親的背影在飯廳外面消失，他的眼睛便立刻閃過一道强烈的寒光。

嘿嘿！這才是岑家的好子孫，這事就定下了，明天就陪我上律師樓去！嘿，這豈非片刻就下了斷送岑家產業的決定麼！哼哼哼！

强烈如火灼的憤怒火焰燃燒着他，他疾步奔出飯廳，跑去大客廳，驀地在父親的遺像前停下了。

「阿爸，你放心，任何人也不容否認，岑逸峯是岑炳然之子！」

岑逸峯狂熱的盯着油畫上的人像，在心底沉吼了一聲，他的憤怒便霍地聚到一個焦點上了。

岑逸峯轉身奔出大客廳去了，不一會便駕車疾駛而出。

在車行的中途，岑逸峯打了個電話去他的別墅，通知他的私人司機黃金漢立刻出來，在麗都地下餐廳等他。

然後岑逸峯便駛去法國醫院，那是一間與岑家有密切關係的私家醫院，姓張的醫生便負責岑老太的日常保健。

岑逸峯駛抵醫院，先去探望他的大哥、大嫂。大嫂正在醫院接受醫生的檢查，岑逸榮告知岑逸峯，大嫂的病症有點複雜，很可能要留院觀察才可確疹。

岑逸峯微笑道：「那一定要查出病症才安心啊，大哥！」

岑逸峯與大哥略說了幾句，便向他告辭離開。

岑逸峯一會後就離開法國醫院，趕去他與私人司機黃金漢約定的麗都地下餐室。

岑逸峯走進那餐室時，司機黃金漢已在那裏等候。

黃金漢三十出頭，算得上是岑逸峯的心腹愛將，他有幾手絕招，因此除了岑逸峯的私人司機，還是他的私人保鏢。他是岑逸峯親自挑選物色的人，對岑逸峯忠心耿耿，岑逸峯與那些「尤物」私渡春光，他是唯一知情者及接送人。

岑逸峯見黃金漢已選了一個僻靜的角落，便微一點頭，旋即又道：「阿漢！走啦！到我車上再說！」

兩人很快就在勞斯萊斯房車上了。黃金漢坐在駕駛座上，岑逸峯仰靠在後面的座背，閉着眼，悶聲不語。

這時是上午十二時，房車內異常沉寂，但黃金漢知道，這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平靜。

「阿漢！我說的那事，你準備好了嗎？」

岑逸峯驀地便開口說道。

黃金漢微笑一下，把駕駛盤嫻熟的一旋，勞斯萊斯房車平穩的駛了開去。

「放心！一哥，這種把戲，對我來說只是小兒科！」黃金漢笑笑道，忽然又加了一句：「但有兩點是很重要！」

岑逸峯微一怔道：「什麼事？阿漢，你說吧！」

黃金漢胸有成竹的咧嘴一笑：「岑老太信這些……神鬼事嗎？」

岑逸峯見黃金漢問的是這事，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信！她信極了！上次粉刷裝修出事，她斷定那是阿爸顯靈了。」

黃金漢點點頭，又道：「還有就是岑老太的精神狀態，是否足以承受一次鬼魂現身的强烈刺激？」

岑逸峯沉吟道：「這個不敢肯定，就靠你臨場表現了，不過近半年來，她萬事不肯放手，加上心彩視倒閉的金錢損失，她的身體已大不如前，聽醫生說，她這種是嚴重神經衰弱，已接近精神分裂的邊緣了！」

黃金漢眼神一亮，不再問了，他微一咬牙，便決然道：「何時動手？一哥！」

「你先車我回祖屋，我出來時，再作詳細安排，但千萬別搞出人命！知道麼？」岑逸峯道，末了又特地加了一句。

黃金漢淡淡的一笑，道：「你放心，一哥，我會掌握其中的分寸。」

岑逸峯微舒口氣，「唔，那就好！」他忽地不放心的又道：「你會背叛我麼？阿漢！」

黃金漢慨然道：「我有案底，但一哥你並沒嫌棄我，肯給我一條生路，岑老先生對我阿爸也有恩義，這次就算我報答岑老先生，也是報答一哥你對我的多年關照。」

黃金漢的父親生意失敗，陷入絕境時，岑炳然曾仗義疏財，使黃金漢一家活了下來。

提起這事，岑逸峯就放心多了。

不是麼？阿爸他出道時，他的手段和運氣並不見得比別人好，但在危急關頭，卻常常得人搭救，渡過難關。爲什麼？就是他有「江湖



道義」！救過不少落難的朋友，當今紅極一時的金融界强人——豐隆銀行總裁李正文，早幾年銀行款項周轉不靈，不就是阿爸慷慨解囊相助大筆現金嗎？因此阿爸困難時，便獲得解救困境的最有力武器——朋友！

嘿！這才是岑氏家族的風骨！這麼看，下了這個判斷，岑逸峯把最後一絲猶豫打消了。

「1」號勞斯萊斯房車很快駛入岑家的祖屋，下車時，岑逸峯向黃金漢耳語了一句：「你趁空熟悉一下周圍的環境……花園柳樹後面的銀白窗口，是……她的卧室，不要認錯了地方！」

黃金漢微笑一下，若無其事的點點頭。

岑逸峯下下車，走進大廳。

這時女管家英姑剛好在岑老太的卧室出來，她見岑逸峯走進來，便道：「二少爺回來啦？老太太剛服過鎮靜藥睡着了，昨晚她整夜失眠。」

英姑的意思似乎是暗示，若無特別事，就不要去打擾岑老太了。

岑逸峯瞥了英姑一眼，忽地笑笑道：「噢！英姑，阿媽的身體怎會變得這麼差，不服鎮靜藥便難以入睡？我去看看她。」

英姑深知這二少爺的脾性，他想做就去做，從來無人敢攔阻他，只有岑老太是唯一的例外，便忙道：「不要去了吧！二少爺，太太說，你回來就吃了晚飯再走，明天她要去律師樓，她有話和你說。」

岑逸峯一聽，居然就把欲走的脚步一頓，道：「那我就不去吵醒她了！對啦，英姑，阿媽服鎮靜藥才能入睡，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英姑想了想，道：「老爺……他在生時，太太就間中要服用了，她老說頭痛，睡不着，她不以爲意罷了，後來自老爺去世，她日夜操心，精神太緊張，病情又加重了，特別是最近彩視倒閉……這事對她的刺激很大，我看着她整整七日七夜沒好好睡過二小時以上！」

岑逸峯見英姑嘮叨的扯上這事，唯恐她再數落下去，便一口截住道：「那！要去醫院詳細檢查，明天我送她去！」

英姑道：「早檢查過幾次了，那法國醫院的醫生都皺眉頭說，這是嚴重的神經官能綜合症，只能抑制，很難根治了。二少爺，你好像轉性了啊？太太知道了，她一定會很開心，說你終於肯做孝順兒了。」

岑逸峯笑笑道：「孝順是不分遲早的，是麼，英姑？」

英姑不由一笑，欲走開去，岑逸峯忽然又把她截住：「英姑，午間我有約，是有交情的地產朋友，麻煩你告知阿媽，今晚我不回來吃晚飯了。」他說話的聲音特別大。

岑逸峯說罷，也不待英姑答應，便轉身出去了。很快，客廳外面便傳來車子駛出去的聲響。

英姑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暗道：誰不知道岑二少爺天性風流？什麼地產朋友？還不是趕着去與那些美女快活麼？他就如他的父親一樣視女人爲玩物！但偏偏這號人才是商場上的天之驕子！

英姑感觸的歎了口氣，怔怔的站了一會。

偏偏這時又下起雨來，越接近高處，雨水便越密。山頂區岑氏莊園，這所奇特的灰白色的建築物，隱在一片灰白的雨網中，顯得更加灰濛濛。

英姑複雜的心緒也如雨網一般的灰濛，舉步向裏間走去，此時客廳外面突然一陣閃亮，强烈的電光射了進來，劃過客廳正中那幅大油畫人像。

英姑良久的在油畫像前佇立，然後才走進岑老太房中。

「叭叭……」這時，客廳外面有車子駛入的響號聲。

原來是岑逸榮夫婦，從醫院回來了。

英姑聽響號，從岑老太的房中走出來，見是岑逸榮夫婦，便迎住他兩人，輕聲道：「岑太說，你們回來，就馬上去卧房見她。」

岑逸榮連忙答應，與太太一道，走去岑老太的卧室。

岑老太此時躺在一張安樂椅上，眼皮半睜半閉，脚步聲把她驚醒了，抬眼一看，見是岑逸榮夫婦，便連忙坐起身子，道：「阿榮！大嫂她怎樣了？不是德國痲疹吧？千萬不要對日後的嬰兒有任何影響。」

岑大少奶一聽，忙笑着向岑老太道：「奶奶，我沒事，醫生詳細檢查了，確定只是……一種妊娠的反應，奶奶放心好了。」

岑老太一聽，身子便騰的彈了起來，硬生生地把大少奶按在她坐的安樂椅上，一面樂得口中念念有詞：「多謝菩薩保佑！炳然，岑家終於有後了。」

岑逸榮扶母親坐下，笑着道：「阿媽，小心歡喜過分，她說的只是徵兆，十劃尚未有一撇啊！況且是男是女，根本還不知道呢！」

岑老太狠狠的瞪了岑逸榮一眼，道：「不管是男是女，總之是岑家的子孫我就喜歡，你以後對家嫂的身子更要小心在意，出了事我不會放過你。」

岑老太說着，又歎了口氣，道：「我老了，唯一的希望是看着岑家子孫成羣，可惜你又不爭氣，始終不肯讓我見着一班小頑皮，你二

弟，那就更不必說了，成了家以爲他生性了，但竟然好生生的卻要鬧出分居的醜事！唉！」

岑大少奶笑着安慰岑老太道：「奶奶，二叔他可能是一時貪玩吧，他定下性來，必定會帶個好媳婦來向奶奶妳請安。」

岑老太苦笑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阿峯他這風流性怎會輕易改得了，阿榮，以後你要好好開導你二弟。」

岑逸榮忙道：「是，阿媽，妳放心啦！」

岑老太得知岑少奶有孕後，話也特別多了，她略一停，又道：「我最擔心的就是阿峯這種德性，所以我決定辦妥遺囑，岑家的不動產基金，以後便由你管理，這樣阿媽去也去得安心了。」

「阿媽，妳說這些幹麼？妳長命百歲哩！」

「哎！我自己知道，過得今年也過不了明年了，阿峯你要看住他，他到底是你親生胞弟，不要任他大手大腳揮霍也就是了。」

「是，阿媽，我一定照妳的吩咐！」

岑逸榮連忙點頭答應着，他與母親再說了一會，便向她告辭走出去。

晚飯時大少奶終於坐在岑老太身邊，岑老太心情好，胃口特佳，居然比平日多吃了半碗米飯。

晚飯後一會，岑老太照例便返回卧室休息去了。

再過一會，英姑便欲拿藥去給岑老太服用。岑逸峯卻在此時悄然而進，把英姑叫住道：「英姑，讓我看看給阿媽的藥是否混淆了？」

英姑一聽，不敢不答應，因爲她自己知道把藥丸混淆了的危害處。

英姑把岑老太每日服用的那瓶藥丸取出來，遞給岑逸峯。

岑逸峯捏着藥瓶，很仔細用心的端詳着，看他的神情，誰也不敢懷疑他對母親的一份孝順感情。

就在此時，客廳的電話响了起來，英姑見岑逸峯不加理會，只好自己走去接聽。

英姑轉回來時，岑逸峯已把藥瓶交還英姑，道：「英姑，藥丸並沒混淆，放心給阿媽服用吧！」

英姑不敢猶豫，馬上拿藥走去岑老太的卧室，送給她服用。

就在這晚深夜，岑家便發生了一宗驚人的變故。英姑被「鬼」嚇昏了，岑老太也被嚇傻了，她目光直勾勾的，那兒也不去，終日站在客聽那幅大油畫人像前，哀哀的哭叫，她叫嚷的始終是那幾句話：「……炳然回來了，炳然回來了，阿榮，你這不肖子孫，阿爸回來，爲什麼不下來見他？快叫阿峯來！」

岑家上下，誰也無法勸止她，也不敢制止；因爲這時誰也不敢確定，她到底是認眞的還是瘋了。

岑逸榮被岑老太的叫嚷弄得心驚肉跳，他的心理根本就難以承受，這如此驚人的可怕變故，他一疊連聲的叫道：「去！快去！打電話報警！啊不！先打電話通知逸峯馬上回來……快啊！」

* * *

當日的凌晨一時，亦即距岑老太出事的不到半小時，岑逸峯接到急報，馬上就飛車趕回祖屋來了。

這時，岑家的大客廳燈火通明，岑家上下亂作一團。

幸而岑逸峯終於趕回，岑家這才有了主腦人，論應變的急才，岑逸榮比岑逸峯可就着實遜色一籌。

岑逸榮見岑逸峯趕回，亦鬆了口氣，他一手執住岑逸峯的手臂，連聲道：「二弟，你回來就好……阿媽瘋了……英姑昏迷不醒……這……這如何是好？」

岑逸峯安慰似的拍拍岑逸榮的後背，卻沒作聲，急步走到吵嚷不止的岑老太面前，萬分憐惜的把她抱住了，「阿媽！妳靜一靜，沒事了，我是阿峯，我回來了。」

岑老太怔怔的盯着岑逸峯，似乎盯着一位陌生的男子，忽然就失聲驚叫道：「啊……炳然，是你，你終於回來了……阿榮……不肖子孫，阿爸回來，你爲甚不下來見他……快叫阿峯回來……」

岑老太反覆吵嚷的就這麼幾句說話。

岑逸峯把岑老太交給其他下人照應，他走到岑逸榮身邊。

「大哥，阿媽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她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啊？」岑逸峯道。

岑逸榮一聽，幾乎就哭出聲來！「二弟，我怎麼知道啊！」

岑逸峯皺皺眉，道：「但阿媽說這些話，傳出去對大哥你的聲譽，可極爲不妙，除非能夠確證阿媽精神突然失常啦！」

岑逸榮語帶哭音道：「這當眞是無妄之災，二弟啊，你說如何辦好？」

岑逸峯想了想，便決然道：「阿媽必然是精神受刺激過度，因此才胡言亂語，目下不宜讓阿媽的事驚動警方，因爲這對大哥你的聲譽有極大影响，這樣吧，先給阿媽服一片鎮靜藥，讓她安靜下來，睡一覺，就沒事了，如果不成，那就再送醫院好了。」

岑逸榮此時心中迷茫一片，岑逸峯說的，他除了拚命點頭同意外，簡直不敢想像他自己還能拿出什麼主意。「這……就這樣吧！二弟……但英姑她如何處理？她現在這樣子……」



岑逸峯一聽，立刻走去英姑那面，伸手一探她的鼻息，便馬上道：「立刻用車送她去醫院，一切待醫生最後判斷。」

很快，岑家便開出一輛車子，把英姑送去醫院急救去了。

英姑送去醫院二小時後，岑家便接到英姑已不幸去世的消息，死因初步鑑證爲：驚嚇過度，窒息致死。岑家立刻把英姑的遺體接了回去。

出事的第二天，岑老太便被送進精神病院，她原定上律師樓，安排基金管理人的事，自然也就懸在半空了。

岑老太最後確診爲「精神極度分裂」。

岑逸峯不久就把岑老太從精神病院接了回來，安排住入她的別墅，由私家醫生看護。

岑逸榮不敢反對，因爲岑老太叫嚷的那話，已足夠令他心驚肉跳的了，幸而岑逸峯沒有因此而懷疑他，他也就求神拜佛，還敢說什麼？自此之後，岑逸榮在岑逸峯面前，便好像做了虧心事似的矮了一截。

由於岑家不動產基金管理人岑老太的精神分裂，失去管理能力，依據岑炳然的遺囑規定，不動產基金的管理權，便落在岑逸榮和岑逸峯兩人的身上。

表面上岑逸榮和岑逸峯是平分秋色，但熟知岑氏家族內部秘密的人都知道，憑大哥岑逸榮懦弱寡斷的性子，如何是鷹鼻懾人的弟弟岑逸峯的對手？

這熟知岑氏家族內情的人中，金玲置業的首腦陳景鏞便是其中的一位。

就在岑家出事的第二天早上，鄔倩雲便匆匆的走進陳景鏞的總經理室。

此時陳景鏞正看着一份文件，他乍聽腳步聲響，便知是誰進來，驀地便道：「倩雲，昨晚妳說的那事……是眞的麼？」

昨晚深夜十時，陳景鏞在家中接到鄔倩雲的電話，鄔倩雲告知他，岑逸峯將有所行動，並說這訊息是岑逸峯的寶貝女人趙麗雲透露的，此時他剛與趙麗雲見面，與他分手後就打電話來了。

這時鄔倩雲走到陳景鏞面前，伸手輕輕一抹陳景鏞的二撇鬍，隨即格格的笑着嗔道：「你……你呀！做你這個副總經理眞不容易，連商業間諜也兼職做了。」

陳景鏞此時與鄔倩雲挨得很貼，她身上熟悉的香水味令他心神一蕩，那是他特地托人在法國買回的清雅品種。

陳景鏞抬眼望一下辦公室門，見門關着，便輕輕拍拍鄔倩雲的腰肢，微笑道：「不但要做商業間諜，還要兼第三種職務——情人秘書！是麼？」

鄔倩雲伸手按住陳景鏞的嘴巴，把它封住，半嗔半笑道：「不准你胡說八道，不過有時我也很苦惱，我們之間的事，是不是值得維持下去？景鏞喲！」

陳景鏞忙道：「妳後悔了？倩雲！」

鄔倩雲微一搖頭道：「不……那晚我讓你送我回家，我就作了決定，我是你的人了！但不知道將來是什麼結果？」

陳景鏞很認眞的道：「我欠妳太多了，妳知道麼？在我心中，妳已經取代了『金玲』的位置了，所以，有金玲置業一日，就有鄔倩雲小姐……這妳放心好了。」

鄔倩雲格格一笑，俯身親了陳景鏞一下，這才又笑着挪了開去，在他對面的椅上坐下，道：「也不知你的心是眞是假，哎，不說這些話，你知道麼？景鏞，岑家果然出事了，早上趙麗雲打電話給我，說岑逸峯在凌晨一時趕回祖屋，聽說岑家出了怪事，女管家被活活嚇死，岑老太也被弄致精神分裂了。」

陳景鏞微一怔，沉吟道：「噢！岑老太精神分裂？那這事就當眞有古怪了！」

鄔倩雲道：「什麼古怪？你也信這些鬼神之道麼？不過岑家人都說，岑老太爺昨晚的確是回來了。」

陳景鏞微笑道：「回去的是人，並非鬼神，岑家的人只是當局者迷罷了。」

鄔倩雲奇道：「爲甚麼？」

陳景鏞道：「岑老太不是岑家不動產基金的管理人麼？」

鄔倩雲點點頭道：「是啊！」

陳景鏞道：「如果管理人精神分裂，那這筆不動產基金，按法例應該歸誰管理？」

鄔倩雲若有所悟道：「那自然是岑逸榮和岑逸峯兩兄弟啦，但若論才智和手腕，岑逸榮這個大哥，顯然並非弟弟的對手，對了，你是指岑逸峯他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應該說，誰最遲回去岑家祖屋，誰就是這幕爭產悲劇的勝利者……唔，日後岑氏家族的天下，便是岑逸峯這風流公子的了，很好，看來與他見面的時機成熟了。」

鄔倩雲吃了一驚，忙道：「你打算利用岑逸峯的弱點，逼他就範，向金玲置業提供貸款？景鏞，這很容易玩出火來啊！」

陳景鏞意味深長的一笑，道：「兵法云：以力服人者，口服而

心不服；以心服人者，可不戰而屈其兵，因此你所說的只是下下之策，並不足取。而且岑逸峯並非弱者，等閒豈能令他降服？」

陳景鏞一頓，又決然的道：「倩雲，趙麗雲這位美女務必要抓緊，必要時可以給她一點甜頭，只要掌握住岑逸峯的動向，那就不難把他扯上『龍門大廈』這條船上。」

不久鄔倩雲便打探到岑逸峯即將自創一家地產公司的消息。

陳景鏞自然立刻就知道了，但他不動聲息，毫無動靜。

果然半月後，陳景鏞便接到岑逸峯邀赴酒會的請柬，陳景鏞不加思索，一口便答應準時赴會。

岑逸峯自創地產公司的開業酒會，搞得很是隆重。地產、金融界中的頭面人物，幾乎都被請到，其中甚至還有影藝界的名雌，例如艷色遠播的影視紅人趙麗雲小姐。

鍾志豪代表鍾家赴會，岑逸峯故意向宏景發了請柬，在禮貌上鍾志豪不能不到賀。

金玲置業是岑逸峯隆重邀請的客人，陳景鏞很樂意赴會，他一早就與他的副總經理鄔倩雲來到了。

赴會的貴賓竟然包括香港豐隆銀行總裁李正文，李正文年已近七十，是岑炳然早年出道時的拍檔兄弟，因此算得上是岑逸峯的世叔伯輩份。

還有就是香港銀行的大阿哥——德豐銀行大班柏森，以及外資銀行的馬首——U·S銀行副總經理斯陸森。

陳景鏞很留意到賀貴賓的身份，此時他不得不驚歎「地產世家」這四字的威力，無論如何這四個字的價值，便足抵億萬了！

這時豐隆銀行總裁李正文向岑逸峯客套幾句，又慰勉一下，便走到一角呆坐的岑逸榮面前。

岑逸榮連忙站起，恭聲道：「李世伯！」

李正文對岑逸榮的好感似乎勝於岑逸峯，他向他點頭微笑一下，伸手撫摸斑白的頭髮，額下的濃眉挑了一挑，便悄聲向岑逸榮道：「唔！逸峯這另立山頭的事，阿嫂她知道了麼？」他口中的「阿嫂」，自然是指岑老太了。

岑逸榮歎了口氣，苦笑道：「阿媽那晚受了驚駭精神分裂後，記憶便完全失去了，醫生說短期內將很難恢復了。」

李正文一聽，便默然了，因爲他不必問亦知道，岑老太目下的情形，已喪失了管理岑家產業的能力了，既然如此，問她是否知道，是否贊同岑逸峯另立山頭，還不是多此一舉麼。

李正文歎了口氣，道：「阿嫂怎會落到這種地步？」

岑逸榮搖頭歎氣道：「我想，阿媽之所以有今日地步，完全是阿爸引致的。」

李正文皺眉，立刻道：「爲什麼？」

岑逸榮道：「因爲阿媽對阿爸的尊崇感太厲害了，她事事要求自己一定要比阿爸在世時做得更好，她太上心了，加上對阿爸的强烈的思憶，種種精神壓力，終於導致她的精神分裂……哎！」

李正文默然，好一會，才又道：「那晚岑家發生的事，警方有結論了麼？」

岑逸榮這時已鎮靜點了，他搖頭苦笑道：「沒有，一切都不可思議，甚至連阿媽日常服用的胃藥也化驗過了，結論是百分百純正的胃藥，根本不值得懷疑，那晚的怪事，看來永遠是一個謎了，除非阿媽能恢復記憶，但那是很難的了。」

李正文無言，他遠遠瞥了岑逸峯一眼，欲言又止，但終於道：「逸峯他另組地產公司，這事你怎看？逸榮！」

岑逸榮想了想，便道：「岑福的業績平淡，二弟自創一家兄弟公司，對業務上也有好處，因此我並不打算反對他。而且阿爸生前遺下的產業分配中，除了不動產基金外，尚有二億元現金供我們自由投資，所以我做大哥的也無權去干涉他。」

李正文點點頭，沉吟道：「唔，論魄力和才智，逸峯他的確稍比你强，但你也有你的穩重的長處，兩兄弟分開闖闖，對彼此都有益處，但你要處處提醒逸峯他，凡事不可搏得太盡，要留有餘地，否則跌下去便很難翻身了。」

岑逸榮忙道：「是，李世伯……」這時他見鄔倩雲與趙麗雲向這邊走過來，便把話頓住了，心中苦笑道：「連阿媽亦管不了他，更何況我做大哥的！」

鄔倩雲和趙麗雲正向另一邊的鍾家大少鍾志豪走去。

鍾志豪平日不太出鋒頭露面，因此在這種場合便顯得有點冷落，而且他到會只是禮貌式的應酬，他打算再留一會就告辭了。

這時鄔倩雲和趙麗雲已走到他的面前，鄔倩雲驀地停住脚步。鍾志豪在岑家投資彩視時，曾與趙麗雲有一兩面之緣，亦曾經暗中利用過她對付岑逸峯，因此他此時不由有點尷尬，禮貌的向趙麗雲點點頭，道：「趙小姐，近來好麼？」

趙麗雲妙目一轉，微笑道：「喲，鍾先生是我昔日的大波士，自彩視倒閉後，我不是與其他藝員一道，被逼流落江湖了麼？有什麼好呀！」



鍾志豪尷尬的咧嘴笑笑，無奈應酬一句道：「東家不做做西家啊，趙小姐才藝出衆，前程無可限量。」

鄔倩雲因陳景鏞的關係，在交際場合與鍾志豪認識，並不生疏，這時便笑着接口道：「若論才智，我們這些弱女子，怎比得上志豪你？你三幾下手勢，便把宏景變成衝天火箭，霎間照紅半邊天，我可當眞佩服得很啊！」

鍾志豪咧嘴一笑道：「鄔小姐，我可並沒得罪妳啊，爲什麼亂扣高帽了？若說佩服，你們金玲置業才稱得上萬人矚目啊！」

趙麗雲笑道：「鍾先生賺了這麼多錢，什麼時候請我們這些舊屬下吃一餐啊？」

鄔倩雲趁勢道：「是啦，是啦，志豪他難道拿不出這餐飯錢麼？趁早約個時間，請麗雲她吃一頓，把她的嘴堵住便了！志豪！」

鍾志豪沒法推却，無奈笑道：「只要趙小姐和鄔小姐賞面，什麼時候上酒家，還不是一句麼？」

在鄔倩雲刻意的拉攏下，鍾志豪與趙麗雲變得熟絡了，甚至連請她出去吃飯遊船河的約會時間也定妥了。

三人有說有笑，狀甚親熱，也不知鍾志豪說了一句什麼，竟逗得趙麗雲笑得渾身搖晃，她往鍾志豪的身邊貼得更近了，她身上那奇特的法國香水味，鑽入鍾志豪的鼻孔、腦殼，他心中不由一蕩，平日顯得木訥的他，不知爲甚麼，竟連說話也流暢起來。

趙麗雲與鍾志豪在這一面說笑，酒會主人岑逸峯看在眼內，卻渾身不自在了。趙麗雲在他面前大讚鍾志豪的話，此時驀地兜上腦殼，就如一勺熱水潑入他的胸腔，不由便滾燙起來了。

但他是主人家，客人與客人應酬交談，他根本就無從發作。而且他此時正與U·S銀行副總經理斯陸森談話，斯陸森是岑福的來往銀行，岑逸峯不敢怠慢他，因此更無可奈何。

斯陸森此時也發覺岑逸峯神色有異，便微笑道：「MR·岑，有貴賓還未到會麼？」

岑逸峯怔了怔，這才連忙道：「啊，沒有，你對地產市道的看法，我在恭聽着呢。」但他心裏卻狠狠的咬牙道：「嘿嘿嘿！鍾志豪這小子存心不良，不是想打麗雲她主意吧？哼哼！他也太不自量力了，竟敢在摘月聖手面前班門弄斧！嘿！」但這時卻又不便撇開斯陸森走過去。

幸好這時來了救星，這救星就是金玲置業的陳景鏞，起碼在此時怒恨的岑逸峯心中的確如此。

＊　＊　＊

陳景鏞遠遠的向鄔倩雲、鍾志豪、趙麗雲三人瞥了一眼，便微笑着向岑逸峯這面走了過來。

「逸峯兄，恭喜你！」陳景鏞向岑逸峯點頭微笑道。

「多謝！啊，對了我來替你們介紹，這位是金玲置業的總經理陳景鏞先生，他是U·S銀行副總經理斯陸森，你們好好聊聊！」岑逸峯說着，便欲趁機脫身。

但陳景鏞接着的一句，卻把他扯住了，「請教逸峯兄，你公司的名稱——B·Y·SON，有什麼深意？」

這就把逸峯潛藏的另一種慾念勾了出來，他的眼神驀地一亮，這慾念因而把對鍾志豪的怨恨亦冲淡了。

「沒什麼，B·Y是先父姓名譯音起首字母，SON——自然是兒子之意啦！」

岑逸峯傲然一笑道。

陳景鏞微微一笑，立刻投其所好道：「那麼B·Y·SON，就是『岑炳然之子』的意思囉？」

岑逸峯與緻勃發，雙目烱烱閃灼，滿懷期待的盯着陳景鏞道：「不錯，眞的是『岑炳然之子』意思，怎麼樣？景鏞兄！」

陳景鏞呵呵一笑，他自然清楚岑逸峯渴望聽到的是什麼：「好！好極了！岑老先生威名四播，虎父無犬子，逸峯兄出手的氣勢自然便非同凡響！」

岑逸峯笑了，而且是由衷的笑，他伸手輕輕一拍陳景鏞的肩膊，眞心實意的道：「多謝，景鏞兄，改天抽個時間，有些事要向景鏞兄你請教。」

陳景鏞微笑點頭，不動聲色的以此表示答應他久待的約會。

然後陳景鏞向趙麗雲、鍾志豪那邊呶呶嘴，會心的一笑道：「逸峯兄，你不過去招呼他麼？我替你陪着MR·斯陸森。」

岑逸峯終於抽出身來，他快步向鍾志豪這面走過來，隔了數呎，便大聲道：「啊，啊，是鍾世兄駕臨，怎麼呆在一角，不怪小弟招呼不週麼？」

鍾志豪乍見岑逸峯走過來，便不由微一怔，面色亦一紅，他的辭鋒比起岑逸峯顯然遜色多了。「哪裏，哪裏，恭喜岑兄駿業宏開……祝你鵬程萬里。」

岑逸峯呵呵一笑，「多謝，對了，我差點忘了，麗雲，妳和鍾世兄曾經是舊賓主之誼，也不必我介紹了吧！」

趙麗雲俏生生的一笑，卻不作聲。

鍾志豪無奈湊趣的笑道：「那

是……雙重喜事囉?事業、美人,兩者兼備啦!逸峯兄,恭喜你!」

鍾志豪的笑有點不自然,不知爲什麼,乍然目睹岑逸峯與趙麗雲併列一起,大有金童玉女的氣派,他心中忽然竄起一股强烈的嫉怨,他畢竟是到成家立室之年了。

岑逸峯聽出鍾志豪話中的怨意,心中不由大樂,哼哼哼!你鍾大少雖然沾了鍾家獨子的光,但起碼於摘月而言,你就比我差了一大截!他呵呵一笑,便算回話,既沒承認,也無否認,實際上也就等於傲然默認。

鍾志豪頓時感到了無興致,他向岑逸峯客套二句,便告辭走了。

鄔倩雲也知趣的向兩人微笑告辭走了開去,中途一折,便走回陳景鏞的身邊,兩人神態甚爲親熱。

岑逸峯對這些男女事有異常的敏感,他向鄔倩雲、陳景鏞那面瞥一眼,忽然對趙麗雲微笑道:「原來妳與鄔小姐相熟?麗雲。」

趙麗雲嗔道:「我認識女朋友,你也不高興?逸峯哟!」

岑逸峯笑笑,道:「啊不!妳多心了,麗雲,我是說,金玲首腦景鏞兄,艷福不淺啊!」他忽然覺得,趙麗雲與鄔倩雲交往很有必要,因爲這至少可令他更貼近陳景鏞的成功秘訣。

陳景鏞在岑逸峯心中已是百分百的一位商界奇才。別的不說,單是龍門大厦這宗達十億的交易,就足以令岑逸峯相信,陳景鏞絕對有點石成金的超凡本領。

「B.Y.SON──比仁新」地產公司的開幕酒會,吹響了岑逸峯超「鍾」趕「陳」的闖業雄心號角。

## 富有膽略　推波助瀾

三天後的一個晚上,岑逸峯就主動邀請陳景鏞會面。

那是一間夜總會,而且據說是時下世界頂尖級的夜總會,金柱玉閣瓊樓,奇飾珍雕天工巧奪,恰如最顯赫的王宮。

陳景鏞與岑逸峯走了過來,岑逸峯今晚特地素裝便服,他甚至吩咐他的司機黃金漢,老遠就把他那輛「1哥」車停下,然後他與陳景鏞會合後,才一道走進夜總會。

夜總會內裏的格局,這時就連陳景鏞亦暗暗點頭,他這位建築工程師,雖然此時已貴爲大集團的首腦,但對於任何獨特新鮮的設計,卻依然保持强烈的興趣。

一眼望去,全是金、黑、紫、紅四色調配,地面鋪砌高級雲石,走廊主柱、樓梯均以高級水晶玻璃嵌製,最足以炫耀的,是所有顯眼的裝修設施,包括枱上的酒牌以至洗手間的水龍頭,無一例外,全部鍍包如假包換的黃金。

這時的岑逸峯毫不惹人注目,夜總會的侍應也不知這是鼎鼎有名的「一哥」駕到,但當兩人在大堂一角的廂座坐下時,陳景鏞卻發覺岑逸峯一派洋洋得意的神氣。

陳景鏞心中一動,立刻恍然而悟道:「聽說岑家定下一條家規,岑氏家族中人,男子不得在夜總會露面,女子晚上八時前必須歸家;這家規岑老太執掌得極嚴格。岑逸峯此時此刻卻特別邀在這兒會面,他的用意不外向他宣示:岑逸峯已徹底擺脫家族的羈絆,大可以放膽施爲了,嘿,很好,簡直好極了!」

這時有媽媽生走過來,熱情卻不很恭敬的道:「兩位先生,有相熟的小姐麼?」

陳景鏞微笑不語,岑逸峯的臉色卻一沉,大概不慣被人如此怠慢嘴臉,幸而他忽然醒悟,他「一哥」在夜總會畢竟是生客,而且憑他此時的外表,在媽媽生的眼中,頂多只是一位略有身勢的「初哥」而已,於是這才轉怒爲笑,目詢陳景鏞的意思。

陳景鏞微笑道:「醇酒美人,如果任選的話,我願揀醇酒。」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那好,就先來支X.O吧!」

夜總會的侍應手脚倒很勤快,不到片刻,便送上酒來了。

這時舞池那面已開始有每晚的壓軸好戲出台,那是連續三場,女人憑天賦本錢表演的艷舞。岑逸峯目光灼灼,陳景鏞卻僅淡然一笑。

當第三位艷女郎退下去後,岑逸峯似乎才突地醒起今晚約會的主要目標,並非那些玉腿酥胸的美女,而是身邊這位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二撇鬚!

這麼想着他才把仍有不捨的目光收回,轉到陳景鏞的二撇鬚上,忽然很認眞的道:「景鏞兄,我想向你請教一個意念,可以麼?」

陳景鏞微笑道:「你說吧,逸峯,怎地客氣起來了?」

岑逸峯隨即道:「我打算擴大B.Y.SON的聲勢,景鏞兄有甚麼高見?」

陳景鏞的心突突一跳,他久待的話題終於在對方的口中自動跳出來了,但他臉上的神色卻絲毫不變,反而淡淡的一笑,道:「我的名字是『鏞』,逸峯兄,我能說的,可能是庸人之見啊!」

陳景鏞這欲進先退,卻就把岑逸峯逼得更急了,他連忙伸手一拍陳景鏞的大腿,大聲道:「我是眞心的,景鏞,你別太謙虛了,就憑你以股易股托高宏景股價那一手絕招,便足以令人歎爲觀止了。」

陳景鏞見岑逸峯過於意氣風



發,他不想太過張揚,便微笑一下,輕聲道:「逸峯,你也知道這事?訊息很靈通啊!」陳景鏞一頓,心中也一陣微嘿:還不是趙麗雲這美人兒向你洩露?若非如此,陳某的計劃便大大打折扣了。

岑逸峯卻得意一笑,道:「當然,我也有我的消息來源。」他一頓,又連忙道:「所以啊,景鏞,我與你一場朋友,你總不會厚彼薄此吧!我是眞心實意的。」末了,他又加了一句。

陳景鏞知道岑逸峯這說話的口氣,已是很難得的禮賢了,他不敢把他逗得太急,便即把笑容一斂,道:「我想,若要擴大聲勢,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公司上市,一來可以集資,二來可以擴大知名度,這是一舉二得之事。還有就是擴大投資,敢於做前人不敢碰的生意。」

岑逸峯眼神一亮,灼灼有光道:「就如景鏞兄你那龍門大厦交易吧,嘿!果然高明,與我所想的不謀而合,但公司上市要向交易所申請,聽說手續很複雜,而且時間很長,這痲煩極了。」

陳景鏞微笑道:「按普通的上市辦法,我知道這不合逸峯兄的脾性,不過世事並無絕對,只要肯動腦筋,就必定會有更快捷妥當的法子。」

岑逸峯一聽,便勾起他對金玲置業如何上市的記憶,不由呵呵一笑,道:「就好像金玲置業借恒霸的殼上市的例子!呵呵,你那一手同樣令人歎服,不過『借殼上市』這法子雖妙,但一時之間,卻很難物色這個『殼』啊,景鏞兄。」

陳景鏞淡淡道:「這就需要對時下商場大勢瞭如指掌了,若逸峯兄決意選擇公司上市,現下倒有一個『外殼』,頗合你的比仁新公司套裝上市。」

岑逸峯逼不急待道:「是哪一間公司?你快說,景鏞兄!」

陳景鏞的嘴角疾地一抖,嘿!急於表現自己,這大概是時下一些公子哥兒的通病,他微笑一下,道:「據我所知,景祥地產是七三年股市大旺時上市的公司,註册資本不大,七五年起,經濟逆轉及地產低潮,景祥連年虧蝕,近幾年長時間沒有買賣,股民大概已把它遺忘了,但它具有上市公司的地位,我想逸峯兄若要套景祥這個『外殼』上市,大概不會費多大的力氣。」

岑逸峯目光灼灼閃動,興奮的道:「好極了,這很合我的胃口,景祥、景祥,好景不長,但那沒什麼,只要換上『比仁斯』這個主人,那就脫胎換骨、容光煥發!」

陳景鏞趁岑逸峯興高采烈,適時地把他的意思抖了出來。「不錯,逸峯兄,只要在比仁新易名上市後,大膽做一筆別人不敢碰的大交易,比仁新公司就必定一飛衝天!」

岑逸峯神采飛揚,道:「嘿!這大概就能把鍾志豪的宏景壓下去了,看鍾志豪這小子還敢在女人面前炫耀……」他忽地一頓,有點失望的嘆了口氣:「可惜目下很難碰上像景鏞兄你那龍門大厦交易了。」

陳景鏞馬上隨口一句道:「啊啊!那金玲置業就把這宗交易讓給比仁新公司好了。」

岑逸峯一聽,不由一怔,道:「你是說笑吧,還是認眞?景鏞!」

陳景鏞微笑道:「如果你把它當眞,那就是眞的吧!問題是在乎逸峯兄你的眼光及氣魄罷了!」

岑逸峯吃驚道:「你這是認眞的?這與眼光及魄力有何關係?」

陳景鏞迅速而準確的道:「龍門大厦是龍門地產七五年建的,當時的市價約四億五千萬,七八年大地公司以七億一千五百萬收購整幢大厦,短短三年不到,升值二億六千五百萬!到金玲置業接手,大地又淨賺二億八千萬,實際上,大地公司可以賺取更多,因爲目下龍門大厦的市值已約達十七、八億,這其餘的部份,便由金玲置業淨賺了。」

陳景鏞一頓,迅速的瞥了岑逸峯一眼,隨即續道:「實話說,這筆生意並非人人敢做,我也承受公司內部的很大壓力,這就講究眼光及氣魄了,我咬咬牙就下了決斷。好,待我簽約落實了這筆交易,不出三個半月,龍門大厦鄰近的地價已狂升四十個巴仙,那是官地拍賣的價格,有案可查,這時人們才驚疑爲什麼金玲置業有這個眼光和氣魄。」

岑逸峯神往的喃喃道:「說眞的我也感到驚疑……金玲置業的膽子大得如此驚人。」

陳景鏞微笑道:「大交易大氣魄,越是複雜的交易,越能顯出個人的眼光、氣魄、才華!逸峯兄敢試一試麼?」

岑逸峯心底潛伏的狂熱已被陳景鏞勾出來,他目光灼灼,盯着陳景鏞道:「你打算把龍門大厦讓給我?你試開個盤口!」

陳景鏞微笑道:「我很樂意成全逸峯兄這個雄心,不過在商言商,金玲置業必須向股東負責,不賺白做的生意必然大大打擊股東的信心,所以麼,若外人探盤,那十八億上下是跑不掉了,但逸峯兄開了口,那就無需漫天討價,暫訂在十六億上下數目吧!」

陳景鏞驀地曳然而止,把要說的留給岑逸峯去思索沉吟。

岑逸峯的臉色這時却一陣發白，他自然淸楚「十六億」這天文數字的內涵，他岑氏家族雖稱地產世家，財雄勢大，但「十六億」這天文數字，也足以令他腦殼發麻。

岑逸峯喃喃道：「大生意大氣魄，這的確是大生意大氣魄……但這生意也委實太大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當然，這裏頭涉及的問題很多，絕無必要匆促判斷，這事改天再談。」

陳景鏞一頓，瞥了岑逸峯一眼，岑逸峯臉上此時忽紅忽白，陳景鏞迅即添了一句道：「不過按現下的市值，龍門大厦絕對超過十七億，逸峯兄只需查一查官地拍賣的記錄，那就一目了然了！呵呵！」

陳景鏞說完這一句，便決然的收住話題。往下說的，便是一些男人在風月場中常說的話了。

* * *

在夜總會與岑逸峯會面的半個月後，陳景鏞就接到大地公司屬下龍門地產——周經理的電話。

接了這電話，黃大仙師賜示的那道籤文，驀地便兜上陳景鏞的腦際。

「吳頭楚尾路如何，煙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

「嘿嘿……龍門大厦的交割期只剩最後四十五天；金玲置業方面於那筆九億四千多萬的尾數是否方便？若屆期不能辦妥交割轉名手續，那不但五千萬訂金將被沒收，金玲置業還必須負上違約的賠償金，嘿，這見鬼的龍門地產周經理，大概是打定白賺金玲置業五千萬的鬼算盤了。」

陳景鏞的腦袋，此刻就有兩頭魔怪在輪番的向他咆哮。「嘿嘿嘿！若是眞的『煙雨秋深暗白波』，那迷濛雨、白浪波濤該把陳某淹沒了吧？但決不致於就中了見鬼的龍門地產鬼算盤的敲擊！嘿嘿嘿，既然黃大仙師道我可以『渡江去』，那陳某人就決計不會眞的被淹沒。」

這麼早下了這個決然的判斷，陳景鏞便猛的伸指撳着桌上的傳呼機，「方秘書麼？請通傳何、鄔兩位副總經理，請他們馬上放下手頭的工作，立刻上我這裏來。」陳景鏞決然的道。

陳景鏞這口氣，就連方秘書亦知道，她的波士此時此刻，已下了某種驚人的決斷。

方秘書不敢怠慢，連忙依陳景鏞的指令通傳去了。

一會兒後何焯然和鄔倩雲，就先後匆匆而進，何焯然微帶驚奇，却沒作聲，但鄔倩雲却嗔道：「是什麼天大的事啦？這麼大陣仗，派秘書來請，打個電話過來不就行了麼？景鏞喲！」

陳景鏞這時就算對鄔倩雲也有點不耐煩了，他向她把手一擺，鄭而重之的道：「景鏞、倩雲，有兩件事，我想要你們馬上去辦。」

鄔倩雲奇道：「到底是什麼大事了？」

陳景鏞凌厲的瞥了鄔倩雲一眼，但觸着她略帶迷惑的眼波，目光却又放緩了：「你不知道，這很難怪妳不明白的，倩雲，剛才龍門地產的周經理打電話來，通知金玲置業準備辦理龍門大厦的交割手續，就是這事。」

鄔倩雲一聽，立刻就明白此事的嚴重性了，龍門地產交割，便即意味着要九億四千萬的現金，這對於目下金玲置業的財政狀況來說，就無疑等於逼近了烘烘烈火，她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不敢想像下去了。

何焯然比鄔倩雲鎭靜，他想了想，便輕聲道：「是打算緊急籌款麼？景鏞。」

陳景鏞微一擺手，道：「龍門大厦的尾數達九億四千萬，交割只剩四十五天，餘下的十天便是正式的交割日子，在短短的四十五天內，要籌足尚欠的尾數，用普通的求貸辦法，根本難以達到目標。」

何焯然沉吟道：「鍾志豪的宏景，不是有一億五千萬作爲托市的現金？金玲是否可以在短期先調度週轉一下？」

陳景鏞搖頭道：「這筆錢投進去也無濟於事，因爲龍門地產堅持一次性付款交割，否則便當毀約處理，不但沒收訂金，還要控告賠償。而且宏景這筆現金，是金玲目下的緊急週轉保證，若投進龍門大厦，那金玲的流動現金就空營了，這極之危險。」

鄔倩雲見陳景鏞此時也失去平素的鎭靜從容，她的心不由一陣急跳，忙道：「這怎麼辦？景鏞，我看還是從哈素的裕人銀行那裏想想辦法吧！景鏞喲！」

陳景鏞不加思索，便決然的排除了這個提議：「這不行，倩雲！我私下查證過哈素，他們的總行每年核數期快到了，不宜再在此關頭增添哈素的麻煩，顧此失彼，總要待他平安渡過今年度核數關後才好說話。」

鄔倩雲的心神不由有點亂了，她吁了口氣，失聲道：「但萬一籌集不足撥款，金玲損失五千萬訂金不說，若被控告，金玲信譽受損，對市場有不良反應，那金玲就完了，景鏞你當然明白這點呀？」

陳景鏞點點頭，道：「妳說的一點不錯，倩雲，所以爲了渡過這關口，有些事，也不得不當機立斷進行。」陳景鏞一頓，低聲說了一句什麼，末了又補充道：「總的目標是岑逸峯，無論如何要盡快把他扯上龍門大厦這條船上。」



何焯然此時已完全明白陳景鏞的用意，他不得不承認，這已經是撲熄逼近烈火的唯一消防水源了。

「你打算如何安排？景鏞！」何焯然沒再細問，他這個人只要確認對方的主意巧妙，他就會不顧一切、盡心盡力的去執行。

陳景鏞感激的瞥一眼何焯然，但却沒說什麼，因爲他與何焯然的相處，已到心靈相通的境界了。

陳景鏞見何焯然、鄔倩雲已完全投入他的行動計劃，略一沉吟，便決然道：「我打算馬上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就向記者們吹風：多位買家希望能以十四億購入龍門大厦，金玲置業正在考慮是否出售，價錢方面是考慮的主要因素；另外，切勿提及買家的名字，只需說，買家是本港著名的大財團，僅此而已，別的不要多說。」

鄔倩雲的思路畢竟跟不上陳景鏞，甚至連何焯然亦稍有不及，她迷惑的插了一句：「爲什麼不要透露買家的名號？」

何焯然不待陳景鏞解釋，便微笑道：「景鏞的意思，是保持一種神秘感，市場的神秘感越强，引起的關注便越强烈。」

陳景鏞贊許的微笑點頭，道：「不錯，焯然，和你不必多說了，這事就由你去辦好麼？」他雖用商量的字句，但口氣却是不容分辯的斬釘截鐵。

陳景鏞說罷，也不理何焯然的反應，因爲他深知何焯然已領會了他的意念，根本就毋須多費唇舌，他的目光轉移到鄔倩雲這面。

「倩雲，記者招待會後天召開，今天晚上你就設法與趙麗雲小姐相聚，然後不着形跡的向她洩露：宏景鍾志豪正與金玲置業洽談，有强烈意願承購龍門大厦，出價最高去到十五億五千萬，太高的不要說……其中的細節，妳自己掌握發揮就可以了，倩雲。」

鄔倩雲連連眨眼，忍不住失笑道：「怎麼又扯上鍾志豪他？以他這個性子，你就是把他殺了，也決計不敢幹十五億多的大交易，他如何會私下向金玲置業洽購龍門大厦？」

陳景鏞微微一笑，半認眞半開玩笑的跳出一句：「這叫以彼之法，施之彼身，又叫虛則實，實則虛的孫子兵法運用麼！」

何焯然會心的一笑。鄔倩雲却沒笑，她盯着陳景鏞的二撇鬍，心中不由又驚又佩：哎！他……他的腦袋到底用什麼構成？我雖然與他有那種……關係，但我又能理解了他多少了？

幾天後，在香港浩瀚商海的一角，明裏暗裏就有連串的活動進行中。

先是在陳景鏞接到龍門地產周經理電話的當晚，鄔倩雲憑她的超卓交際本領，與電影明星趙麗雲小姐聚會，兩人一齊渡過了晚上的二個鐘。

當趙麗雲與鄔倩雲分手後，她的約見電話，便直接打入岑逸峯的私人別墅的睡房。

這是一個只有女人才知道的電話號碼，而且是爲數甚少的美麗的女人，趙麗雲恰恰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個，因而這是岑逸峯最樂意接聽的電話。

* * *

岑逸峯接了趙麗雲這電話，居然就拋開一切，連夜駕車出來，去他長期租用的那間豪華酒店，與趙麗雲相會。

岑逸峯走進來時，趙麗雲剛好浴罷，穿了一套不太性感的睡衣，慵懶的躺在床上，雙手反托後腦，默默的出神。

她見岑逸峯走進來，丁點不感到驚奇，因爲岑逸峯自己有這間酒店房的鎖匙，但一抹古怪的笑容，却忽地跳上趙麗雲的嘴角。

「麗雲，妳說的那事是眞的麼？妳快說清楚一點。」岑逸峯腳根未站定，便迫不及待的道，他似乎對慵媚的趙麗雲魅力也暫時失却興致了。

趙麗雲半嗔半怨的瞥了岑逸峯一眼，咬唇道：「你！一聽是宏景鍾家的事，就這麼緊張，如果是我自己的事，你還會來麼？」

岑逸峯不由皺一皺眉：「哎呀我的小姐，妳就算要嬌要嗔，也先把這事說清楚再來好麼？麗雲，這事對我很重要。」

趙麗雲嬌嗔的一笑，道：「什麼說清楚不清楚，就是那事啦，總之是宏景姓鍾的，打算出高價收購龍門大厦，一句就說完了。」

岑逸峯不欲與趙麗雲在此時嘔氣糾纏，便忙道：「宏景打算出那個價錢？」

趙麗雲記得倒很清楚，「聽說是十五億上下哩！唏，人家姓鍾的出手似乎豪爽極了。」

岑逸峯聽出趙麗雲話中似有怨氣，但這時他並不打算理會，他皺了皺眉，便又道：「這消息是從哪裏聽來的？麗雲。」

趙麗雲見岑逸峯一反常態的凝重，便不敢再使美麗女子的武器了，她變得很認眞的道：「你不是要我注意從鄔小姐處打探動靜麼？所以我今天晚上剛聽到，馬上就打電話告訴你了。」

岑逸峯點點頭，半信半疑道：「好，麗雲，妳果然是我的心肝兒寶貝……但鄔小姐爲什麼會告訴

妳……這消息?」

趙麗雲咬唇道:「怎麼?你不相信我?我告訴你,是鄔小姐無意中說的,因爲她提起你新成立的比仁新公司,她還大贊你夠氣魄哩!但我說,宏景的鍾志豪也不錯嘛,人家的股票就連月來大升麼,於是她就忍不住洩露了龍門大厦,宏景姓鍾的洽購的事,這不是鄔小姐主動告訴我,是我套她的口風才打探到的。」

趙麗雲邀功似的連聲道。岑逸峯的心火,卻就被她連串的「宏景」、「鍾志豪」這些字眼勾出來了,他悶哼一聲,臉色也漲紅了。

趙麗雲見狀,便站起來,拉他在床邊坐下,依偎着他,格格一笑。

「看你,聽到志豪……他的名字,便像吃人似的……你總是懷疑人家對你不忠實。」

「哼哼哼!鍾志豪這小子算什麼?宏景今日風光,還不是沾了陳景鏞的光麼,若是憑他那守財奴性子,宏景還不是半死不活麼?哼!你看看,我岑逸峯今時不比往日,只要比仁新公司成功掛牌上市,姓鍾的小子必定拜在我岑某人的脚下邊……嘿!我的心肝兒!」

岑逸峯豪氣的叫道,然後他的手趁勢把趙麗雲擁住,空出的手也不安份起來,在趙麗雲美妙的胴體上肆意游走着。

趙麗雲被他逗得喘了口氣,卻又適時地把身子挪開了點,格格一笑道:「公司上市,對你眞的這麼重要?」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當然,憑我的魄力和財力,B.Y. SON掛牌上市,必定教市場大吃一驚,至於那龍門大厦,公司上了市,我就能騰出手脚,搶在姓鍾這小子的前面。啊啊,那時妳再看看,是姓鍾這小子强,還是我岑逸峯所向無敵。」

岑逸峯說着,空着的手又不規矩起來,趙麗雲輕笑一聲,伸手一拍岑逸峯停在她大腿的手背,不失時機的追問一句:「看你……猴急死了……我問你,什麼時候帶我去見你的家人?再這樣下去,我這算是你的什麼人了?逸峯喲!」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妳急什麼?麗雲,妳就是我的心肝寶貝麼,反正老太婆如今瘋瘋癲癲的,我和妳的事,誰也管不了囉!好吧,我告訴你,等比B.Y. SON成功掛牌上市,幹一二宗驚人大戲,B.Y. SON一飛衝天之時,就是送給我和妳最佳的結婚禮物,我的心肝兒,我現在就把妳含進嘴裏了。」

岑逸峯說着,果然坐言起行,眞的便把他身邊最美麗的女人含進去,但並非嘴裏,而是他年輕健壯的軀體。

第二天一早,岑逸峯就毅然決然的與景祥地產有限公司的董事長趙世明再次見面。

上一次會面是陳景鏞替他兩人拉攏的,但雙方認識後,陳景鏞就堅決的退了出去,表示以下便不必他這位局外人了。

兩人在景祥地產的寫字樓見面,掃一眼景祥地產寫字樓寒酸的門面,岑逸峯就毫不掩飾他的豪氣,他大刺刺的在趙世明面前坐下,劈頭便不耐煩的道:「趙董事長,怎麼了?那個價錢還不夠吸引力麼?拖下去,可能對景祥地產是一種損失麼?」

趙世明在氣勢逼人的岑逸峯面前,說話的口氣也不由軟了,他自然清楚景祥地產目下的狀況,景祥地產在幾年前趁股市大旺上市,豈料不久股市大跌,地產業進入調整期衰退,景祥的業績從此一蹶不振,股票在市場長期沒有買賣,公司連年虧蝕,的確是在拖日子而已。本來有人肯收購景祥,趙世明求之不得,但對方卻窺透了他的弱點,要趁火打劫似的,僅提出一個很低的價錢,而景祥地產對外負債已達二千多萬,對方所出的收購價只及負債的一半,趙世明又如何答應得下。

趙世明喃喃道:「岑先生財雄勢大,也不在乎多出一點吧!單是上市公司的招牌,市面的價錢也達三千萬啦!只要岑先生豪爽一些,景祥地產上市公司的地位就是你的啦!」

岑逸峯打心裏瞧不起這種商場上的庸才軟骨頭,他瞥一眼趙世明的失魂落魄相,他的可憐兮兮的模樣,把他激怒了,他的鷹鼻一聳,便決然道:「不錯我岑逸峯付得起高價,但也得看是否物有所值,就憑景祥地產目下的財政狀況,如何值得四千萬這個價錢,這樣吧,每股B.Y. SON出價一元五角,條件是把趙董事長手上的七成股權全部轉讓。」

趙世明牙痛似的低嚷一句:「就不能提高一點收購價麼?例如說,是每股一元七角吧!」

岑逸峯立刻斷然道:「不成,一元五角,多一個仙也不會考慮了。」他一頓,瞥一眼趙世明心痛的樣子,立刻又加了一句:「其實我以每股一元五角收購你手上的一千六百五十九萬股景祥,動用現金二千四百多萬,已經很照顧趙董事長你了,這個你先仔細考慮,改天我等你電話答覆。」

岑逸峯見趙世明仍在猶豫,便按捺不住了,霍地站起來,說了一句,就告辭走了。



隔天卻就連岑逸峯也急燥起來。

報上的財經消息報導了金玲置業的記者招待會,公開宣佈有多個大財團,正與金玲置業洽購龍門大厦,大財團出價準確數字未見透露,但據稱在十四、五億元之間,金玲置業正在考慮,價錢太低是重要因素,云云。

岑逸峯在B.Y. SON寫字樓他自己的辦公室,讀着這段消息時,公司副總經理徐茂生從外面悄然的走了進來。

徐茂生原是岑福的受薪董事,但岑逸峯自創B.Y. SON後不久,便把徐茂生從他岑福拉過來了。

「什麼事?茂生!」岑逸峯在報紙後面抬眼向徐茂生一瞥道,他其實根本不必看,從他那女人似的脚步便知是怎麼一回事了。

徐茂生卻報喪似的道:「景祥那老趙有電話來,還是堅持一元七角這個價位,我看,他是死活不肯退縮的了。所以我看,就答覆他,不作交易吧!」

岑逸峯略一沉吟,忽然霍地把報紙一彈,決然道:「不!答應他!就一元七角成交!」

徐茂生吃了一驚道:「你不是說,一元七角不合算麼?逸峯!」

岑逸峯把報紙向徐茂生面前一擲,道:「你看看吧!」

徐茂生連忙向報紙溜了一眼,財經新聞的大字標題驀地跳入他的眼眸:大財團有意洽購龍門大厦,勢將再破地產大交易紀錄……

徐茂生不由倒抽了口冷氣,喃喃道:「龍門大厦四個半月前,剛以十億易手,眨眼又升上十四、五億的高位?四個半月狂升四、五十個巴仙……這,這是眞的麼?不會是故放煙霧吧?」

岑逸峯自負的一笑,道:「不,是眞的!因爲我有另外的核證渠道,而且我知道,大財團中數鍾家的宏景出價最高,但金玲置業仍在考慮。」

徐茂生迷惑道:「這說明什麼?」

岑逸峯傲然道:「這說明龍門大厦的潛在價值極高,B.Y. SON絕不能放棄這個一飛衝天的大機會,嘿嘿,我岑某人決不容姓鍾的這小子獨佔鰲頭!」

徐茂生忙道:「你打算向金玲探盤?但不是急於把B.Y. SON上市麼?這兩頭如何兼顧?」

岑逸峯笑笑道:「你知道爲甚麼金玲如此豪氣麼?他們就是借了上市公司集資這個光,宏景也是有樣學樣,利用上市公司地位托高本身的資產股權,才有今日的風光,嘿嘿!」

岑逸峯嘿嘿的一頓,此時他的心火又被猛地勾出來了,他的鷹鼻急促的一聳,便不容置喙的傲然道:「立刻收購景祥地產,借其殼上市,向金玲置業洽購龍門大厦,這是B.Y. SON一飛衝天的絕妙時機,三箭齊發、一箭三雕。」

岑逸峯此時的語句,也刻意的模仿着陳景鏞慣用的字眼了。

＊　＊　＊

很快,岑逸峯就決然的以每股一元七角的代價,從景祥地產董事長趙世明手中,收購了他擁有的一千六百五十九萬股股權,一舉而擁有景祥地產有限公司的百分之六十八點一八的絕對控股權。

岑逸峯收購景祥,自然並非看中景祥資產超值,或盈利可觀,而是景祥地產的上市公司地位。

奪得景祥地產的控股權,很快,岑逸峯就決然的把景祥地產大部份豪華置業出售,獲利二千五百萬,岑逸峯再注資一千萬,這樣,便不但改變了景祥地產的財政赤字,更重要的是把歷年經營不善的累積赤字冲銷,景祥地產便恢復了盈利公司的地位,在證券交易所恢復上牌交易。

不久,岑逸峯把景祥地產易名爲「比仁新」,B.Y. SON的大名,堂而皇之的在市場上出現了,岑逸峯的第一道光束在港島上空閃灼。

＊　＊　＊

岑逸峯這道亮光甫在陳景鏞眼前掠過,陳景鏞便立刻捕捉住了。

幾乎是證券交易所出現「比仁新」名字的同一時間,陳景鏞的電話便打入岑逸峯的董事長辦公室。

「逸峯兄麼,恭喜!恭喜!恭喜你心想事遂,馬到功成。」陳景鏞在金玲置業的辦公室,在電話中微笑道。

岑逸峯很高興這個電話,事實上他亦正想打電話找陳景鏞,他打算洽談的絕非接受道賀如此簡單,而是一宗將令世人震驚的大交易,但一些關鍵的細節他尚未考慮成熟,因此氣魄大如他,亦只好緩一緩再說。

偏偏卻在此時接到陳景鏞祝賀的電話,這就把岑逸峯勉强壓抑的雄心勾出來了。

「多謝你,景鏞兄,這也得多謝你的提點!」岑逸峯道,他略一頓,便又忽然的道:「對了,景鏞兄,上次夜總會你提過的龍門大厦,金玲置業眞的打算出讓麼?」

陳景鏞在那面道:「當然,在商言商,不能不考慮價錢是否合理,但如果是逸峯兄你,價錢方面麼,那自然會在合理的基準上,彼此通融一下就是啦!」

岑逸峯一聽,便暗道B.Y. SON一旦成功上市,强如陳景鏞他,亦不得不給我一點面子,這判

斷令岑逸峯很高興，他略一沉吟，便決然道：「那好吧，景鏞，明天一早，我就上你的寫字樓，就談這事好麼？」

第二天上午十時，岑逸峯果然準時的在金玲置業的寫字樓出現，與他同行的還有B.Y.SON公司的副總經理徐茂生。

陳景鏞先把何焯然正式向岑逸峯介紹。

岑逸峯一聽，便立刻想起什麼似的呵呵一笑，隨又向何焯然拱手道：「原來你就是何兄，在豐隆見過一面，我太太的事，多虧了你啦！多謝，多謝。」

何焯然微笑道：「過去的事了，還提它幹麼？景鏞是岑先生好朋友，我出一點力，那是應該的。」

岑逸峯笑道：「那次在酒樓講數，幾乎把我這位副總經理嚇死了！但何兄這麼一站出來，就把此事擺平了，呵呵，景鏞，你有這麼忠心能幹的助手，也難怪你如此成功啦！」

何焯然淡淡一笑道：「我不算什麼，蒙景鏞他提拔關照，勉强在金玲佔個位置罷了！」

岑逸峯大笑道：「好，好極了，有高功而不居，忠心爲主，果然是景鏞兄的心腹愛將。」

陳景鏞這時微笑接口道：「不想浪費逸峯兄時間了，這就上會議室談談好麼？」

陳景鏞領岑逸峯走進會議室，爲表示鄭重其事，雙方的副總經理加入洽淡。

岑逸峯果然有興趣做成龍門大厦這宗大生意了，因此雙方來往幾個回合後，焦點很快便聚到龍門大厦的售價上面。

何焯然這時微微一笑，很準確的道：「按龍門大厦的所在區域地價升值率，目下已達十五、六億這數字，若中遠期來看，十九、二十億將是很可靠的遠景價值。」

徐茂生既然列席，好歹也得表示一下自己的見解：「那何副經理認爲，龍門大厦的現價，應該值多少呢？」徐茂生口氣游移，單從這點便可見，比起何焯然的地產經驗，他就明顯差了一截了。

何焯然毫不猶豫便報出了一個早有腹稿的價錢：「既然中遠景價值十九、二十億，那在目下的時價上加一點點，就是十七億這個數字吧！」

徐茂生一聽，背上不由一陣寒涼，「十七億」這個數字，就如一塊堅冰在他光裸的背上滑過，他不由把嘴閉緊了。

岑逸峯卻傲然的一笑，手指一彈桌面，便朗聲道：「只要物有所值，價錢高低不是問題，但景鏞啊，你不會向我堅持要這個價吧！」

陳景鏞目視何焯然，他自己卻微笑不語。何焯然隨即接口道：「當然啦，岑先生開口了，這個面子到底是要給的，不過宏景曾以十五億五千萬探盤，金玲也一口拒絕了，因爲這價錢距時值太遠了。」

岑逸峯一聽，鷹鼻便驀地一聳，急促的道：「那宏景方面怎麼說？」

何焯然笑笑道：「金玲還了一個十七億的價，宏景方面到底知道龍門大厦的潛在價值，因此他們答應考慮，我看不出三幾天，他們就有明確的答覆了。」

岑逸峯的心不由突突的一陣急跳，嘿嘿，如果任由姓鍾的獨佔鰲頭，那我岑逸峯「一哥」的名號就白叫了。

岑逸峯緊張的盤算了一會，因那心火的催逼，他抑制不住便道：「那麼景鏞，金玲打算多少錢給我？你說一個數字。」

陳景鏞心中亦一陣跳蕩，他自然知道會談的最關鍵時刻到了，而這宗生意的成敗，幾乎就決定了金玲置業的生死存亡。

這麼盤算的結果，陳景鏞便淡淡的一笑，很眞誠的緩聲道：「逸峯兄，那你以爲價位去到哪兒可以接受了？」

岑逸峯壓抑不住心中的狂跳，立刻道：「那我就大膽提出個數目啦，就是宏景願意付出的價錢——十五億五千萬吧！……十七億那是强人所難呀。」

岑逸峯主動報出這個數字，連他自己亦不由一陣心跳，因爲「十五億五千萬」，也決非任何人可以輕易報出的，而且他這時就連他自己的面子也押上去了，若陳景鏞一口拒絕，日後他就休想在姓鍾的面前挺直腰桿了。

岑逸峯這般轉念，瞧了陳景鏞一眼，見他仍在沉吟，似有否定的神色，心中便不由跳得更狂，連忙又衝口而出一句：「或者，爲了好讓金玲對宏景好交代，就在十五億五千萬上再加一點點吧！景鏞，這已是我能力的極限了。」

岑逸峯末了這一句，就很有點向人懇求的味道，這對於岑逸峯來說，的確是破天荒的事。

終於被岑逸峯目灼灼盯住的陳景鏞，忽然歎了口氣，下了狠心的道：「既然是逸峯兄開口了，這個大面子就把一億打去了！好吧，那就低於時價一億，以十六億成就B.Y. SON新上市之喜吧！」

岑逸峯一聽，這才放下心頭大石，他吁了口氣，點點頭，表示這個價位可以接納了，但隨又很認眞的對陳景鏞道：「金玲肯賣這人情



給B.Y. SON，我很感謝，但樓宇的交割方面，實不相瞞，我還要與景鏞兄你好好商量才可最後確定。」

陳景鏞這時很體諒的點點頭道：「這個當然啦，十六億的交易，現金方面的確要好好議一議，逸峯兄有什麼打算麼？」

岑逸峯想了想，便決然的道：「十六億的樓價確定了，融資方面就要麻煩景鏞兄你幫忙解決了。」

陳景鏞立刻道：「B.Y. SON方面，現金還差多少？」

岑逸峯沉吟道：「我約莫估算一下，除開我能夠調動的現金，大約尚要融資十億八億吧，你看，景鏞，這裏面的細節如何解決？」

陳景鏞沉吟不語，岑逸峯坦率報出的數字，立刻就被陳景鏞捕捉住了，他既然稱尚差十億八億，那就足證他能夠調動的現金，足達七至八億這個數目，而金玲置業所差的，就恰恰是這七、八億救火水源，只要能在餘下的三十天內，以這筆現金解決了金門大厦的交割手續，其餘的盈利尾數，倒可以緩一緩再說。

陳景鏞迅速的便下了令人吃驚的判斷，他的判斷一經確定，他便絕不會中途而斷，他爽快的一笑，就道：「這樣吧，逸峯，B.Y. SON收購金門大厦的交易過程分兩個階段，首段買方先付八億元現金，金玲置業則授於B.Y. SON方面產業大授權書，持有金門大厦的大授權書，B.Y. SON方面憑此足可以作爲抵押，向銀行方面融資，憑逸峯兄的面子，相信這餘下的八億尾數很容易辦到，然後這第二階段的交易程序便完滿結束了，日後金門大厦的升值盈利，便全屬逸峯兄的B.Y. SON了。」

陳景鏞憑他的非凡的商業頭腦，一個天衣無縫的交易程序揣了出來，霍地便把岑逸峯的困網衝開了大半。

但岑逸峯仍有一點疑慮，他想了想便道：「還有一點，景鏞，兩個階段之間的時間迴旋不可能太短，否則到期籌不足尾數，那彼此就不太好看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這沒問題，反正尾數有部份是金玲置業的盈利數目，先有個賬面數就可以了，這第二段的交割期，可以寬容到B.Y. SON籌足數目爲止。逸峯兄，坦率說，這是金玲置業地產交易的唯一先例。」

岑逸峯一聽，不由感佩交集，深感這是岑逸峯給足他岑逸峯的面子，他決計不可以退縮了，他猛一咬牙，便決然道：「那好，就這樣定了，現在就先草簽一份買賣合約，B.Y. SON方面以五千萬作訂金，半個月內付樓價的一半，景鏞，你說呢？」

陳景鏞略一沉吟，便點頭道：「好吧，那就先簽一份買賣合約，作雙方交易的承諾。」

岑逸峯在金玲置業寫字樓逗留不到一小時，一份令人吃驚的龐大交易買賣合約，在短短的數分鐘內，便由B.Y. SON和金玲置業雙方的首腦簽妥了。

* * *

岑逸峯和徐茂生離開金玲置業寫字樓，駕車走了。

但直到此刻，何焯然依然未能確定，B.Y. SON和金玲置業這宗交易是否可以最終完成。

這時KK和鄔倩雲，聞訊也趕來陳景鏞的總經理室。

「景鏞，你認爲B.Y. SON會履行買賣承諾麼？」何焯然猶豫的道。

陳景鏞微微一笑，反問了一句：「你以爲呢？焯然。」

何焯然沉吟道：「岑逸峯不錯有決心做成這筆大生意，但決心不等於實力，我擔心他到底能否承擔這巨大的財政壓力。」

鄔倩雲奇道：「岑逸峯不是已付了五千萬訂金麼？他若無把握，如何肯這般草率決定？」

何焯然微笑道：「不錯，岑逸峯很有雄心氣魄，但他依然脫不了公子哥兒輩的通病，他太狂熱了，做生意總好像要向世人證明什麼似的，這就往往造成處事的衝動輕率！而且他這五千萬訂金，他甚至可以如彩視般，視作玩玩而矣！總之，與岑逸峯打交道，很難以商人的眼光去作判斷。」

KK吃驚道：「眞金白銀數目可不小的五千萬，也視作玩意？老天，難道他岑家眞的是金子造成。」

陳景鏞微笑道：「如果你知道，岑家的不動產基金的數目，以及岑家龐大的產業有多少，你就不會奇怪了，KK！」

KK道：「多少？難道岑老太爺眞會留下十億八億的不動產基金麼？」

鄔倩雲這時笑着接口道：「只會多不會少，KK，這是岑逸峯向他的心肝寶貝兒趙美人透露的。」

陳景鏞接口道：「這筆龐大的不動產基金，岑炳然曾指定他的遺孀岑老太作管理人，因此岑家的財政大權，便始終牢牢掌握在岑老太手上，氣魄雄心大如岑逸峯，亦不得不受她的控制，但隨着岑老太突然精神分裂，她對岑逸峯的冰封便解凍了，在短期內，另立門戶，自創B.Y. SON企業有限公司，便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

何焯然這時若有所悟地道：「就算岑逸峯控制了這筆不動產基金，他也不能任意挪動，因爲這筆基金既然是不動產，那就只能永遠視作岑家的整個家族的產業，岑逸峯能想出什麼妙主意？」

陳景鏞呵呵一笑，胸有成竹的道：「假如我是岑逸峯，我雖然不能公開挪用這筆基金，但我完全可以用這筆基金作銀行的按揭抵押，我相信任何銀行均不會拒絕，因爲我實在想不出，這世上還有什麼比十億八億基金的抵押品更穩當安全。」

何焯然會心的一笑，道：「不錯，岑逸峯只要能在銀行貸出五億上下，加上他手頭上掌握的現金，那龍門大厦的八億——首期就解決了！」

KK仍有點擔心道：「那麼就算他解決了首期，但餘下的八億尾數呢？我擔心他B.Y. SON亦未有能力解決。而且聽說岑福的財政有一半是他大哥控制的，岑逸榮未必容得他弟弟過於瘋狂哪！」

何焯然代陳景鏞解釋道：「阿嫂！只要龍門大厦的首期八億解決了，金玲置業的難關也就大步跨過去了，餘下的尾數大可先入賬目，增强金玲置業的氣勢，把金玲股價推向更高的頂峯，再說憑岑逸峯的性子，他是好强要勝的人，他必然千方百計去籌備現金應付，憑他岑家的財力，餘下的八億尾數大概也不難解決。」

KK一聽，不禁又驚又奇，這種複雜的交易，簡直把她弄懵了。她好一會，才喃喃的道：「龍門大厦竟值十六億！怕就怕岑逸峯只是一時衝動，待他冷靜下來，他會不會反悔了？景鏞！」

陳景鏞微微一笑便決然道：「這就要由我們這方面去推着他向前衝了，事到如今，也決不容他再往後退縮，岑逸峯若一退縮，金玲置業立刻就萬劫不復。」

陳景鏞提到金玲置業目下處境的險惡，就連KK亦不敢作聲了。

在座的四人均深知，假如三十六天後金玲置業不能交付龍門大厦九億四千萬的尾數，這筆交易便立刻告吹，不但五千萬訂金被沒收，金玲置業也就面臨毀約的賠償控訴，更嚴重的是金玲置業股票將因此而暴跌，銀行亦勢必追加抵押價值，否則便逼還貸款，靠貸款支撑局面的金玲置業，離破產的邊緣也就不遠了。

「破產」二字跳入KK的腦殼，她不禁倒抽了口冷氣，欲抱怨陳景鏞的話因而也被這口冷氣封住。

陳景鏞立刻就察覺KK等人的沉默，他便又適時的呵呵一笑，道：「這只是最壞的結果，而且我相信這是一個永不會發生的結果，目下只差一把力，只要再向岑逸峯推送一掌，他就決不會再退縮了。」

何焯然會心的道：「景鏞，你打算再利用輿論的威力麼？」

陳景鏞把手掌往辦公桌上一壓，決然的道：「不錯，這就叫投其所好。」

當天下午二時，金玲置業就召開了記者招待會。

第二天一早，香港各大報章的財經新聞就以加大的標題，報導稱：B.Y. SON企業有限公司成功洽購龍門大厦，作價十六億，金玲置業半年業績驕人的大飛躍。

這消息立刻引起香港市面的大震蕩，除了熱烈的掌聲，更多的是贊歎聲。

這掌聲、贊歎聲立刻又化作「買」聲，萬千中戶、散戶，紛紛把「買」字投向「B.Y. SON」和「金玲置業」。

在短短的半日市內，「B.Y. SON」狂升十五個巴仙。

「金玲置業」也不甘落後，被人輪番追捧，半日漲升十二個巴仙。

一時間，證券交易所充斥的，竟幾乎是「買B.Y. SON」、「買金玲置業」的狂熱呼喊聲。

到下午開市，B.Y. SON再升五個巴仙，金玲置業的氣勢卻稍緩，僅再微升三巴仙。

這時就連B.Y. SON的副總經理徐茂生亦沉不住氣了，他三步併作兩步，奔入岑逸峯的辦公室，就欲向岑逸峯報喜。

岑逸峯這時却揑住電話筒，目光灼灼，鷹鼻連連急聳，顯然正處强烈驚喜中。

「景鏞啊！昨天那個招待會麼，怎麼搞的？那僅是初步的買賣合約啊！怎麼變成已正式成交了麼？」

陳景鏞大概在那面答了一句什麼，這回答顯然令岑逸峯臉上大增風光，因爲他的驚疑霍地褪去，喜悅爬上了他的額角，絲絲的放出光來。

「啊啊，景鏞，你這一手也眞夠妙絕！B.Y. SON果然狂升二十個巴仙！啊啊，但你的金玲置業也不弱嘛，不是已漲了十三個巴仙麼！好了，目下形勢大好，龍門大厦交易必定成功了吧！」

岑逸峯興奮的低嚷一句，猛地把電話擱下，這才發覺徐茂生就站在他面前，喜神似的望着他欲有所言。

「什麼事？茂生！」

「啊，沒什麼，我想說的，你剛才在的電話中都清清楚楚地說了。」

「你怎麼看？茂生啊！我是說這好處。」



「別的暫時不太明朗，但德豐銀行剛才有電話來，說那筆以B.Y. SON股票抵押的貸款，他們很樂意接受了。」

徐茂生微笑道，他的報喜畢竟是好消息。

果然岑逸峯一聽，便呵呵大笑道：「好極了，你馬上打個電話，不，你親自上岑福一趟，告訴大哥他，B.Y. SON目下的資產總值，與岑福地產已大致扯平！」

岑逸峯一頓，又若有所斷的加了一句道：「另外，你試試他的口風，是否有意把岑福與B.Y. SON合併的意思，你向大哥鼓動一下，就說假如合併起來，那就等如岑福地產變相上市，日後必可鴻圖大展，大振家聲！」

徐茂生此時已知岑逸峯不是說着玩的了，便連忙插了一句道：「假如岑福與B.Y. SON合併，那股權方面的分配，可不能輕率從事啊！」

岑逸峯微笑道：「岑氏家族的最大產業是那筆不動產基金，目下老太婆雖然失去管理能力，但按基金的管理規則，我和大哥共同簽字，才可以運用基金作投資用途，而且投資盈利也屬於岑氏家族，不能由任何一人獨佔，既然如此，那股權方面，也就不必斤斤計較了．總之，共同爲家族效力，這是我的本意。你就拿這點去好好打消大哥的疑慮。假如他有意思，我再與他正式見面，這事你馬上就去辦。」

徐茂生答應了，他想了想，又道：「那德豐銀行方面的邀約？」

岑逸峯呵呵一笑，「那只是三幾千萬的數字，目下我已不急了，只要把大哥扯入B.Y. SON的旗下，那區區數目算得什麼？但也不能單靠大哥這面，我明天一早就打算約見U.S銀行副總經理斯陸森，聽聽他對龍門大厦交易的意見，就這樣吧，茂生！」

岑逸峯決然道，徐茂生不敢再猶豫，答應一聲就走出去了。岑逸峯不待徐茂生走出他的辦公室，他的右手已決然的搭上電話了。」

「MR．斯陸森麼……一言爲定，明早見。」

徐茂生聽到的是岑逸峯這麼一句，他的心不由一陣急跳，心道：岑逸峯被金玲置業推上頂峯了，登高望遠，自然風光無限好，但只怕高處不勝寒呀！

但當徐茂生驅車前去岑福，與岑福地產董事長岑逸榮見面時，他驚奇的發覺，就連做大哥的岑逸榮，也被他弟弟岑逸峯目下如日中天的氣勢震懾了。

那是在見面後，徐茂生向岑逸榮客套幾句，正欲把岑逸峯的委托婉轉道出時，岑逸榮已歎了口氣，苦笑道：「比起二弟B.Y. SON的成就，岑福就遜色多了，逸峯他做生意果然比我有氣魄多了，請代我向他祝賀。」

徐茂生趁機把岑逸峯的意思亮了一半：「逸峯他老說，他所做的無非都是爲了替岑氏家族爭光，所以他一直認爲，與其把岑家的實力一分爲二，爲什麼不聯成一體，共同進退，以光大祖業呢？岑先生你以爲對麼？」

岑逸榮微歎口氣，道：「我以爲，能夠保住祖業，那就已算對得起祖宗了，論氣魄麼，或許我是落伍了。二弟他也是岑福地產的股東，他有什麼話，爲什麼不坦率向我說呢？」

徐茂生見岑逸榮的口氣微含怨氣，但在怨氣中卻又游移不定，便連忙加了一句道：「其實逸峯他打算親自上來岑福，但他急着有場重要約會，所以便要我先向岑先生你初步談談，他說，改天他一定前來當面向你說清楚。」

岑逸榮不置可否的沉默了一會，這才道：「那好啦，你回去告訴二弟，他有什麼打算，就約個時間說清楚好了。」

徐茂生回去把岑逸榮的意思轉達了，岑逸峯略一沉吟，便呵呵一笑道：「大哥什麼都好，就是做生意太保守，此時此地做地產生意，就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麼，假如岑福歸入B.Y. SON旗下，那業績就必定大大改觀。」

徐茂生討好地道：「B.Y. SON既然是岑炳然之子的意思，那岑福投入旗下，那是順理成章的了。」

岑逸峯不由傲然的大笑道：「不錯！B.Y. SON，只有岑逸峯才能光大岑家門楣，才是岑炳然之子，岑福無論如何要歸入B.Y. SON的旗下。」

當天晚上，心情激奮的岑逸峯什麼地方也沒去，未到七點鐘，便一頭鑽入趙麗雲居停的那酒店去了。

不久兩人離開酒店房間，駕車出去吃晚飯，此時的岑逸峯，因岑老太的精神分裂，加諸他身上的所有牽制都消失了，他大可以任意施爲。

晚飯後又駕車駛上山頂，岑逸峯擁着趙麗雲，鑽出他那部「1」號勞斯萊斯房車緩步走上山頂最高處。

此時月臨中天，山下華燈璀璨，高樓華厦如霓虹仙子臨凡，飄幻閃灼，躬身獻媚，恭拜於岑逸峯的脚下。

山風頗猛，岑逸峯剛才又飲多了幾杯X．O，山風撞懷，酒氣便沿胸腹衝上腦殼，他有點醉了。「嘿嘿！阿爸一盤牌九一百萬豪氣驚

人，但他的兒子今日一宗生意竟遠達十六億元！嘿嘿嘿，誰說富家子弟是二世祖，只曉敗家不懂闖業？岑逸峯就偏要教世人領略岑氏家族後人的氣魄！」岑逸峯豪氣干雲的叫道。

趙麗雲格格一笑，笑得甜蜜極了，「喲，這才是眞正的一哥嘛！不過，岑氏家族也不是你說了算嘛！」

岑逸峯右手一圈，把趙麗雲抱緊了，就如攬月入懷，「爲什麼？麗雲！」岑逸峯低嚷一句道。

趙麗雲仰首盯着岑逸峯，在黑夜星月下，她的眼睛就如一顆閃灼的黑鑽石，「不是麼？例如你和我的……事，你就不敢明正言順的帶我回你岑家，我……我和你這樣不清不楚的，這算什麼名份喲！」

岑逸峯笑了，他俯身吻了趙麗雲一下，然後宣誓似的決然道：「快了，麗雲，等我把岑福併入B.Y. SON旗下，成功辦妥龍門大厦這宗生意，我們就馬上註册結婚，那時既是我們的婚宴，也是B.Y. SON揚天下的慶功宴會。」

## 大厦陷阱　破產清盤

岑逸峯駕車下山，當晚，岑逸峯就留在趙麗雲的酒店房間，趁着酒氣，與趙麗雲瘋狂了一晚。

第二天上午十時，是岑逸峯與香港U.S銀行副總經理約會的時間。

在一間雅靜的餐廳，剛踏正十時，岑逸峯和U.S銀行副總經理斯陸森，便不約而同的準時到達。

岑逸峯約會斯陸森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龍門大厦的交易。

從草簽買賣合約，B.Y. SON訂金作實，到金玲置業主動宣佈B.Y. SON成功收購龍門大厦，因而令B.Y. SON股價急升，這接連的幾股春風，已把岑逸峯吹送上一個萬人矚目的高峯。

此時岑逸峯已不能退縮，他亦堅決的不肯退縮，若從高峯上退下來，這對岑逸峯來說，簡直是比死更可怕的奇耻大辱。

U.S銀行副總經理斯陸森，這位西洋的美國人，此時恰恰成了岑逸峯身處高峯，用以支承重量的其中一柱有力的龍頭拐杖。

斯陸森也有美國人的乾脆奔放性格。

因此兩人很快就轉入正題了。

「假如說，B.Y. SON龍門大厦抵押，U銀可以貸出多少？」岑逸峯呷了一口冷凍飲品，很認眞的道。

斯陸森略一沉吟，便道：「按MR.岑的信用記錄，再加上保險系數較高的物業，大致可以考慮按樓價的最高成數貸款，具體數字就不好妄下判斷了。」

岑逸峯微笑道：「那我坦白告訴你，MR.斯陸森，龍門大厦我以十六億港元承購，但現時該區的樓價折算已超過十七億，再按中短期的發展價看，二十億那是極穩當的價目了，假如以私人朋友身份估算，龍門大厦可以按貸多少？」

斯陸森皺了皺眉，這問題牽涉面的複雜，就是乾脆爽快如斯陸森，亦不能一口答出。他想了一會，才以不太肯定的口脗道：「龍門大厦交易我聽說過，地產市場的反應也相當熱烈，因此MR.岑估計的中短期發展價也並非全無根據。不過，如果是整座大厦按揭，由於涉及的金額龐大，任何銀行均會詳細考慮各個方面的因素。假如約略私下估算，結合MR.岑的家族信用，那按買入價的八成貸款，亦該可以接受，不過……」

斯陸森忽然一頓，他的口氣亦竟然猶豫起來。岑逸峯微一怔，連忙急道：「不過什麼？」

斯陸森鄭重的道：「這必須要有樓宇的正式契約，再加上類似MR.岑這樣的家族信用擔保，這兩條的規定，那是缺一不可。」

岑逸峯沉吟道：「如果有業權的大授權書呢？U銀可以接受麼？」

斯陸森想了一會，才道：「大授權書可以視作擁有業權，但並非絕對的業權人，所以在抵押的價值方面，便必須扣除保險系數。」

岑逸峯道：「假如只有一份買賣合約，暫時大授權書及正式契約未及發出，先行抵押按揭，MR.斯陸森認爲是否可以接受？我是說假設如此。」岑逸峯末了又特地加了一句。

斯陸森的面色卻虎地一沉，不加思索便斷然道：「任何買賣合約都是非正式的契約文件，只是承諾進行這宗買賣，而決非已擁有業權，銀行方面，對非業權的文件，通常是絕不會考慮的，特別是U銀，更規定不能接受單純的私人信用貸款，而且……」

岑逸峯鷹鼻一聳，道：「還有什麼？MR.斯陸森！」

斯陸森卻很堅決的道：「而且就拿U銀說吧，涉及一億美元以上的大額貸款，一定要由三位正副總經理共同簽字作準。所以，站在私人朋友方面的迴旋餘地是很少的。」

岑逸峯的面色不由一沉，他的心情也如面前的飲料般一陣冰凍。

兩人又再說了一會兒話，這時的話題已截然不同了。然後斯陸森說銀行有個會要他回去主持，他先告辭走了。



斯陸森的前脚剛走，岑逸峯立刻就向外面撥了個電話。

「景鏞麼？你是否有空……是的，是有關龍門大厦的事。」岑逸峯低嚷了一句。

對方似乎猶豫了一霎，但隨即又回答了一句什麼，岑逸峯一聽，便立刻擱下電話，匆匆的結了賬，便走出餐廳。

不一會，岑逸峯就駕車直闖金玲置業的寫字樓來了。

陳景鏞把岑逸峯迎進他的總經理室，然後辦公室的門便在裏面嚴密的關上，任何人也不能進去，就連何焯然、鄔倩雲等高層人物亦拒諸門外。

辦公室內，兩人已密談了一會，陳景鏞與岑逸峯，此時隔了一張辦公桌，但兩人的身子卻伏向桌子，因此兩人的頭便幾乎碰在一起了。

「……如果金玲置業不立刻簽發大授權書，這筆交易可能要吹了，景鏞！」甫出航便在U銀副總經理斯陸森那兒觸了礁的岑逸峯，此刻又急又羞又氣，不由便低吼了一句。

「那！B．Y．SON不但聲名大損，股價暴跌，訂金五千萬也要報銷了，這後果相當嚴重，你考慮過麼？岑逸峯！」陳景鏞見岑逸峯竟有往回退的意思，心頭不由一震，老謀深算如他，亦不禁一陣衝動，因爲他深知這「退縮」的結果將意味着什麼，與大地公司的龍門大厦交割期已剩下不到二十五天了。

「這！這也是無法子的事嘛，也不是我願意見到的，景鏞，你不肯先簽大授權書麼？」岑逸峯撒野的公子哥兒脾氣，不禁就使了出來了。如果他知道對方實際上亦處於他同一種困境，他很可能就會大怒而去了。

此時陳景鏞的身子往回一縮，兩人的頭兒就離遠了點，否則便當眞會碰撞了。

「現金週轉方面，碰上困難了麼？逸峯啊！」陳景鏞的語氣忽地一變，換回平日知己朋友的口氣，微微一笑道。

見到陳景鏞這熟悉的微笑，岑逸峯被扯緊的心弦才一鬆，在他記憶中，陳景鏞這種微笑，就意味着他已有成竹在胸解決的方法了。

岑逸峯心弦一鬆，便稍稍冷靜下來，但仍不肯服輸地呵呵一笑道：「你果然夠眼光，景鏞，不過這只是暫時的困難，只要你肯先簽大授權書，我保證七天內就付足龍門大厦樓價的一半。」

陳景鏞卻避開了這焦點，以商討的口脗緩聲道：「憑逸峯兄的魄力，現金問題本可以解決的麼，例如說，某種巨額的不動產基金，通常銀行都很樂意接受爲貸款的抵押品，你說呢？逸峯。」

岑逸峯皺眉道：「這個辦法我也想過，但老頭子的遺囑規定，在第一管理人即老太婆未能確定第二管理人時，這筆不動產基金便須由大哥和我共同管理，因此目前仍然有一半的管理權在我大哥手裏，他不同意，便不能作整筆基金的運用，若沒有大哥的簽字，銀行絕不會接受抵押貸款。」

岑逸峯爲了在陳景鏞面前表現他並不缺做大生意的氣魄，只是英雄受制約的無奈，便把他岑氏家族的內部秘密亦作爲武器施展出來。

而這一點關節，亦恰恰是陳景鏞百密一疏的忽略，陳景鏞的眉毛因此亦不由猛地一抖，幸而這只是片刻的衝動，他很快又浮現出令岑逸峯放心的微笑。

「哪，逸峯兄嘗試過其他辦法貸款麼？」陳景鏞微笑道。

岑逸峯道：「這不是小額貸款，所以就連岑氏家族的信用擔保也不起作用，與岑家有故交的豐隆銀行，前段已由那塊地皮按出幾億貸款，若沒有新的抵押，你就是殺了李正文，他也不會點頭了！」

陳景鏞微笑道：「如果把那塊地皮放出去呢？時價不是達數億麼？」

岑逸峯的手指猛地一彈桌面，氣惱的道：「那塊地皮是撥入岑福的賬號的，因此除了大哥他首肯，誰也無法調用……我……我正在想辦法解決，但不是短期可行的事！」岑逸峯一頓，又道：「這解決的辦法能不奏效，與龍門大厦的交易有直接牽連，所以解決了龍門大厦的部份現金週轉，往下我就大可從容行進……景鏞啊，大授權書的事，你無論如何要協助解決啦！」

陳景鏞沉默了，他這時已完全洞悉了岑氏家族的財政情形，實際上遠比表面的風光複雜多了，在此時若逼得岑逸峯太緊，他沒了威風八面的興趣，他的公子哥兒脾氣一旦發作，拚著損失五千萬訂金，他會選擇把龍門大厦交易作廢的決定，這個可能他是隨時都會賭氣作出的。

這可怕的後果摧逼著陳景鏞，把他深潛的萬千腦細胞亦擠壓出來了，驀地，一位外籍銀行大班的模樣在他眼前一閃，他全身的神經線因而被强烈的扯動了。

「逸峯！你與U.S銀行副總經理斯陸森的關係如何？」陳景鏞忽然很認眞的沉聲道。

岑逸峯皺眉道：「岑福歷來是U.S銀行的客戶，U.S銀行是岑福的來往帳戶銀行之一，是該行的副總經理斯陸森直接負責的，所以不能不說不熟。但U.S銀行的制度極

嚴，想打他們的無抵押貸款主意，恐怕很困難！」岑逸峯不由又浮現出剛才斯陸森一副公事公幹的面孔。

陳景鏞微笑一下，「太冒險的生意銀行固然不做，但銀行打開門做生意，畢竟要做買賣！」陳景鏞一頓，欲言又止，故意讓岑逸峯去領會其中的含意。

岑逸峯的神經線被這一撩撥，眼睛便驀地一亮，「對了！U.S銀行正打算覓新的辦公地址，在這上面倒可以打打主意，嘿嘿！」岑逸峯很爲自己忽然觸動的靈機而得意。

陳景鏞卻不由一怔，他原來的提示不過是示意岑逸峯試試在MR·斯陸森身上做功夫，想不到岑逸峯忽然有這神來一筆，他的眼神不由一亮：「不錯，逸峯兄，買樓先付定金，那是天經地義的事！」

陳景鏞一頓，忽然又不放心的道：「但據我所知，美國聯邦儲備局規定，美資銀行不能到海外投資物業，因此U.S銀行是無法動用巨款購物業作投資的。

岑逸峯卻立刻呵呵一笑，道：「投資海外物業固然不可以，但自置銀行海外辦事處，卻是美國聯邦儲備局所無法制止的，景鏞，你明白其中的訣竅麼？」

陳景鏞微笑道：「呵呵！如果先行放出龍門大廈的三分之一，這筆樓款就足夠應付交易的首期了。」

「但關鍵是U.S銀行是否答應這宗龐大交易！」岑逸峯忽然稍帶疑慮的跳出一句。

陳景鏞不答，卻忽然哈哈大笑。

陳景鏞的笑聲充滿自信，這立刻又感染了岑逸峯，他但覺得，他必須不顧一切的向前衝鋒，才跟得上陳景鏞的步伐和思路，才能最終超越這位商界梟雄。

「哪……這就要看逸峯兄你如何在MR. 斯陸森身上做功夫了。」

末了，陳景鏞極富暗示的微笑道。然後，岑逸峯就向陳景鏞告辭，不惹人注目的悄然離開金玲置業的寫字樓。

* * *

兩天後的下午三時。

距U.S銀行二條街的地下餐廳。

這是岑逸峯因龍門大廈第四次約會U.S銀行副總經理斯陸森。

每一次約會，MR. 斯陸森均選擇不同的地點，因而這是約會的第四間餐廳。

餐廳內幽雅恬靜，因爲這是高格調的餐廳，一杯冷飲比普通的貴三倍價錢，所以光顧的顧客特別稀少。

餐廳清一色是穿迷你裙的小姐，雪白的玉腿在淡紫色的燈飾下搖曳，雖然人客稀少，但她們卻自得其樂，大概「一年不發市，發市當三年」是這間餐廳的經營宗旨。

岑逸峯此時的目光，並沒停在他有特別嗜好的玉腿上，而是MR. 斯陸森這美國人的面孔上。

他們已在餐廳密議了一個小時，所談的全是有關龍門大廈的交易。

U.S銀行的放貸制度確是極嚴，絕不接受任何無抵押的貸款。

美國聯邦儲備局也明文規定，美國銀行不得在海外投資物業。

不過岑逸峯的腦弦已被陳景鏞撥動，他在大學研讀的也恰恰是工商法律課程，雖然他算不上是高材生，但他動起腦筋來，倒也能構思一兩套絕妙的商業好戲。

這是U.S銀行在香港自置辦事處，因此也就決然的繞過了美資銀行不能投資海外物業的法例障礙。

這是商業大廈的樓宇買賣，簽訂買賣合約，買方先付訂金，這是通行的地產交易，至於買方所願付訂金數目的多少，那是買賣雙方議定的事。

MR. 斯陸森沉吟道：「我承認這或許是可行的辦法，但請恕我大膽問一句：這對U.S銀行有甚麼保障及利益？」

岑逸峯不由微一怔，他料不到這美國佬如此爽快，兜頭就把問題觸到焦點上來了。

岑逸峯想一想，他的腦中忽然有如電光一閃，一個極富魅力的完美方案突地跳了出來。

「呵呵！MR. 斯陸森，爲了保障雙方的利益，可以採用一種分層分期的買賣辦法。」

MR. 斯陸森的藍眼珠聚在岑逸峯的臉上：「噢？請詳細說說，MR，岑！」

岑逸峯微微一笑，道：「就是說，第一期是U.S銀行以一億二千四百萬美元，買入B.Y. SON名下的十五層龍門大廈，用作U.S銀行的新辦事處，然後是第二期，U.S銀行銀行有優先權，以優惠價五千五百一十二萬美元，購入五層龍門大廈，此項優先權可延至二年後的十二月，但在同年十月後，每延遲一月成交，樓價增加十萬七千美元，還有……」

岑逸峯突地一頓，瞧一眼MR. 斯陸森，斷定他已大感興趣，這才迅速的續道：「若U.S銀行完成第二期交易，那就可以擁有第三期優先置樓權五層，然後是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順延十年，直至四十五層龍門大廈全部售清爲止。」

「止」字出口，岑逸峯也曳然而止，他微笑一下，很爲他這神來一筆，天衣無縫「龍門大計」而自負。



MR. 斯陸森亦迷惑的吃驚道：「MR. 岑，什麼時候你想出這穩坐釣魚台的妙法？」

岑逸峯得意的一笑，道：「但U.S銀行在樓價方面也絕不吃虧，這就是可向U.S銀行總行有所交代麼。」

斯陸森點點頭，表示他同意這個分期分層買賣龍門大廈的辦法，對雙方均有保障，但隨即又沉吟道：「但如此龐大的交易，U.S銀行通常要由三位正副總經理批簽，我只是其中之一，這其中的關節，如何變通？」

這時，兩人的話題，終於觸及這宗龐大交易的神秘一面了。

看來一切順利的交易，也正是在這要命的焦點上觸了礁。

MR. 斯陸森悶聲不語，他爽快起來教人吃驚，但沉默起來卻也着實令人惱恨，此時他完全是一副不能解決難題就乾脆拉倒的神氣。

岑逸峯氣得在心內恨恨的罵了一句道：「這見鬼的西洋鬼U.S.A！」但他亦明白，攔在面前的這塊礁石是如此巨大，以至欲想前進，就只有兩條路好走，要麼就繞過它，要麼就狠狠的把它炸碎。

岑逸峯咬牙道：「假如三位正副總經理出外公幹或私人渡假，那留行的一位，是否有權審批？」

斯陸森粗獷的臉上顫了顫，緩緩道：「如果任何二位總經理出外超過十五天，留守的一位可以審批一億美元以下的金額交易，這是U.S銀行總行頒下的規例，不過二位總經理一齊離開十五天以上的機會絕無僅有！」斯陸森末了特別緊張的添了一句。

岑逸峯的眼珠霍霍的轉，忽然鷹鼻一聳，道：「嘿嘿！機會是人去製造的，把握住千份一的機會，就足夠成事了，關鍵是MR. 斯陸森你的配合！」

MR. 斯陸森的臉上肌肉急劇的抖顫，顯然他亦深知這「製造機會」後果的嚴重性，一時間，他怔怔的竟忘了答話。

岑逸峯心中不由突突一跳，嘿嘿！在這要命的關口，可容不得你再向後退縮了。「……就看逸峯兄你……如何……做功夫了！」驀地一聲充滿誘惑的音響在岑逸峯心中一蕩，他不由狠狠的猛一咬牙，緩緩的但又決然的道：「此事勢在必行，明天我就把B.Y. SON與U.S銀行有關龍門大廈的交易文件呈交，先讓X總經理和Y副總經理過目，但不必急於審批，待他們離開香港，再立刻進入交易程序。」

岑逸峯一頓，掃了MR. 斯陸森一眼，他依然沉默不語，便又立刻加了一句，「至於私人的風險方面，第一期交易額的二個巴仙，你以爲怎樣？大概足夠補償潛在的損失吧！MR斯陸森！」

MR. 斯陸森的臉上又一陣抖顫，這常是他作緊張抉擇的神態。嘿！第一期交易額的二個巴仙，這意味著什麼？這足夠自己下半生的花銷了，而且一切均依照銀行法例去做，最大的責任追究也不過是「業務疏忽」！就算自己因此辭職不幹，這場人生豪賭勝算之大，賠率之高，只怕就連天父的信徒也砰然動心。

終於，MR. 斯陸森猛一咬牙，緩緩的點了點頭。

第二天一早，B.Y. SON與U.S銀行擬議的龍門大廈交易文件，便循正式的途徑，進入U銀高層的辦公桌面。

然後便交由直接負責岑氏家族來往帳戶的副總理斯陸森審核。

斯陸森的審核功夫做得十足，甚至可以說是嚴格得近乎苛刻，但這樣一來，整份交易文件便在斯陸森的手上拖住，遲遲未能呈上另外兩位高級職員審批。

不久U.S銀行果然在三藩市召開該行的高級職員會議，會期據說長達一個月。

斯陸森由於正忙於處理B.Y. SON的交易文件，因此順理成章留守香港，U.S銀行的審批大權，便落在他一人身上。

就在U.S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及另一位副總經理赴美國開會這一段半眞空期，斯陸森以副總經理的身份，與B.Y. SON簽訂了龍門大廈的買賣合約。

依照買賣合約規定，U.S銀行先行支付十五層樓的樓價，作爲整個交易的訂金。

這筆訂金，達一億二千四百萬美元，折合港幣九億六千七百多萬。

收到這筆巨額訂金的第二天上午，岑逸峯就帶備有關文件，與他的副總經理徐茂生一道，由他的保鏢兼司機黃金漢護送，意氣風發的直闖金玲置業的寫字樓。

岑逸峯此時得意極了，與U.S銀行的交易，十五層龍門大廈已值九億六千多萬港元，那其餘的三十層起碼超過十四億港元，合計整幢大廈二十三億那是穩當極了，B.Y. SON以十六億買入，眨眼便有七億多的帳面盈利，嘿嘿嘿，岑福就歷年的盈利合計，也未必夠得上這個數目。

岑逸峯此時比陳景鏞更急於做成這宗大生意，實際上他與U.S銀行的一紙合約，便已把他牢牢的綁在「龍門大廈」這輛正衝鋒陷陣的戰車上了。

岑逸峯和徐茂生剛走進金玲置業的寫字樓，片刻前已接電話通知

的陳景鏞，便親率何焯然、鄔倩雲、KK等金玲大員，在寫字樓的大堂恭迎。

在金玲置業的會議室，經過一輪有關的交收手續，岑逸峯剛取得的近十億巨款，便轉了八億到金玲置業的帳上。

雙方交收畢，陳景鏞拉著岑逸峯的手，充滿自信的道：「三天後，金玲置業必定把龍門大廈的業權授權書送上B.Y. SON的寫字樓去，你放心啦，逸峯！」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那一言爲定囉，怎麼樣？景鏞，我岑逸峯承諾的事，稱得上一諾千金這四字吧！」

陳景鏞微笑道：「是的，這要多謝B.Y. SON的合作，當然站在私人的立場，我也要向逸峯你說一聲多謝。」陳景鏞這一句倒是由衷而發，因爲假若岑逸峯知道陳景鏞目下處境的險惡，這筆巨款，就等如救火的水源，如果知道內情，他就明白此刻陳景鏞的心境了。

岑逸峯大笑道：「謝什麼？景鏞，坦率說，B.Y. SON在其中的盈利也絕不少麼，虧本生意，你以爲我會做麼？」

陳景鏞湊趣的加了一句道：「那好極了，彼此，彼此，皆大歡喜！」

然後兩人又略略商議一下發出大授權書後的第二期尾數交付事，但此時雙方都不太著急了。

岑逸峯上金玲置業的第二天中午，陳景鏞就與何焯然一道，拎著他那個黑色皮包，駕車直闖大地公司旗下龍門大廈的寫字樓。

當陳景鏞和何焯然從龍門地產寫字樓出來時，已是當日的下午二時。

陽光依然很猛，照在陳景鏞的身上，就如他此刻心境般的燦爛。

然後兩人駕車回去，在車上，陳景鏞往車窗外的高樓華廈瞥了一眼，忽的伸手一拍他那個黑色皮包，意味深長的微笑道：「我忽然覺得，有人譏諷沒實力的一人公司叫皮包公司，這名稱好極了，你知道爲什麼嗎？焯然！」

何焯然想了想，忽然恍然的一笑道：「你這隻黑皮包，第一次裝的是那舊樓的小屋契，第二次裝的卻是七彩的石頭，第三次裝的，便是此刻的整幢四十五層高的龍門大廈了。」

陳景鏞微笑道：「所以嘛，就算是皮包公司，只要善於裝東西進去，也敢於裝進去，那不必很久，便可以放入整幢高樓華廈。」

何焯然大笑道：「就是你手上的這隻黑皮包，竟把香港兩大地產世家也吸引進去了。」

何焯然一頓，又微微一笑道：「你眞的馬上向B.Y. SON發出大授權書麼？」

陳景鏞目注何焯然，道：「你以爲呢？焯然。」

何焯然沉吟道：「金玲置業已成了龍門大廈的正式業權人，如何運用，那有許多種選擇，就看你如何考慮了。」

陳景鏞微笑道：「十六億對龍門大廈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售價了。」

何焯然道：「但聽說B.Y. SON與U.S銀行的交易，卻已升上二十三億。」

陳景鏞意味深長的一笑，隨又決然道：「這個售價，不過是地產世家的名頭起作用吧！也只有他岑氏家族才能有的售價，往下還得好好借助這些世家的龐大潛力，不然就如一匹良駒，若任意驅策，那就必然一而壯，再而衰，三而竭了。」

何焯然略一沉吟，便心領神會的大笑道：「不錯！不錯！竭澤而漁，這並非智者所爲，是麼景鏞啊！」

金玲置業取得龍門大廈業權的第三天，有關業權的大授權書，便準時的發到岑逸峯的B.Y. SON名下了。

* * *

岑逸峯收到金玲置業發出的龍門大廈大授權書，這才大大的鬆了口氣，因爲直到此時，他才確信，龍門大廈的大交易，已成功了一大半了。

岑逸峯自負的一笑，這才把這份大授權書小心翼翼的放進保險櫃，這是一份代表了時値二十三億港元的契約，因此就連岑逸峯亦不敢粗心大意等閒視之。

然後他把徐茂生傳召進來他的辦公室。

「茂生，待會你去U.S銀行，約準MR. 斯陸森，把龍門大廈的十五層正式業權轉入他們的名下，順便向他打探一下，第二期五層的優先購買權，U.S方面是否有意思提前行使？售價方面可以通融一點，就照雙方的合約價吧！」

岑逸峯毅然決然的道，徐茂生沒問什麼，便出去照辦了。龍門大廈的成功交易，對徐茂生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教訓，他原來預計千難萬險的生意，意被岑逸峯一一迎刃而解，特別是U.S銀行認購合約簽訂後，B.Y. SON的帳面上明擺著已淨賺了七億巨額數字，這叫謹愼而又恭順的徐茂生，在這位「英明神勇」的一哥面前，還敢開口說話麼？

滿面春風得意的岑逸峯，並沒留意徐茂生出奇的恭順的面孔，事實上，岑逸峯斷認，能成功做成盈



利七億大生意的人，應該獲得更多更熱烈捧場。

此時的岑逸峯並不打算就此停頓，他開始在腦中盤旋，是否有必要立刻再向前跨出更令人吃驚的一步。

偏偏電話在這時卻響了起來。

岑逸峯伸手一抄，便把電話筒搭上耳邊：「我是逸峯，是你嗎悅寧？市場那面的情形怎麼樣啦？嘿，上升五十個巴仙，不錯，這是B.Y. SON帳面盈利七億，在股票市場的直接後果，謝啦，悅寧，請替我留意！」

接了這電話，岑逸峯本就熱得發燙的心緒，驀地又被澆上一桶汽油，烘得一下子燃得更旺了。

他再也按捺不住，猛地跳起來，便奔出了他的辦公室。

岑逸峯駕車直向岑福地產的寫字樓駛去。

岑福地產董事長岑逸榮，這時正躺在他的高背大班椅上出神。因此就連他的太太慧芳走進來也沒有留意，他的太太是商科出身，因此一直留在岑福地產協助岑逸榮處理日常業務。

「你怎麼啦？逸榮，想什麼喲！」慧芳輕聲的探問道。

岑逸榮聽到太太的話聲，這才從沉思中突然驚醒，但腦中依然殘留片刻前的委屈。

「……我想，慧芳，阿媽她是否有復原的希望？哎！」岑逸榮歎了口氣。

慧芳知道丈夫的心病又發作了，她皺了皺眉，柔聲的安慰道：「奶奶的病，你也盡了力啦，至於能否復原，不是連精神病專家也不敢確定麼？事已至此，你還去想他幹麼喲！」

岑逸榮痛苦的歎氣道：「哎，妳也聽到的，阿媽神經病一發作，便是那幾句……不肖子孫……阿榮……快叫阿峯回來……妳知道麼？人家聽了，會不會以爲是我把阿媽害成這樣子？」

慧芳走過來，依偎在岑逸榮身邊，柔聲道：「你別太多心了，那些話是奶奶胡言亂語說的，誰也不會當眞嘛！」

岑逸榮苦笑道：「但人家必定會有疑問，不然爲甚麼阿媽她會罵我是不肖子孫？特別是叔伯輩們聽了會怎麼想？豐隆的李正文是世叔伯，他對我的態度就有點異樣呢，哎！」

慧芳不由亦幽幽的歎了口氣，顯然岑逸榮這樣的疑惑困擾絕非第一次了，她想了想，這才道：「別人如何想，你別理他，只要家裏人，特別是二叔逸峯他明白事理就好，那基金接任管理人的事，不過是奶奶個人的意思……而且這事也成過去了。」

岑逸榮稍感安慰的點點頭，道：「是的，慧芳，二弟總算還理解我，他不但沒有懷疑，反而處處替我辦解……而且近日他把心思全放在事業上，很有成績呀。」

慧芳若有所思的道：「當然啦，二叔的B．Y．SON，近日的名頭，甚至已蓋過岑福地產了，我看哪，論做生意的氣魄和手腕，你做大哥的，大概要向弟弟學學啦！」

岑逸榮歎了口氣，苦笑道：「是啊，看來我的確不是二弟的對手……阿媽的事把我弄得心煩意亂，如果二弟肯兼顧岑福一下，那我就求之不得啊！」

「大哥、大嫂，原來你們都在這。」

就在這時，岑逸峯已大步走進來，岑逸峯仍然是岑福地產的執行董事，又是董事長的胞弟，他進出岑福根本就不必經過任何通傳。

「是你，二弟，坐啦，剛才我和大嫂正說起你來呢！」岑逸榮連忙挺起身子，招呼道。

岑逸峯微微笑道：「說什麼呢？」

慧芳笑著接口道：「他呀，還不是因奶奶的事麼？他老是爲這事自歎自苦，二叔你好好勸勸你大哥啦！我還有事辦，二叔你請坐啊！」慧芳說罷，就先自離開岑逸榮的董事長室。

岑逸峯在岑逸榮對面的椅上坐下，岑逸榮這時卻站起來，向岑逸峯這邊走過來，然後在他身邊坐下，若有所思的歎了口氣。

「大哥有心事？」岑逸峯關心的道，在他的內心深處，大哥除了在基金事上曾一度威脅他外，其他的就好像一位老好人了，因此岑逸峯斷然的認爲，他所做的一切，並非通常豪門恩怨的爭產謀利，而是爲了整個岑氏家族的聲威而戰，特別是絕不能有負「岑炳然之子」的赫赫稱號。

岑逸榮歎了口氣，苦笑一下，並不作聲。岑逸峯瞧大哥這樣子，便知他又被那事困擾著他的心緒，他體諒地輕輕一按岑逸榮的肩頭，眞誠的道：「不要想得那麼多，大哥，阿媽的事已過去了，眼下她不必終日操心，看來倒是她的福氣。別人怎麼看，那是人家的事，只要我們兩兄弟同心合力，把阿爸的事業發揚光大，也就無愧於面對岑家祖宗啦！大哥！」

岑逸峯說的，倒有一大半是他自己的心曲。岑逸榮聽了，就很受用，的確在他此時的心境下，來自胞弟岑逸峯的安慰諒解，比任何人的言語更有效力，而因此他對弟弟的感激又大大加深一層。

岑逸榮感激的拍了拍岑逸峯的手臂，忽地很出於眞心的道：「恭喜你，二弟，你的B.Y. SON搞得很成功啊！我做大哥的，眞的望塵莫及了。」

岑逸峯淡淡的一笑，道：「大哥是指龍門大廈這筆交易？那不算什麼，不過是帳面盈利七億罷了！」

岑逸榮吃驚的吐了吐舌頭，「七億……」這幾乎是岑福地產五年的純利啦！二弟，什麼時候你也分身照應一下岑福地產，這也是阿爸留下的產業嘛！」

岑逸榮的語氣眞誠，岑逸峯心中不由一陣喜悅，他不再猶豫了，趁勢便把他此行的目的亮了一半。

「所以我說，大哥！B.Y. SON和岑福地產同是岑氏家族的產業，合則兩利，爲什麼不把B.Y. SON和岑福地產合併起來？大幹一番？大哥！」

岑逸榮一聽，並不太激動，顯然他已有心理準備了，因爲上次徐茂生露出的口氣，岑逸榮就意料這件事岑逸峯必定會來，而近月來的困擾，已令岑逸榮有點心灰意冷。

「哎，可惜阿媽……這樣子，她不能出主意了！」岑逸榮歎了口氣，苦笑道。

岑逸峯鷹鼻一聳，連忙緊逼了一句：「是啊！大哥，眼下就靠我們兩兄弟齊心合力了，我看，當機立斷吧！大哥，只要兩者合併，岑家的財力就不會分散，就完全有能力與大地等老牌地產王國一較高下。」

岑逸榮猶豫不定：「這，這不太冒險麼？二弟！」

岑逸峯鷹鼻急聳，呵呵一笑道：「不！這不是冒險，而是做生意的氣魄和決斷……當然嘛，B.Y. SON和岑福地產合併後，董事長依然是大哥你，我麼，仍然是執行董事好了，這樣有大哥你時時提點，不就很穩妥麼！」

岑逸榮見岑逸峯如此尊重他，他就連拒絕的藉口也失去了，終於他點點頭，道：「合併後，你有什麼大計劃？二弟！」

岑逸峯充滿自信的道：「首先集中全力搞妥龍門大廈交易的第二期數，把龍門大廈作爲巨額盈利撥入公司的年度業績，這樣，B.Y. SON的股票必然標升，反過來，B.Y. SON和岑福地產的股權產業也就成倍的擴充，一躍而爲香港有數的大型地產公司，到這時，還有人敢輕覷岑氏家族麼。」

岑逸榮沉吟半晌，道：「合併後的公司叫什麼名堂？」

岑逸峯微笑一下，忽然道：「大哥是岑炳然的兒子麼？」

岑逸榮失笑道：「當然啦！你問這幹麼？」

岑逸峯卻不笑，很正經的又道：「那大哥知道，B.Y. SON的中文譯名麼？」

岑逸榮英文不差，他想了想便恍然的笑道：「啊，對了，這是『岑炳然之子』的意思哩。」

岑逸峯這時才得意的大笑道：「既然大哥亦是岑炳然之子，那B.Y. SON公司不就名正言順了麼。」

* * *

不久，岑福地產便開始非正式的與B.Y. SON合併。

辦法是B.Y. SON大批發行新股，每股作價二元六角，共值三億八千萬，向岑福地產收購大部份的物業。

而原屬岑福名下的那幅地皮，便正式成爲B.Y. SON名下的產業。

岑逸峯很守承諾，B.Y. SON的董事長依然由岑逸榮出位，他自已則改任執行董事。當然，B.Y. SON的運作大權，便非岑逸峯莫屬了。

岑逸峯很快就說服了岑逸榮，同意把那塊地王沽出，藉著龍門大廈交易掀起的地產狂潮，這幅原價三億的中區地王，竟沽出四億五千萬的高價。

按照岑福地產與豐隆銀行的協議合約，這塊地王沽出後，便要全數還清岑福欠豐隆銀行的貸款。

因此岑逸榮知道這塊地皮賣出高價後，除高興外，又有點擔心，他主張先把其中的三億元還了給豐隆銀行再作其他的投資。

岑逸峯卻微笑道：「不，大哥，這筆錢不但暫時不還豐隆，反正李正文也不缺了這款項週轉，不但不還，還要向他提出再貸四億元，這樣，龍門大廈的第二期數就可以解決了。龍門大廈的業權正式歸入B.Y. SON，按照與U.S銀行的買賣合約，盈利七億這已經是起碼的數目了。」

岑逸榮吃驚的呼了口氣，道：「向豐隆再貸四億？你拿甚麼去作抵押？二弟啊！」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當然是B.Y. SON的股票啊！B.Y. SON目下是市場的熱門股，任何銀行均樂意採納爲抵押品，這就是上市公司的獨有好處。」

岑逸榮迷惑道：「你知道李世叔做生意算盤子精極了，他會答應以股票抵押再貸四億麼？這可能性很低啊，二弟。」

岑逸峯伸手一拍岑逸榮的肩膊，極富鼓動性的沉聲道：「這個嘛，就要看大哥你啦！李世叔素來認爲你處事愼重，你這次就大膽決斷一次給李世叔看看，說明大哥你



也是岑炳然之子，虎父無犬子嘛！大哥！」

岑逸榮這時根本就沒有拒絕的理由，他也不敢拒絕，因爲此時他深知，岑氏家族的成敗榮辱，就全繫在B.Y. SON身上，而B.Y. SON的前途命運，目下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龍門大廈」交易是否最終完成之上。

隔天岑逸榮果然就親自出馬，上豐隆拜會董事長李正文。李正文的豐隆銀行在早幾年碰上大擠提，岑炳然曾慷慨提供數億現金週轉。因此岑逸榮此行倒甚有信心，意料多半成功，不會有負二弟所托。

但中午岑逸榮回來時，臉色卻很不好看，嚴密盯著大哥此行的岑逸峯，立刻就接踵走入岑逸榮的董事長室，逸峯一眼便瞧見大哥臉上的含羞帶愧，也因此猜出他此行的挫敗。

「怎麼樣？大哥，豐隆銀行方面？」

「哎，我早說過李世叔的算盤精極了啦！他好過直說一口拒絕罷了。」

「別生氣，大哥，慢慢說嘛！」

岑逸峯出奇的鎮靜，並安慰他，無半句的怪責，這令岑逸榮暗鬆口氣，「打虎不離親兄弟」的感慨又在他心中萌發，他因而帶了恨意的道：「他也忘了阿爸生前如何助他豐隆渡過擠提的危機了。他說要新貸款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先還舊債，再議新貸款的條件；二是新舊貸款重新厘定抵押品的價值，而且要合併起來計算。」

岑逸峯忙道：「第一個辦法不說，第二個辦法方面，如何重新厘定？」

岑逸榮歎了口氣，苦笑道：「我也把公司的情形對他說了，我强調這只是暫時的現金週轉問題，龍門大廈交易的事，我也大略向他說了，不過李世叔不容爭議的就下了判斷：『龍門大廈交易是否成功，不在他考慮的範圍，他只關心豐隆股東的利益。』他的口氣就連絲毫的鬆動也沒有。」

這時就連岑逸峯也有點焦燥了，他猛地打斷大哥的話：「李正文到底提出什麼的辦法？」

岑逸榮苦笑道：「他說，除非岑老太肯出面擔保，再以岑氏家族的不動產基金作抵押，那在原來貸款的基礎上增加新貸款才會考慮接受……哎，阿媽這樣子，怎麼擔保？他這不是等於一口拒絕麼？」

岑逸峯咬牙道：「第一個條件是虛僞其辭，李正文不外以此表示他尚念舊情，第二個條件才是主要的目的，確保他豐隆坐穩釣魚台。」岑逸峯忽地一頓，隨即目灼灼的盯著岑逸榮道：「假如眞的拿這筆基金去抵押貸款，大哥你看？」

岑逸榮一聽，不由目瞪口呆，好一會才道：「如果這樣，岑氏家族的產業，就差不多全部變成銀行的貸款了……萬一……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岑氏家族就徹底完了……二弟！」

岑逸峯突地將手指啪的一彈，傲然道：「這只是『萬一』！而且是決不會發生的『萬一』！只要保證龍門大廈這筆交易成功，那筆單是七億的盈利，便足以償還豐隆的貸款有餘了，那筆不動產基金安全穩當極了。幹吧，大哥！當機立斷，此時不容再猶豫了。」

岑逸榮沉吟不語，好一會才無奈的歎了口氣道：「目下已勢成騎虎……哎，二弟，你說怎辦就怎麼辦吧！」

僅幾天後，岑逸峯果然以岑氏家族的不動產基金作抵押，連同一批數目龐大的B.Y. SON股票，合計作爲新舊貸款的合併抵押，成功地由豐隆銀行貸出巨款四億二千萬。

然後岑逸峯連同賣地所得的四億五千萬全部轉到金玲置業的名下，B.Y. SON正式獲得龍門大廈的大業主權。

此時，B.Y. SON的資產總值，經過一系列的買賣合併，再加上決定性的帳面盈利，已高達廿三億的天文數字。

這一切，電光石火集中在一個月中進行。

此時，也恰恰是U.S銀行X總經理和Y副總經理離港赴美開會，副總經理MR. 斯陸森留港獨掌審批大權的日子。

如果說英雄可以造時勢，那時勢卻常常決定英雄的成敗。

B.Y. SON和岑逸峯的名頭，不但已壓倒他的宿敵宏景鍾氏家族，甚至已足可與耀目的金玲置業併駕齊驅。

* * *

此時的岑逸峯，不但在名頭上與陳景鏞併駕齊驅，對陳景鏞的一切妙著，亦緊追不捨亦步亦趨。

這就是借助輿論的威力，最大限度的抬高企業在市面的身價，具體的運用，就是不失時機的召開記者招待會。

B.Y. SON很快就召開記者招待會。

這是一個足以顯示岑逸峯雄心萬丈、威風八面的記者招待會。

不過，岑逸峯，卻很不幸的忘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這「環節」就有如把岑逸峯扯上事業成功高空的「銀鍊」，若這一個「環節」鬆脫或斷裂，那在高空的人就會連人帶「鍊」

摔下來，更不幸的是下面等著他的是一個永遠無法逃出生天的無底深淵……

就在岑逸峯召開記者招待會的五天前，原來預料會在美國開會加上私人渡假、至少在美國逗留三十八天以上的U.S銀行X總經理和Y副總經理，卻在二十八天後提前返港了。

X總經理和Y副總經理返港的第三天，副總經理MR. 斯陸森就出人意表的提出「自動請辭。」

不幸這一切岑逸峯都毫不知情，因此B.Y. SON的記者招待會如期召開。

記者招待會特別選在B.Y. SON的會議大廳舉行。

一張鋪了紫絨布的長形桌子後面，是彩雕的「B.Y. SON」幾個英文字母。

英文字母的兩面，此時特別掛了二幅立體圖，立體圖上有各種彩色的圖案標記。

長形主人桌前面，則是清一色的眞皮軟靠背椅，這是特別爲招待記者而設的，用岑逸峯的話說，這是讓記者也享受一下B.Y. SON光輝成就的喜悅，爲此，岑逸峯破例讓記者嚐一下B.Y. SON令人側目的成果。

上午十時，岑逸峯在稍早抵達的記者目光迎接中大步而出，他的身後，是他的大哥岑逸榮，以及記者較爲生疏的副總經理徐茂生。然後記者們略感驚奇的發覺，在三位主人家的後面，跟著走出兩位美人，一位神態端莊，一望而知是大家閨秀，另一位卻是恍似下凡塵的「月中仙子」！

三男二女在長形主人桌後坐下，隨即是徐茂生以記者招待會主持人的身份說了幾句開場白，大意是B.Y. SON公司準備公開宣佈一宗成功的大交易及未來的投資計劃。

接而就向記者介紹了岑逸榮和岑逸峯的身份，至於那兩位美人，徐茂生只簡單介紹說那是岑氏家族的家人。

然後徐茂生便向岑逸峯目詢一眼，岑逸峯微笑點頭，徐茂生便朗聲的向衆記者宣佈道：「各位！本人奉B.Y. SON董事局的指示，向公衆公佈一項公司的重大交易，B.Y. SON公司，成功以廿三億港元，向香港U.S銀行出售名下的貴重物業——龍門大廈……各位有問題，請隨便發問。」

徐茂生話音剛落，記者席上便立刻騰起一陣强烈的驚歎聲，後後鎂光燈的强光便交叉的在徐茂生、岑逸峯、岑逸榮，甚至那兩位美人臉上、身上劃過一片白光閃爍，仿佛B.Y. SON的衆主人本身也成了一道道耀目的白色彩虹。

「請問貴公司在這宗交易上獲利多少？」有記者發聲問道。

依然是徐茂生的回答：「B.Y. SON盈利數字約達七億元港幣。」

記者席上又騰起驚羨的讚歎聲。

「請問貴公司下一步的發展投資計劃是什麼？」又有記者問道。

徐茂生正欲回答，在他身邊的岑逸峯卻按捺不住越來越衝湧的心火，驀地便站起來，伸手向後面的兩幅立體圖一指，又傲然的呵呵一笑，道：「各位知道這上面代表什麼？我有幸向大家介紹，藍色的箭頭代表B.Y. SON名下的物業，紫色箭頭代表B.Y. SON名下的資產，各位請看，這是否猶如藍紫兩道火箭，向上一飛衝天。」

岑逸峯一頓，又雄心萬丈的接下道：「趁此機會，B.Y. SON向公衆宣佈，日後本公司的業務不但在香港全力發展，還要拓展海外市場，衝出東南亞，衝出亞洲，更甚至而衝向全世界，各位，這就是B.Y. SON投資發展的基本大計！」

記者席上一片沉寂，就好像岑逸峯的萬丈雄心，已把衆記者的意志力亦征服了。

接下才是一陣嗡嗡不絕的響聲，在B.Y. SON的會議大廳迴蕩不息。

終於，有位記者微笑著站起來，向岑逸峯提了一個輕鬆的問題：「請問岑先生，聽說你認識不少美麗的女子，那麼請問岑先生，在事業與美人之間，岑先生選擇事業還是選擇美人？」

這口快的記者話音剛落，人們便騰起一陣輕快的笑聲，很歡迎這種非正式的花邊新聞。

但見岑逸峯呵呵一笑，從容而傲然的朗聲道：「事業成功，自然有美人垂青，因此奉勸各位不必刻意追求，兩者原是一而二，二而一密不可分的事麼。」

岑逸峯的回答，又惹起一陣由衷佩服的笑聲。不是麼，如果說事業與美人兩者兼得的幸運兒，除了主人席上的岑逸峯，只怕也沒多少人堪配這稱號了。

「請問岑先生，可以介紹一下你的女朋友——趙麗雲小姐麼？」有記者忍不住問道。

岑逸峯笑了，然後很大方的把手向兩位美人一擺，道：「這位是岑逸榮董事長的夫人，這位麼，既然各位都認識，本人趁此機會向各位宣佈：趙麗雲小姐確是我的女朋友……」岑逸峯忽然一頓，神秘的一笑，這才朗聲續道：「告訴各位一個秘密，她很快就會是岑氏家族的人啦！」

趙麗雲瓜子臉上的鳳眼，此時



半垂半閉，臉色緋紅如含苞玫瑰，低低的嬌喲一聲，若不勝情算是對記者灼灼目光的回答，大概是終於「名列豪門」的激蕩吧！

B.Y. SON的記者招待會，很快就進入招待記者暢飲X．O的歡笑尾龍環節了。

岑逸峯和趙麗雲、岑逸榮和太太慧芳，以主人的身份，頻頻向記者舉杯勸飲。

會議廳內，歡笑聲不絕於耳，記者招待會成了B.Y. SON的嘉年華盛會。

此時不但岑逸峯臉色漲紅，心神激蕩，就連生性拘謹的大哥岑逸榮也忽然覺得，這才是岑氏家族應有的風光。

就在此時，岑逸峯的女秘書驀地匆匆而進，她向四週張望一眼，便向B.Y. SON業績圖前面的岑逸峯急步走來。

這時岑逸峯正與一位財經記者說了一句什麼，大概是拜托他在輿論上多美言幾句。他見女秘書神色倉皇地向他走過來，便從容的向記者一笑，道一聲失陪，這才走前兩步，向女秘書迎過去。

「U.S銀行總經理鍾斯先生電話……」

女秘書低低的嚷了一句，顯然她亦知道這電話的極不尋常，因爲U銀總經理鍾斯「X」突然出現了！

「等一等，我知道了！」岑逸峯立刻截斷女秘書的話，他略一沉吟，又連忙道：「請替我轉告董事長——大哥，請他盡量招呼好各位財經記者。」

岑逸峯說罷，這才若無其事的向不遠處盯著他動靜的財經記者一笑，然後步履從容的走出會議廳。

離開會議廳，斷認已完全脫離記者目光的監視，岑逸峯這才三步併作兩步，向他的辦公室奔去。

岑逸峯自然意識到U.S銀行這電話的極不尋常。

岑逸峯伸手猛地抄起電話，道一聲：「是，我是岑逸峯……」但立刻，他的臉色陡地一變，如遭雷殛，不由自主的重複了對方的一句，「什麼？中止龍門大廈買賣合約？這怎麼可以？簡直豈有此理！這是你們副總經理MR. 斯陸森批簽的麼！我……我要求和他通話。」

打電話來的果然是U.S銀行香港分行的最高負責人總經理「X」鍾斯，一位典型的斬釘截鐵般强硬的美國大班！「對不起，MR. 斯陸森已向總行遞了請辭，總行指示，所有MR. 斯陸森經辦的文件合約，均要重新審核，特別是一億美元以上的大額交易，所以，經我們仔細商討決定中止與B.Y. SON公司有關承購龍門大廈的買賣合約。」

「等一等，MR. 鍾斯，我們約個時間當面談一談好麼？」岑逸峯咬牙道。

「不，大概沒有這個必要了，因爲這是U.S總行的意思。」「X」鍾斯在那面斬釘截鐵的道。

「哪！U銀已承購的十五層樓怎麼處理？這是已兌現的交易嘛！」岑逸峯咬牙切齒道，此時他就差點破口大罵了。

「當然囉，已經完成的交易已不可能取消，MR. 岑，這是U.S銀行吃虧的事，龍門大廈的售價，被人爲的大大提高了，這點MR. 岑應該心知肚明啦，所以在下的認購承諾，U銀不得不立刻中止。」

鍾斯在那面一頓，沒等岑逸峯破口大罵出口，又突地補添了一句：「總行方面還指示：日後即使B.Y. SON抬著現金到銀行，也不要給他們開戶口，中止合約的有關細則，我們會直接送來，MR. 岑。」

岑逸峯揑著電話，怔怔的僵立，臉色鐵青的咬牙切齒，就如他揑著的，是殺了他父親的冤家大仇人。

因這事而引發的種種嚴重後果，在岑逸峯腦海中一一掠過，他再也呆不住了，把電話向下面狠命一摔，就逃命似的奔出去，就好像這辦公室內，已埋伏了强力的烈性炸彈，隨時會把他的B.Y. SON炸得粉碎。

岑逸峯重新在會議廳出現，此時他又紅光滿面，依然是鷹鼻懾人的一哥——岑逸峯。

B.Y. SON的記者招待會，在暢飲X．O歡樂中結束了，關於那電話的事，岑逸峯就連他的大哥岑逸榮亦瞞住，反正十五層三分之一已落實賣出高價，餘下的三分二，殺千刀的U銀不要，那決然是他們自己的損失，「嘿！完美無暇的鑽石還怕賣不出好價錢麼。」

就是這一條堅定的信念，支持著岑逸峯的精神負荷，令他依然是雄心萬丈的「一哥」！

這天晚上，在駕車送趙麗雲返回酒店的路上，岑逸峯忽然向依在他身邊嬌若不勝情的她瞥了一眼，忽地莫名其妙的跳出一句道：「麗雲，假如我岑逸峯突然破產，甚至成了街邊的乞丐，你會離開我麼？」

趙麗雲呼地挺起身子，俏臉微微一變，極小心的盯了岑逸峯一眼，一句話便欲衝口而出，但忽然又自信於自己的眼光，便格格的一聲嬌笑，身子往岑逸峯這面貼得更緊了。

「喲！看你，又來試人家的心啦，我不依的。」

「嘿！但眞的這樣，你怎麼樣？麗雲。」岑逸峯道，他忽然變

得很執著，非要趙麗雲回答不可，趙麗雲順著自己的思路，拿小指頭一戳岑逸峯的大腿，嘻嘻的一陣軟笑道：「人家……都是你的人啦，你就算要逃命，我跟著你亡命天涯就是啦！嘻嘻，那多浪漫啊，逸峯喲！」

岑逸峯皺了皺眉，不作聲了，因爲她的回答，不知是一種安慰，還是一種演戲的台辭。

＊　＊　＊

第二天B.Y. SON成功以高價出售龍門大廈，盈利七億港元的消息，卻極準時的見報。至於U銀取消買賣合約的消息，岑逸峯居然嚴密的封住了。

這一下子立刻化作一股狂潮，不但是地產方面的，就連股票市場也沸騰了。

「恭喜你！一哥……B.Y. SON全日上升三十個巴仙，幾乎破了股票漲升的紀錄了。」

當天下午，岑逸峯就接到代理B.Y. SON股票事務經紀張悅寧的電話報喜。

這一個及時雨般的電話，幾乎就把岑逸峯上一個電話陰影掃去，不是麼？僅一個交易日，B.Y. SON就上升三十巴仙，換一句話說，岑氏家族的股權資產立刻增大百分之三十，即接近五億的天文數字，就算整幢龍門大廈出售的盈利，也不過是七億而矣。

普天下還有什麼生意，比股票市場的盈利來得更快如火箭。

「嘿嘿，什麼破產？什麼亡命天涯？我岑逸峯會走到這見鬼的地步，哼哼，麗雲，妳一千萬個放心，我岑逸峯永遠不會讓姓鍾的小子瞧著看笑話。」岑逸峯的心曲在沸騰激蕩，急於尋求某種最有效的渲洩。

他的手忽然搭上電話，撥了一個他久已生疏的電話號碼，電話竟馬上就傳來他熟悉的聲音。

「宏……景！是我鍾志豪……啊！你是岑……逸峯兄。」

「不錯！不錯！鍾世兄，果然是岑逸峯我啦……沒什麼，我只是想告訴你，B.Y. SON的股票，比鍾世兄的宏景，更受市場歡迎啦！一個交易日狂漲三十巴仙，啊啊，鍾世兄你看，這是否破了香港證券市場的紀錄啦！」

說完這句，岑逸峯就迅速的把電話擱下，在他想像中，姓鍾的這小子必然驚訝得目瞪口呆了，這……就夠了！

打過了這電話，岑逸峯强烈感到意猶未盡，他覺得必須選擇一種强烈刺激的玩意，否則無以渲洩心中激蕩難禁的喜悅。

他把他的私人司機兼保鏢黃金漢召了進來，微笑道：「阿漢，開車去接她們來我的別墅，在今晚八時前辦妥，行麼？」

阿漢笑道：「是她們三個麼？趙小姐要不要驚動？」

岑逸峯連忙道：「不，不要驚動麗雲，她不是這類好刺激的女子，要準時，阿漢知道麼？」

黃金漢微笑道：「是，一哥。」

黃金漢立刻轉身而出，很快，他就駕車把三位曾與岑逸峯「合作」過的艷女郎接回岑逸峯的別墅。

當晚，在岑逸峯的豪華套房內，整晚燈火神秘而浪漫，一男三女在裏面徹夜狂歡。

接連又幾天過去。

這段日子一切都風平浪靜，B.Y. SON的股票在市場的升勢雖然已停緩下來，但依然有些微上升，這對於曾一度急升的股票來說，保持上升，而沒有大幅向下調整，就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了。

雖然U.S銀行態度決絕，中止承購其餘三分二龍門大廈的合約，但這也算不得什麼，岑逸峯已開始四出活動，只要能尋到合適的買家，那U.S銀行的無理決定，對B.Y. SON來說就毫無威脅了。況且這消息也被他嚴密的封住。

在這段時間岑逸峯一直把U銀中止合約的事，保密到極點，甚至連他的大哥岑逸榮也不知道。用岑逸峯自己的思路說，大哥是典型的「保守怕事派」，知道得越少就越好。

這天是週末，剛接了陳景鏞一個口氣古怪電話的岑逸峯，他把電話一擱，不由便嘿嘿的一笑。

哼哼哼，如今就連金玲置業的陳景鏞，也在資產總值足與他併駕齊驅的B.Y. SON面前腳軟了，不然他爲什麼竟流露羨慕的口氣？還暗示趁好即收，龍門大廈宜及早沽出？嘿嘿嘿，地產市道正如日中天，一日比一日暢旺，龍門大廈就有如一顆「完美無瑕的鑽石」，大可以待價而沽，反正B.Y. SON也並不等現金週轉。

決然的下了這個判斷，岑逸峯就斷然的把陳景鏞的勸告拋開，他依然是一派的傲然而從容。

過了一會，他才想起這是週末，每到這個時候，他必定會事先打電話去找趙麗雲，約好晚上的消遣節目，今天他想起打電話時已遲了二個鐘頭了。

岑逸峯撥電話去酒店，但電話響了好一會，竟無人接聽，岑逸峯心道：趙麗雲必定是見他久沒電話，親自上來B.Y. SON的駕車途中了。

岑逸峯判定這點，他心中的一點疑思便一掃而空，他自負的一笑道：「嘿嘿，憑我岑逸峯今時今日的商場白馬王子地位，就算最高傲



的女人，只怕也會情不自禁的動心吧，麗雲她亦絕不會例外，嘿嘿！」

就在此時，辦公桌上的電話卻響了，打電話的人竟是他的私人司機兼保鏢黃金漢，黃金漢此外還有一個秘密任務，就是負責監視岑逸峯看重的女人的行踪。

「……一哥，趙小姐駕車出去了，我跟了一段，她去的方向，好像是宏景建築地產的寫字樓啊！」

黃金漢密報道，岑逸峯一陣大怒，但隨即又輕鬆的呵呵一笑，暗道：麗雲必定是氣我那晚的狂歡，故意以此來刺激我岑逸峯，嘿嘿，我就不信，這世上還有誰比我岑逸峯更能令女人心動。

岑逸峯這般轉念，便決定不再打電話，亦不再等趙麗雲上來寫字樓，他嘿嘿的莫名其妙的一笑，便離開B.Y. SON的寫字樓，獨自去尋他的刺激消遣去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岑逸峯在辦公室就接到趙麗雲求饒似的電話，解釋說她昨天是與一班台灣來的姐妹消遣聚舊去了。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是麼！麗雲，如果妳願意，介紹我認識你那些姐妹好麼？當然啦，我的心上只有妳嘛！」

岑逸峯輕輕一句，就把這事帶過去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岑逸峯就連最難纏的男女情事，處理起來也輕鬆多了。

岑逸峯得意的伸手啪的一彈，便開始等著一間公司的電話，那公司的總經理昨天與他在夜總會消遣時，已口頭答應考慮購入五層龍門大廈，只要再洽妥幾間公司承購，那短期內被龍門大廈積壓的現金及盈利，就可以迅速的回轉，然後又可以更大規模的拓展了。

但有個原則，就是絕對不能壓價，否則岑逸峯斷然的決定寧可不賣。

嘟！嘟！嘟！

此時電話果然響了。

打電話來的，卻並非那公司的總經理，而是代理B.Y. SON股票的經紀張悅寧。

岑逸峯微微一笑，在他意料中，張悅寧所報的，必定是B.Y. SON股票又上漲了多少巴仙的喜訊。

「悅寧，說吧，B.Y. SON又上漲多少啦！什麼？」

「……不是漲，而是跌，而且勢頭很猛，可不能等閒視之啊，市面流傳一個消息，說U.S銀行已取消了承購龍門大廈的合約，這消息對B.Y. SON很不利啊！」

張悅寧在那面緊張的道，岑逸峯曾把一批爲數不少的B.Y. SON股票配售給張悅寧，B.Y. SON股票的漲跌，對張悅寧有著切身的利益，所以他不能不緊張。

岑逸峯的身子也霍的挺直了，他自然亦明白這事的嚴重性。

「嘿！跌了多少？是誰洩漏了消息的？嘿嘿嘿！」

「哎，那傳言的消息是眞的囉？這就壞了，逸峯兄，B.Y. SON甫開市不到一小時，就已跌了二十巴仙，如果……如果這消息證實，那更不得了。」

張悅寧在那面牙痛似的驚呼道，現時B.Y. SON股票每下跌一點，亦即他自己的資產損失一點，因爲他幾乎已把全副家當押上B.Y. SON了。

岑逸峯狠狠的一咬牙，道：「誰說那消息是眞的？這是謠言，知道麼，謠言……但就算如此，又算得什麼了？你等著，不出三天半日，就有事實給他們看了。」

岑逸峯說完這一句，就斷然擱下電話，沉重的呼了口氣，他此時雖仍能保持鎮靜，但卻比任何時候都更急於接聽那個承購的電話了。

終於，那公司總經理的電話打來了，但接聽後岑逸峯卻狠命的把電話一摔，三步併作兩步的奔了出去。

這週一的一整天，岑逸峯也沒有在B.Y. SON的寫字樓出現。

他出去四處張羅，力求盡快把龍門大廈沽出去，以便盡快以鐵一般的事實，去證明他岑逸峯處事的決斷英明，而且終究是眼光獨到，氣魄宏浩。

但看來岑逸峯的努力收效甚微，因爲到這天晚上，岑逸峯終於不得不把此事向他大哥岑逸榮開誠佈公地說出來。岑逸峯的目的是要大哥同意，把龍門大廈發到拍賣行分層拍賣，岑逸峯斷然的相信，公開競投的結果，龍門大廈必定可以高價成交，從而以鋼鐵般有力的證明，粉碎任何對B.Y. SON的動搖。

岑逸榮到此時根本就拿不出主意，除了同意岑逸峯的決定，他也不知他自己還能做什麼比這更有效的功夫了。

這天從早上開始，岑逸峯就留在辦公室，緊張的等著從拍賣行來的訊息。

岑逸榮和太太慧芳，這時也雙雙呆在岑逸峯的身邊，因爲他們均明白，這是一場關乎岑氏家族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

但僅此而已，B.Y. SON的所有職員，均不知公司內正發生著一場重大的變故，就連副總經理徐茂生也被蒙在迷幻般的煙霧中。

拍賣行打來的電話終於響了。

岑逸峯沉重的呼了口氣，他似亦不勝那千鈞負荷了。

接了這電話，岑逸峯就咬牙切齒的低嚷了一句，然後就軟軟的跌坐在他的大班椅上。

「怎麼說？阿峯，到底賣出多少了？」岑逸榮這時已一反平日的拘謹，火急的詢問道。

岑逸峯牙痛似的哼出了一句：「哼哼哼，拍賣行叫價三千三百萬，無人出價！哼哼……」

岑逸榮氣急道：「你不是說，龍門大廈每層起碼值五千萬麼？這……這怎會賤到無人出價？」

岑逸峯哼哼道：「……所以，所以，哼哼，我已下令拍賣行收回了，這只是那些人盲了眼不識貨麼？」

龍門大廈分層拍賣無人出價被逼收回的消息，傳入股票市場，立刻又引起更大的震撼，B.Y. SON股票被人發瘋般的拋售，勢如江河直瀉，短短半日市，便下跌超過五十巴仙，又一次創下紀錄，可惜這不是漲升的紀錄，而是暴跌的可怕圖像。

「逸峯！你趕快救市，否則B.Y. SON便玩完了。」張悅寧在證券交易所直接打來電話道。

「哼哼，你慌張什麼？悅寧……你看看，我馬上就要B.Y. SON升上去……哼哼！」

岑逸峯哼了一句，就又立刻抄起電話，撥了一個他極不願意撥的電話號碼。

「景鏞兄麼？有事請你幫幫忙……」岑逸峯吶吶的道，這電話是打去金玲置業的，岑逸峯極不願在陳景鏞這位他心中的「英雄」面前認輸。

「嘿，是逸峯麼！幫忙！你是說替你托市，你知道麼？就是因爲龍門大廈放不出去，連金玲置業亦被人踐踏了，半日下跌二十巴仙，嘿嘿，我早就提醒過你了，你此時要人救，但金玲置業自顧不暇，誰來救呀！」

這是陳景鏞的聲音，這話說完，他就斷然的擱下電話。

岑逸峯又羞又惱又氣，他作夢也想不到，這位他素來仰慕的「英雄」，竟在這時一口拒絕他的求援。

不幸電話這時又響了起來，岑逸峯這時已失去再接電話的勇氣，因爲他最害怕的事，隨時隨地會在這電話中跳出來。

岑逸榮伸手抄起電話，僅聽了一會，他就一屁股的摔在椅上，額上汩汩冒出冷汗。

「怎麼啦？逸榮你！」他的太太慧芳連忙替他用紙巾擦汗，一面惶急的道。

好一會，岑逸榮才喃喃的道：「李世叔電話……他說……由於B.Y. SON股票已跌近報廢的危險線，因此已失去作爲貸款抵押品的價值。」

「那又怎麼樣？嘿嘿嘿！」岑逸峯面無血色的低吼一句：「他這時也來落井下石麼！」

岑逸榮卻不理會岑逸峯的吼叫，他自管自的說了下去，就如這話是說給他自己和太太聽似的，「……他說，B.Y. SON欠豐隆的貸款，需要重新安排，一是立刻還款，二是整筆岑氏家族的不動產基金，轉到豐隆的名下……還要授權他成爲基金的第一管理人，否則……否則他就要入稟高院，要求B.Y. SON清盤了……完了！二弟，岑氏家族被你徹底玩完了。」

說完這一句，岑逸榮不知何來的勇氣，這時竟出奇的鎮靜，他再沒說任何話，拉起太太慧芳的手，就決然的走了出去。

此時就連岑逸峯自己也明白，岑逸榮說的，是鐵一般的事實，岑氏家族的龐大產業，在見鬼的龍門大廈陷阱下，金玲置業已巧妙的吃了一大半，其餘的一小半，就慘無人道的被股票市場吃光了，當然還有那見鬼的忘恩負義的李世叔。

幾天後，B.Y. SON的股票已跌到停牌的一角。

這時岑逸榮夫婦再沒在B.Y. SON出現，就連香港亦失去了他們的踪跡。

岑逸峯在絕望之餘，亦萌生過亡命天涯的念頭，以免面對殘酷的清盤的到來。但他打過幾次電話到酒店，均沒人接聽，原來趙麗雲在B.Y. SON停牌的當日，便與一位紅小生私奔去了。

這天的早上，岑逸峯突然宣佈，全體B.Y. SON在職員工，一律放假三日，從副總經理徐茂生到清潔的阿嬸，全部職工無一例外。

待所有職員離開後，岑逸峯就從他的辦公室走出來，他手上拿著一枝洗潔精，他走去會議廳，用洗潔精擦拭「B.Y. SON」這行金色的英文字母，直到每一線條均光潔透亮爲止。

他返回他的辦公室，把他那張高靠背的大班椅搬出來，在那行英文字母的正中前面擺好，然後他就極有姿勢的端坐上去，靜待法庭清盤官的到來。

他雙目灼灼的盯著「B.Y. SON」這行金色字母原來的地方，他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就如上次在這兒向記者宣佈業績時的神態，得意洋洋的朗聲道：「就憑這坐等清盤官駕臨的膽色，當今世上有誰比得上我一哥——岑逸峯！」

（全文完）



# 九陰鬼母

新派湖海恩仇錄／幽　靈　客・文
可　　　飛・圖

## 慷慨赴約　滌蕩妖氛

夜，靜悄悄的。

月亮從東邊山頭昇了起來，光徹大地，南華山雄偉的山峯，像一個巨人似的傲視着蒼穹。

南華山下有一座禪林，紅牆綠瓦，飛簷流丹，星月之下，但見山門橫楣大書「石蓮閣」三個黑底金字，字跡蒼勁有力，益增這座寶刹尼庵的莊嚴氣派。

「噹」的一聲鐘響從廟裡傳了出來，敲破了四週的沉寂，餘音裊裊，繼之又是一陣沉重的敲鼓聲響起，木魚之聲「卜卜」，一片梵音已低迴唱出。

大殿中的燈火通明，檀香縈繞，妙法庵主升坐法台，身後肅立四名護法弟子，其餘弟子排列兩旁，從大殿延伸而出，直達山門之外，從這情景看來，「石蓮閣」今夜顯然有非常事故發生。

鐘鼓之聲接着一陣響起，妙法庵主神情肅穆的注視着跪在面前的一名黃衣弟子，「石蓮閣」中都是女尼，獨有那黃衣弟子沒有落髮，燈火映照之下，那張嬌美的臉龐上充滿了自信和堅毅的神色。

妙法庵主沒有說話，但她的眼神已代表一切，她雙手合什，喃喃的像是在替那名黃衣弟子祈禱，從她虔誠的態度上可以看出，她又像是在祈禱一個一去不返的人，祝她早登極樂，兩旁的女尼個個臉現悲感，淚水淒然欲滴。

鐘鼓之聲更緊了，終於，有人忍不住這種窒息氣氛的重壓，悲聲道：「慈安姊姊，梅師妹此去當眞是沒有命了麼？」

說話的是站在山門外一名年輕女尼，她所站的位置排列在最後，她雖遁入空門，看來稚氣未除，別人俱忍住心中悲痛，隱忍不發，獨有她開口說出話來。

那叫慈安的女尼聞言嘆道：「慈惠師妹，妳有所不知，數十年前，九陰鬼母陰獨紅原是本門弟子，只因她不守清規，被祖師婆逐出門牆，她一怒之下還了俗，當時聲言，有朝一日她稱雄武林，必要本門差遣一俗家弟子前去赴約一較武功，否則屠盡本門，以鬼母今日之武功之高，勢力之大，梅師妹此去那有命在？」

慈惠道：「香琴師妹一人不行，難道合本門之力仍不能與她一搏麼？」

慈安搖頭道：「鬼母勢力如日中天，武功之高，連少林、武當也不敢輕攖其鋒銳，本門接獲鬼母

『招魂令』之事，天下皆知，師妹可曾見有誰上門說過一句相助的話？衆人懼鬼母如此，縱然窮盡本門之力與之一搏，勝算固然無望，一個弄不好，甚至還會弄到滅門之禍，庵主逼於無奈，只好差使梅香琴師妹前往一試，這也是不得已之事。」

慈惠道：「照師姐這樣之說，梅師妹此去當眞有死無還了。」

慈安道：「那也不見得。」

慈惠一怔道：「難道梅師妹眞有能力與鬼母一戰麼？」

慈安肅容道：「數十年前鬼母被逐出門牆時，祖師婆以神卦卜之，已預知有今日之禍，坐化之日嚴囑庵主，務必覓一資質奇佳之超人一等的俗家弟子授以神功，預爲今日之備，梅師妹入門雖較妳我爲晚，實際上武學已盡得本門眞傳，此行是福是禍，只有日後才知分曉了。」

慈安長長地吁了口氣，道：「阿彌陀佛，但願梅師妹不辱使命。」

慈安嘆道：「話雖這樣說，但是鬼母『震天七十二拐』天下無敵，就是庵主親身前往赴約，也未必能在鬼母手下走上百招。梅師妹畢竟年幼，能擋五十招已算是不錯了。」

慈惠心頭一沉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願我佛保祐我香琴師妹，弟子虔誠以禱了。」

說着，雙手合什跪了下去。

就在這時候，只聽得鐘鼓之聲大作，梅香琴在兩女尼簇擁下走了出來。

她神情堅毅的一一與衆師姊妹作別。但是別人都知道，她此去有死無生，外表故作堅强，只怕心中實感痛楚，此情此景，當眞是生離死別，有的女尼竟忍不住掩面而泣。

鐘鼓之中，一陣梵音高唱而起：「山清水秀石蓮閣，無涯禪林靜中坐，參透玄機悟妙諦，捨却軀殼登極樂。」

梵音繞耳不絕，梅香琴的身影已漸去漸遠，終於慢慢消失在沉沉夜色之中。

＊　＊　＊

時當黃梅季節，天空中飄着霏霏細雨，從「鎭簟鎭」東行，百里地面都是叢山峻嶺，尤其是雨中策騎，倍覺艱辛。

梅香琴自離開「石蓮閣」後，她心中只有一個信念和無比的毅力，策騎而行，在途中已走了一天一夜。

這天黃昏，由於山道崎嶇泥濘難行，她不得不跳下馬來，遙望前路，一片模糊的山影中，只見三里之外有一座叢林，梅香琴心想：不管那裡有沒有人家，先趕到林子裡躲躲雨再說。

她拉着馬兒慢慢行，這時天色已黑了下來。

山中靜寂，但是偶然也傳來了一兩聲令人心悸的夜鳥悲鳴聲，風助雨勢，細細的雨點落樹葉上，發出「的的打打」聲響，遠處有狼嗥之聲傳來，梅香琴的馬兒一聲長嘶，突然像是受了驚恐的停足不前。

梅香琴的面孔繃得緊緊的，一手拉馬，一手握劍，遊目四望，却連什麼也沒有看見，但她知道駿馬長嘶不前，絕非爲了狼嗥和夜鳥悲鳴的聲音，其中必有緣故。

她全神戒備，伸手在馬背上拍了兩下，道：「馬兒走吧，有我在這裡，不會有人欺侮你的。」

拉馬向前，那馬吃力的走了兩步，旋即又停了下來，梅香琴心裡正覺奇怪，突聞一陣鈴聲從前面林中傳出，不久之後，遠處已出現一串黑影。

這串黑影從樹林中慢慢轉出，前面走着一個道士，那道士搖着法鈴，「鈴鈴」之聲便從他右手發出，左手拿着一盞紙糊的燈籠，燈籠上畫着朱筆符咒，道士後面跟着四名黑衣人，慘白臉上都貼着一層紙錢，他們僵硬的隨着那道士移動，後面還跟着了一名道士，手上拿着一根長長的「鎭魂幡」押後。

梅香琴目睹這一行列出現，不由臉色大變，山路崎嶇，後退無路，前行已然遭到忌諱，正自焦急萬狀，只見那馬鬃毛豎起，前蹄掀起，一聲驚嘶，竟然死命掙脫了梅香琴手上的韁繩，猛向山間竄去。

泥濘路滑，那馬四足剛落地，突然前蹄一軟，龐大身子已倒向山澗。

梅香琴大驚，飛身掠了過去，目光一掃，只見那馬前蹄深陷汚泥，後蹄被樹枝一絆，翻跌之間，四肢俱已斷去。

梅香琴長長嘆了口氣，心想：這樣也好，雖然犧牲了一匹馬，總算避過了那邪門玩意了，正想伸手去解馬上包袱，突聽「吱」的一聲從身後響起，她頓覺根根汗毛豎起，回頭一望，一具殭屍已伸出如鈎利指向她抓來。

梅香琴這一驚非同小可，嬌軀一閃，雖然也躲過了那殭屍一抓，却已駭得臉無人色。

她目光一掃，只見得那兩個道士已聚在一起，一個搖銅鈴，一個展動手上「鎭魂幡」，口裡唸唸有詞，那四具殭屍就像受了催眠似的一蹦一跳向梅香琴直欺了過去。

天上的細雨未停，山路又泥濘不堪，那四具殭屍居然毫不困難的涉高履低向梅香琴欺去，梅香琴不



問可知，這裡面一定透着古怪了。

要知道她出生「鎭簟」，這個鎭的位置正是湖南最西邊，趕屍這一行，她自幼聽聞得多，却從不曾聽過殭屍能縱高躍低的，尤其是那道士搖着「收魂鈴」的聲響奇異，三停三起，時斷時續，那像是「收魂鈴」，簡直是在「催魂」了。

在此時此地，錯非像梅香琴這種具有超人異稟的人，才能體察入微，如是換了別人，只怕嚇都嚇死了。

那四具殭屍越欺越近，突然把身子停在十步之外，山徑高低不平，他們停身之地自然有高有低，梅香琴正好面對着一具站在低窪處的殭屍。

那具殭屍身材矮胖，面孔慘白，兩眼呆呆瞪着梅香琴，咀裡直噓着氣，梅香琴心頭一寒，眞氣滿佈全身，隨時準備應付眼前四具殭屍猝然一擊。

突聽得「吱」的一聲，一股陰風已從身後襲至，梅香琴嬌軀閃過一邊，身後殭屍一擊不中，半空之中一個倒翻，頭下脚上，如鈎的十指抓下。

梅香琴大駭，要知道殭屍襲人雖不算新聞，但一個殭屍居然能在半空之中變招襲敵，那可是曠古未聞之事，梅香琴有備無患，輕輕一縱，人已落在襲擊她那具殭屍剛才所站之處，那具殭屍兩擊不中，正好落在梅香琴停身之處，兩人剛好調換了一個位置。

梅香琴居高臨下，只見那四具殭屍咀裡「吱吱」怪叫不已，那兩名道士也不管地上如何泥濘，面對面坐在山道中，一個晃着「鎭魂幡」，一個搖動「收魂鈴」兩人動作越快，那四具殭屍的叫聲也越發厲害及淒厲，聲震山谷，使人聽了不寒而慄。

突地，「啾啾」兩聲怪叫響起，左右兩具殭屍閃電般向梅香琴撲去，剛才向梅香琴攻擊的那具殭屍風車似的打了一個轉，出手如電，向梅香琴身後「靈台穴」戳下。前面那具殭屍也以快得不能再快的身法，對準梅香琴的胸口猛揮過去。

四具殭屍的動作雖然有先有後，但是看來恰是一氣呵氣，行動如風，招式齊發，梅香琴只覺眼前一花，八條手臂四十隻利甲已從不同方位向她不同穴道猛戳狠抓而至。

直到此刻，梅香琴還沒有聽見過那兩名道士說過一句話，如說這是屍變，那兩名道士似乎早該出手相助她了，但是，那兩名道士非但沒有出手相助，反而用法器和咒語催動四具殭屍向梅香琴加緊攻擊，梅香琴就是再笨，也知眼前是怎麼回事了。

她呼呼劈出兩掌，嬌叱道：「你們是鬼母手下什麼人？」

那兩名道士根本不理，四具殭屍自然無法作答，反之，那「鎭魂幡」和「收魂鈴」鈴響更急，四十隻利甲幻起滿天指影，距離梅香琴重穴要害已不及五分！

「嗆郎」一聲，一泓碧如秋水的寒光，繞體飛起，梅香琴振腕出劍，銀虹乍現，劍氣暴射，那四具殭屍一聲怪叫，抓出的手指暴然撤了回去！

兩名道士睹狀霍然立起，一搖幡，一搖鈴，一步一步向前進。

那手持長幡的道士突然道：「阿歐不迷人，豬窮一咬骨！」

長幡一引，四具殭屍閃動如飛，山徑高低不平，但那四具殭屍行動却毫不受影響，在蹦跳之間，四具殭屍已轉成一道黑影。

梅香琴抱劍而立，俏目中射出奪人的異采，突然聽得鈴聲暴然而作，那手搖「收魂鈴」的道士舌綻春雷似的一聲大喝道：「死的去，活的來，死的去，活的來……」

他咀裡唸個不停，疾轉中的殭屍突然一手飛出，向梅香琴面門抓去。

這突其如來的一手也不知是那一具殭屍攻擊的，因爲四具殭屍轉動得很快，快得幾乎連肉眼無法分辨，那一手飛出之後，千百條慘白的手掌也同時攻向梅香琴，在一刹那之間，那四具殭屍掌指堪堪對住了梅香琴所有穴道。

那四具殭屍，也不知究竟是死人還是活人？居然能在兩名道士催咒之下施出這種罕絕天下的武功，當眞出人意料之外。

梅香琴玉臉沉凝，寶劍橫推，她的招式並未用實，每推行一次，嬌軀便跟着一動，那四具殭屍轉動得甚快，她的嬌軀也不慢，人快，自然出劍也快，層層劍氣有如波浪似的湧出，每一波每一浪都迎向那一掌一招，劍幕大張，有如萬頃波濤似的一瀉千里。

兩名道士見狀神色慘然一變，第二個念頭猶未興起，那萬頃波濤已合二爲一，嗤嗤之聲不絕於耳，細雨中的黑影突然一分。

兩名道士睜大了眼睛望去，只見四具殭屍胸口各中了一劍，傷口相同，流出來的也是紫黑色的瘀血，身子一晃，先後滾下山坡去。

兩名道士互望一眼，搖鈴的道士恨聲道：「五十里再見！」身形一起，雙雙向前路飛掠而起。

梅香琴哼了一聲，望着兩條遠去的人影，也不追趕，心想：鬼母好不陰險，既知我此行前去應約，爲何又派人在途中加以攔截，那道士臨走五十里再見，想必後面還有好戲好看，我倒要看看他們又搞甚

麼鬼？

她雖然擊斃四具殭屍，臉容之上却無絲毫得色，情知往後的道路越走越險，心事沉重的走到那馬跌下之處，馬兒受創過重，已然死去。

梅香琴從馬背上解下自己的包袱，望了望天色，這時細雨已停，半鈎新月正從雲端裡探出頭來，已是初更時分，她毫不猶疑的大步向前走去！

* * *

這一帶山路很難走，梅香琴足足走了兩個更次，才邁入平坦之途，這時天色已大亮了。

前行之中，她好似覺得後面有個人若即若離的盯着自己，當她停身張望時，那人却把整個身子都側轉過去，只見他一襲青衫，却無法看清他的面貌。

梅香琴皺了皺眉頭，暗想：這人如是鬼母手下，似乎早該對我動手，他這樣釘着我，莫非怕我不到雪峯山「九陰教」總舵去赴約了？哼哼，我倒要看看他是甚麼來路。

梅香琴再度舉步前行，後面那人好似已知梅香琴對他起了懷疑，腳步放慢，梅香琴轉過山口，趕緊貼身往山邊一藏。

鬼母爲人奸詐，既要「石蓮閣」派人赴約，暗中又差遣鬼使在中途加以攔截，假如剛才那人眞是鬼母派出監視自己之人，那麼，梅香琴此刻反應並不算慢，她準備先擒住那人問個清楚。

誰知她等了一會，那人久久沒有出現，梅香琴等得不耐煩，飛身掠到山頭上一望，那人已踪跡不見了。

梅香琴暗暗稱怪，由於重命在身，無法久留，只得繼續上路，走了不久，前面已出現了一座市鎮。

這市鎮地處兩山夾縫之中，住戶依山而建，整個鎮上只有橫貫一條街道，而店不多，走遍大街，也只有街尾一客棧。

這家客棧名叫「龍和順」，住宿兼賣點酒菜，時值正午，客棧裡坐了寥寥三數人在那裡慢吞吞的喝着酒，一個跑堂的茶房肩上搭着條毛巾，懶懶坐在門口，兩眼望着街上，帳房先生百無聊賴的伏在柜枱上打盹。

就在這時，梅香琴一步一步走了過來，大凡跑堂的茶房眼光都很銳利，看見梅香琴那副樣子，就知道主顧上門，不由眼睛一亮，叫道：「來啦！」

帳房一驚而醒，正要問話，梅香琴已走到了門口，茶房忙堆着笑臉道：「姑娘，住店還是……」

梅香琴不待茶房說下去，接口道：「來四兩白干，有甚麼好吃的菜先弄兩樣來。」

她好像很餓的樣子，說過之後，人已跨了進去。

茶房連聲應是，帶梅香琴到一副床頭坐下，送過茶水向帳房打一個手式，自去料理酒菜去了。

帳房端了端架在鼻樑上的眼鏡，對這位英氣迫人的大姑娘好似有點驚奇，在同一個時候，三個吃酒的客人也把眼睛向梅香琴這邊望來，臉上也微現驚色。

梅香琴若無其事的坐在那裡，整整兩天下來，她還沒有現在這麼舒服坐過，喝了口茶，頗有種輕鬆感覺。

帳房起身向後走去，那三個客人竊竊私議了一會，又低頭喝起酒來，只不過動作上已不像剛才那麼慢吞吞的，輕快了許多。

就在這時，「嘶」的一聲，一縷白光直向梅香琴襲去，梅香琴伸手一抄，心中微微一動，那三個客人適時警覺的抬起頭來，見沒有甚麼動靜，相互望了一眼，又低頭喝酒。

梅香琴右手拿起了茶杯，從從容容喝了一口，左手乘勢一捏，把紙團打開，只見上面十分潦草的寫了四個字：「愼防暗算！」

梅香琴暗暗吸了一口氣，外表不動聲色的低頭喝着茶，只是心中却想，我此行並不認識甚麼人，那投字示警的人又是誰？順手把字條撕碎，輕輕抛在一邊。

茶房把酒菜端了上來，四兩白干，一盤黃炆鴨，一盤鹵牛肉，香氣四溢，正是上好的酒菜，茶房替梅香琴斟了一杯酒，哈着腰退了下去。

梅香琴挾了一塊鹵牛肉，往口裡送去，竟頗欣賞，然後拿起鴨腿咬了一口，點頭道：「嗯，不錯。」

端起酒杯，輕輕啜了一口，不一會工夫，一隻鴨腿吃空，酒也喝了三杯。

那茶房雖然裝模作樣的站在門邊，但是兩眼從未片刻離開過梅香琴，見梅香琴酒菜已然下肚，這才走了過去，嘻嘻笑道：「姑娘，小棧的酒菜還可口吧？」

梅香琴道：「手法的確高明！」

話中帶刺，茶房那裡聽得出來，又道：「味道不錯，姑娘請多用一些，往後從此路過，還請姑娘多多照顧。」

梅香琴輕輕「嗯」了一聲，接連兩塊牛肉又下了肚，剛剛要咬第二隻鴨腿，突然臉色一變，雙手捂住頭，吃力的站起來，指着茶房道：「你們這酒……」

話未說完，但覺一陣天旋地轉向後倒去。

茶房叫道：「倒也，倒也。」

帳房先生一陣風似的閃了出來，那三個喝酒的「客人」也不喝酒



了，其中一人大步搶上，把梅香琴往肩上一搭，三個「客人」同時向後面閃去。

帳房先生朝那茶房揮揮手道：「老石，沒事啦！」茶房點點頭，動手收拾東西，帳房先生懶洋洋打了個呵欠，伏在柜枱上又打起盹來，「龍和順」客棧好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

* * *

「龍和順」客棧從外表看來，和街上別的房子沒有兩樣，實際上裡面却大不相同。

客棧後面用一堵土牆隔死，打開土牆的便門，眼前是一座院落，院落很大，兩邊種植了些花草，院落中間鋪設了一條碎石路，沿途直進，迎面是一座氣象森嚴的大廳堂。

廳堂當中擺着一張虎皮靠椅，兩旁是四張紅頭套椅，正中一塊匾額，上面大書「九陰教麻陽分堂」七字，兩邊一副對聯左邊是「威行天下」，右邊是「唯我獨尊」，口氣之大，刺人眼目。

這個極像盜魁的巢穴廳堂中，兩旁早已環立着二十多名的勁裝漢子，四張紅頭套椅上各坐了一人，各人腰間各佩着一樣的一柄長短腰刀，這種短刀在江湖上並不多見，因爲它長度僅及一尺，用爲匕首尚可，如果用來殺敵，那就未免太短小。

虎頭椅上坐了一人，此人年過五旬，白淨臉皮，手中輕輕拂着一柄摺扇，他年紀已經不少了，偏生又作文士打扮，看起來有點不倫不類，如非他兩眼煞氣太重，很難使人相信他是一個江湖人物。

那三名喝酒的客人適時一閃而入，把梅香琴放在地上，打了一個躬，然後肅然退守一旁。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威芒一掃，突然哈哈笑道：「洪道長和錢道長帶着鬼使吃了鱉，想不到這妮子却讓老夫手到擒來，易祺，從速穿了她的琵琶骨，老夫要親自押到雪峯山去！」

左首紅椅套上一人應道：「遵命。」

一名漢子拿着一條牛筋繩子走了過來，易祺掣出腰刀正想動手，突然一個念頭飛過腦際，向後退了一步。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見狀，忙問道：「易祺，你怎麼啦？」

易祺寒着臉孔道：「稟舵主，大凡喝了『滴滴醉』的人，都該有吐的這種徵象是麼？」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道：「不錯，喝了『滴滴醉』，口吐……」

下面的話尤未出口，突然梅香琴一躍而起，笑道：「我這不是吐了麼？」把口一張，一股酒香肉臭齊向易祺噴去，易祺猝不及防，掩面退了五大步。

變起突然，廳堂之人無不大吃一驚。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臉色一變，大聲喝道：「攔住她！」

那二十多名漢子暴喝聲中，掄動刀槍劍戟，瘋狂的向梅香琴攻去。

梅香琴哂然一笑，嬌軀閃動，指東打西，不消片刻工夫，那二十多名漢子被梅香琴打得鼻青臉腫，跌趴在地上爬不起來。

那文士打扮的老者霍然而起，嘿嘿的冷笑道：「怪不得教主這樣看重妳，老夫大意之下，險些被妳弄個灰頭土臉，現在叫妳嚐嚐天南修羅扇文子樸的厲害。」

摺扇一張，大步欺了過去。

梅香琴叫道：「文子樸，你在天南過得好好的，想不到竟甘居人下做一名分舵主，本姑娘實在替你不值。」

文子樸冷然道：「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小賤人，妳認命吧！」

「刷」的一聲，摺扇已攻了過來，招出如電，連點梅香琴胸前「風府」、「分水」、「璇璣」三大要穴。

梅香琴嬌軀一晃，輕輕巧巧滑向一邊，玉腕反搭，春葱似的五指，竟以後發先至的速度向文子樸摺扇抓去。

文子樸哼了一聲，扇法急變，接連攻了三招。

他三招都向左側進攻，因爲現在還有三個人沒有出手，那三個人都是易祺同門師兄弟，前面的那人叫趙鈞，後面那個叫陳光，右面那人叫孫健。他們和易祺在江湖上向有「飛刀四太保」之稱，梅香琴傷了易祺，三人志切報仇，早已拔刀在手，他們刀柄都繫着一根套繩，可長可短，另外三面正好讓給他們，只見三刀連環飛出，剎時廳堂之中盡是呼呼刀影。

梅香琴俏目中射出懾人的異采，雙掌一旋，趙鈞和陳光兩根套繩已被抓個正着，刀勢驟然一緩，文子樸和孫健睹狀大驚，招法一緊，一刀一扇已貼身攻去。

他倆一見梅香琴雙手抓着一根刀繩，雙手沒空，故此乘隙而進，自忖這一擊，萬無不中之理！

那知道他倆這種打法大錯特錯了，要知道梅香琴雙手既握緊着刀繩，自然以繩使刀，突見白光一閃，梅香琴借力使力，雙刀左右飛出，文子樸和孫健招式尚未近身，胸口已各中一刀，仰天跌在地上。

趙鈞和陳光大吃一驚，說時遲，那時快，梅香琴已飛身而起，雙掌齊出，陳、趙二人連第二個念

頭都來不及閃起，萬鈞重力已壓體而至，一聲慘叫，先後倒在地下了。

梅香琴在轉眼之間挑了九陰教的廡陽分堂，除了傷勢較重之外的還躺在地下無法逃走，受傷較輕的都一個個溜逃了出去，當梅香琴回到「龍和順」時，帳房先生和茶房都早已不見了。

梅香琴冷然一笑，大步走了出去。

她沿着大路而行，腦中尤自轉念那寫字警告之人，暗想：若非那人相助，我早已中了暗算，此人如是友非敵，爲何又不現身相見？她一面走一面想，不覺已是金烏西墜的黃昏，但見彩霞滿天，前面有一條彎路，就在彎路盡處，赫然豎着一塊刺眼的木牌，牌上大書「五十里」三字。

「五十里」自然不是地名，梅香琴暗暗吸了口氣，她此行既把生死置諸度外，目光一瞥之後，毫不猶豫的朝前走去。

走了不久，前面半山之中，現出一座廟宇，梅香琴來到了山下，只見廟中燈火輝煌，石級沿山而下，就在第一級石階前面又豎立着一塊牌，上面寫的仍是「五十里」三字，牌上墨汁未乾，顯然不久前才經人插在此處的。

梅香琴游目四望，四週並無響動，正要舉步上山，突聽一陣轔轔車聲由遠而近，心中一動，立刻往草叢中深處一閃，不久，一輛雙轡馬車已駛到了山下，停在石階前面。

趕車的是個年輕壯漢，朝山上望了一望，道：「夫人，到了！」

車裡面一個中年女人「嗯」了一聲，趕車的漢子連忙跳下車來，掀開車簾，只見從車廂裡面走出一個婦人，那婦人滿身珠寶，在夜色中閃閃發亮，梅香琴心想：那婦人舉止妖嬈，一身珠光寶氣，這時來到荒山野廟，想必不會是什麼好東西了。

那婦人下車後，嬌弱無力的道：「黑子，你知道麼？如非這裡天王菩薩靈得很，我也不會半夜三更跑到這裡來啦！」

那個叫黑子的漢子道：「夫人，我知道。」

那婦人懶慵的走了兩三級石階，道：「有一年，咱們這裡鬧神兵，官家對他們無可奈何，多虧天王爺手下周倉將軍把他們殺退了，才保一境安寧，要不然……」

她又往上走了兩三級，她素來嬌生慣養，只說了幾句話，已然上氣不接下氣，嬌慵氣喘吁吁起來。

黑子跟上兩步，道：「夫人，那一次不是聽說天王爺的馬伕也出動了麼？」

他嘴裡說着，目睹那婦人嬌喘喘走不動了，卻不敢伸手去扶，相傳這個廟有個迷信，爲了對天王爺表示敬意，便是七八十歲的老太婆上山，也得一步一步的走上去，如果要人牽扶，所求的事便不靈了。

梅香琴自幼在「鎮簞」長大，對於天王廟的神奇，多少也有個耳聞，只是一個妖嬈婦人夜深由一個男人陪着去求神，她還是今夜才見到。

那婦人和黑子一面說一面走，聲音漸去漸小，兩人越爬越高，不久之後，終於在山腰消失了。

梅香琴從暗處走出，暗想：天王廟是善男信女崇拜的聖地，想不到那兩名道士竟把自己約到此地來，只怕這座廟宇已在九陰教掌握之中，那婦人和那車伕輕身到此，難道眞的是爲了酬神麼？

她心念電轉，暗想：我既然應約而來，如從暗處上山，豈不有辱「石蓮閣」聲名，當下也踏着石級拾級而上。

她每走一步，心中便暗自數了一下，直到數到五百級時，才來到了一道山門，山門旁邊搭建了一間茅房，房門虛掩，裡面沒有燈光，也許時間太晚，看守山門的人早已進入了夢鄉，別人也許不會注意到這種微不足道的小細節，梅香琴卻是一步一望，她的眞力早已蓄滿，只要有些風吹草動，她一擊之力足可洞穿山石。

但是眼下沒有什麼動靜，和那中年婦人一樣，當她逐級踏登石階之時，除了沉沉夜色外，她連一個人也沒有見到。

梅香琴不動聲色，再度拾級而登，這一次她只數到一百，石級左側已出現一間馬檻。

微弱的燈光閃動着，這間馬檻背靠山壁，其他三面都是由一根鐵條槓織而成，檻中一個黑衣神像牽着一匹烏騅馬，人馬都塑造得栩栩如生，黑夜看來，好像人馬躍躍欲破檻而出似的。

梅香琴再度拾級而上，剛好百級，眼前出現第二間馬檻，建造式樣依然，不同的是，檻中人馬都是白色。

梅香琴暗道：「下面是周倉的坐騎和馬伕，這裡該是關平的坐騎和馬伕了。一個人死後竟連馬伕和坐騎都能享受人間供奉，其事跡之不朽，已可想見。」

她心裡想着，脚步並未停下，又過百級，檻中供的是赤兎馬和一個紅衣馬伕，梅香琴心想：關羽以忠義名傳古今，後世之人除武穆公鄂王之外，似此耿耿忠義之士不多見，我今捨生赴義，欲效先賢於萬一唯恐不及，又有何而瞻顧呢？

一念及此，不由勇氣大增，原



本是一級級步數石階而行的，此時一展嬌軀，人便到達了第二度山門。

她嬌軀甫停，一名中年道士已迎門而立，稽首道：「無量壽佛，現在天色已晚，女施主明日再拈香吧！」

那道士只道梅香琴是拈香客，言詞間頗有見却之意，梅香琴笑道：「道士你錯了，本姑娘乃是應約而來的。」

那中年道士道：「召約有定，明午正是吉期，女施主又何必急在一時？」

他仍把住山門不讓，目光閃動，一連在梅香琴身上打了好幾轉。

梅香琴哼道：「木牌上是墨汁未乾，我只道你們早已有了準備，爲什麼又要等到了明天？」

中年道士回道：「本廟之事，請恕貧道不便洩露，女施主明天未時便知端倪了。」

說着，就要把大門關上，梅香琴哂道：「你把本姑娘看成何等樣人？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哼哼，本姑娘既入寶山，豈能空手而回！」

「蹬」的一聲，一脚跨了進去。

那中年道士臉色微變，突聽一個蒼老聲音道：「清風不可放肆，肅客！」

打從門後走出一人，此人鬚髮俱白，身穿黃巾葛布道袍，臉如滿月，一派仙風道骨，梅香琴一看，暗叫一聲可惜，像這樣一個道士，竟淪爲九陰教徒，造物弄人，未免有失公允。

清風道：「師叔，剛才……」

那老道揮手道：「清風，我叫你肅客，別的話不必說。」

清風稽首道：「是，弟子這便去肅客入內。」

嘴裡這樣說，臉上却有不豫之色，朝梅香琴瞪了一眼道：「女施主請！」

一轉身，大步向廟裡走去。

梅香琴朝那老道一拱手，那老道還禮說道：「請！」

梅香琴跨進山門，迎面又是五十級石階，走完石階，目光一亮，不遠處顯現出一座巍峨大殿，大殿兩側一列廂房，廂房兩邊林木映現，屋瓦依稀，想必還有不少房子，天王廟氣派之大，竟出乎她想像之外。

大殿之中燈火明滅，兩片廂房却一片沉寂，暗影中似有不少雙像野獸般眼睛向這邊射來，梅香琴提功戒備，隨時準備猝然而來的襲擊。

清風一度沒有說話，臉色冷漠，有點怕人，走到右邊最後一間廂房，一名年輕道士迎了上來，清風道：「玄修，請客人到裡面休息吧！」

說過之後，邪惡的朝梅香琴望了一眼，連招呼也不打，竟自揚長而去。

那叫玄修的年輕道士推開房門，正要點燈，梅香琴道：「我倦得很，不用點燈。」

玄修朝梅香琴一望，神色詭異的走了出去。

* * *

夜，越來越深了。

天王廟中除了大殿還有燈火閃耀之外，四週一片靜寂，即使風吹落葉之聲也清晰可聞。

梅香琴睡在房中，無時不在全神戒備着，但是兩個時辰過去，天王廟的道士並沒有找她生事，這不能不令她感到意外。

她暗想：這也許是大風暴前的沉寂，但是這種沉寂顯得有點反常，那趕屍道士既然說出「五十里再見」，他們又爲什麼不動手？

也許對方正在選擇時間，說不定是現在，也說不定就是稍後不久，清風所說明天之言，她相信那是騙人的。

就在她陷於沉思之際，走廊上響起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音。

那脚步聲音很輕很低，如非梅香琴身臥虎穴，而又特別小心的話，根本就聽不出來。

來的好像不止一人，脚步聲在距離梅香琴房間一丈之處停住，梅香琴心想：他們大可大舉來犯，爲何只來了兩三人呢？

她猜得不錯，來的果然是三個人，其中一人正是清風，另外兩人却是那兩個趕屍的道士，他們一身黑衣，身上斜背着長劍，停了一會，沒聽到梅香琴房中有聲音發出，足步之聲再響，到了梅香琴房門口一齊停下。

清風滿臉獰笑，手掌按在房門上，另外兩名手扶劍柄，清風一推，原來房門沒有上門，另外兩名道士閃身而入。

敢情他們事先已協商好，一人按門，另外兩人便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殺人，那兩名道士掩了進去，只見床上鼓鼓的，黑暗中祇道梅香琴已熟睡，雙劍猛洒而出。

那知道兩劍甫出，突覺身後一緊，連哼也沒哼出聲，便站在那裡動也不能動彈。

門外的清風見兩人進去之後沒有聲息，忍不住問道：「得手了麼？」

裡面沒有回應，清風神色一緊，反手一劍向房中撩去，身子一晃，人也跟着搶了進去。

清風用劍開路，自忖房中就算有人，他也不會有大危險。

豈知一劍洒出，只見兩個同伴

僵然而立，情知不妙，欲待撤劍後退，忽然頸子一緊，一柄寒氣森森的長劍已橫架過來。

清風大吃一驚，身後响起梅香琴冰冷的語聲道：「只你們三個前來，本姑娘未免感到意外。」

清風哼道：「有什麼意外的，只怪他們時運不濟罷了。」

梅香琴冷笑道：「按理來說，你們應該大舉來犯才對，是不是你們主子又改變了主意？」

清風道：「這只是咱們想宰了妳，貪個頭功，根本不關什麼主兒主意的事。」

梅香琴格格笑道：「這就奇了，本姑娘是你們相約的人，你們竟能容我虎榻旁睡，告訴我，這不會是沒有原因吧！」

清風大聲道：「不知道。」

梅香琴玉手一緊，清風頸上已然見血，他身子一顫，只聽得梅香琴威嚴道：「你再大聲一點，頭掉下來可不要怪我。」

清風驚聲道：「妳打算怎麼樣？」

梅香琴道：「把今晚的實情告訴我。」

清風嘿嘿的道：「別做夢，妳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吐露片言隻字。」

他個性硬得很，梅香琴不禁大怒，正待一劍送清風歸陰，那知就在此時，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從走道盡頭傳了過來。

梅香琴不暇多想，連忙點了清風之穴，然後把他往陰暗之處一放，側耳細聆，那足步聲却已轉向另外一個地方去。

梅香琴暗想：今夜之事透着古怪，他們原可在我進入第二道山門時，便出手狙殺我，他們不但不這樣做，反而讓我在房中躺了一夜，莫非這裡發生重大事故，要不他們怎會輕易棄我不顧？

她越想越覺得事有蹊蹺，當下悄悄掩了房門，走到外面一望，大殿燈火依然，四週一片漆黑，梅香琴抄了一條近路，小心奕奕向大殿後面撲去。

奔出不遠，眼前一堵紅牆擋路，梅香琴揣度了一下方位，這裡該是大殿後面的偏院了，她毫不猶豫的翻飛過牆，目光一掃，迎面一座閣樓，樓中燈火輝煌，正好左側有一株與樓齊高的大樹，一提眞氣，人已飛掠而上。

她的行動小心之至，上了大樹之後，連忙用濃密的樹葉遮住了身子，朝四週望了一眼，並沒有人發現自己的行藏，這才向樓中望去。

樓中總共只有三個人，梅香琴入目之際，不覺芳心大震。

原來她停步的大樹正面站着一個氣派頗爲不凡的老道，那老道上首坐着一個婦人，那婦人正是梅香琴在山下所見的人，那叫黑子的漢子肅立身後，此時此地，老道站着，婦人坐着，從神態上看，正如長官之對部屬，梅香琴又焉能不驚奇。

那中年婦人左手托着香腮，好像在思考什麼似的，隔了一會，才聽得她問道：「玄風，數目共有多少？」

玄風想必就是老道的法號，從外表看去，老道起碼比中年婦人要大上二十多歲，但那婦人竟出口直叫其名，那麼她輩份之高，當也不問可見。

梅香琴心中凜駭自然不在話下，她幾乎連大氣也不敢出一口。

玄風肅容道：「共是六十四人。」

中年婦人道：「都成了氣候了嗎？」

玄風躬身道：「隨時可派上用場。」

中年婦人點了點頭道：「這件事本來用不着我親自來問，只因我最近聽到了個消息，八大門派各派了一名高手向雪峯山而去，他們目的無他，無非是受『石蓮閣』那妮子的感召，也想與本敎一搏，我想這樣也好，一舉能把牠們懾服，也不怕他們不奉我爲武林盟主，這裡六十四個『人』我正有大用場，後天晚上趕他們上路，應該沒有問題吧？」

聽中年婦人說話的口氣，隱藏在樹中的梅香琴險些驚叫了出聲，她做夢也想不到眼前的中年婦人就是名頃天下的九陰鬼母陰獨紅，更使她驚奇的是，原來畏縮不前的八大門派，由於受了自己此次捨身赴約的感召，竟也派了高手欲與鬼母一搏，自己此行，原是抱必死之意，不想此刻突然發現了一綫生機。

玄風道：「敎主請放心，後天一黑，屬下當親自趕着他們上路，不過姓梅的丫頭現住東廂，今夜眞不去動她麼？」

九陰鬼母陰笑道：「我原本是想在半途中把她攔下，現在八門派人既然出了面，我倒想留下她這個活口，讓她到雪峯山去，到時我自有用處。」

就在這時候，只見一名道士匆匆急奔上來，不知對玄風說了些什麼，玄風一聲冷笑道：「不可驚動，釘牢就行了。」

那道士應了一聲，轉身奔下樓去。

九陰鬼母道：「是不是出了毛病？」

玄風身道：「敎主料事如神，不過還不要緊，人並未脫出掌握。」



九陰鬼母獰聲道：「很好。」

突然把頭一抬，大喝道：「朋友，你也看夠了吧。」

梅香琴大驚，她剛才見那道士上樓，就知道自己行藏已露，正想撤身而退，那知就在這時，情況忽然起了意想不到的變化。

原來九陰鬼母喝聲出口之時，她已從樓上翻腕出掌，一股衝天氣流擊向左邊屋脊，一條人影跟着閃身飛起。

梅香琴一見，不由暗叫一聲慚愧，接着只見玄風從樓中飛出，他只慢了一步，那身法很快，晃眼已踪跡不見了。

梅香琴暗暗吸了一口氣，心想那人是誰，他夜探天王廟的目的又是何在？

心念轉動，只見玄風已回前面搜去，就在這時，不遠之處出現了一條黑影，玄風大喝道：「什麼人？」

前面那人道：「師兄，我是玄玄！」

那人一閃而至，袍袖飄飄，竟是梅香琴在第二道山門所見那個氣質不凡的老道。

梅香琴心中一動，只聽得玄風道：「師弟，你什麼時候來的？」

玄玄道：「小弟方才在那邊巡邏，剛剛過偏殿，遠遠看見這邊有一條黑影飛起，那知道趕了過來却是師兄，師兄，這裡發生了什麼事？」

玄風暗暗奇怪，當下也不說明，揮手道：「沒事了，你回去吧。」

玄玄道：「是。」

稽首一禮，便轉身而去。

玄風望着玄玄的背影在黑暗中消失，不由疑念大起，暗想本廟四週高手密佈，剛才那黑影如是外人，縱使逃過我的耳目，伏在暗處的人也會發現，直到此刻外面尚無警告，清風常對我說，玄玄師弟近來有些異樣，從今夜情形看來，他倒眞有點可疑了。

他臉上掠過一道陰森笑意，緩步走了回去，樓上，不知何時，九陰鬼母和那黑子的漢子已不知去向。

梅香琴從樹上悄悄溜下來，她仍沿着剛才來路走，翻過紅牆，剛剛走了幾步，忽聽一人低叫道：「姑娘請往這邊來。」

梅香琴一驚，極目望去，黑暗中祇見一人正向她招手，梅香琴問道：「閣下是誰？」

那人道：「姑娘不必多問，請到這邊來便知道了。」

那人話中並無惡意，但在此時此地，梅香琴不得不小心，慢慢的走了過去，抬頭一望，不由驚道：「原來是你！」

那人正是玄玄，她做夢也想不到玄玄會在一刹那之間又轉了過來，打從進入二道山門那時起，梅香琴對玄玄就一直沒有惡感，尤其是剛才發生的那一幕，她更知道玄玄表面是天王廟中一名道士，實際上却是出汚泥而不染，說不定他在進行着某一件大事，也未可知。

梅香琴回答道：「我雖然有點意外，不過……」

玄玄道：「姑娘想不到吧。」

玄玄低壓着聲音道：「姑娘有話慢慢再說，現在請隨我來。」

身子一伏，從草叢中掠向左側，然後轉入山邊樹林，梅香琴見他行動小心，自也不敢大意，依樣葫蘆，跟到了樹林。

玄玄沒有說話，盡往林中暗處去，好不容易穿過了樹林，來到了山邊，玄玄仍未停下，又沿着山路走了一會，眼前出現了一座石洞，玄玄長長呼了一口氣，道：「現在好了，姑娘請進來吧。」

梅香琴跟着走了進去，那洞不大，堪堪只容一人通行，加上洞中漆黑，兩人一前一後而行，除了足步音外，梅香琴簡直無法辨出玄玄究竟相隔自己多遠。

梅香琴突然把步子一停道：「道長有什麼話，現在總可以說了吧。」

玄玄道士道：「貧道知道姑娘心中不能釋疑，實不相瞞，這裡雖然安全，咱們仍沒有脫離險地，需知他們四面都有埋伏，我們剛才行動雖極小心，貧道仍怕有百密一疏之處，如是走到後面，那就萬無一失了。」

梅香琴道：「這裡既有山洞，難道後面就不是山洞麼？」

玄玄點點頭道：「不錯，後面也是山洞。」

梅香琴道：「既然都在此山洞中，裡面和外面應該是沒有兩樣，道長如有見敎，敢情在此明示。」

玄玄嘆道：「姑娘，妳的疑心我不怪妳，貧道身上本來預備四只火摺子，此刻大可以派上用場，但貧道生怕此時應用，往後需要急用時，沒有火摺子，咱們困難就大了。」

梅香琴一怔道：「道長這話是什麼意思？」

玄玄道：「剛才在閣樓時，姑娘不是聽見鬼母和玄風說的話了麼？」

梅香琴道：「聽是聽見了，想必那條人影就是道長無疑了。」

玄玄道：「那是貧道有意現身的，其實鬼母早知妳我在暗中偷聽，她之所以最後要對貧道發出一掌，那不過表明她的話已說完而已。」

梅香琴不解的道：「鬼母既知

你我在暗中偷聽，她為甚麼把不該說的話說了出來？」

玄玄道：「鬼母自恃武功蓋世，她相信就是咱們把話偷聽去了，對她也無大妨礙，尤其對姑娘，她不是說得更明白嗎？」

梅香琴道：「不錯，她說她原本想在途中把我攔下，現在改變了主意，反想利用我，哼哼！好大的口氣！」

玄玄道：「她的話並沒有說錯，要知道姑娘代表『石蓮閣』前往赴約，天下盡知，武林八大門派原本不想招惹鬼母，現在受姑娘大義所感動，他們都把畏縮不前之心除去，人人振奮，甘願為姑娘作後盾。」

梅香琴豪氣干雲的道：「只要人人同心，我雖戰死也無憾矣。」

玄玄讚道：「姑娘好志氣。」

梅香琴道：「道長謬讚了，但不知鬼母又想如何利用我？」

玄玄道：「鬼母原有領導天下之心，假如她各個擊破，非但耗時費力，令姑娘捨生赴義，天下景從，她在擊斃姑娘之後，自可威懾全場，然後迫令大家擁她為天下武林盟主，誰又敢於不依？」

梅香琴道：「八大門派既肯為我作後盾，難道他們到時就不能奮力一搏麼？」

玄玄搖頭道：「也許他們想這樣做，但到時只怕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

梅香琴問道：「道長這話又是從何說起？」

玄玄道：「姑娘忘了，鬼母在閣樓時，不是向玄風問那六十四個『人』何時可用麼？」

梅香琴怦然心動的道：「不知那是六十四個甚麼人？以鬼母身份之尊，竟不惜親身前來探詢此事？」

玄玄道：「姑娘離開『石蓮閣』，第二天，一日夜行山道，空中飄着細雨，姑娘又遇着甚麼樣的『人』？」

梅香琴驚道：「道長說的那四具殭屍？」

話甫出口，忽然想起玄玄怎會知道此事，忙又問道：「奇怪，道長又怎會知道此事？」

她等於一問一答，但是神色之間對這位神秘莫測的玄玄道長不禁大是懷疑，要知那玄玄道長根本沒有在場，那麼，他又怎知殭屍向自己襲擊之事呢？

玄玄沒有正面答話，反而問道：「姑娘力斃四名殭屍之後，可曾發現後面有跟踪之人？」

梅香琴芳心一震，道：「難道那人就是道長？但……」

玄玄接口笑道：「姑娘目光如炬，想必已發現那人衣着並非道長，其後在『龍和順』客棧，貧道也曾留言提醒過姑娘小心，想必姑娘也看見那張留條。」

梅香琴暗暗吸了一口氣，說道：「那人也是道長麼？」

玄玄道：「那人如非貧道，貧道又怎能對姑娘身邊的事知道得這麼清楚？」

梅香琴一路行來，腦中不斷推敲那跟踪之人是誰？留條示警之人又是誰？如今眞相大白，想不到這兩個人都集於玄玄一人身上，她呆了一呆道：「道長這樣做，只怕別有深意？」

玄玄道：「貧道用心唯天可表，貧道原不欲在此時把眞相說出，只因姑娘見疑，才不得不以事實博取姑娘信任而已。」

梅香琴動容道：「假如道長早把事實說出，我們也不會躭擱這麼久？道長請上前帶路，我們到了安全之地再說。」

玄玄道：「姑娘說得是。」

腳步之聲再度响起，兩人已摸索着向前走去。

也不知走了多久，梅香琴只覺得地下道路越來越寬，由於洞中漆黑如墨，也看不清現在走向何處，又走了一會，道路又忽然狹窄起來，只聽玄玄道：「到了。」

梅香琴怔道：「這是甚麼地方？」

忽有一股濃重怪味撲鼻而入，梅香琴皺了眉頭，如非玄玄早把來路剖明，她眞恨不得扭頭走回去，就在這時，一道火摺子光亮已經燃起，洞中情景一目了然。

他們此時停身在一處既暗又潮濕洞中，玄玄把火摺子插在洞壁之上，梅香琴見地上放了幾罐像藍色的染料，壁上釘了兩根木樁，中間繫着一根繩子，繩上掛了兩三件不倫不類衣帽，梅香琴看了，這兩三件衣帽，竟和那四具殭屍服色一樣無二，不由得又是一怔。

玄玄笑道：「姑娘一定覺得奇怪，貧道怎會把姑娘帶到這個地方來，是麼？」

梅香琴說道：「說起來，我所感到奇怪的事還多得很，比如說，道長既屬九陰教……」

玄玄未待她把話說下去，便搖頭道：「在下並非九陰教徒。」

「在下？」梅香琴突覺他稱呼不對，驚呼道：「道長莫非不是玄玄？」

那人點點頭道：「姑娘玲瓏透剔，在下十分欽佩，實不相瞞，眞的玄玄已到武當去了。」

梅香琴寒聲道：「那麼你是誰？」

那人道：「在下當然是另外的一個人，而且是姑娘志同道合之人！」



梅香琴臉色微微一變，手扶劍柄叱道：「快說，你究竟是誰？」

要知那人嘴上雖然說得好聽，但是梅香琴身入虎穴，對這種突起的變化不得不持之愼重態度，假如這一切是出自鬼母的安排，那豈非上了大當？

那人目光閃動，情知在這種情形之下，如不露出本來面目，梅香琴定然不會相信，於是緩緩摘掉頭上九梁道冠，然後伸手往臉上一抹，一張人皮面具隨手掉了下來，那人竟是個二十四五歲的俊美青年。

梅香琴呆了一呆，道：「你……」

那人道：「在下岳子玉，出身『風雷堡』，六年之前，九陰教為創立教之威，不問青紅皂白屠殺敝堡上下一百七十二條性命，斯時在下習藝在外，倖免於難，六年光陰彈指過，在下無時不為此深仇大恨耿耿於懷。」

* * *

六年之前，九陰教初崛起，那時江湖上對這個教派還不怎樣重視，但是有一夜，九陰教糾集數百之衆，突對「風雷堡」展開暗襲，一舉擊殺了一百七十餘口，使堡外護堡河變成了紅流，這才使天下為之震動。

要知道風雷堡岳得成並不是十惡不赦之人，反之，他俠名滿天下，非但一手「風雷劍法」天下無敵，尤其是為人急公好義，為武林排難解紛更是不遺餘力，江湖上各幫派有什麼爭執，只要岳得成一到，無不片言釋嫌，因此江湖上又有「好好先生」之號，像這樣一位俠義人物，九陰教居然竟拿他當做創教的祭禮，自然會引起江湖的普遍不滿，所以不時有人前往九陰教替岳得成報仇，但去的儘管去，却沒有一個能夠回來，這才引起江湖上的震恐，到最後，竟連八大門派的人也裝聾作啞不前了。

梅香琴自然知道這件事，當下拱手道：「原來是岳少俠，適間多有得罪，還請少俠見諒。」

岳子玉苦笑道：「姑娘過謙了，事實上該請原諒的是在下而不是姑娘。」

梅香琴道：「在這六年來，岳少俠都在什麼地方？」

岳子玉道：「在下志切滿門血海深仇，出道第一件事就是到雪峯山找鬼母報仇，鬼母武功委實高不可測，在下在她震天拐下沒有走上二十招，五臟六腑幾乎被她震碎，在下重傷之下逃命，僥倖被武當雲中子道長所救，雲中子道長得悉在下身世，乃暗暗與另外七派商議，當時大家認為鬼母不除，江湖將永無寧日了。」

梅香琴道：「他們既有這樣的認識，為何六年來一直按兵不動？」

岳子玉嘆道：「他們各惜名節，不願和鬼母正面衝突，但鬼母又非除不可，商議結果，乃破除常例，把本門精妙招式傳給在下，希望若干年後，能假在下之手將鬼母格殺。」

梅香琴哼了一下道：「他們倒想得好，自己不願出面，却叫別人去送死，這些名門大派未免名過其實，這六年以來，想必少俠已把他們武功全學會了？」

岳子玉道：「在下都學會了。」

梅香琴道：「少俠既已學會了他們的武功，為何又不到雪峯山去報仇？」

岳子玉搖頭道：「據少林苦口大師說，在下一身雖集八派之長，但是要想勝過鬼母，仍是大難之事，必須有一種陰柔劍法為之輔導不可。」

梅香琴芳心一動，道：「苦口大師可是提起了敝門『玉女劍法』？」

岳子玉道：「姑娘聰明，所以在下不惜間關萬里，想請貴門相助一臂之力，誰知就在此時，忽然聽到貴門接獲鬼母『招魂令』之事，當時各派高手一聽，無不大喜過望，認為這是天假良機，便各自派出一名高手到雪峯山會齊，在下則與姑娘路上會合，然後直指雪峯山。」

梅香琴振奮的道：「鬼母乃是武林公敵，理應大家協同剷除，只是有一件事不明，還望岳少俠指教。」

岳子玉道：「姑娘不必客氣，有話但請吩咐就是。」

梅香琴道：「岳少俠什麼時候冒充玄玄道長的？」

岳子玉道：「七天之前。」

梅香琴道：「那麼七天之前，玄玄道長仍在這裡是麼？」

岳子玉聞言知意，不由暗暗佩服梅香琴處事穩重，點了點頭道：「不錯，七天之前，他仍在這裡，玄玄為人守正不阿，素對玄風行為不滿，早在半年之前，他已入籍武當，武當掌教紫陽眞人命他多留了些時候，以便在下熟悉環境，然後假他之名接近鬼母，找個機會將鬼母刺殺，不過紫陽眞人作此決定時，貴門尚未接獲鬼母『招魂令』，現在時勢變易，情形自然又不相同了。」

梅香琴鬆了一口氣，道：「這條秘道可是少俠到了此地之後才發現的麼？」

岳子玉道：「不錯。」

梅香琴道：「少俠把我帶到此地，不知有何見教？」

岳子玉神色凝重的道：「適間

在閣樓之上，鬼母對玄風提到那六十四個『人』的事，姑娘可知道這六十四個『人』就是六十四具殭屍？」

梅香琴點點頭道：「我剛才想了想，已經知道了。」

岳子玉寒着臉孔道：「鬼母武功雖高，至少還可以人力抵敵，假如這六十四具殭屍發動起來，那就非人力所能抵抗，所以在下要聯同姑娘先把那六十四個殭屍毀掉。」

梅香琴大驚道：「那六十四具殭屍會有這樣厲害麼？」

岳子玉道：「姑娘在山道所見，不過是四具未成氣候的，而驅屍之人，也不過是二三流的腳色，如今那六十四具殭屍都已成了氣候，而驅屍之人又是玄風自己，兩相比較，姑娘當知差別所在了。」

梅香琴道：「我們如今有八派高手相助，難道還不能抵抗六十四具殭屍？」

岳子玉道：「這些殭屍到底厲害到何種程度，在下亦未見過，不過據玄玄道長說，鬼母練了一種『殭屍大陣』，如發動起來，變幻詭譎莫測，他相信當今天下還沒有人能夠破解，在下所以冒充玄玄，毀去這些殭屍也是目的之一。」

這話未免駭人聽聞，但是梅香琴從岳子玉嚴肅的表情上看出，岳子玉這話絕無絲毫虛假，當下道：「既然如此，咱們應該儘快展開行動才是。」

岳子玉道：「此去不但路遠難走，處境也十分危險，咱們最好先裝扮一下，以免到時出差錯。」

梅香琴道：「如何裝扮法？」

岳子玉笑了一笑，伸手沾了些那些像藍漆的染料，然後在臉上輕輕塗抹，刹時，他的臉孔已變成了烏紫顏色，然後把道袍脫了，穿上掛在繩子上的衣服，隨手把帽子往頭上一戴，頓時變成了一個陰森惡煞。

梅香琴道：「岳少俠，大概有點不對吧？」

岳子玉道：「什麼地方不對？」

梅香琴道：「我在山道所見到的那四具殭屍，個個一臉蒼白，而你……」

岳子玉含笑打斷了她的話頭道：「這就是成氣候和不成氣候的差別了，臉色蒼白的新死不久，功力亦低，臉色烏紫的死了至少半年以上，功力亦高，姑娘快動手吧，遲則不及了。」

梅香琴遲疑了一陣，終於沾了藍漆往臉上塗抹，然後從繩子上拿下衣服套上，岳子玉笑道：「姑娘請把秀髮打散，這才像個女殭屍！」

梅香琴道：「裡面也有女殭屍麼？」

梅香琴道：「男女老少都有，其中不少還是武林高手，姑娘那柄寶劍放在這裡，需知殭屍是不能帶劍的。」

梅香琴祇好把劍放下，把頭髮打散，這裡沒有鏡子，假如有鏡子一照，她會驚奇自己這副陰慘慘的面容。

岳子玉道：「姑娘受屈了。」

梅香琴搖頭的道：「爲武林除害，這又算得了什麼？岳少俠，咱們可以走了嗎？」

岳子玉道：「可以走了，不過有一件事，在下必需嚴囑姑娘，咱們既裝成殭屍，一切動作都得仿效殭屍模樣，到了地頭，姑娘但看在下動作行事，該動手時，在下自會招呼姑娘。」

梅香琴道：「知道了。」

岳子玉隨即把壁上火摺整熄，然後小心翼翼放入懷中，道：「咱們走吧！」

洞中仍然一片漆黑，梅香琴祇能隨着岳子玉步聲而行，其中曲曲折折也不知轉折了多少路，岳子玉都未把火摺亮起。

前行之中，只聽岳子玉道：「鬼域敎在眼前，姑娘請當心。」

「刷」然一聲，他已亮起火摺，微弱的火燄，在此地祇有黃豆那麼大小，連一丈外的目標都看不清楚。

又走了一會，梅香琴覺得腳下咚咚有聲，極目一看，只見一道熱滾滾的水流蜿蜒而下，霧氣瀰漫，抬頭一看，突見兩個面貌猙獰的惡鬼撲了過來，梅香琴芳心一震，險些忍不住驚叫出聲，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尊石像，乍然望去，眞像兩個擇人而噬的鬼卒一樣。

前面的岳子玉仍然很安詳的一步一步而行，他的腳步很慢，他每走一步，步履都顯得那麼沉重，生怕一步走錯，就會墜下深淵似的。

梅香琴有幾次想問出聲來，但她咬了咬牙，把想說的話又嚥回去。

四周黑沉沉的，再加上濃密霧氣籠罩，岳子玉手上火摺光亮已越來越微弱了，突然「噗」地一聲，火摺熄了，梅香琴耳中適時傳來一陣蚊蚋似的聲音道：「姑娘，躺下。」

梅香琴知道這是岳子玉以「傳音入密」指示自己行動，也不管地上有多髒，嬌軀一軟，硬生生的躺下地去。

她睜眼向四面望去，只覺得這裡黑沉沉的如同地獄，中間石筍林立，霧氣繚繞之中，每一座石筍都像刀山似的懾人心魄。

就在這時，前面響起了一陣腳步聲，接着兩點如豆的燈光亮了起來，走在前面是兩個黃袍道士，玄風在後，在玄風後面跟了四名灰衣道士，那四名灰衣道士中，兩個拿着法器，兩個拿着「鎮魂幡」。



七人臉色都很陰沉，走到中間一停，只聽玄風道：「明天就要動身，今夜再演練一次。」

四名灰衣道士應了聲「遵命」，然後往四角一站，玄風目光一掃，緩緩坐了下來，兩個黃袍道士拿着燈籠立在玄風左右，狀如護法。

玄風低沉道：「可以開始了。」

兩名黃袍道士高舉着燈籠，緩緩有序的一搖一晃飄蕩着，法器跟着響起，「鎮魂幡」獵獵展動，玄風口中唸唸有詞，突地，突聽得「吱吱」之聲大作，數十名殭屍已從地上筆直而起。

梅香琴看得心動神搖，忽然衣角被岳子玉扯了一下，目光斜視，只見岳子玉已站了起來，她不敢怠慢，跟着站起。

就在這時，眼前黑影閃動，那些殭屍咀裡發着「吱吱」怪叫聲，在這地獄似的石穴中繞着石筍轉動起來。

岳子玉和梅香琴只好學着殭屍模樣，一蹦一跳也繞着石筍跳動，這些石筍看來並非天然生成，好像經過人工雕磨，每一根石筍都按照一定方位排列，梅香琴跟着轉了不久，便發覺這些殭屍，此刻走的正是一種陣式。

這種陣式既非八卦，也非九宮，乍看像青龍，其實又像白虎，變化之奇，天下罕見，梅香琴至此方知岳子玉早時所言不謬，懍駭暗生。

那些殭屍一面轉，一面咀裡發出「吱吱」鬼叫，布袍揮動，陰風四起，忽而單行，忽而兩屍爲一，在鈴聲和鎮魂幡的指引下，進退有序，轉進有節，居然頭頭是道。

適時之間，梅香琴耳旁響起了岳子玉蚊蚋似的聲音道：「可以動手了，姑娘記住，行動要快！」

梅香琴也以轉音入密功夫回答了：「如何動手？」

岳子玉道：「在下負責襲擊玄風和那兩個黃袍道士，姑娘對付四個灰衣道士，行麼？」

梅香琴道：「他們各站一個方向，我最多祇能一舉擊斃兩個，至於另外兩人恐怕無法兼顧了。」

岳子玉道：「姑娘只要擊斃兩個搖鈴道士，其餘的不足爲患，姑娘請聽在下口號行事，我數到三時，咱們才一齊發動！」

梅香琴道：「知道了。」

玄風咀裡越唸越急，那兩盞燈籠越飄越快，鈴聲刺耳，「鎮魂幡」發出奪人心魄的呼呼響聲，那些殭屍自然也跟着奔跳越速了。

要知道驅使殭屍之法最是勞神，施法之人必需要全神貫注，然後才能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唯有如此，殭屍才能發揮最大妙用，要不然，以玄風道長之能，此刻殭屍羣中多添了兩個活人，他焉會完全發覺不出來。

岳子玉早已暗暗數了一二兩聲，此時見機不可失，「三」字倏然出口，殭屍中已暴然彈起兩個人影，岳子玉雙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力襲向玄風和兩個黃袍道士。

梅香琴雙掌一東一南罩下，分別襲向兩個搖鈴道士，她雖力分兩股，只是勁度仍然大得驚人，兩名搖鈴道士做夢也想不到殭屍堆中會有人向他們出手偸襲，連反抗的意念也沒有，已先後倒下地上去。

玄風這邊自然也差不了多少，首先是兩名黃袍道士倒下，燈籠一抛，滿室漆黑，玄風畢竟與別人不同。

當岳子玉掌勁襲身之時，他已突然警覺，就地一滾，雖然閃過了岳子玉致命的一擊，可是右肩仍然被掃中，火辣辣一陣刺疼，蹬蹬退了兩步。

這一來，那些殭屍已失去了控制，滿室亂轉，這一具碰到了那一具，也不管是不是同類，十指指甲就插了進去，那一具自然也反手相還，刹時情景大亂，演出一幕江湖罕見的殭屍大火併了。

梅香琴一招得手，半空一個翻滾，「呼呼」兩掌揮向手持「鎮魂幡」的灰衣道士。

那兩名道士還不知是什麼回事，只道起了屍變，兩人口中唸唸有詞，身子微側，揮動「鎮魂幡」從左右夾擊。

梅香琴一聲冷笑，玉腕驟伸，兩根「鎮魂幡」的竹桿都入掌握，腕上一用力，兩名灰衣道士被一股大力一引，情不自禁向前竄了一大步。

這一來更好，適時有三四具殭屍從兩人面前晃過，利甲如鈎，一個背上中了一抓，一個臉上中了一抓，慘叫之聲先後响起，又先後的倒在地上。

梅香琴一翻落地，岳子玉叫道：「姑娘，這些殭屍留他不得，趕快把他們斃了。」

梅香琴道：「我知道。」

說話時，正好有幾個殭屍閃了過來，嘴裡仍然發出吱吱怪叫，伸手便向梅香琴插去，梅香琴雙掌一翻一推，颼風翻捲，那些殭屍沒有法器催使，失了應變能力，被梅香琴震得飛了起來，跌在地上，再也不能爲惡了。

玄風目睹此種情景，不由心膽俱裂，想退，可是岳子玉把他緊緊的迫住，只好硬着頭皮喝道：「尊駕是誰？怎敢破壞貧道大事？」

岳子玉不屑的冷冷道：「玄風，你不認識我嗎？」

聲音入耳甚熟，玄風睁大眼

睛，說道：「你是玄玄？」

岳子玉大笑道：「以前是，現在可不是了。」

玄風急道：「怪不得貧道近來覺得玄玄師弟有了異樣，原來你竟是冒充的，快說，你把他怎麼樣？」

岳子玉哂道：「此時此地，你還有心情問這種話麼？你當年驅着殭屍去害人，岳某也叫你嚐嚐做殭屍的滋味。」

身形微動，一掌閃電般拍到胸前。

玄風咬了咬牙，不顧右肩疼痛，大吼一聲，右掌反切，同時左手一探，反向岳子玉當胸抓去。

岳子玉右臂劃了一道大弧，「呼」地一掌揮去，這一招正是少林羅漢神拳一記殺着，名叫「力抗五嶽」。

少林以外家功名重天下，玄風肩傷未癒，力道只能用上八九成，那能擋住岳子玉的凌厲一擊，只覺胸口一窒，被震退了三大步。

岳子玉搶步直進，不容玄風有喘息機會，右掌再起，「砰」然一聲，一個龐大的身軀已被震起，「叭」的一响落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岳子玉目光一掃，只見梅香琴掌出如風，凡是沒有互相殘殺的殭屍都被她强勁的掌力震得口吐瘀血倒在地上，不由讚道：「姑娘好深的內功！」

梅香琴笑道：「殺這些無人指揮的殭屍，不過易如反掌，岳少俠，咱們現在又當如何？」

岳子玉道：「大事已了，咱們可以走了。」

打亮火摺，兩人仍循原路走回，一來一去幾乎耗了兩個更次，眼看天色將曙，兩人匆匆換了衣衫，在岳子玉帶路之下，連夜下山而去。

＊　＊　＊

兩人兼程疾進，兩天之後，終於趕到了雪峯山下。

雪峯山下有個小鎮「石平哨」，在平時，除了七日「趕墟」之外，大半時間都是冷清清的，但是近幾日來却大異往常，從早到晚，行人不絕於途，鎮上僅有五家客棧早已宣告客滿，後到之人無處可以歇宿，有的借用民房，有的甚至露宿屋簷之下，令人驚奇的是，這些人都不是頭戴瓜皮小帽的商販，一個個都是雄赳赳的武夫。

當然，他們來此目的都不是趕墟，而是希望一睹「石蓮閣」那位氣吞河嶽的女弟子如何鬥鬼母。也許他們早已料到那名女弟子絕非鬼母之敵，但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他們仍由四方八面雲集到這個僅有數百戶人家的小鎮，有的甚至遠從數千里之外趕來看這場熱鬧。

時當黃昏，「石平哨」僅有的幾家飯舖早已座無虛席，大家高談闊論，話題都離不開明天之事，因爲明天正午是好戲上場之時。

在一家名叫「昌記」的客棧中，人更是塞得滿滿的，這裡原來只有兩名跑堂，現在連賬房、老闆，甚至老闆娘都親自出動招呼客人，但是他們仍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甚至想坐下休息片刻也不可能。

酒酣耳熱之際，那些武林大豪的談興就更加濃了。

只聽一人道：「明日一戰，我敢擔保那名女弟子必死無疑。」

說話的是一名矮胖子，此人聲音宏亮，語驚四座，面孔紅紅的，想必已有六七分酒意。

一名高大漢子坐在他身邊，一口酒剛剛送下嘴去，舐了舐嘴唇，說道：「老胡，你未免太肯定了，需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未必見得人家就必死無疑。」

老胡笑道：「與鬼母相約，起碼也該派個有頭有面的人物，『石蓮閣』素來自重，唯有這次妙法師太未免太掉以輕心，竟命一個默默無名的女弟子去送死，老賀，我問你，你知道那女子高姓大名？」

老賀一呆道：「不知道。」

老胡道：「不但你不知道，只怕在座各位也不知道，難道說那女弟子生來就是三頭六臂？難道她的武功打從出自娘胎就高不可測嗎？設非如此，她又怎是鬼母的對手？」

衆人一聽，都禁不住點了點頭，老胡環目一掃，頗爲得意的又道：「固然『石蓮閣』名重武林，武學亦深淵如海，但要看對手是誰，如是對付一般江湖高手，隨便派一名弟子出來應應場，是不成問題，鬼母是何許人物？也是普普通通一名弟子能輕攖其鋒？」

一人大聲道：「話雖這樣說，但是那名女弟子的勇氣確是使人欽佩了。」

老胡「咯」的一口酒喝了下去，抹了抹咀唇，說道：「當然，當然，有道是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石蓮閣』能調教出這樣的女弟子，我老胡第一個就欽佩得很。」

老賀嘆道：「假如我是『石蓮閣』的妙法師太，就不會把這樣好的女弟子拿來犧牲，至少我要窮一門之力與鬼母一搏。」

老胡聳聳肩，說道：「妙法師太也不是等閒之人，能這樣做，只怕她早已做了。」

一人道：「那就怪了，不知道這個老尼姑又安的是什麼心眼？」

衆人就針對這個話題，你一句，我一句，衆說紛紜之中，門口出現了幾個人。



在這幾個人之中，僧俗道都有，剛好是八個，老胡他們一見，神色俱爲之一變，話聲也適時壓了下去。

走在前面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此人腰掛長劍，長相威猛，有認識的人低叫道：「華山一字劍蔡雷，莫非八派的人都來了麼？只不過後面那個是誰？」

另外一個人悄聲道：「蔡雷後面那個修長漢子不是終南神劍手李如風麼？」

另外一個人道：「不錯，李如風旁邊的那個僧人正是少林寺無住大師，無住大師後面却是崑崙元元大師，後還有兩個道者，靠右的是武當雲中子，左邊那個必是峨嵋鬼見愁檀木道長，呀！八派精英雲集，這眞是百年罕見的盛會啊。」

一人問道：「還有那正在說話的一僧一俗又是誰？」

那人道：「五台一飄大師和長白派的八手仙猿周光明。」

那人口中所道，無一不是八大門派的中堅份子，他們平時各居一方，有時甚至兩三年也難見上一面，想不到這些武林大豪今日竟同時在這個山邊小鎮出現，又如何不令衆人驚奇？

蔡雷進了店之後，跑堂的趕緊迎了上來，滿臉陪笑道：「客人，對不起，沒有位子了。」

蔡雷皺皺眉頭道：「有房間嗎？」

跑堂的打躬道：「抱歉，三天前就住滿了。」

李如風道：「蔡兄，看來鎮上已無立足之地，咱們何妨找個道觀寺院歇一宿，好在只有一晚時間。」

只聽一人接了道：「要有道觀寺院，只怕也早已客滿了，何况這裡沒有。」

說話的是老胡，接着祇見他站了起來，拱手道：「蔡大俠、李大俠，難得在此地相逢，諸位爲武林正義偏勞，小可不才，願把我和這位賀兄的房間相讓。」

蔡雷眉頭一展，道：「原來是胡兄，胡兄盛情可感，只是兄弟怎便僭越？」

老賀道：「鬼母爲害武林，咱們正爲那『石蓮閣』那女弟子擔憂，天幸八位聯袂到此，想必是那女弟子的造化，諸位朋友，兩間房自是不足容蔡大俠等人住宿，不知道有那幾位願意相讓的？」

有人應道：「在下願意。」

一人響應登時又有幾個人附和，無住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這如何使得？」

老胡道：「大師不必過謙，明日之戰，那女弟子絕非鬼母之敵，一切還仰仗八位大力，八位如不好好養息，明天又怎能發揮神功武學，我等明是讓大師，其實也是爲了『石蓮閣』的女弟子好。」

此話一出，衆人不禁轟然應道：「不錯，正是如此。」

要知道老胡等人並不認識梅香琴，只因感她捨身赴約，義行可風，雖然一面不識，也激發了人類天生具有同情心，無住大師等人還待謙辭，幾個讓房子的人已自動跑進自己房中收拾行李搬了出來，無住大師不便再說什麼，在道謝中走了進去。

自從八派高手出現之後，衆人談興更濃了，就在這時，一對青年男女到了門口，男的如臨風玉樹，女的秀麗脫俗，衆人眼睛突然一亮，情不自禁都把目光投射過去。

那男的靦覥的笑了一笑道：「看來這裡也客滿了，咱們何妨再去一家試試？」

女的搖搖頭道：「一宵時間易過，我們乾脆找一處荒野山林清坐一夜，也省得走來走去，白跑寃枉路。」

男的道：「可是他們……」

女的不待男的把話說下去，截口道：「他們如果來，還怕明天碰不上面麼？」

男的道：「姑娘說的是。」

說着兩人轉身走去，剛剛走到門口，忽然裡面有人說道：「有八派高手在此，鬼母就是再厲害，在下相信『石蓮閣』的女弟子，也不會吃多大的虧。」

另外一人道：「那要看八派高手如何出手相助，如果是羣毆，需知鬼母手下四名堂主也非等閒之輩。」

那一男一女聞聲停步，兩人又走了回來。

那男的對着說話的人拱了手道：「兄台請了，敢問八派高手現在何處？」

剛才說話的人正是老胡，他朝那男的上下打量了一眼，道：「兄台有事麼？」

那男的笑道：「在下正有一事要找雲中子道長。」

老胡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他們八人都在後院中！」

男的面容一展，道：「多謝！」拱了拱手，和那女的大步走了進去。

後院不大，總共有七八間房子，剛好容下無住大師等人，人人正坐着議事，李如風眼利，忽見那一男一女走了進來，叫道：「那不是小岳麼，他倆來了。」

原來這一男一女正是岳子玉和梅香琴，岳子玉聞聲搶上一步躬身道：「有勞各位久候，在下謹此謝罪。」

無住大師道：「岳施主不必客

氣，後面這位可是梅女施主？」

梅香琴道：「小女子正是梅香琴，諸位拔刀相助，小女子銘感心中。」

周光明道：「梅姑娘年紀輕輕，便有這種視死如歸的勇氣，眞個是愧煞鬚眉，來來來，兩位請坐。」

梅、岳兩人拱手坐下，雲中子問道：「小岳，那六十四具殭屍都解決了麼？」

岳子玉道：「多虧梅姑娘大力相助，在下幸不辱命。」

雲中子說道：「屍患一除，吾等無憂矣！」

蔡雷道：「道兄不可掉以輕心，據兄弟所知，鬼母對今日之事早有排，就是咱們八人出面，也在她意料之中。」

元元大師道：「敢問她作了何種安排？」

蔡雷道：「她已嚴命手下四大堂主把守半山，除梅姑娘外，一衆閒雜之人都不許上山，屍患雖除，兄弟仍擔心明日非硬仗才能上去，不過如此一來，九陰教上下勢必傾巢而出，單憑咱們八人之力，非死戰不能達到目的。」

無住大師道：「咱們既已來了，難道還罷手後退不成了。」

雲中子笑道：「戰固然要一戰，爲了不落人口實，也要有個戰的步驟。」

無住大師道：「道兄有何步驟？」

雲中子朝岳子玉一指道：「小岳身負血海奇寃，明日之事，雖是鬼母和梅姑娘相約，但誰又能禁止小岳不前往報仇？」

無住大師道：「岳施主爲雪血仇，自是天經地義之事。」

雲中子道：「小岳身兼八家之長，除去那四個堂主應該綽綽有餘。」

岳子玉拱手道：「在下盡力而爲。」

雲中子道：「只要那四大堂主一除，無異替梅姑娘淸除道路障礙，梅姑娘大可長驅上山，事情演變至此，鬼母也該得到信息了。」

無住大師點一點頭，說道：「不錯，只要鬼母出現，岳施主可與梅姑娘展開合擊，咱們趁勢前往掠陣，假如九陰教徒眞個出手相攔，咱們正好一舉殲之！」

雲中子道：「小岳，你沒有把劍法和梅姑娘演練過？」

岳子玉道：「咱們在途中曾經交換過意見，明天聯手合擊，大概沒有問題。」

雲中子道：「那就行了，今晚好好休息一宵，明天再應付硬仗吧！」

衆人又談了些細節，然後分頭就寢。

第二天一大早，從「石平哨」通往雪峯山的道路上，已出現了三三兩兩的人羣，越到後來人越多，正午不到，雪峯山已是一片人海。

但這些人都在半山被擋住，九陰教徒個個佩刀執劍，環山而立，佈下了一道鐵桶似的人牆，氣勢威嚴，不亞森羅大殿。

九陰教下四大堂主，分着紅、黃、藍、白四色衣裳，身穿紅的是「霹靂堂主」雷轟。此人身材高大，豹頭環目，向有「火神」之稱。

穿黃的是「九江堂主」柳泉，此人水底功夫名重武林，陸上功夫也不差，分水叉曾打遍大江南北無敵手。

穿藍色的是一名中年婦人，臉上塗滿了厚厚一層脂粉，打扮得妖妖嬈嬈，見人就拋媚眼，正是「迷魂堂主」胡媚娘。

穿白的身材瘦削，一副高吊眉，滿面陰氣，却是「陰司堂主」段一明。

那四大堂主各有各的武功絕技，如在平時，只要他們其中一位在江湖上走走，都會掀起了滔天巨浪，何況此刻四人同時出現，是以那些來看熱鬧的武林羣豪見了他們四人，都乖乖停立不動，沒有人敢越雷池半步。

太陽越昇越高，山上萬頭鑽動，但都鴉雀無聲，大家的目光向山下掃來掃去，眼巴巴望着梅香琴降臨。

雷轟等四人也不時向山下張望，有時也看看頭頂上的太陽，太陽還未當空，雷轟却忍不住罵道：「他奶奶的，這臭娘們，怎麼還不來。」

段一明陰聲道：「老雷，你慌甚麼？難道還怕她飛上天去不成？」

雷轟咧嘴道：「俺倒是不慌，只怪教主小題大作，若依俺的主意，早把那臭尼姑庵放一把火燒了，不就沒有今天的事了。」

胡媚娘張口正要說話，忽聽山下一陣喧嘩，有人大叫道：「來了！」

四人神色一緊，極目望去，果見山下有個人影晃動，一步一步向山上走來。

梅香琴一身勁裝走在前面，岳子玉緊緊靠在跟她十步之後，無住大師等人緩步而行，相距兩人約在五丈之外。

數十隻眼睛都投向這一行列，那叫老胡和老賀的人，也在人羣之中，當他們看見梅香琴時，不由驚叫道：「天呀！原來她就是『石蓮閣』的女弟子。」

老賀道：「老胡，你認識後面那個俊俏的青年麼？」



老胡搖搖頭，道：「不認識。」隨即了一笑，又道：「我雖不認識他，不過看他亦步亦趨的模樣，兩人縱非夫婦，也是情深意濃的愛河情侶了。」

老賀點點頭道：「嗯，也許也許！」說過之後，兩人的目光又投射到梅香琴身上，見她玉面沉凝，舉止間氣定神閒，泱泱然不失一派名家風範，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

梅香琴所過之處，兩旁之人無不指指點點，有的嗟嘆，有的起敬，有的又流露出惋惜的神色來。

梅香琴猶如未見，此刻已行到了半山之上。

雷轟目光一瞥，大吼道：「來的可是『石蓮閣』弟子？」他人粗聲大，一聲喝出，山鳴谷應。

梅香琴冷冷的道：「不錯。」

雷轟嘿嘿的道：「教主有命，今日之約，只妳一人上山，後面的朋友請停步，不然莫怪老雷不客氣。」

岳子玉身子一飄，反而搶到了梅香琴前面，道：「岳某爲何不能上山？」

雷轟道：「教主沒有相約，你就是想死也不急在一時吧。」

岳子玉大笑道：「陰獨紅沒有約我，難道我就不能約她一鬥麼？」

兩旁羣豪一聽，不由一陣騷動，大家禁不住問道：「此人是誰？怎麼這時間跑來搗蛋，眞好大的膽子了！」

段一明陰陰的道：「好大的口氣，憑你也配約鬥咱們的教主？」

岳子玉切齒道：「在下『風雷堡』岳子玉，今日特來洗雪六年前一百七十二口血海深仇，在下如不夠資格，還有誰夠資格？」

段一明聞言不禁變色，兩旁羣豪一聽，也不由縱然動容，「風雷堡」被「九陰教」滅門之事，天下皆知，當時一般人都認爲「風雷堡」已經被斬盡殺絕，那知道今天竟然鑽出一個岳子玉來，衆人心中都想，岳門有後，活該鬼母要受到了報應了。

段一明厲聲喝道：「夠，夠，只不過……」

岳子玉截口叱道：「既然夠，爾等爲何還不快把鬼母叫來？」

段一明怒聲道：「放屁，你是甚麼東西？」

岳子玉「嗆」然一聲拔出寶劍，一股殺氣直透而出。

胡媚娘喝道：「當心！」

「心」字甫一落，岳子玉已滿面殺氣直衝而上。

雷轟雙掌一封，喝道：「回去！」兩股飆風暴迸而出，直迫岳子玉胸前。

岳子玉哂道：「你配麼？」手腕一振，銀光飄飛而出，閃電般向着雷轟雙腕洒去，竟然是一記後發先至的妙着。

雷轟錯步欺身，雙掌飛快撤了回來，大喝一聲，雙掌上下夾擊，依然擋住路口不讓半步。

岳子玉冷笑道：「憑你一人想擋住我岳某，豈不是太不自量力！」

身軀微側，長劍隨手洒出，寒森森的劍氣穿透雷轟那股夾擊重力，劍刃一穿而過，距離雷轟面前已不及五分。

雷轟一駭，想再度換招，爲時已經不及，「蹬蹬」被逼退了兩步。

岳子玉欺身而上，大喝道：「還有那一個不怕死的敢來攔阻我岳某！」

舌綻春雷，聲震全場，他外表雖然文弱，但是剛才兩招却敵，九陰教四大堂主，都不禁爲之臉上變色。

段一明冷哼道：「好小子，你先別神氣，大家上！」喝聲才一出口，手上已經多了一根哭喪棒，棒子一揮，連點岳子玉胸前三大要穴。

段一明爲人陰沉，見岳子玉兩招便把雷轟擊退，才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要單打獨鬥，四人絕非其敵，故此才招呼「大家上」，他本人更狠狠搶先攻了過去。

段一明既已出手，胡媚娘那敢怠慢，連忙探手從腰間摸出一條彩帶，隨手一抖而出，彩帶矯曲如龍，向岳子玉雙足纏去。

柳泉的分水叉泛起一片烏光，從左面攻至，雷轟一退又進，大喝一聲，雙掌挾着萬鈞之力向岳子玉身後猛擊。

九陰教四大堂主聯手合擊，威勢大增，只見棒影縱橫，掌風如山，胡媚娘那條彩帶捲曲盤旋，就像一條白花蛇似的昂首擺尾，尋着空隙便是一口噬去。

岳子玉哂然一笑，一劍擋開段一明襲向胸前的棒影，不待對方還手，劍式橫推，一股大力把胡媚娘的彩帶逼過一邊，提劍反擊，柳泉的招式一窒，根本無法攻得上去，只見銀虹疾射，岳子玉以攻對攻，解除了後面雷轟强勁掌風的壓力。

他出手連襲四人，恰如一氣呵成，四招之中各有不同的式子，少林拳法、武當劍法、長白輕功、崑崙小接引，四大派的絕技烘於一爐，動作乾淨利落，把兩旁的武林羣雄都看得呆了。

九陰教四大堂主這時才知道遇上了勁敵，暴喝連聲响起，分進合擊，此進彼退，此退彼進，兀自向岳子玉狠攻不已。

岳子玉劍法展開，銀光閃閃，劍氣排空，把九陰教四大堂主逼得

像走馬燈似的團團轉。

羣豪只看得神搖目眩，八派高手睹此情景，亦不住連連點頭。

蔡雷笑道：「小岳眞不愧是練武材料，敝派『木桑劍法』的博大精深，想不到在他手中使來，竟能青出於藍勝於藍。」

敢情岳子玉現在使的正是「木桑劍法」，蔡雷得意之下，臉上滿是得色。

說話中，突見岳子玉劍招一變，那四大堂主東奔西走，情形變得更爲狼狽，李如風道：「敝派『追風劍法』以狠快見長，想不到小岳已盡得個中精髓，難得，難得！」

武林各派素來門戶成見甚深，表面上大家和諧無間，但實際上各派都認爲自己武學要高過別家，如非鬼母爲害武林，大有席捲天下之勢，就是打死他們，他們也不會把自己的武學傳授到同一個人身上。

蔡雷乾笑一聲，臉上頗有不豫之色。

就在這時，突見山下如飛掠下一條人影，雲中子睜目大聲一喝道：「小岳，鬼母來了，快……」

「快」字出口，只見山上那條人影在空中翻了兩翻，轉眼來到了近處，身法之快，當眞難以形容，這時四周都响起了「鬼母！鬼母！」的聲音，突見一人閃電般攔了上去，眾人一看，禁不住「呀」的驚叫出來，原來那人正是梅香琴。

鬼母今天穿着一身黃色衣服，臉上脂粉仍然擦得厚厚的，鬢邊插着一朵紫羅蘭，手中執着那根七十二斤重的震天拐，模樣雖然有點不倫不類，但當她橫目一掃時，當眞威懾全場，兩邊說話的聲音也都小了下去。

梅香琴傲然而立，手握劍柄，正好擋住鬼母去路。

岳子玉聽得雲中子招呼，劍式一緊，千萬劍影已疾然洒出，九陰教四大堂主合力一擊，仍然無濟於事，胡媚娘和柳泉一齊倒地，雷轟正想取火彈向岳子玉投擲，誰知手剛探入皮囊中，被岳子玉適時一劍將手揮爲兩段，段一明的哭喪棒爲岳子玉震爲三截，肩頭也中了一劍，和雷轟一齊倒退了七八步才穩住了身子。

鬼母到時也正是岳子玉一劍得手之際，觀戰羣雄目不暇給，這時才像大夢初醒般轟然叫好起來。

鬼母目睹這種傷心場面，兩眼之中殺機大熾，朝兩邊九陰教徒揮手道：「抬走！」

幾名九陰教徒聞聲走了過來，把胡媚娘和柳泉屍體向山上抬去。

段一明用手捂住肩頭的創口，顫聲道：「教主，屬下無能，屬下該死！」

鬼母沉聲道：「這不能怪你們，你們退下一邊休息，看我把這筆帳替你們要回來。」

雷轟那條斷臂早有人替他紮好，和段一明躬身行了一禮，步履踉蹌地退在五丈之外一株大樹下。

鬼母把目光收了回來，殺氣騰騰地道：「梅香琴，天王廟的事可是妳幹的？」

梅香琴冷冷的道：「不錯。」

岳子玉跨上一步，大聲道：「還有岳某。」

鬼母冷冷的道：「你是本教主拐下亡魂，如何今日又來送命？」

岳子玉切齒道：「滅門之仇深似海，岳某有生之年，必要雪此大恨，今日特地向妳索血債而來，陰獨紅，妳認命吧！」

他說這幾句話時，兩眼都要快噴出火來了，右手緊握着寶劍，在鬼母的左側站了個位置，正好和梅香琴一東一西，把個鬼母夾住。

鬼母哂然笑道：「看來你們兩個事前已經協議好了，約定一同前來送死，不過據本教主看來，單憑你們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未必有這份膽量，下面那幾位朋友必就是你們後台吧！」

岳子玉站在左側，鬼母連望都懶得望一眼，她的目光落在八派高手身上，雲中子在前，適時率領眾人向前走上幾步，道：「武林敗類，人人得而誅之，貧道不欲效世俗之學，絕不與梅姑娘、岳施主聯手就是。」

鬼母哼一聲道：「那麼，你們又到此來作甚？」

雲中子徐徐道：「是替兩位掠陣而已。」

鬼母道：「好說，如是本教主把這兩個無知小鬼斃了，你們還不動手麼？」

雲中子避重就輕的道：「只怕教主沒有這份能耐！」

鬼母嘿嘿的冷笑道：「假如能呢？」

雲中子道：「貧道認爲絕對無可能，教主如若不信，不妨放手一搏！」

鬼母道：「好刁滑的牛鼻子，你們明明抱着車輪戰之心而來，外表又要巧言令色，說句老實話，就算你們八個加了上去，本教主也不在乎！」

雲中子道：「教主莫說大話，貧道等正要看看你們如何鬥他們兩人！」

鬼母道：「好，本教主就鬥給你們看看吧！」

此話一出，上千隻眼睛都投向鬼母、梅香琴、岳子玉望去，只見鬼母緩緩舉起震天拐，喝道：「無知小輩，你們還不動手更待何時？」

她自恃身份，在武林羣豪面



前，自然不會對兩個後輩搶先出手，岳子玉連忙向梅香琴抛了個眼色，梅香琴嬌叱道：「有僭。」寶劍一引，輕飄飄一劍攻了過去。

這一招看似虛弱無力，寶劍勁道內蘊，隨時可大可小，「石蓮閣」自開派以來，所收的都是女弟子，女弟子力量不如男子漢，故「石蓮閣」的劍法向以陰柔幻變見長，梅香琴那一劍看來平平無奇，其實也不知包含了多少個變化。

鬼母早年出身「石蓮閣」，那能不知「石蓮閣」劍法底蘊，梅香琴一劍攻至，只見她把震天拐一撩，「呼」的一聲，連人帶劍把梅香琴掃上了半空。

羣雄訝然驚呼，心中都想「石蓮閣」的女弟子怎麼這麼不濟，一招就這麼被鬼母掃向半空。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梅香琴的嬌軀在半空輕輕的一個倒翻，姿態美妙，右腕疾振，銀星暴射，當頭罩了下來。

這一招變化之巧，當眞匪夷所思，鬼母不覺「咦」了一聲，敢情她在「石蓮閣」習藝時，這一招應不是這麼練的，可是眼下已不由她多想，原來就在這時，岳子玉一記凌厲劍招已從下盤攻了過去。

鬼母上下受敵，但她不慌不忙，震天拐一掄，一道疾轉風圈從拐上發了出來，勁風呼呼作響，頭上的梅香琴落不下來，地上岳子玉那一招攻不進去，單此一招，羣豪都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梅香琴和岳子玉早已胸有成竹，岳子玉手臂一揮，身子半轉，接連洒出七八劍。

就在這時，半空中的梅香琴突然雙手一剪，星丸瀉地似的飛墜而下，寶劍帶起銳利的尖嘯，匹練似的剪了下來。兩人配合得妙到毫巔，招式之凌厲，更出乎想像之外，鬼母趕緊收起輕視之心，震天拐前擋後架，硬生生把兩人招式封了回去！

鬼母鬥得性起，展開「雷天七十二式」，一根拐杖上下翻飛，勢如怒海波濤，只見拐影如山，浪濤翻滾，着着搶攻，步步緊迫，觀戰之人但感到疾風拂面生寒，情不自禁連連向後退去。

岳子玉和梅香琴一攻一守，一進一退，搭配佳妙，三人從正午開始鬥起，這時太陽已漸漸西沉，酣鬥何止千招！

觀戰羣雄眼睛睜得大大的，目視鬥場，一瞬也不瞬，有人禁不住的嘆道：「唉，我今天總算開了眼界了。」

另外一人道：「咱們起先只道那『石蓮閣』女弟子不堪一擊，那知人家武學不知强過咱們多少倍，長江後浪推前浪，看來，咱們都應該封刀歸隱了。」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話中無不充滿了感慨，八派高手也被這種酣鬥所吸引，幾乎忘了自身在何處。

鬼母極力搶攻，怎料梅香琴和岳子玉搭擋配合得天衣無縫，千招之上仍無寸功，心中又急又怒，突然大吼一聲，只見她掄動震天拐，動作也忽然緩慢了起來，生像那根震天拐重如千鈞，竟是吃力萬分的向兩人掃去，這時的鬼母，臉孔鐵青，頭上白髮根根豎立而起，一拐掃出，但見飛砂走石，八派高手一見，無不爲之聳然色變。

雲中子大喝道：「當心她拐上眞力！」

果然就在鬼母一拐掃出之後，拐頭尚未及身，梅香琴和岳子玉已感到有一股强勁罡風逼至，這股罡風壓體欲裂，幾乎迫得兩人連寶劍都無法舉起。

兩人臉色沉凝，雙手握劍，亦是緩緩抬起寶劍，迎着鬼母拐杖砍去。

敢情他倆也提集了本身眞力與鬼母相搏，兩人內功較之鬼母相去甚遠，八派高手一見，齊聲大喝使不得。

話聲出口，鬼母震天拐已掄到了岳子玉身邊，只聽得「噹」一聲，拐劍相交，岳子玉被震得虎口出血，踉蹌後退五六步，一交跌在地上。

鬼母拐頭一沉，疾擊而下。

這一拐如是擊實，岳子玉就是再多一條命也沒有了，在場高手也顧不了自己身份，身形暴起，齊向鬼母撲去！

但是他們仍然遲了一步，一縷銀光飛射而至，鬼母杖未擊下，「噗」的一聲，一劍從身背直透前胸。

鬼母震天拐一窒，杖頭無力的落在地上，鬼母扭着身子轉了過來，胸口滿是鮮血，兩眼怒視梅香琴，晃了兩晃，終於不支倒下地去。

羣雄大嘩，就在這時，一條灰衣人影如飛掠上半山，她先在岳子玉胸口一探，隨之順手一把把岳子玉抄起，然後奔到梅香琴身旁，目光一掃，也把梅香琴抱將起來，她的身形看來就像旋風似的，雲中子驚叫道：「妙法師太是妳……」

妙法師太凄然道：「貧尼本不願琴兒前來赴約，只因她是本門唯一俗家子弟，蒼天有眼，她總算保得命在，但他倆的內腑受了重傷，除本門『石蓮』之外，天下再沒有藥物能使他倆復元了。」

身子飛旋而起，轉眼已到了山下，但見灰影連閃，漸去漸遠，終於在羣雄眼中消失了。

—完—

**上文提要：** 司徒英武重傷垂危之際，只好忍痛將「奪劍」拋入湖中，楊萍嚴密看守着這個湖，禁止任何人等經過，又請了兩個精通水性的潛泳高手下去打撈，整整一個月仍找不到。某日，丐幫長老魯成帶着二十多個叫化子前來，目的亦是奪劍，却被一個青袍人攔住……另有一撥人，戴着鐵面具，手持銀槍，出示一面上鐫一隻蝴蝶的逐客令旗反要黃綠敎離開……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 奪劍奇兵

## 九玄洞外大激戰　紫金神箭挽狂瀾

直到這個時候，衆人才總算明白，剛才說話的並不是那頭老虎，而是在拖車底下埋伏着的另一個人。現在，無敗雖然張開巨口，但發生大笑的當然也不是牠。

大笑聲中，拖車底下鑽出了一個灰髮藍衣，肩上背着兩個又殘又舊大藥囊的獨腿老人。

宋業邦也突然大笑起來。

分散了二十年的老朋友一旦重逢，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從拖車底下鑽出來的獨腿老人，當然就是獨腿怪醫何百爲。

何百爲一跛一拐的走了過來。

雖然他是個跛子，但他的行動絕不會比任何人緩慢。

兩個老頭兒緊緊擁抱着，一起大笑，旁若無人。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宋業邦是個老怪物，何百爲也是個老怪物。現在，兩個老怪物突然別後重逢，會不會發生了甚麼怪事呢？

* * *

「擁抱」並不是熱戀中的男女所專用的。

父親可以擁抱兒女。

母親也可以擁抱兒女。

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抱他的朋友。

那是一種親切，互相愛護的表示。

所以，這兩個老怪物擁抱在一起，沒有人感到有甚麼奇怪。

別人看來，只覺得他們很熱情。

但就在他們最熱情的時候，兩人突然分開。

宋業邦剛才還是堆滿笑容的臉，突然像凝結了一層薄冰在臉上一樣。

他的笑容已不再代表熱情，而是代表着冷酷。

甚至比冰雪還更冷酷。

何百爲的臉色也變了。

他臉白如雪。

因爲他現在不但獨腿，而且獨臂。

他的右手被卸下，半邊身子都血淋淋的。

他在發抖。

無論是誰，突然被人一刀把膀子卸了下來，都難免渾身發抖。

他驚惶得發抖。

也因痛苦而發抖。

何百爲的右臂，竟已落在宋業邦的手中。

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每一個人都看得驚呆了。

唯一面不改容的人，就只有那個老瞎子。

他仍然是那副模樣，好像完全不知道這件事的發生，也沒有聽到任何值得令他驚異的聲響。

拖車上的無敗，突然一聲怒



吼。

牠想從車裏跳出來。

但牠的身子剛動，又再垂了下去。

牠的確傷得很重。

宋業邦盯着無敗，目中露出了憐憫、關切的神色。

他居然沒有看何百爲一眼。

何百爲滿臉驚惶之色，身子一步一步向後退。

老瞎子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又再道：「無影刀果然是天下間最古怪的刀法。」

宋業邦冷冷一笑。

「老夫的刀法若不古怪，又怎能把這個冒牌何百爲的手從背後卸了下來？」

老瞎子乾咳一聲：「你什麼時候看出他並不是眞的何百爲？」

宋業邦把刀上的血，用鞋底擦得乾淨，然後才慢慢道：「何百爲跛的是右脚，而他跛的却是左脚！」

老瞎子一呆。

宋業邦冷冷一笑：「你們的易容術倒算很厲害，無論聲音、樣貌、身材都模仿得七七八八，可是這一個破綻，實在比井口還更大！」

假何百爲的臉，突然由白變灰。

他額上的汗珠有如大豆。

他的神情就好像一塊大木頭。

老瞎子突然冷冷一笑：「洪强，你輸了。」

假何百爲突然「砰」聲跪下，冷汗已濕遍全身。

宋業邦嘆道：「原來假冒何百爲的人，竟是『暗器三絕手』洪强！」

他一面說，一面把洪强被砍斷下來的右手扳開。

斷手之中，赫然緊緊扣着三種暗器。

穿心扣！

破眼釘！

七絕飛鏢！

穿心扣——就好像一枝箭，當它穿過身體後，箭頭就會發出三個倒扣，緊緊扣着對方的身子，進出兩難。

破眼釘——它幼細如線，硬如鋼，但輕如無物，當它射進對方眼中，對方還未知道，就已經變成瞎子。

七絕飛鏢——這種飛鏢絕對不能碰上，因爲它鏢上有七刀，刀刀鋒利無比，足以令對方斷臂、殘肢……

這都是洪强最擅長使用的歹毒暗器，任何一種，沾上了身，都是絕對的痲煩。

但洪强始終輸了。

而且輸得十分徹底！

他這三種暗器還未使出，整條右臂便已被卸了下來。

洪强萬萬料不到，他所使出的暗器會雜亂無章地跌在地面。

衆人一看，更是全身發抖。

在此之前，誰也沒想到這個獨腿怪醫何百爲竟是假的。

老瞎子忽然拿出一顆藥丸，拋在地上。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你既已失敗，就只好按照本幫的規矩，把這顆毒丸吞下，以表忠心。」

洪强眉頭一皺，倏地鼓盡氣力，向老瞎子右方撲去。

這一撲之勢極快。

而且在未撲出之前，他已把七枝穿心扣扣成一字形向老瞎子射去。

老瞎子冷冷一笑，道：「好大的膽子！」

他說出這五個字的時間並不很長，但竟然已發出了四掌，重重的四掌。

洪强的暗器全都落空。

但他的頭頂、左胸口、腰眼以至陰囊，都分別捱了老瞎子的重掌。

衆人驚悸未已，洪强已全身經脈盡碎，像一條軟蛇，從空中「叭」的一聲倒下。

他倒下來的時候，整個身子直板板的，連眼眉毛都動不了！

老瞎子却已四平八穩地坐回到原來的地方。

看他臉上的表情，好像剛才他打死的，只不過是隻蚊子。

但他這四掌，已使九玄洞中的人爲之心膽俱裂。

老瞎子淡淡一笑：「想不到九玄洞的高手，其實亦不外如是，老朽區區雕蟲小技，就已把這裏的人嚇得手足俱軟。」

宋業邦並沒有發怒，反而很認同這個老瞎子說的話。

事實上，站在他背後的，雖然全都是九玄洞中的人，但却都是武功比較低的，這就難怪他們驚惶失措了！

老瞎子所知道的事，可能比每一個有眼睛的人看得更清楚。

但有一件事老瞎子還是不知道的。

目前站在九玄洞外的都只不過是在九玄洞中最不成材的一批庸手。

九玄洞中還有不少高手，甚至是高手之中的高手。

他們才是宋業邦的眞正本錢。

但宋業邦不喜歡炫耀。

他絕不會隨隨便便的，就把自己的眞正實力暴露出來。

他是老江湖。

雖然他是江湖上著名的老怪物，但却不是個愚蠢的傻子。

他比大多數人都還更精乖！在九玄洞中，從沒有人敢不服從他的命令。

這個老瞎子的來歷，當然絕不簡單。

尤其是以他這個年紀，剛才打死洪强的四掌，更不簡單。

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天色開始灰暗。風越吹越大。

老瞎子帶着冷冷的微笑，道：「如果九玄洞的精英高手，都已盡在此地的話，根本就不值一哂。」

就在這時候，在老瞎子的兩旁，突然無聲無息地出現了四個男人。

極古怪的四個男人。

無論從他們的臉形、衣服和身形看來，他們都的確是男人，其中兩人的唇上還蓄着鬍子。

但他們的手裏，卻有一條紅色的絲巾和一把扇。

而他們的步姿，更是相當怪異，走起路來左搖右擺，倒像是花街柳巷的淫媒，又像是嘴巴兇刁刁的潑婦一樣。

他們的年紀都不輕，最年輕的一個也超過三十五歲。

這四個人甫出現，九玄洞中居然有人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但除了這一陣失笑聲之外，再也沒有人發出過輕微的聲音。

宋業邦沉聲道：「高高，你可知道他們是誰？」

侯高搖頭，笑意全消，囁嚅着道：「不知道。」

宋業邦盯着他，慢慢的道：「西江桃木島嵩家兄弟的故事，你聽過了沒有？」

侯高全神貫注地聽着。

他的神情忽然變得很怪異，好像在笑，又好像在哭泣。

其實他既不是笑，也不是哭，而是臉上的肌肉已僵硬。

西江桃木島嵩家兄弟的故事，他當然已聽過不止一次。

可怕的嵩家兄弟的故事。

桃木島是西江的一個小島嶼。

這個島雖然不大，但島主的名氣，却足以嚇死十萬人！

在江湖上稍有見識的人，都一定知道，桃木島主嵩嶽，是西江羣盜五股流匪的總瓢把子。

嵩嶽能夠成爲這五股流匪的總瓢把子，他本身當然是一個極可怕的人物。

但江湖中人覺得更可怕的，還是他的四個兒子。

嵩嶽雖然是賊匪的領袖人物，但他絕少動手殺人。

非到必要時，他絕不出手。

但嵩家兄弟的作風，却截然不同。

他們經常殺人，而且視殺人爲樂事。

他們雖然都是嵩嶽的兒子，但他們所練的武功，却並不是嵩嶽的武功。

他們練的，是梅花派的「娃娃追魂令」！

* * *

梅花派是很古老的門派。

據說，這一個門派的歷史，極其悠久。

數百年來，梅花門一直默默無聞，許多人甚至不知道有這個門派的存在。

但現在，梅花派的武功，已在嵩家兄弟的手中「發揚光大」。

原來嵩家兄弟的生母，就是梅花派的掌教。

數百年來，梅花派一直都是女性的天下。

可以說，梅花派的武功，也就是祇有女性才可練成的武功。

嵩嶽愛妻情重，答允讓四個兒子跟隨其母練習「娃娃追魂令」。

「娃娃追魂令」是至陰至柔的毒邪武功，由男性練習，根本就不適合。

但嵩嶽竟然親自動手，把自己的四個兒子全部閹割，施以宮刑。

對於嵩嶽一家來說，是一件極殘忍的事。

但是對於整個武林來說，却更加殘酷。

當嵩家兄弟練成「娃娃追魂令」的時候，也就是一場浩劫的開始。

無數人無辜地死在嵩家兄弟的手下。

這一場浩劫，使武林上的千萬生靈，慘無寧日，人心惶惶。

他們使用的武器，千變萬化，並無規定。

有時候他們會用針線，把數百條針線，在對方的身體穿過，穿流不息，令對方慢慢死去。

有時候他們會用女人腰上的帶子，把對方勒死。

他們甚至把一個酒莊老闆，用三百斤脂粉活活埋葬，然後用箱子載去，運回酒莊。

無論任何事物落在他們手裏，都會變成殺人的武器。

有一次，他們在街上遇上一個很漂亮的女人。

這個女人正在賣饅頭。

嵩家兄弟雖然已被閹割，但對女人依然還感到有興趣。

可惜這個女人雖然看來似乎是個騷娘子，其實却是個三貞九烈的女人。

除了她的丈夫之外，任何人都休想佔她一點便宜。



嵩家兄弟用盡各種方法，逗了很久，仍然未能獲得女子的垂青。

他們一怒之下，竟然在大庭廣衆的面前，就把這個女子的衣服剝精光，然後四兄弟分別抓住她的四肢，撕開四大塊！

血肉模糊的場面，簡直令人慘不忍睹。

所以，嵩家兄弟已成爲了江湖上最兇殘，最可怕的殺手。

* * *

天色越來越黑。

九玄洞外，殺機四伏。

天黑暗，對於老瞎子來說，是完全沒有影響的。

老瞎子固然是神秘莫測的高手，而嵩家兄弟的出現，更令人有着驚心動魄的感覺。

宋業邦的臉色似乎有點凝重，又似乎仍然是以前那副模樣。

但九玄洞的人都知道，這許多年以來一直平平靜靜的日子快將過去。

風雲變色。

殺戮再起。

九玄洞已面臨一場可怕的考驗。

* * *

嵩家兄弟今天使用的武器，是梅花扇和腰帶。

他們的梅花扇，扇骨是用梅花樹枝製成的。

每一根扇骨，都藏着數十枚毒針。

宋業邦是兵器上的大行家，這種武器的厲害，他自然是一目了然。

何況像嵩家兄弟這種人，就算是普通的扇落在他們手裏，也已經足夠擊殺許多武林高手。

宋業邦眉頭大皺。

他忽然問老瞎子：「你的刀在嗎？」

老瞎子冷冷一笑，慢慢地道：「你怎知道老朽用的武器是刀？」

宋業邦笑了笑。

他的笑容似乎帶着幾分怪異，過了良久才道：「如果老夫沒有記錯，你就是百刀門三十六刀煞中排名第三的千里眼金帥！」

老瞎子忽然一陣顫抖。

他慢慢的說道：「想不到隔了這許多年，你仍然還能認出老朽。」

宋業邦嘆一口氣，道：「金兄的千里眼，威震中原。」

老瞎子强顏一笑：「但昔年的千里眼殺手，現在已變成了一個瞎子。」

宋業邦忍不住道：「昔年老夫與百刀門大戰於溶岩谷，你並不在場，何以一別多年，雙目竟已失明？」

金帥嘿嘿一笑。

「老朽的一雙眼睛，是自己親手用刀剜出來的。」

宋業邦道：「莫非金兄覺得自己有眼無珠，錯識了宋某？」

金帥的臉露出了一股怨忿的神色。

「宋業邦，當年若非金某指引，你又焉能直闖本門總壇，把『百刀老祖』斃於槍下？」

宋業邦並不否認這件事。

金帥咬了咬牙，道：「宋業邦，你是無賴，出賣了朋友。」

宋業邦目中露出痛苦之色：「你一直都視我爲朋友？」

金帥並不直接回答。

金帥道：「直到你把百刀門毀滅的時候，老朽才了解到，這個錯誤是何等嚴重。」

宋業邦長嘆一聲，道：「這件事也許是老夫錯了，但金兄的本性並不如百刀門長老，你根本就不應該加盟百刀門這一個組織。」

金帥冷冷的道：「百刀門有什麼不好？」

宋業邦道：「血洗魏家堡，毒害孟麟鏢局一百一十條人命，還有陝西鐵峯堂的劫殺案，你能否認這些慘案與百刀門無關？」

金帥無言。

宋業邦的聲音更是嚴厲：「金帥，就算你是宋某的同胞骨肉，就算時光能夠倒回到二十五年之前，老夫仍然不能把百刀門這個兇殘的組織輕易放過，你現在儘可以向老夫報復，但老夫絕不承認出賣朋友。」

金帥靜靜的聽着。

他忽然冷冷的說出了兩句說話：「百刀門雖已滅亡，但三十六刀煞仍然有七人活着。」

宋業邦的眸子開始變得灰黯。

金帥忽然聲如雷霆，大聲吼道：「報復已經開始，九玄洞平靜的日子從此結束，直至完全滅亡爲止。」

* * *

沉寂如死的氣氛，籠罩着每一個九玄洞的人。

金帥每說一句，嵩家兄弟就同時向前踏出了一步。

宋業邦依然筆直地站在原來的地方。

他雖然年紀已老，但仍然像二十五年前，力鬥百刀門的時候一樣威猛。

嵩家兄弟並不是容易對付的人。

這四個人，居然已加盟在金帥組織之中，實在令人爲之心驚膽顫。

宋業邦突然問道：「代替百刀門的是甚麼幫會組織？」

金帥冷冷地說出了三個字：「七狂幫！」

「七狂幫?」

「不錯。」

「金兄就是七狂幫的幫主?」

七狂幫搖搖頭。

宋業邦道:「莫非七狂幫三十六刀煞中,第二把交椅的速刀王沉大圖仍然活着?」

金帥冷冷一笑:「沉大圖的左胸被你用反手槍插了三槍,他若還能活到現在,眞是千古奇聞了。」

宋業邦道:「究竟誰是幫主?」

金帥瞎了的眼睛彷彿在盯着他,聲音也變得低沉而詭秘。「無論本幫的幫主是誰,都與你絕無關係!」

宋業邦閉着嘴。

金帥緩緩的接着說下去:「因爲你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一直沒有開口的嵩家兄弟,突然有人接口,說道:「誰得罪七狂幫,誰就必死!」

說出這話,是嵩家兄弟的老三。

他叫嵩松秋。

江湖中人都知道:嵩家兄弟的名字,是用春夏秋冬來排列的。

老大嵩松春。

老二嵩松夏。

老三嵩松秋。

老四嵩松冬!

嵩家兄四兄弟雖然都是可怕的危險人物,但殺人最多、手段最兇殘的,還是老二嵩松夏。

嵩松夏就如烈日一般火爆的人物。

他比其他三兄弟更容易發怒。

說話最多的,通常都是嵩松秋。

因爲,嵩松秋的嗓子,最像男人的聲音。

而其他三人的嗓子,已變得不男不女,甚至尖銳得像個罵街潑婦。

* * *

宋業邦面對着江湖上四個最殘暴的殺人兇手。

嵩松秋說完那些話之後,他的三個兄弟就一步一步的向宋業邦逼近。

他們的步姿很詭異。

但更怪的却是他們的武功。

梅花派的武功,在江湖上素以詭秘莫測稱著。

嵩家兄弟以男性之身,練成梅花門這種一向只是女人才能練成的武功,當然更是離奇怪異。

可惜他們還忘記了一件事。

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宋業邦的武功,也是古怪之極的。

他在江湖上的外號,是「奇槍神手」。

「奇槍神手」的槍法,眞是怪異到了極點。

這一戰,絕對集合了各種奇招怪式的武功。

嵩松春握梅花扇,扇柄赫然暗藏劍鋒,颯颯連聲中反手一連三劍刺向宋業邦的背門。

嵩松春劍鋒甫下,宋業邦身形一晃,順着劍鋒打了一個轉,以反手槍向他的右腕刺去!

嵩松春拗身轉腰,左手强勁向右方直推出去。

他的左手,有一條腰帶,悶香中人欲醉。

但宋業邦整個人輕飄飄的,忽然就在嵩松春的眼前消失了踪影。

宋業邦居然轉到了嵩松春的身後。

嵩松春的反應極快。

他突然頭在下,雙腿在上,劍鋒從胯下穿出,直射宋業邦的心臟。

宋業邦的槍法怪異,嵩松春這一着也是詭異得令人難以置信。

突然間,剛從半空飄到地上的宋業邦又再躍起。

他手裏的刀,突然挽起了一蓬森冷的槍影。

他這一槍,封死了嵩松春的劍,但第二槍却向嵩松冬的胸前刺出!

嵩松冬把梅花扇一揮。

他手裏的梅花扇,突然射出數十點寒星。

寒星迅急有如流星。

宋業邦的槍封死了嵩松春的劍,但嵩松冬的暗器却也把宋業邦完全籠罩着。

嵩家兄弟果然是可怕的殺人者。

就算宋業邦能夠閃過嵩松冬的暗器,也勢難避得開他背後的掌!

背後突如其來的一掌,是來自嵩家兄弟的老二嵩松夏!

嵩松夏這一掌快如閃電,而且已算準在宋業邦必退之地!

這一掌狠辣無比,而且至陰至柔,了無聲息。

嵩家兄弟所練的武功,本來就是陰柔毒辣,每每殺人於無聲無息之中。

他們聯手合擊,天下間已絕少有人能夠抵抗。

但宋業邦例外。

他不但及時閃避過嵩松冬的暗器,而且以絕快的速度,揮出左掌與嵩松夏的手掌緊緊交貼在一起。

嵩松夏發出了一聲尖叫!

他的掌法陰柔飄忽,但他的尖叫聲卻刺耳得很。

嵩松夏的掌法陰柔爲主。

但宋業邦劈出的一掌,却是剛勁無比,所發出掌聲有如山崩地裂!

在兩掌相交的同時,嵩松秋突然連環五脚,向宋業邦的腰間踢



去!

嵩松秋脚上的一雙靴子,竟然暗藏刀鋒,而且色澤森藍,顯然淬有奇毒。

這種形勢,對宋業邦來說,極爲不利。

嵩家兄弟的攻勢此起彼落,而且每一招都陰險毒辣,端的令人防不勝防。

若是換上別人,恐怕早已死在他們的手下。

就在宋業邦最危險的時候,突然一道金光,直向嵩松秋的咽喉射去!

嵩松秋渾身猛然一震。

他突然張大了嘴吧,好像想說話,又好像想大聲尖叫。

但他甚麼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他茫然地站在那裏目中露出了一種奇怪的神色。

一種絕望的神色。

他的頸上,竟然有一支箭。

這支箭,直穿過他的咽喉,鮮血激濺。

箭是紫金的。

鮮血,殷紅刺目。

但紫金箭的燦爛光芒,却更令人爲之目眩!

* * *

紫金箭。

那是紫金幫的箭!

名震天下的紫金幫,竟然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出現!

嵩松秋呆立片刻,突然「咚」的一聲倒下。

無論是誰中了這一箭,絕對不會活得長久。

嵩家兄弟,竟然在九玄洞外雁行折翼,而且嵩松秋還是死在紫金箭之下。

這是事前任何人都無法預料到的。

金帥突然長長的吸了口氣。

他的眼睛雖然給自己剜了出來,但他比任何人都還更看得清楚。

他一字字慢慢的說道:「想不到紫金幫幫主,居然也會施放暗箭!」

林中突然出現了十條人影,速度異常驚人。

那是八個青衣人,中間站着一個穿皮衣的老叟。

皮衣老叟的旁邊還有一個白衣女孩。

白衣女孩手中,有一個盛放着利箭的箭壺,裏面都是紫金箭,色彩燦爛奪目。

皮衣老叟神色凝重,狠狠盯着那老瞎子。

他手中緊緊扣着一張蛇弓。

蛇弓!

這張蛇弓是由一條蛇皮所製成,弓柄是由經過用特別藥水浸過的金剛蛇皮做的,所以特別柔軟,能夠增加箭的速度。

就在這時,嵩家兄弟餘下來的三人,已全部停手。

他們的臉色,似乎比經已倒下去的嵩松秋還更蒼白。

他們雖然從未見過這個皮衣老叟,但此刻人人都已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他就是名震中原,紫金幫的幫主——「神箭手」霍天亮!

* * *

近幾年來,江湖中從未有一天是眞眞正正的過着平靜日子。

數年前,蝙蝠谷肆虐江湖,幾乎釀成一場不可收拾的大浩劫。

但這一場幾乎不可收拾的大浩劫的局面,到最後還是平靜下來。

這一次平魔蕩寇最大的功勞,有些江湖中人認爲是雷勇刀。

但也有人認爲是「神箭手」霍天亮。

然而,無論如何,這兩人的功績,都是不能被抹煞的。

倘若不是他們兩人出手,恐怕至今武林仍是處在極紛亂的局面。

西島山的「雲蝶殺手」、「無刃手」、「九星爺」、「鬼蝙蝠」,這些江湖惡魔,都一一敗亡在雷勇刀、霍天亮兩人的手下。

蝙蝠谷谷主「鬼蝙蝠」,便被「神箭手」霍天亮一箭射穿頭頂而死!

那麼多年了,這一箭仍然被江湖中人譽爲最精采的一箭。

現在,嵩松秋也中箭而死。

祇不過,霍天亮這一箭並不是射在他的頭頂上,而是射向他的咽喉。

紫金箭雖然無毒,但同樣足以致命。

* * *

紫金幫的出現,使局勢頓然改觀。

金帥突然重重一咳,道:「霍幫主既已來了,這一場血戰,恐怕誰都無法避免。」

霍天亮緩緩地說道:「你雖然是個瞎子,但居然只憑一雙耳朵,便已認出老夫是誰,確實難得。」

金帥又是一陣乾咳:「除了霍幫主之外,又還有誰能射出這一箭呢?」

霍天亮冷冷道:「老朽甚麼都看不見,更沒有把你放在眼內。」

霍天亮不動聲色站在原位上。

但他的雙眉却皺了一皺。

倏地他把蛇弓交給身旁的白衣女孩,然後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

他每走一步,身後的八個青衣人也隨着他緊貼着,每一個人都神情凝重。

過了片刻,他才道:「七狂幫在江湖上出現,對於絕大多數的武

林中人而言，不是一件好事。」

金帥仰天狂笑。

嵩家兄弟的目光，好像給烈火燒着一樣。

嵩松夏平時難得開口說話。

但他現已忍不住怒喝道：「今天我一定要宰了這個老匹夫！」

他的話本來是很豪氣的。

但他的聲音却偏偏像在街邊罵街的潑婦一樣，令人聽來不倫不類到了極點。

他雖然怒喝，但他沒有出手。

沒有金帥的命令，嵩家兄弟竟然不敢貿然出手對付敵人。

嵩家兄弟雖在武林中惡名赫赫，但七狂幫幫規極嚴，誰若妄出主意，那就無疑犯了天條，那即是不可饒恕的死罪。

金帥在七狂幫的地位，顯然比起嵩家兄弟的權位還更高。

霍天亮冷冷一笑，向嵩家兄弟打量了幾眼。

他忽然輕佻地說道：「想不到嵩嶽竟然會養出幾個不成材的兒子，簡直寃孽。」

嵩家三兄弟的面色同時大變。

嵩松夏已忍不住第一個飛身而上，直撲霍天亮！

他左手的梅花扇射出寒星點點，直襲霍天亮頭頂！

嵩松夏速度十分驚人，眼看霍天亮立刻就要中招……

但霍天亮只是略為向後退一步……

在此同時，八個穿着青衣的戰士，突然用更快的速度，把那些毒針，全數擋了下來！

嵩家其餘兩兄弟，同時撤出手裏的腰帶，飛向霍天亮的腰眼。

霍天亮側身一閃，兩條腰帶堪堪擦身而過。

而他就乘着那兩條腰帶之間的空位，直飛向嵩松春和嵩松冬兩人的面前，使出「化氣掌」狠狠的打在他們兩人的胸膛上。

他們倆知道無法閃避這一掌，頓時運勁自保，硬接這一掌。

「啪」的一聲，嵩松春和嵩松冬，兩人似是紋風不動，並且立即雙雙向前踢了一脚，把霍天亮擊退。

霍天亮道：「雖然女聲娘氣，內功居然是不錯。」

嵩松春怒道：「老霍，恐怕你還未知道我們的厲害！」

另一邊，嵩松夏正對着這八個青衣戰士。

這八個青衣戰士，行動十分奇怪，嵩松夏就這樣不知不覺間，墮入他們所佈下的「八仙遊魂陣」的劍陣內。

嵩松夏墮入劍陣後，就好像騰雲駕霧一樣，飄浮不定，望着他們就連自己也好像在天堂上一樣，浮浮沉沉。

嵩松夏知道這只不過是幻像，索性閉上雙眼，急急運勁，嚴陣以待應變。

就在這時，八位青衣戰士，揮起手中利劍直刺向嵩松夏！

突然煙霧迷幻，他們所刺的地方全部落空。

原來，嵩松夏運勁把身邊的沙石震起，在同一時間，他以輕功飄回到兩個兄弟身邊。

＊　＊　＊

現在雙方僵持着，沉寂無聲。

風越吹越狂。

過了不久，金帥對嵩家兄弟道：「你們今次犯了幫規，如果有命逃出去，回到幫會再慢慢清算。」

嵩家兄弟沒有一個敢出聲。

金帥又道：「紫金幫幫主並非泛泛之輩，他是名震中原的『神箭手』霍天亮，他目前還未想殺你們，否則他一用蛇弓，恐怕你們早已性命不保！」

在江湖上，西江桃木島主嵩嶽固然是不可一世的梟雄人物。

但若與霍天亮相比下來，恐怕還是有一段距離。

霍天亮道：「看來嵩家兄弟的武功，還待繼續磨練！」

嵩松夏給他說得火上加油，恨不得立即上前，把這個老叟碎屍萬段。

但這一次，在未得金帥允許之前，他實在還不敢妄自出手。

金帥的臉色變得更深沉。

他突然說出一句嵩家兄弟不想聽的話。

「咱們走！」

「走？」嵩松夏瞪大了眼睛。

宋業邦嘿嘿一笑：「你們當然滾得越快越好，總比全部呆在這裏躺下划算一些。」

他說的話，並不是恫嚇之言。

紫金幫既然已插手管上這件事，七狂幫就算要硬拚，恐怕也難以討得了好。

更何況九玄洞還有不少高手，他們早已嚴陣以待。

昔才若非宋業邦曾暗中示意按兵不動，一場大混戰早已爆發。

七狂幫雖然有嵩家兄弟作為衝鋒陷陣的本錢，但嵩松秋突然死在霍天亮的紫金箭之下，已使金帥的鬥志受到挫折。

霍天亮忽然冷冷一笑，目注金帥：「你的決定很聰明，祇不過現在才決定想走，恐怕不太容易了。」

金帥嘿嘿一笑，道：「霍幫主的意思，莫非想憑壺中紫金箭，把老朽和嵩家兄弟全部留下來？」

霍天亮搖搖頭：「老夫絕不會喧賓奪主，這裏是宋翁的地方，他是否願意放你一馬，還得看看他老



人家的意思。」

金帥胸膛起伏，嘿嘿道：「他的膽子就算再大十倍，也絕不敢阻攔老朽的去路。」

宋業邦居然同意他的說法：「不錯，老夫的確不敢阻攔幾位。」

霍天亮沉思片刻，道：「宋翁有什麼顧忌，不妨直說！」

宋業邦長長的嘆了口氣：「這個老瞎子還掌握着兩條性命，那才是七狂幫的最大本錢。」

霍天亮忽然把目光放在拖車的那條老虎身上：「為了牠？」

宋業邦也凝視着老虎無敗，半晌才道：「牠是老夫的朋友！」

霍天亮並沒有反對宋業邦把一條老虎視作為他的朋友。

十八年前，他也養過一雙白銀狐。

這種白銀狐性格非常孤僻，一定要從出世就要飼養，否則牠絕不會跟着任何人。

霍天亮有一次到北方的邊疆狩獵，他看到一隻白銀狐，於是放箭把牠射殺。

正當他走到這白銀狐身邊的時候，他發現到一雙剛出世不久的小白銀狐，如果他不理牠們，放在這冰天雪地的地方一定必死無疑，霍天亮於心不忍，決定飼養牠們。

這一對白銀狐，却對霍天亮極為忠心。

十六年前，霍天亮在蜀山峨嵋山下遇伏，身受重傷，幾乎死在幾個魔頭的暗算之下。

但他並沒有死。

因為就在他最危急的時候，他所飼養的一對白銀狐奮不顧身地，在霍天亮身旁守護着，而且還把幾個老妖咬傷。

但在劇戰中，其中一隻雌性的白銀狐也慘遭破腹之禍，當場斃命。

雄性的白銀狐在雌性的白銀狐身旁哀鳴半天，苦守良久，仍不見雌性甦醒，終於也從崖邊跳下，折頸殉情而死。

畜禽尚且如此忠誠待人，有如此壯烈的行動，人又如何？

霍天亮還能夠活下去，並不是僥倖，而是他的這一對忠心的銀狐，用血肉和性命換取回來的。

霍天亮想不到當年飼養的畜禽，竟然是自己一道護身符。

經此一役，霍天亮回到家中，足足在床上躺了三個多月。

其實，他只是休息了四十天的時間，傷勢便已復原十之八九，按照他以往的性格，早就已經恢復了正常的行動。

但他仍然要耐着性子，設法讓自己儘量休息多一點。

他不但要把自己的體力回復，而且要回復到巔峯的狀態。

當他對自己的身體感到滿意的時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找那幾個老妖魔報仇。

這一次的報復，並不是為了自己。

而是為了那一對白銀狐。

霍天亮的報復行動，遠比任何人想像中還更火爆、更激烈。

當時，那幾個老魔頭，唯恐霍天亮找到他們，早已在一個極隱蔽的山谷匿藏着。

他們正準備修練一種極邪門的陣法，來對付霍天亮。

但霍天亮誓要找到這些老妖，不出一個月就已經找到他們的藏身地點。

當霍天亮找到他們的時候，那五個老妖用新練成的邪陣對付霍天亮。

陣式甫開始，「颯」的一聲，霍天亮第一箭就已把主持陣法的魔頭射死。

這一戰，霍天亮只帶了兩位朋友助陣。

他們就是「奇槍神手」宋業邦和「獨腿怪醫」何百為。

＊　＊　＊

當年在隱蔽山谷中力挫六妖魔的往事，宋業邦當然還沒有忘記。

但江湖中人知道宋業邦和霍天亮是老朋友的人並不算多。

甚至，有人以為這兩個人以前從未謀面。

霍天亮為白銀狐復仇，因為白銀狐不但曾救他一命，而且也是他的朋友。

霍天亮既能視白銀狐為朋友，宋業邦與老虎之間的關係，在他眼中當然也不是一件奇事。

現在，無敗身受重傷。

牠仍然在金帥的拖車上。

宋業邦看得連心也酸了。

金帥若要殺牠，實在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但宋業邦更關心的另一條性命，却是他的老朋友——「獨腿怪醫」何百為。

＊　＊　＊

洪强冒充「獨腿怪醫」何百為，用來刺宋業邦的奸計，雖然已經失敗，但宋業邦却知道，眞正的「獨腿怪醫」何百為，已落在七狂幫的手中。

因為洪强背着兩個大藥囊，的確是何百為之物。

雖然宋、何兩人已分別多年，但宋業邦絕不會忘記那兩個又殘又舊的大藥囊。

因為這兩個藥囊，本來就是宋業邦三十多年前自己曾經使用過的。

宋、何二人自相識後，一見如故。

後來，宋業邦把這兩個大藥囊送給何百爲。

何百爲不但欣然接受，而且從此之後，都背着這兩個大藥囊，成爲了「獨腿怪醫」的標記。

這兩個藥囊既然已落在洪强的手中，那麼何百爲的處境，也就可想而知。

宋業邦希望他只是被七狂幫囚禁着。

如果何百爲已遭毒手的話，他就算拚了一條老命，也絕不會讓金帥和嵩家兄弟活着回去！

* * *

金帥雖然眼睛已瞎，但他的心並不瞎。

他很瞭解宋業邦的心思。

宋業邦的意思是：「把老虎無敗和何百爲交出來，然後才放他們回去！」

金帥並不愚蠢。

他早就知道活着的何百爲，遠比死去了的何百爲有用得多。

所以，他沒有殺死何百爲。

也幸虧他曾爲自己留下一條退路，否則，他和嵩家兄弟，勢必全數喪生在紫金幫和九玄洞高手前後夾擊之下。

霍天亮忽然道：「老瞎子，你還不把何百爲快快交出來？」

金帥突然尖嘯一聲。

嘯聲響起，不遠處立時傳來一陣車輛滾動和清脆的馬蹄聲響！

聲響由遠而近，越來越更響亮。

一輛看來很結實的馬車，徐徐地往九玄洞這邊駛近。

這輛馬車不但結實，而且構造特別，倒像是官府囚禁犯人的囚車。

宋業邦冷哼一聲。

「金瞎子，你這樣對待老夫的好朋友，眞還不錯。」

金帥淡淡的道：「當然不錯，否則，現在運到這裏的，該是一口棺材，和一條死屍！」

宋業邦白眉一揚，冷冷道：「何百爲若死了，你這個老瞎子，還能活得長久嗎？」

金帥閉上了嘴巴。

他正陷入劣勢，在這種時候，跟宋業邦鬥嘴，是划不來的。

君子不吃眼前虧。

雖然他並不是君子，但對於這句話的道理却很明白。

這一次，他吃了一個啞巴虧。

他不但未能殺死宋業邦，反而損折了兩位高手。

現在，他只好釋放無敗和何百爲。

他知道，鬥爭只在開始的階段，七狂幫仍有極大的潛力，足與九玄洞決一死戰。

* * *

大屋中間，燈火通明。

司徒英武在九玄洞中療養傷勢，總算漸漸痊癒。

能夠把他治好的人，當然是何百爲。

「獨腿怪醫」不愧是醫術中的高手，宋業邦的醫術雖然也不差，但與這個老朋友相比之下，却未免差得太遠了。

現在，是司徒英武自受傷以來，開始喝第一杯酒的時候。

酒很濃。

與司徒英武對飲的人是宋業邦、何百爲，還有名震中原的紫金幫幫主霍天亮。

霍天亮是雷勇刀的岳丈。

自從雷勇刀退隱江湖後，霍天亮已很少在江湖中露面。

霍天亮忽然問司徒英武：「你的奪劍呢？」

司徒英武一陣苦笑。

「丟了！」

「丟了？」霍天亮一呆：「那是鐵不銅老劍匠的心血，你居然把它丟了？」

宋業邦却瞪起了一雙怪眼，道：「丟了就是丟了，有什麼稀奇？」

霍天亮道：「丟了奪劍並不能算是一件小事，將來雷勇刀知道，說不定還會怪責到本幫主的頭上。」

宋業邦道：「你的意思是無論如何都要把奪劍找回來？」

霍天亮道：「當然。」

司徒英武淡淡一笑，道：「奪劍當然一定要找回來，但今夜這一頓酒，也是要喝個痛快的。」

霍天亮道：「爲酒色而躭誤正事，那可不妙。」

司徒英武道：「天下間不妙的事情甚多，又何止酒色而已？」

霍天亮問道：「你能否把奪劍找回來呢？」

司徒英武道：「難說！難說！」

霍天亮長長的嘆了口氣，道：「看來，你是比不上雷勇刀。」

司徒英武道：「這是事實。」

霍天亮道：「你可知道你有什麼地方比不上他？」

司徒英武搖頭。

霍天亮道：「那是你的劍法和江湖經驗，都比不上雷勇刀。」

司徒英武把杯中美酒一傾而盡，道：「霍幫主之言，一針見血。」

霍天亮道：「但據老夫看來，你絕不是一個資質平凡的人。」

宋業邦插口道：「何止如此，簡直就是天賦異稟，是個練武的上佳材料。」

霍天亮道：「在武林中走動時日多了，江湖經驗自然會增加，但劍法方面，似乎還得要好好琢磨一下。」

（未完・四）



# 寒夜屠龍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花牡丹赴約上船，三小王爺忽必亮將春藥放在色香味俱全的菜中，花牡丹則將倒陽散放進酒中，結果小王爺不行，叫牛大壯頂替，却被牡丹殺傷，錢老早就躲在船尾下方，聽得船上幹起來，他上船與掌舵的馬雲飛交手，忽必亮打算暗中出刀殺了錢如土，河中忽伸出隻手將他拖下水中，馬雲飛亦被打落水，祇留下牛大壯去向方管事報訊……

技不如人作人質　眞君肚中困小王

「白姑娘？白前輩已經六十出頭了吔，還姑娘呀？」

錢如土叱道：「妳懂什麼？她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個大姑娘！」

花牡丹道：「原來你去了白前輩的地方呀！」

「不錯，我去了那段河岸邊上溜躂。」

花牡丹道：「你老在河邊溜躂？你不進去土窰呀！」

錢如土道：「我不進去，我只是看着她住的地方我就高興了。」

花牡丹道：「你老去了快兩天？」

錢如土道：「唉，如果不是這件事呀，我至今還在那一段河邊上溜躂呀！」

花牡丹道：「眞有你的，老爺子，你情有獨鍾而情天差一點難補，既是情天潭水，却又情見力拙而不敢直入她的洞室去溫存，太令人酸鼻了吔！」

錢如土道：「爲什麼要酸鼻？我這一天多足夠我此生回味無窮的了。」

花牡丹道：「不是啦，是我爲你老的多情而酸鼻，一旦白前輩得知，必大爲感動了。」

錢如土道：「我不要她感動，那會傷神的，我只要她高興，唔，她是那麼清純呀！」

花牡丹道：「老爺子，你如此癡情，我也爲你的表現流快樂淚了。」

「哈……哈……」

錢如土的笑聲太大了，嚇得林中的野鴉也驚飛上了半天空，倒令花牡丹吃一驚。

「老爺子，你……」

錢如土突又大聲叱：「鬼鬼祟祟的東西，老夫在此，出來吧！」

四更天的月光依然夠明亮。

就在他的吼聲裡，從林中走出三個人，這三個人中兩人帶着傷，只一到了岸邊才看到，正是那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另一人可不正是那方管事方圓來了。

姓方的一見船上兩個人，不由大怒，叱罵道：「老狗啊，你們把小王爺坑到什麼地方去了？」

錢如土火着了，他回罵道：「坑到你娘的褲襠裡去了！」

方管事怒道：「知道你們在玩火嗎？」

錢如土道：「老子們靠玩火過日子，有什麼不對？」

方管事道：「你們究竟想怎樣？」

錢如土笑了。

「這還像句人話，見面三分情，何必開口就罵人？」

他看看兩個帶傷大漢，又道：「你姓方的也是侍候人的人，我知道工作不好做，主子犯了性，你

這當下人的便吃不完兜着走，是吧！」

方管事道：「媽的又來了，又耍嘴皮了。」

錢如土道：「便耍嘴皮吧，也得有話說呀，大管事，你說是不是？」

牛大壯吼道：「老頭兒，你是怎麼上船來的？」

錢如土道：「我呀，我喝足了酒以後，由水下潛到船尾的，你們的商量，老夫全聽到了。」

馬雲飛叱道：「他媽的，老奸巨猾！」

花牡丹開口了。

「喂，大管事，你忘了我的話嗎？」

方管事道：「什麼話？」

花牡丹叱道：「混蛋，本姑娘的話你當耳邊風呀，難怪你這狗腿子盡把事情搞砸。」

方管事吼道：「媽的，也輪不到妳這賤人罵我呀！」

花牡丹道：「我說過，你們三小王爺再約我，我明白會無好事，提醒你們要多帶銀子買命，難道你們就全忘了呀，可惡！」

方管事吼道：「又是銀子，你們窮瘋了是嗎？」

錢如土戟指岸上三人，吼叱：「便是窮瘋，也是你們韃子把咱們弄得窮瘋了，娘的老皮，自你們入了中原，咱們漢人遭了殃，金銀給你們弄個光，如今可好，大江南北餓死不少人，怎麼的，向你們弄些銀子救人命，不行呀！操！」

他說得口沫橫飛，理直氣壯，倒把岸上的人惹火了。

馬雲飛厲吼：「這老頭要造反！」

錢如土道：「老子已經在造反了，你咬我個鳥。」他想到一邊站的花牡丹，覺得話太粗魯，立刻又道：「你們想怎樣？」

方管事道：「先說，小王爺呢？他怎麼樣？」

花牡丹道：「不怎樣，拿銀子他活命！」

「娘的，又是銀子，多少？」

花牡丹欲開口，錢如土搶先道：「十萬兩白銀。」

花牡丹吃一驚，她也想不到錢老爺子會如此的大口氣開這個大價。

十萬兩白銀可並非小數目，那得用大車拉的呀！

方管事一聽直跳脚，道：「可惡呀，你們的胃口越來越大了，開口就是十萬兩，媽巴子的，你們別逼人太甚，我當不了主呀！」

錢如土道：「沒關係，你把消息帶回太原府，七王府你向老王妃報個告，她如果要她兒子的命，十萬兩銀票快送來，老規矩，長安城寶莊銀號的票子，去吧，三天後的現在，咱們在這兒交易。」

方管事道：「好像我只有被你們牽着鼻子走了。」

他一頓，又道：「媽的，這是擄人勒索呀！」

錢如土罵道：「放狗屁，咱們這是什麼擄人勒索呀？」

方管事道：「擄走小王爺，勒索十萬兩銀子，這還不叫擄人勒索呀！」

錢如土回罵：「去你的擄人勒索，他如果好端端的住在七王府，誰會找到他頭上？他一心想玷汚咱們的好姑娘，他把色字頭上放把刀忘懷了，這不叫勒索，這叫做教訓，教訓他以後別見人家姑娘美，就一心要把人家姑娘往床上奔去，那是要代價的！」

牛大壯道：「這老狗，不但會喝酒，說話也粗魯，方管事，咱們拚了。」

方管事道：「拚？看看你們的傷再說吧，小王爺還在他們手中呀！」

便馬雲飛也低頭了。

方管事道：「殺個價吧，老頭兒，十萬兩白銀我無法回去擔待。」

錢如土道：「銀子又不叫你出，你擔待個鳥。」

「打個對折如何？」

「少一文你們來收屍吧！」

方管事怒道：「你這老東西呀，太不近人情了！」

「哈……」錢如土大笑，道：「人情，哈……南方已在造反了，你們的氣焰快盡了，這人情二字今天才自韃子口中說出來呀！」

他笑得十分悲壯，可也火了牛大壯。

「老頭子，咱們岸上再較量。」

錢如土大怒：「哦呸，你不配！」

牛大壯欲上船，方管事伸手攔住他。

三個人也不知說什麼話，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一句也聽不懂。

最後，方管事道：「好，三天之後的現在，咱們就在這兒見，可得把小王爺帶來喲！」

錢如土道：「只要你們不玩詐，咱們必按時而來，方管事，快回太原去吧！」

方管事一跺脚，沉聲道：「走！」

三個人轉身，刹時間奔入林中不見了。

花牡丹笑道：「老爺子，你的口氣嚇人吶！」

錢如土道：「也叫你們後生小輩見識一番，哈……」

* * *

三天，三天足可以趕辦許多事



情，尤其對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而言，足可以把他們應做的事情做得妥妥當當。

小船繫在柳根上，錢如土對花牡丹道：「走，跟我去，叫妳認識幾個人物。」

花牡丹道：「人物？怎樣人物呀，樑上君子呀？」

錢如土道：「別瞧他們不起，這些人物中不少俠盜之輩，只因爲荒年連連，天下大亂，才走上這條路的，丫頭，咱們不是打算協助南方的義軍嗎？告訴妳，他們也不甘後人，正準備大幹吶！」

花牡丹道：「老爺子召來的人物，我怎敢瞧他們不起呀，我恭敬他們還來不及吶。」

一笑，錢如土道：「陽曲縣東門外有個火星廟，妳知道火星神君廟吧，供奉的乃是火星神君老爺，香火還鼎盛的，他們就在那兒聚首。」

花牡丹道：「那忽必亮呢？難道也被捉在火星廟呀？」

錢如土道：「我也不清楚，只不過，必定是個極端隱蔽地方是不會錯的。」

花牡丹道：「再是隱蔽，也不會有白前輩那裡隱蔽，你說對不對？」

提起白鳳仙，錢如土立刻精神大了。

「喂，丫頭，我問妳，我如果把忽必亮那小子藏在妳白嬸子那裡，妳看她會不會生氣？」

花牡丹笑道：「放心，白前輩不但不生氣，她還會更愛你的。」

「眞的？」

「絕對錯不了，放心啦！」

錢如土幾乎手舞之，足蹈之了，他大笑道：「哈哈哈，丫頭，那我就去火星廟，今天就押着忽必亮那小子，去我的老情人那裡，哈……」

兩個人精神大了，一邊走一邊笑哈哈，哪裡像是剛剛經過一場搏殺的樣子。

* * *

隔着一道黃土坡，坡後面一大片老林，一座兩進廟院，四週還有圍牆的大廟，便在這片老林的正面矗立着，那廟的廟脊背正中央雕着一個大火苗子，這兒便是陽曲人們最信奉的火星神君廟了。

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走在月光下，到了這座火星廟內時候，差不多五更將盡了。

這正是斗轉參橫時，火星廟中除了有香煙冒出之外，一片寂靜。

突然，聽得錢如土撮唇一聲刺耳的口哨聲，哦，就只那麼吹三次，便聽得廟門響處，自門內匆匆的奔出五個半百老者好像是擠着出來的。

花牡丹只一看，便認出其中一個老頭子，乃是守在她住過的酒店外的那老者。

這是第二次碰面，花牡丹笑道：「嗨，你好呀！」

那老者撫掌笑道：「歡迎！歡迎！」

另外四個老者對錢如土恭敬的一抱拳，齊聲道：「錢老，咱們幸未辱命。」

錢如土笑笑道：「是我老錢厚面皮，倒叫你們太行五鼠爲我忙了這三天，眞的心存感激呀！」

原來這五人乃是縱橫太行的「太行五鼠」。

要知這太行五鼠平日裏已很少出手做買賣，他們的身份在偷字輩中已列老輩人物，想不到會在陽曲這地方，發現了行輩中的祖師爺錢如土，五鼠立刻矮一輩。

他們必須對錢如土有所恭敬，無他，必須做給小輩們看，也是榜樣，這樣的規矩是少不了的。

* * *

這太行五鼠也是道上名人，老大「飛天鼠」申屠仁，老二「跳澗鼠」丁大海，老三「飛毛鼠」毛勇，老四「徹地鼠」石虎，老五「鬧江鼠」張千。

他們五人各有專長，五人合在一起，便是人頭也照樣輕易手到取來。

雖然五人偷藝精湛，但在錢如土面前，他們就矮半截，因爲錢如土的功夫就令他們折服。

此刻，這五鼠把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迎入火星廟的後院廂房，由廟中火工先爲二人送上吃的，折騰一夜，二人也早已餓了。

錢如土吃飯簡單，只要有酒，十天不吃粒米也無所謂，他依然精力旺盛。

花牡丹就有些吃了想睡的樣子。

錢如土衝着五鼠咧嘴一笑，道：「你們幹得很好，『鬧江鼠』，你把那小韃子藏在什麼地方？」

「鬧江鼠」張千吃吃笑道：「放在一個鬼也找不到的地方，只等老爺子你的吩咐，哈……」

他得意，因爲是他潛在汾水，伺機把忽必亮擄來了。

原來，這張千奉命去擄忽必亮，爲什麼要他去？很簡單，因爲張千的水性奇佳，他好像天生不怕水，他能在水中躭上一盞茶之久不出來。

忽必亮把花牡丹弄在船上，以爲是萬無一失之策，豈料反而上了當。

忽必亮自船中走出來，給了張千的機會，一把便把忽必亮拖入汾水中了。

* * *

花牡丹聽說已把這忽必亮藏在一處鬼也找不到的地方，她十分好奇的問：「五位前輩，你們把小奸王藏在什麼地方呀？」

張千哈哈一笑，道：「姑娘，猜是猜不着的，只要錢老一句話，叫咱們做什麼就做什麼。」

錢如土一笑，道：「丫頭，妳別急，我老人家聽妳的，妳不是說要去妳白嬸子那兒嗎？我接受妳的主意，只不過希望不是餿主意。」

花牡丹道：「放心啦，老爺子，你不必有所懷疑啦，去了便知。」

錢如土一拍巴掌樂道：「妙！咱們這就去。」

他對大鼠道：「距此不過十幾里土山邊的半坡上，河岸邊有個大窑洞。」

「飛天鼠」申屠仁道：「那一段是荒涼河岸邊，沒有什麼窑洞呀！」

錢如土道：「神仙住的地方當然無人煙，人住的地方馬蜂窩，鬧哄哄的不安寧。」

他轉而向花牡丹又道：「丫頭，妳說我老人家的話對不對？」

花牡丹笑道：「對呀，要不然你老人家又怎會去住在深山裡呀！」

錢如土道：「嗨，我是說妳的白大嬸子呀，怎麼扯到我老人家身上來了？」

花牡丹笑道：「我的話當然包括白前輩呀！」

錢如土得意的笑了。

* * *

錢如土喝着酒，他向張千道：「你們去設法，把那小韃子僞裝起來，咱們很快就上路，一齊去那段荒岸邊，那才是個藏人的好地方。」

「跳澗鼠」丁大海道：「我有主意。」

「飛毛鼠」道：「二哥，咱們二人快去辦。」

他二人說走就走，立刻去設計運送忽必亮的方法了。

錢如土笑問張千，道：「你說說，你能把那小韃子藏到何處，而誇稱是最隱蔽之地？」

「徹地虎」石虎却搶先笑道：「錢老，他們去設法運送那小韃子，咱們這兒閒着也是閒着，就憑你老的慧眼，你可以想想咱們把那小韃子藏在什麼地方呀？」

錢如土笑笑，道：「娘的，這節骨眼，你們是打算考一考我老頭子了？」

張千哈哈笑道：「如果錢老能找到，咱們兄弟五體投地，也証明這地方不安全。」

一邊的花牡丹還煽風點火似的笑道：「來叔說過，你老是天下第一，今天看你露一手吧，咱瞧瞧！」

錢如土笑駡道：「丫頭，妳也湊起熱鬧來了。」

花牡丹笑道：「你就表演一手吧！」

錢如土道：「也罷，且看我的了。」

他並不馬上站起來，開口就說：「人被你們藏在那火星眞君廟內了。」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對我們在行的人是不會這麼做的，一般而言，人在什麼地方，你們是不會守在那兒的，這叫東風西雨，叫人摸不着邊際，可是這事是我叫你們做的，你們爲了小心怕人跑了，所以你們五個好哥兒便守在這兒了。」

「飛天鼠」申屠仁豎起大拇指，道：「高明！」

張千道：「便是猜中，但人會藏在何處？」

錢如土站起身來了。

他對花牡丹一笑道：「丫頭，走，咱們找那小韃子去。」

花牡丹大感興趣，笑道：「好呀！我跟你老見識見識去，學幾手也不錯呀！」

錢如土走在前面，三隻「成精老鼠」跟後邊，花牡丹一邊走一邊笑，道：「老爺子，你們這一行的人還有找東西的本事呀！」

錢如土道：「不可少的一項本事。」

他邊走又回頭，道：「妳想想，好不容易摸進門，心驚膽顫的找東西，這時候就分等級了。」

「還分等級呀！」

「當然，優等的進入房中用目瞧，立刻便知道這家人的寶物放在什麼地方。」

花牡丹笑道：「妙！」

錢如土道：「頭等的却要在房中走一遍，才會判斷出寶物擱在哪裡。」

他一邊走，一邊又道：「二等的可就要手足併用了，只不過也只是輕輕拍打四週而已，至於三等人物就亂來了，他們不用頭腦，在擔驚害怕中，翻箱倒櫃，扯衣毀物，把被偷的人房中弄了個亂七八糟。」

花牡丹道：「這樣的人就可惡了。」

錢如土道：「不，第四等才可惡的，他們偷變搶，壞了咱們這一行規矩，我老人家就整治過這種人，這是偷不成殺人，那何不直接去搶呀！」

花牡丹一笑道：「老爺子，當年你是那一大類的人物呀！」

一笑，錢如土道：「老夫乃優等類的。」



他已跨入神殿之中，眞絕，他站在神殿門下不再走進去了。

只見錢如土左看看，右看看，然後哈哈笑。

花牡丹笑道：「這兒只有一座火星神君像，一目瞭然的了，走，再到後院幾間屋子去瞧瞧。」

錢如土道：「丫頭，妳原是個鬼機靈，如今變成木頭蟲了，哈！」

花牡丹一怔，道：「我是木頭蟲呀？」

錢如土把手指向火星神君，道：「鬧江鼠，你們眞混帳呀！」

張千吃驚的道：「老爺子，你怎麼駡咱們呀？」

錢如土道：「你們怎麼把小韃子藏入火星眞君的肚子裡面去了，太不恭敬神君了，還不快把那小韃子弄出來？」

他此言一出，張千三人大是佩服，便花牡丹也驚訝的尖聲道：「人藏在神肚子裡呀！」

錢如土道：「所以我駡他們有褻瀆神君之行爲，小小韃子怎好與神君一體，太不成話了。」

申屠仁轉對張千道：「老五，快把小韃子抱出來，都是你的餿主意。」

張千一個騰身飄落在神座上，抽個身便到了神像後，只見他像剝衣似的掀起一片紅布來，又在那神像背上揭下一塊木板，伸手便把個人拖出來了。

大伙只一看，可不正是三小王爺忽必亮。

一條布帶幪着雙目，另一條布帶封住口，第三條布帶把手綁上，還有一條布帶纏住足，最後一條布帶由足上反身拉到手上的布帶，綁的是不緊也不鬆，想逃，那得有人來幫忙。

五鼠的這種布帶非比尋常，能用來把人吊在樑柱上三天三夜也不會斷。

忽必亮被張千抱出來，立刻摜在神案前。

那忽必亮被摔得一聲悶哼，直是無法稍稍動顫。

花牡丹走上前，她去撥開忽必亮的雙目，笑道：「喲，小王爺呀，你的罪受大了。」

忽必亮一聽便知道是花牡丹，他恨死花牡丹了。

「嗚！」

忽必亮只能發出嗚聲。

花牡丹又把忽必亮口上的布帶撥開來，就聽忽必亮大聲叱吒：「你們這些賊子，太猖狂了，本小王饒不了你們，你們等着官家來拿你們吧！」

花牡丹臉色一寒，叱道：「什麼東西，死到臨頭，還不忘你的身份呀！」

「妳這女人果然蛇蝎美人，我應該見面就殺了你的。」

花牡丹道：「我如果醜八怪，你就會殺掉我的，所以你的毛病就是色，你死在你的好色了！」

忽必亮道：「你們……要殺我？」

花牡丹道：「小王爺呀，你聽過世上有誰把財神爺宰了的？那是驢幹的事！」

忽必亮吃一驚，道：「好哇，把我當成你們的財神小爺來了，又想打七王府的銀子呀，可惡！」

一邊的錢如土哈哈一笑，道：「小王爺呀，以後希望你多多的好『色』，我們才會有多多的銀子賺，哈……」

「哈……」便是太行山五鼠也齊聲笑了。

忽必亮幾乎氣結，咬牙切齒的道：「如是再有機會，我必抓住你們碎屍萬段！」

他知道自己成了肉票，一時間死不了，便也抱恨說出來了。

不料，「飛天鼠」申屠仁的脾氣爆，他一把尖刀比劃在忽必亮的鼻尖上，磨呀磨的蹭又蹭，一邊還咬牙瞪眼的叱吒道：「個小王八蛋，你若再說狠話，老子先削下你一隻耳朵來，我倒要看看是你厲害還是我狠！」

忽必亮不開口了，他不傻，又何必吃這眼前虧？

就在這時候，火星眞君廟外傳來「吱吱」聲，只一聽便知道是個雞公車來了。

這輛雞公車在廟門外停住，那申屠仁大聲呼叫：「是老二老三回來了嗎？」

廟外傳來「跳澗鼠」丁大海的聲音，道：「大哥，咱們回來了！」

果然廟門開處，丁大海與毛勇二人併肩走進來了。

毛勇一見忽必亮，笑道：「這麼快把這小韃子弄出來了呀！」

申屠仁對這二人笑道：「大哥我正等你二人回來，咱們要一齊向錢老一鞠躬！」

毛勇道：「何用如此多禮呀，咱們誰敢不尊敬他老人家呀，眞是的！」

申屠仁道：「兄弟呀，咱們把這小韃子藏在火星眞君的肚子裡，嗨，眞厲害，錢老站在殿前只那麼瞧了一眼，便知道這小子的藏身之地，你們說，錢老的道行夠不夠咱五個哥兒一鞠躬呀？」

毛勇驚訝的道：「眞的呀，了不起！」

張千笑道：「錢老，我給你鞠躬了！」

緊接着，太行五鼠都向錢如土打千，令這老神偷兒幾乎飄飄欲仙了。

錢如土忽然想起一個人來，他臉皮一緊，冷冷的道：「老夫說個人名你們知道不知道？」

申屠仁道：「誰？」

錢如土道：「有個號稱神偷的司徒丹！」

申屠仁立刻點頭，道：「有這麼個人物，聽說師出妙手空空苟上涼！」

錢如土道：「你猜對了！」

他冷笑一聲，又道：「老夫弄上手的東西他也不打聽一下就下手，可被老夫一頓好整，若非他爲了南邊義軍之事，那一回我老人家就饒不了他！」

申屠仁道：「敢動你老的東西，可惡，江湖道義何在呀，操！」

錢如土一笑，道：「咱們走在路上，我再把這件事對你們五個人細述，無他，路上解悶，你們當故事聽！」

他向毛勇，又道：「怎麼運送這小子？」

忽必亮大吼：「你們又要把我藏到哪裡去？」

他只這麼一開口，嚄，帶子立刻又爲他綁在眼上直連到嘴上，他安靜多了。

那毛勇抖出個大蔴袋，笑對錢如土，道：「咱們把他裝在這蔴袋裡，當糧食運送！」

丁大海也笑道：「雞公車上也有一蔴袋高粱，這小子與高粱一邊一個位置，咱們後邊推前邊拉，一路想到哪兒也沒人知道蔴袋中有個他！」

丁大海還用手指向忽必亮，倒令花牡丹也笑了。

＊　＊　＊

忽必亮可被整慘了。

他乃七王府的小王爺，七老王在世的時候，呵，他的威風可大了，他外出有侍從都騎馬，知府碰上也讓道，他吃香喝辣在酒樓，客人一見躲起來，他見那家姑娘美，千方百計弄上手，好的姑娘玩一月，不順心的還揍人，如今他被這幾個江湖客何止是弄得灰頭土臉，幾乎就是死去活來的不自在。

他怎麼會自在？人被套上大蔴袋，封口處露個拳大的口，不能讓他悶死在蔴袋中。

那毛勇的心眼精，弄了一根粗竹竿貼着蔴袋繫得緊，無他，免得忽必亮在袋中動，有了這根竹竿，他再也動不了啦。

一切弄妥，毛勇便抱起忽必亮，幾個人走到火星眞君的大廟外，只見雞公車一邊果然有一袋高粱捆着。

毛勇在丁大海幾人的協助下，再把忽必亮也綑綁在另一邊，這五鼠比個頭，石虎長得虎臂熊腰有力氣，便由這石虎在後面推車子。

前面拉的是張千，另外幾個人便跟在後面，就聽雞公車「吱嘎」的聲音更大了。

＊　＊　＊

走了一段路，來到陽曲南城外，那兒有幾個飯館子，申屠仁對錢如土道：「老爺子，咱們去哪兒？」

錢如土道：「過午就會到……」

申屠仁道：「錢老，那得弄些吃的帶上吧？」

錢如土道：「應該的！」

他對身邊的花牡丹又道：「取一錠銀子給他去辦些吃的，咱們繼續走！」

花牡丹掏銀子，申屠仁道：「錢老，你這就不夠意思了，看不起咱們呀，只不過弄些吃的，還需要你老破費呀，等於打人耳光嘛！」

錢如土一笑，道：「行，我不出銀子，可得爲我弄滿這酒葫蘆。」

申屠仁哈哈笑着接過錢如土那泛了白色的酒葫蘆，笑對石虎道：「快去辦吃的喝的，辦好你跟着來。」

就在這時，錢如土一把拉過花牡丹，低聲道：「閃一邊，有個人在東張西望！」

花牡丹吃一驚，道：「在哪兒？」她張目四下望，不由自主的便往大路一邊跟上去。

錢如土張口似無聲，但附近的申屠仁聽得清！

申屠仁豎起耳聽，他聽到耳邊嗡嗡聲：「你們五個快快走，往汾河岸邊的小道走，別管我二人。」

申屠仁知道這是錢如土的聲音，更知道必是有情況，也不再兩邊張望了，大步朝前走去。

石虎很會推車子，雞公車推得穩極了，石虎的扭腰擺臀配合得妙，推到有人地方，前面拉繩的張千還會呼叫：「閃開！車來了！」

太行五鼠改行運糧袋了。

＊　＊　＊

閃到大路一邊，花牡丹道：「老爺子，你碰到甚麼人物了？」

錢如土道：「丫頭呀，妳眞的沒看到？」

「沒有呀！」

錢如土道：「那麼，妳跟我來，咱們上前去搭訕，妳一看就明白了！」

花牡丹還眞的未看見什麼人出現，他跟着錢如土走近一個小茶棚前，立刻吃吃笑起來。

花牡丹這才往茶棚中瞧，還眞叫她嚇一跳，因爲她發現茶棚內近門口的桌面上，坐着兩個韃子，這二人身上帶有傷，正是那牛大壯與馬雲飛兩個蒙古人。

馬雲飛兩個韃子當然也看到錢如土與花牡丹了。



這二人眞的是仇人見了面分外的眼紅，那牛大壯忽的走到門口來。

「他媽的，你們敢來這兒呀？」

錢如土却淡淡的不回應，他對花牡丹道：「走，這兒有瘋人！」

花牡丹道：「我不怕，我有棒子呀！」

牛大壯火了。

牛大壯的頭上曾挨過花牡丹的打，一個肉包雞蛋大，還沒消一半，另一邊流了血，手上也挨一刀切，聽了花牡丹的話，忿怒的跳到茶棚外，他擺開架式了。

另一個是馬雲飛，這大漢立刻也走出茶棚外，吼聲如虎，道：「牛兄，咱們今天運氣太好了。」

牛大壯道：「也是我心中想的，媽巴子的，咱們今天拿下這兩個，就不怕他們不把小王爺交出來。」

馬雲飛道：「一對一，咱們上！」

牛大壯早就要搶攻花牡丹了，他衝着花牡丹嘿嘿笑，道：「媽的，難怪小王爺迷戀妳，妳還眞的俏呀，好，牛大爺侍候妳了。」

錢如土急忙搖手，道：「等等，等等，二位，你們千萬別急躁，且聽老朽一句話，如何？」

一邊的花牡丹道：「老爺子，怕甚麼，我人長眼睛，我的鐵棒沒長眼，動上手，你老看我怎麼砸爛他的那隻牛鼻子。」

錢如土叱道：「不許多口，退過來。」

花牡丹吃一驚，這時候錢老一邊直瞪眼。

錢如土道：「小孩子家就是急躁，爲什麼不多用一用自己的大腦呀？」

花牡丹幾乎要問，「還等什麼呀？」然而她仍然未出聲，棒子也橫在身前來。

馬雲飛怒指錢如土，吼罵道：「媽的，老兔崽子，你又想放什麼屁？」

牛大壯接一句：「有屁快放。」

錢如土道：「二位，這兒是陽曲城外呀，這兒人多又亂，動上手會傷及無辜的呀！」

牛大壯道：「爲你自己擔心吧，老小子。」

錢如土手指遠處土坡邊，道：「二位，你們眞想打架呀，那麼，咱們土坡那兒幹，而且，今天非打個結果出來不可，誰逃誰是王八蛋。」

牛大壯道：「好，你這老小子死也要撿地方，牛大爺二人成全你。」

馬雲飛冷冷道：「走，先宰了你這老小子，姑娘留她活三天。」

牛大壯哈哈笑，道：「對，咱們痛快三天再宰她。」

錢如土呵呵笑了。

他對花牡丹點點頭，道：「走，咱們到山邊的斜坡上，好生替咱們漢人出一口多年積壓的怨氣。」

花牡丹也尖聲笑了。

＊　＊　＊

錢如土與花牡丹走得快，二人走路似比賽，已經到了小土坡，但二人仍然跑得快，好像要逃走了一般。

後面的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便以爲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是想逃走的，於是，他二人立刻拔腿追。

那牛大壯邊追邊吼叫：「媽的，你們打算逃呀，快快站住！」

馬雲飛更是狂吼道：「別逃了，你們逃不掉的，便是逃到天邊也要拿住你兩個。」

嚄，他二人邊追邊罵，邊罵邊拚命的追。

小土坡邊羊腸小道盤到山坡上，然後再由山坡上盤到了山坡下，黃土高原有許多這樣的小道，叫人盡走寃枉路，到最後，你會發覺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　＊　＊

錢如土與花牡丹就利用這種羊腸小路跑上小土坡，再由小土坡奔到原來的地方，於是，二人站住了。

錢如土喝了幾口酒，他吃吃一笑，道：「丫頭，有許多事情妳要多學學了。」

便在這時候，就聽花牡丹手指遠方土坡上，笑道：「老爺子，他們來了。」

錢如土哈哈笑道：「累死這兩個大狗熊。」

原來錢如土就是要先整治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了，他見這二人長得高又壯，先是一陣的跑，跑得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上氣不接下氣，尤其是上坡跑更累人。

一開始二人還猛追，快到土坡上面，牛大壯已大喘不已了，馬雲飛便開罵也罵不出聲來了。

此刻，二人見錢如土與花牡丹二人又在原處笑嘻嘻，二人火大了。

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立刻撲過去，錢如土已呵呵笑道：「二位，要不要歇一歇呀？」

「刷刷」聲起處，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的刀拔出來了，牛大壯沉聲道：「兔崽子，今天你死吧！」

錢如土道：「放心，咱們敢等在此地，就沒有打算和平解決，只不過我們與一般玩刀子的不一樣。」

「什麼地方不一樣？」馬雲飛叱問。

錢如土道：「咱們是菩薩心腸呀！」

牛大壯罵道：「老王八在耍嘴皮呀！」

錢如土搓手，道：「非也，非也，要知別人動刀取人命，咱們動刀不要命的。」

花牡丹接着笑了。

「哈……我說怎麼老爺子發我的脾氣，原來是爲了想撈些銀子呀。」

錢如土叱道：「知道了就擱在心裡，說了出來就走味了，也不夠意思。」

花牡丹忙以手按在嘴巴上，她仍在笑。

錢如土道：「二位，要打要殺，咱們全接啦，只不過我老漢有個不成文的規矩，想在搏鬥之前先說明，也免得到時候大家傷感情。」

馬雲飛道：「爺們同你屁的感情，殺了你這老小子以後，樹林中咱們去快樂。」

錢如土道：「快樂也罷，痛苦也好，總得聽聽老朽的話再打，如何？」

牛大壯叱道：「快說！」

錢如土道：「太原府的方管事，回太原府的七王府取那十萬兩銀子了，是不是？」

兩人一聽，忽的大笑起來。

錢如土心中當然明白，他却淡淡的道：「別得意呀，便是方管事賞你二人的賞銀再多，也不用如此高興呀！」

他此言一出，牛大壯一瞪眼。

馬雲飛吼道：「媽的，還賞呀，只每人十兩銀子的飯錢，哪來的賞錢？」

錢如土幾乎要叫了。

錢如土一聽牛大壯與馬雲飛二人身邊各有十兩銀子，不由得跺跺脚，嘆口氣道：「算了，算了，娘的，你們身邊才只那麼點點銀子呀，可憐，可憐！」

牛大壯大怒，吼罵：「老小子，爲你自己老狗命可憐去吧，狗操的。」

馬雲飛道：「懷中有十兩銀子還可憐呀，媽的，多少人身邊連半兩銀子也沒有呀！」

錢如土一聽之下發火了。

「娘的老皮，你說的是咱們漢家可憐人，老夫從未見過韃子有人窮光蛋的。」

牛大壯冷笑道：「老頭兒，咱們這是幹什麼的？雙方是要動刀子玩命來的，你管得着老子們有多少銀子呀！」

他指指花牡丹又嘿嘿一笑，道：難道說你打算不打了，和平方法把這妞兒賣給爺們嗎？」

花牡丹不怒反笑，道：「喲，便是賣給你們吧，怕你兩個大狗熊也消化不了呀！」

牛大壯嘿嘿笑，道：「試試妳就知道，試試妳也會大呼過癮。」

花牡丹道：「眞的？」

牛大壯道：「假不了。」

花牡丹一笑，道：「好，咱們兩個先玩玩。」

嚄，她還眞的往牛大壯那邊走去。

錢如土道：「等等！」

花牡丹道：「火星爺不放光不知道神靈呀，老爺子，你看我同這大狗熊逗樂子吧！」

她手中的棒子抓得緊。

錢如土道：「只不過兩個受支使的傢伙，腰包又沒銀子好賺，能不打就算了。」

他又對牛大壯道：「別打了，講明三天後的半夜河邊見，你二位聽我老人家勸，去把每人的十兩銀子快花完，如若不然，後悔就來不及了。」

馬雲飛道：「老頭兒，你們還想等三天呀，今天就叫你完蛋。」

他準備逼向錢如土去了。

錢如土急忙猛搖手，道：「喂喂，你想幹什麼？」

馬雲飛道：「老子殺人。」

錢如土道：「在你們缺少銀子的情況之下，老夫不願出手，天下沒有白打的架呀！」

「混蛋！」

「那是你們，你們沒銀子打的什麼架？」

牛大壯叱道：「這老傢伙瘋言瘋語。」

馬雲飛道：「殺！」

他不管錢如土如何的搖手，彎刀直砍上去，這人有刀在手，與在船上的時候大不相同，出刀盡是要人命的招式，那種上劈下砍的架式，錢如土還眞的不願攖其鋒而出掌。

只不過想在錢如土的身上開花裂口也沒那麼簡單，錢如土展開小巧閃功，就足以自保。

這二人，一時間很難分出强弱，因爲錢如土仍是口中不絕的呼叫：「今天的生意要賠本呀，操他娘的，窮人遇上沒錢的，二人應該拉手哥倆好的呀，怎可以動刀子幹起來呢，豈有此理呀！」

他老人家邊閃邊叫，盡在馬雲飛的刀刃之下游走，一時間也不知他何時才還招。

＊　＊　＊

花牡丹原是在站着，牛大壯見馬雲飛出手，他也嘿然一聲揮刀欺上，口中還厲叫：「小妞兒，咱們兩個可以交交手，看一看是妳的功夫好，還是牛爺的最持久。」

花牡丹當然知道姓牛的話一語雙關不懷好意。



不是好意當然是惡意，而且還帶着幾分吃豆腐的意味，令人不悅。

花牡丹不悅在心中，她的表面可樂了。

「喲，大個子，別是吹牛說大話吧！」

「妳馬上就知道了。」

「我就出手呀！」

「咻」聲似毒蛇吐信，一道冷芒已到了花牡丹的面門，花牡丹冷然甩肩斜退半丈，忽的拔空一個空翻，觔斗在牛大壯的頭頂翻過去，這一招也正是來如風常用的一招兩式連閃帶打。

「彭！」

「啊！」

牛大壯暴退左右晃，他眼冒金星開口罵：「妳娘的！怎麼又打在老地方？」

花牡丹哈哈一笑道：「痛不痛呀？」

牛大壯大怒，叱道：「痛不痛妳自己敲在自己頭上便知道了。」

花牡丹笑道：「我呀，我沒你那麼賤，叫你們等三天，你們偏不幹，不是賤是什麼？」

牛大壯忽的拔身直撲，光景是把命也卯上了，因爲他不相信就憑花牡丹一個女子，他也鬥不過，傳出去多叫人難以忍受這種窩囊氣。

「老子宰了妳這臭女人！」

花牡丹兩臂箕張，看上去她就是要二次騰身起，却也引得牛大壯長身擧刀等着她往頭上翻。

牛大壯也心中暗喜，這一回老子非切下妳半斤肉不可，來吧！

豈料花牡丹張臂是虛招，她反而挫腰猛一矮，游魚似的自牛大壯的下盤掠過。

「呔！」

「哎呀呀，他媽的！」

牛大壯痛得掉眼淚，花牡丹躍起身子笑嘻嘻，她這一棒打在牛大壯的膝蓋上，聽聲音是脆的，好像把牛大壯的膝蓋打傷了。

人的那地方很脆弱，挨上一棍是十分難受的，要不然牛大壯也不會痛出眼淚彎下腰了。

有人說：打蛇打在七寸上，打狗打在小腿上，而花牡丹這一棒打在牛大壯的膝蓋上，眞的是一棒立竿見影，牛大壯不再叱唬了。

牛大壯怕花牡丹再撲來，他雖然彎腰屈膝而雪雪呼痛，他的雙目仍然盯着花牡丹，尤其是花牡丹手中的那根鐵棒子。

花牡丹淡淡的道：「喲，賺銀子眞不容易呀，單只侍候你這大狗熊兩下子，就耗了本姑娘不少元氣呀！」

牛大壯聽得幾乎想哭。

＊　＊　＊

錢如土在叢叢刀芒中直喊叫：「別殺了，沒錢鬼也不推磨，何必費力氣。」

馬雲飛早已殺出個性來了，更發出「忽叱忽叱」聲宛似餓狼在打仗。

西北的塞外，野狼成羣到處掠食，有時候兩羣野狼也會幹起來，狠鬥狠更凶殘，那吼嗤聲是嚇人的。

馬雲飛便是這樣，甚至牛大壯已吃了虧他也不管了。

到了這時候錢如土也似乎發火了。

「丫頭，二十兩銀子打一仗，妳幹嗎？」

花牡丹一聽就樂了。

「老爺子，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

邊殺邊笑的錢如土道：「妳明白什麼事呀？」

花牡丹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呀！」

錢如土道：「人人發財，那得看各人造化，丫頭，這小子不長眼睛，妳替老夫教訓他。」

花牡丹一聲笑道：「我來了。」

她很放心，她明白牛大壯一時間是走不了的。

花牡丹揮棒攔殺，馬雲飛回刀當頭劈，這二人立刻殺起來，錢如土一邊看熱鬧。

錢如土也看牛大壯的熱鬧，他哈哈一笑，道：「大狗熊，丫頭又傷着你了？」

牛大壯大怒，吼罵：「滾你媽的蛋！」

錢如土喝了一口酒，道：「行，老夫退一邊，你繼續的痛吧！」

「老傢伙眞不是東西。」

錢如土反而哈哈笑了。

＊　＊　＊

只不過五七個照面，花牡丹已發覺這姓馬的有頭腦，有頭腦的人，命就長。

她在一招畫龍點睛甫出手，身子立刻騰空而起，不想這姓馬的不簡單，立刻隨之而起，一把彎刀打橫切，這是個兩敗俱傷的殺法，但形勢上，花牡丹是女子，馬雲飛的個子大，一旦碰上一起，花牡丹大概要吃虧。

就在這一剎那間，一團人影飛得比二人更快，半空中發出「噗」的一聲響，一片血漬似噴泉，噴得馬雲飛雙目一暗，隨又傳來「彭」的一聲響。

「哎呀……呀……」

馬雲飛不但頭上在流血，他在刀尚未劈出的時候，臉皮又是一陣痲痛。

爲什麼又是一陣痲痛？因爲他夜來在船上時候，也曾被錢如土噴了一傢伙。

（未完‧十三）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 五彩傳奇

**上文提要：**羅老大等人覬覦的買賣乃是西南七省三年累積的貢品，西京總督衙門派出十多個軍爺住在福鎮的客棧等待迎接「大漠黃風」，羅老大等打探到除了請石大俠外，總督還請了「絕一鏢」劉言。欲接近寶物，就得先扮軍爺，於是羅老大等人設計誘軍爺等出鎮而殺光，他穿了姓李頭頭的服裝再回客棧，此時石成玉抵達，羅老大以軍爺身份拿出騙來的總督手函……



## 七惡陰險施毒招　俠士負創而離去

石成玉冷哼一聲，道：「到了這時候，你這戲還想繼續演下去？石某可沒有興趣！」

羅老大道：「石大俠，我不懂你的意思！」

又是一聲冷笑，石成玉忽然拔空而起，祇見他閃掠的身形如飛，轉眼間脅下挾著一具屍體，他把屍體放在路中央，冷酷的道：「這人可是你殺的？」

羅老大道：「我爲甚麼要殺這個人？」

石成玉道：「因爲他是總督衙門的李千總，他才是在來福鎮上接我的人。」

羅老大道：「你們認識？」

石成玉道：「他不認識我，但我却知道他，也是傳信之人提過的，朋友，你的西洋鏡該拆穿了吧？」

他逼近羅老大大面前，沉聲道：「下來，你究竟是誰？你的目的難道就是爲了那批寶物？」

「千面人屠」羅老大忽的聳肩哈哈大笑，道：「石成玉，你是怎麼知道這回事的？」

他實在想不通，殺了姓李的十三人，石成玉怎麼會知道？

而且這件事才發生不久。

天底下諸多事情由巧合而發生，巧合的事往往也就是出乎人意料的事。

羅老大就是想不通這一點。

石成玉嘿嘿冷笑，道：「這就叫天理昭彰，朋友，疏而不漏帶給你的便是報應不爽，你該亮亮你的字號了！」

羅老大不死心的道：「石成玉，我在問你，你是怎麼發現這件事的？誰耐煩聽你囉嗦一篇大道理？老實說，這種道理，老夫比你還懂得多！」

石成玉抬頭看過去，沉聲道：「也好，石某就告訴你，也叫你死而知其因何而死！」

精光閃亮的窄刃彎刀橫在胸前，石成玉道：「石某自沙鎮趕來，約定的時間這是最後一日，當石某經過這片荒林山邊，林中野狼正搶吃著屍體，綠慘慘的狼目一對對的逼視過來，我才發現地上死了不少人，而且是剛死不久，而且殺人的手段怪異，俱都是肚子上被捅一刀而死……」

羅老大臉無表情的聽著……

當然，羅老大很清楚，錢一串在前面擊落了對方的兵刃，小五子便緊跟著利刀出手。

石成玉接著沉聲道：「我下馬仔細看，樹林邊的大石旁，就發現了李千總，朋友，我說的夠清楚了吧？」

羅老大哈哈笑道：「不錯，你說得很清楚，清楚得就好像你在一



旁看到的一樣。」

石成玉道：「朋友，下馬吧！」

羅老大不下馬，他却淡淡的道：「你大概想知道老夫何許人吧？」

石成玉道：「你是誰？」

羅老大高聲道：「七不善。」

附近傳來一聲尖吭的女人聲道：「不善則爲惡！」

另一聲音大吼道：「七不善，八不正，江湖人人皆頭痛，錢大爺來也！」

便在話聲裏，石成玉的身後面忽然人影閃掠，飛一般的撲過來兩個人——一男一女。

這二人當然是「萬人迷」白爾艷與「八隻手」錢一串。

半旋身，石成玉沉聲道：「七惡？你們是七惡的人？」

馬背上面，羅老大哈哈笑道：「這種事情，除了七惡八邪敢於下手之外，放眼江湖，誰還敢打那批寶物的主意？石成玉，你難道還想不通嗎？」

白爾艷尖聲怪笑，道：「我天眞可愛的石大俠，有我們七惡出馬，老娘勸你別去西京了，回你的大漠吧！」

錢一串更是笑得像驢叫，道：「石成玉，你不會聽白爾艷的話，眞的調轉馬頭回大漠吧？那多沒面子！」

這二人的話既矛盾又怪異，一個勸石成玉回大漠，另一個却又拿話來譏他，令人聽來不解其意。

「大漠黃風」石成玉沉聲道：「七惡八邪這幾年銷聲匿跡，躲在深山大澤中像煞一羣縮頭烏龜，想不到石某在此遇上你們……」

白爾艷道：「石成玉，你難道連『趨吉避凶』這句話也不明白？這幾年我們深居簡出，有著兩個主要原因……」

石成玉冷冷道：「甚麼原因？」

他一頓，又道：「江湖上少了你們十五人，這幾年可也太平多了。」

錢一串道：「江湖上少了我十五人，你們大家過著淡而無味的日子，那多沒意思。」

馬背上，羅老大嘿嘿笑道：「原因有兩個！」

石成玉道：「甚麼樣的原因，」

羅老大道：「先是江湖上出現個『刀公子』南英，姓南的嫉惡，我們打不過躲得過。」

石成玉道：「姓南的家破人亡，早已絕跡江湖，而你們却在此時重現江湖，爲甚麼？」

羅老大又是一聲怪笑，道：「這就是我們的第二原因，七惡八邪幹的是大買賣，小鼻子小眼的東西，怎麼會看得上？」

白爾艷笑道：「所以我們放出了眼線，在等著撈一票大的，等了這些年，總算打聽出來總督大人在西南幾省搜得的珍奇異寶。」

錢一串得意的道：「別人幹一票吃三年，老子們弄一票八輩子也吃不光，哈哈……」

「大漠黃風」石成玉雙目精光畢露，道：「祇怕你們如意算盤很難得逞，因爲石某今晚就不會放過你們！」

羅老大哈哈笑道：「石成玉，你吹的甚麼牛？別說是三比一，便是我們之中任何一人，也足以令你吃不了兜著走，而且是灰頭土臉的叫爺爺！」

「大漠黃風」冷笑一聲，道：「那得交過手之後才知道！」

羅老大沉聲道：「錢一串，姓石的是你的了！」

眞夠快，「八隻手」錢一串的笑聲甫落，人已到了石成玉的頭頂上方，他的雙掌便也撒出漫天掌影，好一手「千手龍形」。

石成玉猝向橫移，反揮刀，咻聲飄起，隨著刀勢而反殺，照上面便是十七刀呼嘯著劈出。

「厲害！」

錢一串收掌迴旋如電，閃掠中，雙掌帶著强勁的力道，走著矯健舒騰的勢子，變幻莫測的囊括了方圓三丈之地，光景是不把石成玉手上的那把閃閃發著精光的窄刀放在眼裏。

七個照面，呼轟出七式四十九掌，掌勢勁力旋削如刀，交織飛旋，淩厲異常。

「大漠黃風」石成玉冷吼一聲，身法立變，他刀走偏鋒，自外向內圈聚，月光之下，但見條條刀芒接啣不斷，咻聲不絕於耳，雙足以極小的幅度碎步移動，他雙目泛煞，咬牙切齒，恨不得一刀劈開那人的腦袋！

尖聲起自白爾艷，她吃吃冷笑道：「幾年未見老錢同人過招，怎麼他依然毫無長進！」

馬上面，羅老大冷冷道：「大漠黃風果然有兩下子門面功夫，但我仍然看好老錢，看吧，快有個結果了！」

白爾艷道：「姓石的那身功夫不可輕視，看來也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非但精湛渾厚，更透著詭異狠辣，你難道沒看見，幾次都在中途把老錢的奪刀之手逼退！」

白爾艷又尖聲叫道：「喂！錢一串，你要耗到幾時呀？可要老娘來幫你一把，眞沒出息！」

「八隻手」錢一串道：「你以爲姓石的是誰？三流角色二流人物？他是大漠一條龍吶，我的萬人迷！」

錢一串說著話，但他的雙掌可並未稍閒，反倒更見滿天掌影，宛

似他眞的長了八隻手。

突然，馬上的羅老大雙目一亮，他尚未叫出聲來，便聞得石成玉一聲冷笑，忽然一個暴旋身，身子也已平飛在半空中，窄刀便在這時候，以快得令人難以想像的速度，平削向錢一串的脖子！

這一刀顯然是要把錢一串的頭割掉！

連白爾艷也尖聲叫起來。叫聲中，她騰空而起，手中短刀已脫手飛出！

錢一串好像一下子把顆人頭縮回脖子裏，石成玉的刀呼嘯著從他的頭上半寸處切過去，便也切掉他一大撮的頭髮隨風飄去。

石成玉絕對想不到錢一串會反應得如此之快，躲過他的「絕殺」一刀。

他更想不到的，是白爾艷的尖刀來得那麼快，那麼狠又準。

想不到的事，往往也是要命的事，石成玉眼看自己平飛的身子力道也已用盡，要想躲過這一刀，實在無能爲力，咬著牙橫起肩背來，去承受這一刀。

「颯」的一聲，尖刀插中左肩頭，石成玉吭叱一聲落在地，他橫著身子晃三晃未倒下去，錢一串已往他撲過來……

石成玉立刻明白，如要再打下去，自己實難對付這三個江湖一流惡人！

這祇是電念之間的想法，石成玉不等錢一串撲到，就在空中的白爾艷身子尚未落下地，他忽然往大道上急躍而去，他的身法怪異中透著怪異，令人想不到人還會跑得那麼快的！

奇怪的事，則是石成玉他不往荒林中逃，反而往大道上躍，連馬上的羅老大都想不通！

祇見石成玉的身子如一陣風也似的，刹時間消失在夜色裏！

白爾艷摸摸錢一串的頭頂，嘖嘖幾聲，笑道：「你的老命大，大難不死必然發財，嘻……」

錢一串笑道：「姓石的刀法我快摸清楚了，還在打算如何奪他的刀呢，娘的皮，他竟然還有壓箱底的一刀，差一點割下老子的頭。」

羅老大道：「姓石的死定了！」

白爾艷道：「他中了我餵過毒的刀，他活不了多久。」

羅老大笑道：「所以我也懶得再花力氣去追他。」

錢一串道：「回去吧，小五子還在客棧呢！」

三個人又折回來福鎮的高陞客棧，白爾艷才進房間裏，果見小五子睡得正酣。

錢一串對白爾艷道：「我睡甚麼地方？」

白爾艷道：「你睡你該睡的地方去！」

羅老大道：「錢一串，休忘了白爾艷是我的老婆，你下邊去涼快吧！」

羅老大「咚」的一聲關起了房門，便也把萬人迷關在屋子裏面。

錢一串祇聽得房內傳來一聲大響「轟」！

他知道自己沒希望了，便垂頭喪氣的睡在小五子一邊。

如果他今夜把石成玉擺平，萬人迷絕不會冷落他，上次在玉門關劫殺武當三子的時候，他就曾經一手搏殺三個老道而一路上就是同萬人迷同榻而眠。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錢一串逼著自己不去想萬人迷，直到天快亮，他才睡著。

* * *

「大漠黃風」石成玉，中了白爾艷的毒刀之後，頓覺左邊身子一陣痲痛，便立刻知道中的是毒刀。

石成玉不敢稍有停留，展開絕世輕功，一口氣奔出七里遠，見羅老大未騎馬追來，匆忙的把藥粉撒在傷口上，他隨身帶的解毒丹，一口氣吃了十幾粒……

山道小徑上傳來了車輪聲，天亮了！

石成玉全身在哆嗦，但他仍然心繫西京，總督的邀請，自己是親口答應的，但有一口氣在，非趕到西京不可，何況七惡又出現在江湖上，茲事體大，非立刻向總督大人稟告不可了。

石成玉抬頭看，祇見是兩個漢子正推著一輛雞公車走過來，車上面裝的是兩大袋糧食。

兩個漢子也看見石成玉了。

石成玉的身上流著血……青黑的血水染濕了黃衫。

兩個漢子見他手上還拿著刀，一時間不敢走上去問他。

這兩個漢子，巧的正是那受小五子戲弄得哭笑不得的漢子。

石成玉道：「二位慢走。」

車子停下來了。

一個漢子指著石成玉手上的刀，道：「你是同誰……」

石成玉道：「在下中了惡人的毒刀，急需找地方療傷，二位是否願意幫我一程？」

推車的漢子眼一瞪，道：「你說的惡人，可是兩男一女還有個小孩？」

石成玉道：「兩男一女不錯，並未見到小孩子！」

另一推車漢子咬牙切齒，道：「那個小孩子最可惡，他差一點沒要了我二人的命！」

石成玉道：「看情形，你二位一定住在附近吧，這附近可有大夫？」



推車的漢子道：「你先上車吧，我二人先送你找戶人家，那幾個惡人在來福鎮上住，我們躲還來不及呢，誰敢這時候推你去找大夫！」

石成玉傷處痲痛稍減，自己的解毒丹看來還管用。

吃力的爬上雞公車，兩個漢子一推一拉的便往山中一處小村推去。

* * *

天下第一關，誰都知道指的是山海關。

山海關臨海岸不遠，也是萬里長城的最東端，此一勝景聞名天下。

但如果要問，秦川的第一關在那裏，大概就是大散關。

一條石舖的街道上，正有幾匹健馬緩緩的馳過來，其中一匹馬上面是個小孩子。

六七歲的孩子騎大馬，引得街道上不少人的注意。

人們注意那馬上的孩子，却使得那孩子得意的左右前看後觀，不時的哈哈道：「眞好玩！」

街北頭第一家是個酒館，藍底紅字的大酒帘招子，迎著山風左右晃蕩不已，就好像從酒館中走出來的酒客一樣，左右的搖晃著。

四匹馬在酒館門前停下來，酒館的伙計剛迎出來，忽聞得裏面一聲怪叫道：「大清早上茅房，一脚踩在屎堆上，就知道今天要倒霉，果然來了你們幾個大惡人！」

話聲甫落，從酒館中走出個三十多歲的大脚娘，女子的脚大，走起路來四平八穩。

然而這個女人不但走得穩，而且走地有聲，聲音咯咯響，就好像要踩碎地上舖的石板。

一聲哈哈笑，羅老大把轠繩拋給伙計，迎著那女人怪聲道：「石大娘，你把天下最好的人說成惡人，也不怕天打雷劈呀！」

白爾艷也笑道：「石大娘，生意不錯吧？有幾年不見，你還是依然故我！」

石大娘拉著白爾艷，笑得前仰後合，道：「白姑娘，你怎麼還是這麼迷人樣？你修了長春不老術？」

她看了白爾艷身後的小五子，又驚訝的道：「怎麼，就是這小子？」

白爾艷笑道：「你看他長得多麼像……」

像誰？當然是像「刀公子」南英。

但石大娘却點著頭，笑道：「眞像，哈……」

錢一串捋著八字鬍，笑道：「石家大嫂子，鬼見愁在不在家？」

石大娘左右看了一眼，對羅老大幾人道：「進去吧，我們後屋裏去說話。」

幾個人走入酒館的後院內。

後院不算大，却種了不少山花青竹，三間小紅瓦屋，裏面叨拾得一塵不染。

紅色檀木桌面上，擺著幾樣下酒的菜，石大娘笑對羅老大四人道：「喝吧，喝夠了再聽我說。」

錢一串道：「我們邊喝，邊聽你說，石家大嫂子，石老三他們去那兒了？」

石大娘吃吃笑道：「自從刀公子完了蛋，我那醜八怪他們也曾做了幾票買賣，可就是少得可憐，這一回……」

石大娘發現自己說溜了嘴，急忙煞住。

羅老大笑笑，他猛喝完杯中酒，笑道：「我知道，無憂島上他們存了不少財寶，石大娘，這一回石老三他們找到大戶頭了？」

石大娘道：「他們是找到了大戶頭，可是這一去就是一年多，不知道他們做得可順當，酒館少不了人照顧，我又無法分身找他們。」

羅老大道：「石大娘，石老三同誰一起的？」

石大娘道：「先是同李黑子那小子一齊回來，他們在這兒過了一陣子，又與文公度他們一齊走了。」

羅老大看看白爾艷，眼神中充滿了懷疑之色！

錢一串把一盤羊肉堆在小五子面前，道「吃光，你不喝酒就多吃肉。」

小五子摸著肚皮，道：「吃不下了！」

石大娘正要站起身，羅老大突然出手，一把扣住她的右腕，沉聲道：「你去那裏？」

石大娘道：「叫伙計再送上酒哇！」

她伸左手在羅老大的臉皮上摸了一把，巧笑道：「羅老大，你別急，晚上咱們睡一起，給你嘗點新鮮的！」

羅老大沉聲道：「石大娘，丁是丁，卯是卯，不能混爲一談，你想上床我陪你，但你得把話說清楚！」

石大娘一楞，道：「唷，羅老大，你要聽甚麼呀？聽說古，三皇五帝夏商周，聽今的，你羅老大比我知道的多……」

羅老大手掌暗運力，沉聲道：「少打哈哈。」

石大娘强忍著右腕痛楚，她仍然笑意掛臉上，羅老大道：「石大娘，七惡不瞞八邪，八邪不騙七惡，雖無明文規定，大夥心照不宣，說，石老三他們去那裏了？」

深深的嘆了一口氣，石大娘又

緩緩的坐下來。

她似乎心事沉重的自己舉杯乾了一口。

喝酒本來是找刺激的一種，像她這樣一口喝乾杯中酒，心裏一定有解不開的疙瘩。

人在心中煩悶的時候，就是石大娘這模樣！

重重的嘆了一口氣，石大娘道：「這件事在一年多以前發生在川南，當時官府運了一批寶物到西京，石老三他們探聽的是這批寶物從漢江運往西京，石老三他們白跑一趟，一點油水也沒有撈到！」

白爾艷接道：「文公度他們絕不會甘心罷手！」

石大娘點點頭道：「這消息原是『黃雀』巴結在西京『姜子牙賭坊』中聽來的，然而，巴結那小子却上了人家的當！」

羅老大道：「如今他們這幾個去了那裏？」

石大娘道：「他們八個人，除了『死要錢』嬌嬌沒有來，其餘的都在西京，一年多了，也不知道他們在弄甚麼鬼，我看他們認準了那批寶物了！」

錢一串嘆口氣，道：「別是因一樁買賣吧！」

石大娘指著桌面上，笑道：「好了，我的話說完了，該去叫他們再上菜了！」

白爾艷笑道：「石家嫂子，我們已經吃飽喝足，你給我們找地方睡一覺了！」

羅老大道：「不錯，早早歇著，明日起早趕路。」

石大娘拍著羅老大的肩頭，粉臉貼上羅老大的耳朵，細聲細氣的道：「我要留你三天三夜，你走不了的！」

羅老大指著白爾艷，道：「我有老婆了！」

白爾艷也在吃吃笑……

錢一串指著自己鼻尖，笑道：「要找對象在這兒吶，我可愛的石娘子！」

石大娘指頭戳上錢一串的臉，叱道：「去你的八隻手，白姑娘不會嫁人的，一個男人她才不過癮，要不然，怎夠稱上萬人迷？羅老大的話我才不相信！」

羅老大嘆口氣，道：「白爾艷，果然你們是同道的，騙也騙不了這娘們！」

白爾艷笑道：「今夜你就免爲其難吧，我讓石大嫂今夜過癮就是了！」

錢一串笑道：「萬人迷的空缺由我來塡，哈……」

小五子一邊睜大了眼睛，道：「你們在說的甚麼話？」

石大娘指著小五子的頭，道：「我們說的是大人的話，小子，講給你聽也不懂！」

小五子眨著大眼睛，道：「不懂沒關係，石大娘，我可以學呀！你教我！」

石大娘哈哈大笑，道：「我教你？怎麼教？你行嗎？」

小五子道：「怎麼不行，我學得很快的！」

白爾艷拉過小五子，道：「甚麼都能先教你學，我七人恨不得馬上叫你學全我們的本事，可是這種男女之間的行爲，却祇有等你長大了以後自己去體會，小五子，你吃飽了就先去睡吧！」

羅老大道：「這小子今夜跟誰睡？」

石大娘道：「轉角有間小房子，就叫他自己睡在小房間裏面吧！」

白爾艷道：「小五子甚麼都好，就是尿床。」

石大娘喚來伙計，把小五子送進了轉角的小房間。

錢一串已拉著白爾艷，笑瞇瞇的道：「走吧，早睡早舒坦，別在這兒耗時間。」

白爾艷道：「羅老大，你可要留點精神，明天一大早還得上路了！」

羅老大把杯中酒喝乾，抹了一把鬍子上的油漬酒滴，拍拍肚皮笑道：「塡飽五臟廟，打起仗來有力量！」

他看著石大娘的大鼻子，笑道：「我說石大娘，要說你可眞能熬得住，石老三這個『鬼見愁』，他離家一去一年多，夜裏你是怎麼過的？」

石大娘淡淡的道：「對於這種事，石老三看得比喝涼水還要淡薄，上回他同『閻王舅』李黑子一齊來，當天夜裏他就把李黑子推上我的床，他叫李黑子嘗嘗，你猜石老三我那個邪丈夫說的甚麼話？」

羅老大道：「他說甚麼話？」

石大娘對著燈光看一眼，笑笑道：「石老三說，江湖上許多人常說的一句話『夠朋友』，他爲了這句話，便把李黑子推上我的床，羅老大，你說他夠不夠朋友？」

羅老大笑笑道：「石老三果然夠朋友，這種事當然祇有八邪才做得出來。」

連老婆也可以讓給朋友，大概祇有八邪中人才會有此一招——絕招。

羅老大又是一聲笑，道：「石大娘，石老三把你當成大鍋菜，你不生氣？」

吃吃一聲笑，石大娘道：「才不吶，他的作風正合我意，你難道沒聽人說過，朝秦暮楚樂陶陶，臘八粥吃起來對胃口。」

羅老大道：「沒聽說過。」



石大娘道：「你今天就聽說過了，不是嗎？」

羅老大摟住胖嘟嘟的石大娘，笑道：「他們都上床了，我們還在這兒廢話一大堆，別忘了，春宵一刻値千金，有話咱們邊說邊那個。」

石大娘推了一把羅老大，笑道：「提起辦那回事，便大人物大英雄也變成了急色猴子了，羅老大，你先上上茅房，別在要緊的時候你要上茅坑。」

羅老大狠狠的在石大娘的臉上香了個夠，才鬆開手，道：「石大娘，你要去那裏？」

石大娘道：「我去前面打個招呼，今夜叫他們早打烊，早歇著，別叫他們打擾我們尋快活。」

羅老大哈哈笑道：「還是女人心眼細，想的也週到，好，我在房子裏等著你，快來呀！」

石大娘扭著屁股走出房，走路還是咯咯響，就好像是馬蹄聲。

羅老大雙臂張開來，張著大嘴巴打呵欠。

是很累了！

附近的房間裏無聲似有聲，聲音在羅老大的心中蕩漾，綿密又怪異，彷彿他看到了白爾艷與錢一串在房間裏所發生的一切。

「萬人迷」白爾艷在那一方面的功夫可比石大娘强多了，羅老大最是清楚不過。因爲當年八邪之一的「鬼見愁」石老三在這大散關境內的山道上開黑店賣人肉包子的時候，羅老大便認識石大娘。

當然，他們的相識也是在羅老大發覺石老三在他的酒中動手脚，雙方便打了起來。

邪魔遇上惡人，雙方在山裏殺得天昏地暗，最後打成了朋友，當晚，石老三便把老婆送入羅老大的懷裏。

羅老大當時還嚇一跳，但見石老三一番至誠，石大娘是自己脫光了衣服登上床，這光景使羅老大想拒絕也無法拒絕。

但在事過境遷之後，羅老大發現石大娘要比「萬人迷」白爾艷可差了一截，至於差在甚麼地方？

羅老大想起這些，便立刻聳肩一聲笑。

雖然，羅老大覺得石大娘不夠味道，但還是喜歡到石家酒館來，至於爲甚麼？他也說不上來。

石大娘却不是這麼想，她以爲當一個女人，尤其是道上的邪女人，要想把生活過得多采多姿，祇擁有一個丈夫多不夠勁！

所以石大娘也鼓勵石老三在外面多多風流，祇可惜石老三那張圓臉多肉，鼻子大得像是裝上個假鼻子，說出話來像打雷，那片粗而沒修的鬍子，女人見了他就躲起來，除了石大娘，「死要錢」嬌嬌若非爲了錢，她寧可閒著也不同石老三睡一起。

羅老大走進石大娘的香閨裏，未聞到甚麼脂粉氣，好濃好香的醇酒味立刻撲鼻而來。

床頭一盞燈，罩得屋子裏一片暗紅色，那張大木床，床腿就如同象腿那麼粗，厚實的床板三寸厚，人在上面別說是辦那回事，便在床上翻觔斗，大床連動一下也不會。

四方紅木桌子上面，石大娘已爲羅老大開了一小罈陳年女兒紅，小菜四碟，還有一碗羊肉山藥湯。

羅老大嘿嘿笑起來……

他笑得好開心，石大娘眞會辦事情。

這才剛剛吃飽肚皮，此時怎能再喝酒？

羅老大也知道，吃得太飽，有礙辦正事。

於是，羅老大一屁股坐在大床邊，先脫靴子後脫衣，刹時間露出他一身如栗的肌肉來，胸前還有一撮毛，長得不多也不少，足夠在女人雙峯之間磨蹭的。

白爾艷就時常用嘴巴咬他胸前的黑毛。

便在這時候，突然隱隱聞得隔壁傳來白爾艷的叱喝：「錢一串，你怎麼收兵了？你那出息勁？快用……」

錢一串已發出「嗚嗚」聲……

羅老大得意的嘿嘿笑，侍候白爾艷這種女人，大概祇有自己才能馳騁了。

房門響了，房門也被推開了。

白爾艷的聲音未再聞，却見石大娘像一頭欲撲噬人的野豹一般，正雙目赤紅的看過來。

石大娘的身子貼在房門上，她咧著一張嘴巴以背關門，那光景就怕床上的羅老大拔腿逃走似的。

羅老大光著身子吃吃的笑。

石大娘已把房門門上了……

但她仍然未動，却雙目盯緊羅老大，她在欣賞一幅圖畫似的，口水在往下流，她吸了一口氣，也把欲滴出的口水又吸回去。

羅老大成了畫中人，他不開口，但他的心中可在思忖，面前即將有一場搏殺。

大戰前的短暫窒息，石大娘似是在培養她的情緒……一種上刀山下油鍋的情緒，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戰……

石大娘隔著桌子低聲道：「羅老大！」

床上橫躺的羅老大大應了一聲，道：「石大娘！」

石大娘道：「你吃飽了嗎？」

羅老大道：「差不多了！」

石大娘又道：「你喝夠了嗎？」

羅老大道：「八分酒意了！」

石大娘道：「羅老大！」

羅老大也夠沉得住氣的道：「石大娘！」

石大娘道：「我們有多久未在一起了？」

羅老大道：「自從刀公子揚名江湖的那天起吧！」

石大娘道：「快十年了吧？」

羅老大道：「八九年了！」

石大娘忽然雙足互踢，兩隻布鞋已脫下來……

她的雙目閃著比星兒還亮的光芒，薄嘴唇冒出個鮮紅的舌尖來，繞著她乾枯的嘴唇舐著……

不停的舐著……

於是她雙肩抖落了披在身上的衣衫，露出一身白得像豬皮般的肉……她還是那麼的嫩，至少在燈光下看不出有甚麼瑕疵來……

羅老大半直起身子來，偏過頭，笑道：「眞白！」

石大娘站在門邊仍未動，她正吃吃的在笑……

羅老大道：「你總不能叫我去抱你吧！」

石大娘道：「羅老大，你個王八蛋……」

羅老大一怔，道：「你怎麼罵我？明明石老三才是個活王八，我不是……」

石大娘道：「你猜到我心眼裏來了，我正是要你來抱我呀！」

羅老大嘿嘿笑道：「你爲甚麼這麼賤？一定要我過去抱你？」

石大娘扭動身子，吃吃笑道：「因爲我是與你娘不同的女人呀，羅老大，你就算高抬貴手來抱我呀！」

羅老大又是一聲笑，道：「石大娘，聞得你仍然勤練功夫，乾脆，在我羅老大的面前，你露一手讓我瞧瞧，如果夠勁，我立刻過去抱你上床。」

石大娘的大脚丫子在石板地上「吧吧」響，她咬咬牙道：「羅老大，光著身子練甚麼武？」

羅老大笑道：「光屁股練一趟把式，比看青樓抱妓脫衣舞更夠勁，那會增加我們雙方的情趣，石大娘，你就快快的練吧！」

火焰已熾，慾念已到頂峯，強壓住慾火的石大娘，咬牙切齒的道：「羅老大，我吃了你！」

羅老大笑道：「等你上了床，不定誰吃誰！」

突然間，石大娘平飛而起，她竟然隔著桌子往大床上撲過去，口中發出「哦……」聲……

那聲音聽起來令人立刻就知道是不要命的卯上了！

「轟通」一聲響，石大娘上床，便也壓在羅老大的身子上！

「啪叱」一聲，羅老大雙臂已抱緊石大娘。

一把揪住石大娘的長頭髮，羅老大宛似一頭餓虎般，發出虎吼之聲，道：「我看你往那兒跑……」

石大娘道：「我往你懷裏跑，誰怕誰呀！」

兩個人從床裏面摟滾到床外面，再從床邊沿滾到床中央，等到靜下來，床頭的燈苗子才沒有被他們滾滅掉……

室內泛著赤紅色……

床鋪桌椅是紅色，便床上赤裸的兩個人也宛似兩團火人兒也似的！

祇有在這時候，人的假面具才會自我脫下來！

祇有這個節骨眼上，人的原始美好一面，才不會被淹沒的深藏起來。

如果有人把眞善美用到這間小紅屋子裏，一定會有不少人舉雙手贊同。

因爲這時候就有一個人掩藏在窗子外面偷看……

誰會不要命的大著膽子來偷窺羅老大與石大娘？

唔……是個小孩子！

不錯，小五子暗中溜到了小窗下。

小五子的羊肉湯喝多了，這時候他爬起來撒尿！

小五子一泡尿撒在石大娘的花苗子上，盛開的芍藥牡丹帶茉莉花，他各自澆了一陣子，熱尿冒著煙，便也被他澆死七八株。

小五子見花兒低下頭，他怎知是被他用熱尿澆死掉？正感奇怪，忽聞得附近低吼聲。

小五子一聽就知道是羅大叔發出來的。

睡的時候，石大娘就說過，大人的事自己聽不懂，到底大人辦甚麼事叫自己弄不懂？

於是，小五子彎著腰，提著像螳螂走路的兩條腿，潛到了小窗前。

小五子聽得心驚肉跳，屋子裏發出來的聲音，就好像惡人洞外面野狼撕食獵物發出來的。

伸長脖子，小五子雙手攀著窗沿看，紙糊的窗子他看不見。

忙用指頭戳個洞，小五子的右眼湊上去看，他嚇得心幾乎要跳出嘴巴來。

他們這是在幹甚麼？怎麼石大娘壓在羅大叔的身子上，滿頭長髮左右甩，還用手猛抓羅大叔的胸膛上。

奇怪的是羅大叔的雙手也不閒，各抓著一隻大奶子在晃蕩……

小五子看得一瞪眼，他緩緩的溜下來，心想，明天一定要問清楚，難道這是在練功夫？惡人洞沒見過呀！

忽然間，屋內傳來一聲厲吼……



小五子忙著伸頭看，他眞的嚇了一大跳……

祇見羅大叔張著嘴巴戟指嘿嘿笑的石大娘，道：「你……你……」

聲音漸漸的低沉下去了！

發出這種聲音的人，是無法大叫出口的，小五子心中明白，因爲他就曾遇見過這種死前的低吼！

石大娘雙手叉腰，笑道：「羅老大，你應該死而無憾了吧？」

羅老大瞪著大眼睛……

窗外的小五子也一樣的瞪著大眼睛，他眞的糊塗了。

不錯，小五子雖然長在惡人洞，但他走出天山不老峯，這還是頭一回。

頭一回就遇上這種離奇的事，叫他怎不吃一驚？

小屋中的燈光依然赤紅，但羅老大的臉色反而泛白，白得就好像一層寒霜罩上臉。

石大娘的聲音是低沉的，她輕輕的穿起衣衫，得意的道：「羅老大，我怎會叫你們七個惡人去插一腿？」

她走近羅老大，摸著羅老大一身有力的肌肉，又笑道：「如果不是爲了西京那批財寶，我可愛的羅老大，那個龜子王八蛋才會狠心的弄死你。」

羅老大已經張口說不出話來了！

但他的雙目却似在噴火……

石大娘又道：「石老三同李黑子商量了一年多，川南道上費盡了心機才踩出一點名堂來，文公度他們也都出馬了，我相信不久我就是石富婆了，怎會再叫你們去攪和？羅老大，財與人之間，我祇好要財不要你了！」

她低下頭在羅老大的臉上香了一下，又笑道：「且等你昏迷不醒之後，我便把你們裝在蔴袋裏，後半夜把你們扛到山裏面，一百多丈深的山谷裏，老娘我摔死你們，江湖上七惡少三惡，我石大娘算是做了一件大善事了，哈……」

她的笑聲帶著淚，有幾分是讓白爾艷他們聽到的。

小五子心中一哆嗦，他嚇一跳的心中在想：「可好，甚麼是朋友，朋友也會要你命……」

* * *

石大娘披好衣衫又繫緊腰帶，她又走近床上直瞪眼的羅老大，冷冷的在羅老大的胸前撫摸著，道：「羅老大，本來我是想用刀殺了你們，但我不想在我的閨房中染上血腥，你且等我去收拾了錢一串與白爾艷之後，便立刻把你們拋下深崖餵野狼，哈……嘿……」

床頭上，石大娘用力的拉過一張藍被單，「噗」的一聲便把羅老大連頭帶身全蓋起來。

半旋身，石大娘右掌用力一揮，床頭的燈便立刻熄滅，房間內刹時一片漆黑。

這婆娘的功夫眞嚇人，看來不比白爾艷的差。

窗前的小五子忙縮起脖子，飛一般的掠到小屋一角，他知道，石大娘要去找錢一串了。

石大娘剛才對羅老大說的話，小五子已聽得很清楚，本想去叫錢一串，但石大娘已拉開了門，款款的擺著柳腰走出來。

淡淡的月光下，石大娘站在門口聳動雙肩，光景她在得意的發笑。

雖然沒有笑聲，但小五子能在暗中看見石大娘的臉，臉上充滿了笑意，兩隻杏仁眼已瞇成一條縫。

小五子以手捂著嘴巴，他連大氣也不敢出，就像做錯事情的小孩子，躲著後母毒打似的。

石大娘的笑突然變成冷笑，她取出一根銅管，輕輕的燃起火煙來，她把銅管放在客房的門下面，便見一縷縷的白煙往屋內鑽。

小五子看得一瞪眼，這是甚麼鬼玩意兒？

他很想走近看，但石大娘像一頭母老虎一般，大剌剌的站在房門口。

小五子心中有些怕，如果羅叔他們完了，自己的小命怕也保不住！

石大娘在這兒開黑店，殺個人就像喝一口涼稀飯，更何況石大娘同羅老大又是兩相好！

老相好她也下得了手，一個小孩子她更不會放過了。

石大娘站在門口不開口，一對杏目祇管往門下方看，那隻銅管中不停的在冒煙，灰蒼蒼的煙直往門內鑽。

小五子輕輕的走到門後面，他翻過矮牆頭，摸黑溜到店前面，石家酒館一邊是個棚子，裏面堆的是乾柴與麥桿，乾柴用來過冬用，麥桿割來餵牲口。

小五子走到酒館大門口，伸手摘下掛在簷下的燈籠，一橫心，便把那座柴房燒起來。

半夜裏，山風最是大，小五子尚未溜到後院牆，前面的火苗子已上了天。

通紅的火發出呼呼嚕嚕聲，後房門口的石大娘第一個就發現。

石大娘可眞能忍住氣，她輕聲的叩門：「錢一串、白姑娘，你們醒醒呀！」

房門內沒聲音，但石大娘知道白爾艷與錢一串就在裏面睡著。

石大娘拍門了，她口中發出一聲尖笑……這時候她仍然能笑得出來。

笑聲中，石大娘道：「白姑娘，錢一串眞的令你死去活來嗎？你開開門呀！」

房內突然傳出「唔唔」聲音，石大娘已得意的笑道：「這樣最好，燒死你們這兩個狗東西，嘿嘿嘿……」

石大娘不叫人救火，她竟然大步轉往後院去，前面酒館火燒得烈，她連回頭看一眼也沒有。

山風吹向另一面，石大娘的小屋可安全，祇要她住的地方不被大火燒掉，事情過了之後，她再蓋新的。

小五子暗中看得眞切，他奇怪，石大娘怎麼不慌張？

小五子怎會知道石大娘打的是甚麼主意？

他見石大娘奔向後院去，心中急得不得了，看看大火燒得凶，反而怨自己把事情弄壞了。

情急之下，小五子立刻掀起客房的大窗子，一股山風吹進去，小五子便隨著這股子山風躍進客房裏，立刻把房門拉開來。

回身撲近床，小五子嚇一跳，錢一串與白爾艷雙雙赤裸裸的摟抱在一起，那模樣就好像尚未下油鍋的油條。

燈光之下，兩個人口中在吐白沫。

錢一串的人頭扭一邊，白爾艷斜跨在他的大腿上。

小五子低聲中：「白姨！白姨！」

白爾艷拚命張開眼睛來，那模樣就好像沉睡中被人喚醒一般！

小五子雙手拚命要將二人分開來，他才發覺二人摟抱得眞有力。

白爾艷終於開口了！

她如同啞巴想說話一般，道：「水……涼……水……」

小五子聽說要涼水，一時間忙把桌上的茶壺取過來，不料茶壺沒有水，他情急之下要出門，却見大火要燒過來，前面已有人大叫：「失火了！」

小五子低頭看，床下面還有個偏圓的壺，他那怎知道那是夜壺？桌子上茶壺的茶水，早已變成了尿水，被錢一串全尿入尿壺中了！

小五子那管這麼多，他提起尿壺就向白爾艷潑過去！

連錢一串也被澆得全身一哆嗦！

白爾艷第一個坐直身，她張大眼睛看著小五子，也大加稱讚的道：「小五子，你做了一件十分偉大的事情。」

錢一串搖晃著頭，道：「昏昏沉沉的，好像有人在我這腦袋上狠狠的敲了一記，他娘的……」

小五子道：「羅叔好像……好像死了！」

白爾艷不由驚怒交加，道：「這婆娘眞可惡，拿朋友當仇人！」

錢一串道：「快穿衣裳吧，火快燒來了！」

白爾艷與錢一串匆匆穿好衣衫，小五子指著後院道：「石大娘就在後院裏。」

白爾艷一身尿騷味，她穿好衣衫捏鼻子。

錢一串拭去身上尿水，對小五子道：「小五子，帶我們去找石大娘！」

三個人奔到後院裏，隔着小花圃，祇見石大娘站在紅色小屋前，雙手叉腰看著大火燒。

前面傳來幾個伙計的叫聲，這婆娘竟然無動於衷，好像燒的不是她的酒館。

火光熊熊，火光也照得一片通紅。

石大娘忽見白爾艷向她奔過來，不由得猛吃一驚，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是鬼來了！

當然不是鬼，鬼怎會開口說話的……

「石大娘，你這臭婆娘，你還有何話說？」

錢一串也咬牙，道：「婊子養的，你忒也狠心了，我還打算和你親熱呢，娘的，你却想要老子的命！」

（未完·十一）





# 小子統吃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士·文　可飛·圖

## 智計百出逗羣狼　野獸瘋狂噬雙魔

**上文提要：**艾慈潛進「飛龍堡」，先竊聽卜在冬與齊中岳的談話，又偷聽了丁百年與熊天剛的談話內容，不料被卜在冬發現，小子故意繞着荒林跑，引得丁百年與熊天剛追來，小子告訴他們有消息賣，因他偷聽到了二人商量要找神偷，因此小子出價一萬兩方將勞克下落告訴丁百年……而後輪到了熊天剛，亦是出一萬兩，艾慈才將妓院解散與他兒子失照子之事告之……

艾慈要製造個良好機會，而且也天從人願的出現了。

艾慈哈哈一聲笑，當地一個觔斗，忽然拔身直如白鶴衝天而起，半空中一連就是七個空心觔斗，人已落在七八丈外。

他還不斷地笑。

他笑兩個老魔頭上當了。

等到熊天剛和丁百年啣尾追過來，艾慈早已奔入荒林中了。

艾慈進入了林子裡，幾個閃掠便失去了踪影。

丁百年與熊天剛知道已追不及，正欲離去，不料林中突然傳來了艾慈的笑聲：「熊天剛！快回家哭兒吧。」

熊天剛怒吼道：「走！咱們兜上去，不殺此獠誓不回去。」

丁百年却在猶豫了。

忽又聞得艾慈道：「丁老鬼呀，你的藍寶石還要不要了？」

丁百年一咬牙，道：「追！」

兩條人影倏然分開來，朝着發話的地方包抄過去了。

荒林之中，灰淒淒陰森森。

當二人深入林中四十多丈深的時候，突聞「颼颼颼」的響聲不斷，一團團灰影，突然迎向丁百年和熊天剛二人。

二人看得眞切，看清正是張牙狂咬的半人高的灰狼。

原來林子裡躲了二三十頭的野狼，那綠慘慘的眼珠子，宛如鬼火一般，在林子裡若隱若現。

艾慈衝進荒林中的時候，他發現了這羣狼。

這小子眞有一套！

趙老怪的徒兒當然是不會差到那裡去。

他當然是跟趙光斗學的囉！

他學了趙光斗的武功。

也學了趙光斗的梆子腔。

更學了趙光斗深山逗野狼。

艾慈就把這羣野狼逗弄得凶性大發，而他老弟却蹦到了樹枝上。

他也逗丁百年和熊天剛，誘他二人來鬥野狼。

人、狼火併一定很熱鬧了。

艾慈的童心未泯，他要看這一場把戲了。

果然，人狼開戰了。

艾慈坐在葉茂枝密的樹上看，就差一點沒有拍手叫好。

此刻，他居高臨下看得眞切，緊張處他眞爲兩個魔頭捏把冷汗。

就在二人聯手刺殺了六七頭野狼之後，同樣的也被羣狼咬得衣衫破碎，而且腿臂也在滴血。

有了血腥味，狼的凶性更見潑辣。

只見那羣狼兒有如把命豁出去幹了，什麼刀什麼劍的，牠們全都不管了，一心就想要吃人肉。

只可惜丁百年和熊天剛都是一

流的高手，就在一陣的狂殺中，立又斃了十幾頭，餘下的狠羣發覺這人肉不好吃，挾着尾巴便竄入林子裡。

若再仔細一看，這些狠並沒走遠，仍然在二人的附近窺視着，不肯一下子就掉頭離去。

緩緩的，二人背對背的退出了野林。

他們二人彼此一看，不由怒罵黑桃愛司不是東西。

原本是衣冠楚楚的兩個人，錦衣紫帶的英雄人物，如今全變了樣，變得連要飯的叫化子還不如。

有許多地方，如丁百年的細皮白肉，熊天剛的黑皮紫肉，全看得清清楚楚的，而且還有幾處在流血。

丁百年收起了寶劍，雙目幾乎在噴血，怒聲地道：「黑桃愛司這個小王八蛋，我絕對饒不了他。」

熊天剛也在狂吼着，直罵艾慈十八代老祖宗。

兩個人還有點垂頭喪氣的樣子。

二人走得十分艱苦，只差沒有哎呀地叫出聲來。

當兩個黑道的梟雄肩併肩離去不久，艾慈這才躍下樹來，他的利刀提在手上，又唱起梆子腔來了。

狠多的地方，人們都知道有句俗語：「狗怕摸，狠怕說。」

任何人如果遇上有狗咬過來，你只要彎腰在地上摸一摸，狗必回頭逃，牠怕你撿石頭砸。

狗也怕挨砸，不信你試試。

但如果在荒野林遇上狠，你不能摸牠，你要大聲地叫。

叫聲一定會嚇走狠。

如果你用唱的，狠就更不敢接近了，因爲狠以爲你早有了準備，要不然你怎麼能唱得出來呢！

這些話，並不是艾慈說的。

這些話全是「嵩山老怪」趙光斗教艾慈的。

想想看，這會有效嗎？

＊　＊　＊

艾慈這時候就唱了起來。

「陰司裡有一個五閻王，

他掌管陽間屈死的人。

你若自認是寃死的鬼，

你別急來對我言，

艾慈同閻王老爺結過金蘭哪……咳！」

艾慈眞得意，他唱着走出了荒林子。

繞過了太子河往南奔。

河岸的附近也有一片野樹林。

他的坐騎就藏在林子裡。

他轉了幾個彎，方才找到他的千里良駒——一條鞭。

所謂「一條鞭」，乃是指他的馬身淨白無雜，只有馬尾巴是黑顏色。

據說，當年伍子胥過昭關騎的就是這種馬。

就這麼一折騰，時已快近四更天，艾慈可不敢怠慢，因爲勞克與白小娟二人正等在赤陽以南大路上。

飛馬繞過赤陽鎮，艾慈正在拍馬趕。

忽然，斜刺裡閃出一個人來，勞克早衝上前道：「乖乖，你再不來，我老人家便只好搬請土地老爺去陰司查生死簿了！」

翻身下馬，艾慈笑了笑道：「就這麼一趟，已經令人終身難忘了，勞大叔，小娟的人呢？」

勞克瞧了他一眼，道：「我知道你有得一陣子的折騰，所以我叫她在前面的土地小廟睡着。」

艾慈走入小土地廟，他把白小娟叫了起來。

「你回來了，我們好擔心你。」

哈哈一聲笑，艾慈道：「替我擔什麼心，走吧！」

廟邊的榕樹下，可不是個想念的地方，有幾堆馬糞是兩匹馬兒拉的，幾乎被勞克踩上了。

艾慈扶着小娟騎上馬，還叫她特別要小心。

於是，三匹快馬上道了。

在馬上，艾慈把龍珠的事說一遍。

勞克聞言，不由大叫後悔不迭。

因爲他也有在場，至少先拿了丁百年幾萬兩銀子的訂金，那會想得到艾慈却撿了個便宜。

＊　＊　＊

因爲一對龍珠關係，勞克決定儘快在汴梁把藍寶石脫手後，便立刻趕往長安城，當然，表情上他依然說出話來開胃，吐出的氣詼諧。

呵呵一聲笑，紅心老克說道：「小愛司呀！以你看，丁百年會不會東裝領兵上道，馬上走長安？」

「不知道！」

勞克一楞，搖着頭道：「小子，你猜呀！」

艾慈道：「中間夾了個熊天剛，就很難猜了。」

勞克哈哈笑道：「說的也是，而且老夫也可以想得到，丁百年不會說出我老人家會在何處，娘的，這兩個老魔頭，如今必定在勾心鬥角，暗潮在二人之間激盪，你虞我詐，各出奇謀套牢對方，熊天剛必不會被你道出他寶山家中的遽變而匆匆離開飛龍堡，說不定他跟定了飛龍堡的人行動呢！」

艾慈道：「丁百年不會道出你的行踪，又如何肯讓熊天剛跟定自己？」

勞克道：「熊天剛既不是省油燈，而且又是個鬼靈精，數十年江



湖不是白混的，黑道生活他能啃吃那麼多年，足證他定有幾把刷子，你小子抄了他的家，弄瞎他的寶貝兒子，事情太突然，過於離譜，他才有不信邪的念頭。」

他頓了一下，又道：「他既然不相信，當然以爲是你在咒他，甚至唬他，所以他不會聽了你的幾句狠話，就馬上回寶山去。」

艾慈一聲笑，道：「我明白了，爲了一對龍珠，姓熊的可能在飛龍堡和飛龍堡主丁百年泡上了。」

勞克道：「我猜就是這麼一回事。」

艾慈道：「這麼說，長安城他們暫時是不會去了？」

勞克搔着頭皮，道：「他們之間可能會僵持個三五天，然後會在猜疑之間攜手入長安，到了那時候，可就有好戲看了。」

艾慈白了他一眼，笑笑道：「什麼好戲看？若沒有你紅心老克插上一脚，就不會引人入勝了。」

勞克咧嘴笑了笑，道：「那當然也少不了你一份的，也因此，爲了不使你在丁百年面前失約，所以我老人家還得及早趕赴長安城，在丁百年那個老魔頭的眼皮下橫走個三四步。」

艾慈哈哈笑道：「說了半天，原來勞大叔全是爲我艾慈着想了。」

勞克白了一眼，道：「我操！那一件事我老人家不是爲你小子着想？怎麼的，到今天你小子才知道呀！」

「敢情小子還得好好謝謝你老人家了？」

他頓了一下，正要開口。

突然，官道上車聲轆轆。

遠遠看去，發現前面山崗上有一輛雙轡馬車，車上除了趕車的壯漢外，馬車後面，有三個佩刀漢子，騎着清一色的高大棗紅馬。

馬車在崗子上一棵大樹下停住了，車簾緩緩的掀了開來，裡面跳出了一位年約三十多歲的女子。

只見她油光光的頭，粉紅的臉龐，俏鼻子下面的俏嘴兒微微翹，手裡頭却提着一把看來不錯的劍。

俏女子跳下車不久，艾慈與勞克和白小娟三人也來到了山崗上。

大樹下，只見有個賣涼茶的婦人，手裡頭握着一把芭蕉葉的扇子，在那兒呼啦啦！呼啦啦地！扇着涼。

老婦人見又是騎馬的，又是坐車的，全在她的面前停了下來，喜得把缺了兩顆門牙的•嘴巴直往兩邊咧：「各位爺們，大熱的天趕路挺辛苦的，來喝碗涼茶去去暑，花錢不多，舒坦可不小。」

艾慈三人也在這兒下了馬。

拴着馬韁繩，艾慈道：「三碗！」

賣茶的老婦人倒了三碗涼茶。

突然，聽得坐馬車的女子道：「老大娘，從這兒到寶山城還有多遠？」

嘻嘻一笑，那婦人把涼茶送給艾慈，她咧嘴對那女子道：「去寶山城呀！也就快了，妳們騎馬坐車，約莫用不到兩個時辰了，打這兒過老爺嶺前面的翠竹園，繞過老爺嶺後面，就會看到一條大河，那兒眞熱鬧，水旱碼頭，不少客人就在那兒落脚。」

人老了，總是喜歡嘮叨，只要問一句，她就會扯上十多句，可能自知餘年不多，有機會當然要言無不盡了。

雖是一句問話，却引來艾慈的好奇，不由得對勞克多看了一眼。

「再來一碗，娘的，這茶還眞解渴。」

勞克又要了一碗茶。

艾慈知道他在拖時間。

就這麼一頓之間，對面四個大男人中，有個年輕小伙子笑問那女子，道：「大奶奶，我總覺得不大對勁，萬一對方拒絕，咱們豈不要白跑一趟？再說對方只是開小飯舖子的，四少爺也眞是的，門不當戶不對的，却又偏偏看上人家的姑娘。」

「你懂個屁，四少爺看上她，那是她王家的福氣，他們會拒絕嗎？到時候你們看我的眼色行事好了，要你小子操個屁的心事。」

「大奶奶，不是小的在瞎操心，四少爺都已經有了三四個了，只怕人家知道了會不答應的。」

女的往車上走，邊回頭邊厲叱：「臭嘴巴閉緊一點。」

於是，三騎一車又上道了。

艾慈的手指頭在撥弄着嘴唇，他在思索着……

勞克早已上了馬。

白小娟也攀上了馬背。

勞克道：「小子，辦正事要緊，千萬不要節外生枝。」

艾慈却對白小娟微微地笑了笑，道：「小娟啊！可記得寶山城門附近的那對王家姐妹嗎？」

小娟連連的點了點頭，心裡有一份感激，道：「我怎麼會不記得，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她們的。」

艾慈又問道：「王家小姐的糕點，妳以爲做得好不好？」

白小娟又是一個勁的直點頭，道：「好吃，好吃，小娟從來就沒吃過那麼可口的糕餅點心。」

「就是嘛！這些年在江湖上跑東跑西，闖南走北，我小子連看也很少看過，別說是吃了，再說嘛……那一桌的菜也眞叫人流口水

的。」

小娟道：「是好吃，那晚我就吃了不少。」

勞克聽了直嚥口水。

他冷冷地說道：「好小子，休得在我老人家面前耍嘴皮子，你小子只要翹翹屁股，我老人家就會知道你是要拉屎了還是要放屁，你可是聽了剛才那個一臉邪氣的女人說了那麼幾句話，你就想到寶山城了？」

艾慈道：「反正我們往孟津趕，稍稍拐個小彎，多繞也不過三十幾里遠，更何況還能令你老人家痛痛快快的大快朵頤一番。」

勞克聞言呵呵笑道：「人活着就是爲了吃，當然啦，能有好吃的就算多走上幾十里路又何妨？不過我老人家在擔心……」

艾慈笑笑道：「勞大叔擔心我碰上熊天剛？」

點點頭，勞克道：「我就是擔心這一點。」

艾慈冷冷的哼了一聲！

於是，他撥轉了馬頭，道：「走！咱們到寶山城去。」

勞克道：「好小子，你當眞要去？」

他也急撥馬頭，滿面不悅的樣子。

白小娟有些遲疑不決，因爲她不想再入虎口，她眞的怕再遇上熊家的人。

尤其是熊天剛的那副模樣兒，誰看了都會做惡夢。

艾慈當然知道小娟害怕，他笑笑地道：「小娟，妳只管跟着我，誰也休想碰妳一根頭髮。」

勞克對艾慈一斜眼，晃着腦袋道：「小子，當你製造火辣辣、血淋淋的場面的時候，千萬要記住，可不要嚇倒人家的女孩子。」

艾慈笑了笑，道：「如果眞遇上了動刀動槍的場面，小姐可就要由你大叔多多費神照顧了。」

勞克道：「阿彌陀佛，但願此去平安無事。」

艾慈又見到那座矮城牆，牆垛子尺半高，中間缺口處還有個小洞，他只要一彈身，就能躍上城，就好像他在三官廟的時候在山中練武功一樣，總是由地面往樹枝上躍，他總是不由樹幹往樹上爬一樣。

現在，他並沒從城外往城牆上跳。

艾慈領着勞克與白小娟二人，三騎馬進了寶山城，不一會兒，便已到了王家那個小飯店。

這時候午飯已過，晚飯尚早，店門外停了一輛馬車，五匹馬一溜的全拴在店旁的馬樁上。

艾慈心中明白，這正是遠從平鄉官道上來的，只是不知道這些人在平鄉是「什麼玩意兒」！

店裡的王掌櫃正愉快的招待着四男一女，見艾慈走進，便立刻迎上前：「艾兄弟你們來了，快請坐。」

小二也咧嘴笑道：「我家小姐正念着你呢！這麼快又回來了。」

他抹着桌子，笑臉却扭向艾慈身邊的勞克。

咧着嘴，伙計又道：「我這就去請小姐出來。」

艾慈伸手一攔，道：「不用急，先讓我三人喘口氣。」

勞克看了一眼中間的四男一女，臉上露出輕視的一笑，他聳動着他那招牌的紅鼻頭兒。

那意思也就是說，你們連我老人家的招牌標記也都不認識，可知是一羣沒見過世面的後生小輩。

艾慈舒坦的坐下來，道：「王掌櫃，我們也算自己人，你只管去招待客人，反正今夜要在您這兒住一宿的。」

王掌櫃道：「好！晚上咱們就喝上幾杯。」

他告個便，便走向中間的桌前。

便聞得那女子道：「平鄉崔家在豫西地面上算是大門大戶，我家老四能看上你家小姐，那是你老的造化，往後你也別開店賺這蠅頭小利了，關起門來吃香喝辣，披綢穿緞，當你的王老爺吧！」

王掌櫃在身上抹着汗水，苦笑道：「實在說我老頭子還眞想高攀這門的親事，只是……只是……」

突見那女子一招手，道：「把包裹打開來。」

她的話相當威嚴，只見一個壯漢雙手把個藍花布包平放在桌面上，很快的把包裹解了開來。

立刻，這間不算大的飯堂裡，黃、白二光交互爭輝，金銀手飾足足有那麼好幾斤，好不驚人。

女子單手把那些金銀珠寶往王掌櫃的手中推，說道：「大概也只有我們崔家才有這種大手筆，而這些也只是一小部份而已，只等你王掌櫃的點個頭，比這些更多的，兩三天全送過來。」

輕搖頭，猛擺手，王掌櫃乾啦啦地道：「大奶奶，無論如何妳要體諒，我那閨女她實在……」

「這個我知道，上回我們老四在她面前碰了個釘子，那是我們老四不會說話，他回去以後，到如今還念念不忘你家小姐，他已嚴重到茶飯不思，覺睡不着，叫我這做嫂子的好心痛，實在熬不過，才親自來一趟，你老可能……」

突然，艾慈呵呵笑道：「勞大叔，這年頭，上天可他娘的也太不公平了，有人苦了一輩子，集攢了些銀子，便是連個老婆也討不起，



有的人却擁有四個老婆，娘的還不夠他折騰的，偏要湊上一巴掌，難道這小子還長了兩個鳥不成，成了三頭六臂的金槍不倒人物了。」

勞克哈哈一聲笑，說道：「有錢的爺們就是喜歡、高興這種調調兒，要你這小子多個什麼嘴！」

只見那女子一瞪眼，惡狠狠的望了過來。

王掌櫃急忙走過來，他哈着老腰笑道：「艾少爺，這件事還請你袖手，惹不得，惹不得呀！」

艾慈咧嘴笑道：「王掌櫃，我有點急事，得馬上同你家小姐說一聲。」

頓了一下，又對勞克道：「穿綢披緞這兒可沒有，吃香喝辣的馬上到，勞大叔，千萬稍做忍耐。」

他一轉身，人已進二門去了。

才不過轉眼的事，只見艾慈又走了出來，但令大家驚異的，那是在他的身後，王小倩已款擺柳腰走出來了。

她連正眼也不看中央桌上的崔大奶奶。

但她的舉止却引得崔家來的人目不轉睛的直瞪着她看，又仔細的瞧。

王小倩拉住白小娟，直是問長問短。

艾慈大方的在懷中摸出個金元寶，那是從怡紅院弄來的。

「彭！」

金元寶放在桌面上。

艾慈說道：「小倩姐，這是我特意給妳送來的，妳先收着，且等我選個風水好的地方，弄個新屋，然後把妳接去住，妳若願意，就當面收下來。」

王小倩驚喜莫名。

她紅着臉，低着頭，便伸手取那桌上的金元寶。

突然，一聲嬌叱：「等等！」

粉紅的影子急閃，有如一道長虹，一支帶鞘的寶劍已按在小倩的手臂上。

崔奶奶冷喝道：「不長眼睛的東西，也不打聽打聽你姑奶奶是誰，竟敢橫插一手，看來是不想活了。」

王小倩想要抽回手，但却無法動彈，就好像手臂被卡住似的，痛得她快要掉下淚來，直楞楞的望着艾慈。

從筷子筒中抽出一根竹筷子，艾慈快不可言喻的把竹筷子撥在王大奶奶的劍身上，口中冷冷罵道：「去你娘的。」

崔大奶奶眞聽話，她應聲而後退三四步，生生被一張桌子擋住。

於是，她楞住了。

半天，她也無法開口。

她心中在思忖着：「那裡冒出個半大不小的少年人，武功高得嚇死人。」

勞克聳着紅鼻頭，搖搖晃晃地道：「這下子可好，你小子又惹禍了，我老人家曾聽說過，平鄉出了四惡虎，他們可是遠近通吃的人物，惹上他們，看你小子要往那兒躲，何處藏啊？」

艾慈呵呵笑道：「且等我腰包缺銀子的時候，我準定會殺虎剝皮賣，不信你就等着瞧好了。」

一掄手中劍，崔大奶奶道：「那裡冒出個小潑皮，不給你一點教訓，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她叱完手一揮，又道：「殺！」

四個漢子早拔刀在手，此刻發一聲喊，舉刀就要砍。

却被艾慈忙搖手阻住，道：「各位，千萬別衝動，我有話要說，我有一肚子的話要說出來。」

崔大奶奶冷冷哼了一聲，怒叱道：「原來也是個怕挨刀的呀，小王八蛋，你有什麼話，快說！」

艾慈滿面無奈的苦笑道：「剛才小子瞎眼冒犯，眞是一千個一萬個不該，我是該宰，不過……」

他伸頭引頸看了看店裡面，又說道：「只不過滴血掉肉不能在這個地方吧？你們仔細看看，那位白髮蒼蒼的老頭兒，那麼一大把的年紀，如何驚得起嚇？桌邊的兩位姑娘也只十幾歲，更是沒有見過殺人的場面，所以我認爲能免則免了，如果眞的沒有辦法免的話，那麼……」

崔大奶奶雙肩一提，脖根一抽，怒吼道：「今天非教訓你小子不可，絕不能免，你小子橫插一腿太可惡了。」

艾慈道：「我眞替崔家四隻老虎感到驕傲，因爲他們有一位母老虎，更爲他跑腿找樂子，娘的，誰要是不羨慕，誰就是王八蛋。」

崔大奶奶沉聲道：「你懂個屁，長嫂有如爲母的，做大嫂的不去疼愛他，誰會去關心他？」

「說的也是，說的不假。」

艾慈一聲苦笑，又道：「怎麼辦，光景我要挨刀了？」

「你活該，放着大路你不走，拐個彎兒找麻煩。」

她眞動了肝火，果然要動刀了。

艾慈不動分毫。

白小娟和王小倩已被勞克拉着到了二門口，他淡淡地說道：「躲着點，小心血濺到身上。」

艾慈露齒一笑，道：「崔大奶奶，妳本是來拉皮條的，難道眞的要把平鄉崔家的威風擺出來？我看算了吧，因爲……因爲……」

「因爲你怕了是嗎？」

搖搖頭，艾慈道：「到了這節骨眼，就算怕又管鳥用？」

崔大奶奶一怔，道：「那你在因爲……什麼呢？」

艾慈搓揉着雙手，似笑非笑地道：「我是因爲我一向有個毛病，也算不成文的規定，如果不事先交代清楚，就算你們流了血掉了肉，娘的，吃虧還是我。」

「是什麼樣的狗屁規矩？」

突聞那年輕的漢子吼道：「大奶奶，咱們有什麼好同這小子說個不完的，砍了他，王家姑娘就順理成章是四爺的人了。」

艾慈拍手道：「對！對！各位只要把我趕跑，王家姑娘就等崔四虎用花轎兒來抬回去。」

崔大奶奶冷冷笑，道：「一語提醒了夢中人，今天就算留你一條命，也要叫你變成一個殘廢。」

艾慈道：「成！不過我還得表明一下我的規定，等我說完之後，咱們約個地方幹，到時候隨你們挑肥撿瘦我全都認了。」

崔大奶奶忍無可忍的叱道：「快放你的狗臭屁。」

艾慈一笑，道：「凡是同我動上傢伙的，必需是腰纏萬金的人物，當然，千兒八百兩銀子不算少。」

他咧着嘴，好像要吞金似的，又道：「我可愛的崔大奶奶，年頭不對了，幹什麼事全離不開銀子呀！就如同妳崔大媽，如果妳三餐不繼，妳還會有閒工夫老遠的跑到寶山城，給妳那位吃人肉不吐骨頭的小老虎拉皮條做說客？鳥毛！」

怒罵道：「王八蛋，你是棺材裡伸手——死要錢！」

四個壯漢早彆不住了，一個個就要動傢伙，其中一個破口罵道：「這小子掀門簾——全憑一張嘴，大奶奶，別聽他的，做了再說。」

艾慈無奈地道：「既然不想聽，咱們就出城去，就在西城外有個五閻殿，我們到五閻殿的廣場上去比劃，從那兒到鬼門關最是近，免得讓五閻殿上的小鬼多領一份出差費來拿人，有損納稅人的荷包。」

一揮手，道：「走！」

艾慈指着桌上，道：「休忘了桌上那包珠寶呀！那也許就是救命的。」

王掌櫃一把拉住艾慈，道：「小兄弟，我不說你還不知道，平鄉崔家與此地的熊家，都是同號人物，他們的胳臂腿扭一起，惹上一家就等於惹上兩家人，我看這事算了吧，咱們敢惹誰呀！」

艾慈看看門外已走的四男一女，發覺他們沒騎馬，急忙喊道：「喂！騎馬呀！早點解決早完事。」

一個漢子回頭罵：「狗操的，你可要來呀！兒！」

艾慈咧嘴冷冷地笑，道：「衝着各位帶的那包黃、白貨，我是非去不可的。」

於是，蹄聲得得，車聲轆轆，四男一女疾馳而去。

艾慈這才對王掌櫃道：「說了半天，原來平鄉崔家四虎與熊天剛那老小子是同類，那可好，我抄了熊天剛的怡紅院，挖瞎了他兒子一雙眼，算是惹上了兩家親了，不過你老放寬心，等我再把平鄉崔家扳倒，往後你過日子就不用心驚肉跳了。」

王掌櫃一聲苦笑，道：「到了這步田地，我還能再多祈求什麼？我……」

艾慈却大步的跨出大門外。

他走得相當的輕鬆。

他連勞克的喊叫也沒聽，只顧自己往城外奔。

店裡面的人，誰不替他揑把冷汗的提着心事。

不過，也只有一個人很寬心，這人就是勞克。

「紅心老克」的叫聲中，喊的是：「別忘了，咱們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辦吶，小子！」

這意思艾慈當然懂。

所以他不回答，反而走得更快。

他要早去早回，不能叫勞大叔等得太久。

＊　＊　＊

寶山城西不過三里地，有座不算高的小山坡，看上去山坡有點兒光禿禿的，坡頂上種着許多巨竹。

每當風大的時候，不論人站在河岸或是寶山城牆上望過去，就好像那座小山坡在搖晃，搖晃向一邊。

這兒就叫做閻王坡。

閻王坡上有一座閻王殿，一進五大間相連，廟堂上五座閻王像，他們的姿勢各自不盡相同。

五殿閻君中，五閻王的像最嚇人，每間殿堂上也各有不同刑具，而且機關重重，即使白天，一個人也不敢走進去。

閻王殿正面，有個不算大的廣場，廟對面是個戲台子，經常會有野台戲在這兒上演。

此刻沒有野台戲，馬上就要上演鐵公鷄。

這時候，河水被夕陽照得泛着金色閃亮的星光，那個火紅的日輪，就好像快要掉進河裡似的，令人替天上的日頭揑一把冷汗。

河上帆影點點。

官道上馬蹄忙。

崔大奶奶一車當先的繞上了閻王坡。

三騎一車全部停在閻王殿的正前面。

（未完‧十六）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 鬼谷

**上文提要：**楊威要張子漁與小峯抽籤定生死，二人置之不理，楊威讓攝魂判官代抽，小峯當生，張子漁用劍自戕……呂盈盈夜入「集賢莊」投箋，將小峯被困五虎嶺之事告知乃父，因此呂松林與病叟龍雲等人夜裡前去搭救，但呂盈盈不在五虎嶺，驚動了敵人，龍雲先救小峯出險境，他則返回與呂松林等抗敵。小峯中毒功力全失，忽想起黑暗中有人贈藥……

## 心懷江湖赴少林　好意報訊遭圍攻

另一方面，與病叟倉促分手，不曾約下後會之期，就此單獨離去，何日再相會？

「算啦，此時甚麼都別想，甚麼都別管，還是聽龍前輩的話，儘早離開這個鬼地方，其他的一切待功力復元之後再說！」

當即頭也不回的沒入朦朧夜色中。

小峯劇毒已解，功力稍復，奔走起來倒也不算太慢，一個時辰之後，已走出五虎嶺。

繼續北行一日半夜，早將幽冥教拋在百里之外了。

找人打聽一下，始知身在虎牢關附近的山區。

山區幽靜，人烟稀少，正是調養修練的絕佳所在，康少峯找到一家山村小客棧，租下一間客房，就此暫住下來。

＊　＊　＊

嵩山。

少室峯南麓。

一條通往少林寺的羊腸小徑上。

血女突然在此出現。

在她的前方，另外還有一個人正低頭疾行。

是隱居月餘，毒已除盡，功力亦完全復元的康少峯。

來少林寺其實也並無特別的目的，只是隨便走走，藉以打探一下幽冥教以及武林各派的動靜，假如少林高僧願挺身而出，與各大門派聯手對付幽冥教，康少峯自然求之不得。

正行間，忽聞身後有人呼喊道：「小峯哥，快停停，等等我呀。」

小峯覺得好生耳熟，回頭見是血女，陡然間竟分辨不出是許心影？還是呂盈盈？

血女來勢極快，瞬間便至眼前。

康少峯道：「芳駕何人？」

血女嬌笑道：「你猜猜看。」

「猜得到在下就不會問了。」

「小峯哥，你眞笨！」

驀覺眼見一亮，蒙面紅巾已去，是呂盈盈。

久別重逢，尤其是在刼後餘生之時，彼此都喜出望外，激動不已，千言萬語，一時間竟不知該從何說起才好。

默然相對片刻後，呂盈盈首先說道：「峯哥，天可憐見，我們終於見面了，我還以爲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你啦。」

說至最後，已泣不成聲，伏在小峯的肩頭哭起來。

康少峯知她心情複雜，感慨良多，任由她啜泣一陣後，才輕拍着她的香肩道：「盈妹，別哭，有事咱們慢慢的談。」

哭了一會兒，心中稍覺舒坦一

些，呂盈盈拭乾眼淚，道：「小峯哥，你是幾時逃離牢洞的？被何人所救？」

康少峯愕然一楞，道：「我脫險已一月有餘，是被令尊與龍前輩所救，據我所知，在下被囚的消息還是姑娘告訴呂前輩的。」

呂盈盈認可道：「沒錯，此事確是小妹函告家父的，但他老人家五虎嶺之行我却全然不知。」

「那麼，兩位前輩的情況究竟怎樣，妳可知曉？」

「峯哥的意思是，那天你們並未結件離開？」

康少峯將當時的情形細說一番，道：「那天夜裡，你們父女沒見面？」

呂盈盈思索一下，道：「算算時間，那幾天小妹正好不在五虎嶺。」

「事後總該會有個耳聞吧？」

「此事與小妹有關，他們都三緘其口。」

康少峯道：「姓楊的老賊實在可惡，但願兩位前輩吉人天相，早已全身而退。」

呂盈盈緊咬着銀牙道：「這個惡魔把我害得太苦太慘，家父他老人家如果有個三長二短，我拚着這條命不要，也要跟他鬥上一鬥。」

康少峯憂心忡忡道：「盈妹夜入集賢莊，為何不跟令尊見一面？呂前輩為此百思不解，傷痛欲絕，現在既已離開賊窩，就別再回去了，龍前輩他們的生死下落，咱們再設法打聽，憑妳自己的功力修為，斷非楊賊之敵，切勿草率行事，自斷生機。」

呂盈盈淚眼汪汪道：「小妹不是不願和家父見面，而是實在沒有臉再見他老人家，亦非自甘墮落，情願追隨這個喪心病狂的魔鬼，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康少峯想起了被囚之前，親眼目睹的那一幕，心頭不禁一酸，追問道：「有何苦衷？」

呂盈盈遲疑再三，一字一淚的泣訴道：「老魔陰險毒辣，連一點人性也沒有，其心腸之狠，手段之毒，除非身受其害，實在無法想像，自你被囚之後，我也失去自由，被他軟禁在閨房之內，任他擺佈，之後，雖也曾命我出去辦過幾件事，但在臨行之前便算好往返的時間，事先強迫我服下毒藥，如能準時返轉，他會給藥解毒，不然，就只有毒發而亡一途。」

康少峯氣得雙眼發直，怒眉雙挑道：「氣死我也，楊賊天良喪盡，人性全無，我康少峯但有一口氣在，絕不饒他！」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老魔心狠手辣，詭計多端，被他牢牢的抓在手中，不回去固然性命難保，可是，和這種毒如蛇蠍的人守在一起，也未免太危險，盈妹千萬要多加保重小心啊。」

「一年多的驚濤駭浪歲月，我已經懂得自己照顧自己了，也知道潔身自愛，老賊多次伸出狠爪，皆未能得逞，峯哥請勿為小妹操心。」

「能如此我就放心了，但不知盈妹此次離開魔教又為了何事？」

「去少林寺傳話。」

「傳甚麼話？」

「少林派開罪幽冥教，決定要在十二個時辰之內摧毀少林寺，特命小妹前去曉諭週知，及早理料後事。」

康少峯怒氣衝天道：「老賊狂得可以，殺人前還發個通知，簡直目中無人，少林寺又甚麼地方得罪了幽冥教？」

呂盈盈條理分明地道：「十天前，幽冥教主楊威忽發奇想，柬邀天下英雄，齊聚五虎嶺，要大家俯首聽命於他，共同推舉楊賊為武林盟主，以便他日後予取予求，為所欲為。

「當天，幽冥教內會張燈結綵，大擺筵席，原以為羣豪懾於他的淫威，定會如期赴會，受盡各門各派的歌功頌德。

「那知，事情大出楊魔意料之外，僅僅來了三四個聲名狼藉的江湖敗類，各正大門派竟無一人與會，老魔盛怒之下，誇下海口，要將各門各派趕盡殺絕，從此在武林中除名，因少林寺距離最近，故而欲先從少林寺殺起！」

康少峯氣憤地道：「姓楊的野心勃勃，把天下英雄視作囊中之物，他憑甚麼？」

呂盈盈有條不紊道：「小峯哥，不是小妹有意長他人威風，事實是老魔自從得到二十四張銀圖後，短短數月之內，功力進步神速，他手下的『無影二鬼』、『奪魂三使』，尤其是他兒子玉面郎君楊明，也都有驚人的進步。

「記得半月之前，楊威曾獨自夜入武當山，欲借武當派的鎮山寶劍一用，武當派不答應，惡戰遂起，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便連殺三百餘人，放火燒了三清觀，僅武當掌門一塵道長，以及師弟一清一風等十餘人得以全身逃離而已。

「憑心而論，幽冥教此時確有毀滅少林寺，乃至整個武林的實力。」

康少峯聽在耳中，有如萬箭穿心，道：「照妳這麼說，武林中人不是屈膝投降，供他驅使，就只有任由老魔宰割，再也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除非有奇蹟出現，恐怕很難改變。」



「哼，自古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老賊六親不認，殺人如蔴，我就不信他能橫行多久，總有一天我會要他的老命。」

呂盈盈再度打量一下康少峯，道：「據小妹所知，峯哥曾服下分筋錯脈的毒藥，功力全廢，看你神采奕奕的樣子，似乎已無大礙，莫非已經服下了楊威特製的解毒藥？那裡來的？小妹幾次想要偷一顆出來，却始終找不到藏放的地方。」

康少峯將被救前後的經過再細說一番，取出黃紙白綾，給呂盈盈看，道：「這一切我本來以為是你幹的，現在替我想想看，這位救命大恩人到底是誰？」

呂盈盈細看一陣，字斟句酌道：「此人是誰，小妹也茫無所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個人必定是一位身懷絕技的高人，而且……」

「而且怎樣？」

「與楊威的關係密切，否則，不可能拿到解毒藥。」

「二鬼、三使跟楊賊的關係最密切，可能嗎？」

「微乎其微。」

「此外還有那位？」

「這是一個謎。」

康少峯忽有所悟道：「我很懷疑此人是舊識。」

「何以見得？」

「他故意不肯跟我正面相見，唯一的理由自然是怕我認出來。」

「嗯，有道理，等我回去以後再暗中觀察一下，說不定會有所發現。」

抬頭望一下天色，又道：「峯哥意欲何往？」

康少峯道：「想去少林寺打聽一下令尊他們的情況，如果可能，有意恭請九州羅漢出面號召天下英雄，共同來對付幽冥教，老魔一日不死，魔教一日不亡，我絕不善罷干休！」

說至最後，豪情勃發，昂首一嘯，聲震霄漢，慷慨悲壯之至。

呂盈盈道：「峯哥所言固是，但楊威羽翼已豐，實力雄厚，大家都懼他三分，能否一呼百應，實未可過分樂觀，非有萬全的打算，和足夠的人手，不可輕率行事，須知今日的老魔，已非昔日可比，早將銀圖上的功夫學得十之七八，其成就之高，可能不在血女之下。」

一提到銀圖秘籙，康少峯就一肚子的火，恨聲道：「老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要不是騙走了那十六幅銀圖，他那有今日，我康少峯早就殺進幽冥教，打得他屁滾尿流！」

呂盈盈愛他至深，為了心上人，不惜任何犧牲，以堅定的語氣道：「銀圖既已喪失，急也沒用，小妹返回幽冥教後，拚着這條命不要也會設法將銀圖玉符盜……」

話未完，忽覺體內陣痛攻心，花容驟變，臉如死灰，滿臉驚惶的改口道：「糟啦，小妹體內的毒藥已經開始發作，必須趕快辦事，火速返回五虎嶺，再晚了就會暴斃荒郊。」

性命攸關，十萬火急，盈盈不敢怠慢，話一出口，掉頭就走。

康少峯關心盈盈的安危，追上去道：「還來得及嗎？」

呂盈盈皺一下眉頭，道：「應該沒問題，老魔早有精確計算，毒性開始發作，就必須立刻登上歸途，走快點大概可以準時返回，請勿為我躭心。」

「可是，妳還沒去少林寺呀。」

「來不及了，蔴煩峯哥代為轉達即可。」

「小事，包在我身上啦。」

「日後見到家父時，務請代我請安。」

「我會的，妳儘管放心。」

「峯哥，再見，請多珍重！」

「盈妹，妳也珍重，再見！」

呂盈盈猛然一轉身，含淚如飛而去。

康少峯目送她消失不見後，也一陣風似的奔往少林寺，他心急脚快，去勢如電，頓飯工夫不到，已站立在少林寺的高大山門之外。

但見廟門緊閉，寺內寂靜無聲，亦未見有僧人出入往來，錯愕之餘，上前「篤！篤！篤！」的叩門三響。

靜待片刻，寺內反應全無，出聲呼喊數次，也未聞有人答話。

這一來，可把康少峯給弄糊塗了，自言自語道：「奇怪，偌大的一座少林寺，僧衆數千，怎會跟死城一般，難道發生了甚麼重大的事故？」

心中犯疑，不再叫門，當即抖臂彈身而起，落在院牆上。

展目望去，只見殿宇高聳，仍寂靜如故，遂又一躍而下，奔往少林腹地內院。

接連跨過數層殿院，還是沒見到半個僧人，亦未聞任何聲音，佛殿之內連香火都熄了，靜悄悄地變成一座空寺。

康少峯邊走邊想：「少林寺歷史悠久，門徒衆多，寺中各種不傳秘技，一向執武林之牛耳，值此江湖多事之秋，又與幽冥教比鄰而居，危在旦夕，怎麼連一點戒備也沒有，究竟在搞甚麼鬼？」

為了查明眞相，猛地騰身而起，飛上了一座大殿的屋頂。

居高臨下，全寺一目瞭然，只見東北方的一座大雄寶殿燈火通明，殿內殿外黑壓壓的站着一大羣人。

康少峯鬆了一口氣，正欲翻身

躍落，突聞耳畔傳來一陣急促的鐘聲，暗想：「這鐘聲定是傳佈警訊，看來我進入少林寺之後已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應趕快找到寺內方丈說明來意才行，這樣偷偷摸摸的最易滋生誤會。」

孰料，鐘聲未歇，小峯尚在殿頂，大雄寶殿內箭也似的射出來四位高僧。

接着，有人暴喝道：「甚麼人？站住！」

小峯循聲望去，斜對面的牆頭上出現一個長衫老人，此人身手矯健，有凌空飛渡的本事，一眨眼間已至面前，康少峯認得是在絕命谷內一掌劈倒師父左玄，使師父因而亡魂喪命的滄海遊龍莊宗毅。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康少峯臉色立變，殺機陡生。

轉念一想，此來少林，另有任務，並非爲了尋仇，爲免橫生枝節，暫將一肚子的怒氣忍了下來。

你欲饒人，人不饒你，滄海遊龍莊宗毅吼聲如雷道：「小子何人？來此何事？如有半句謊言，小心你吃飯的傢伙！」

口氣夠大，狂傲至極，康少峯不悅道：「你不認識我康少峯，本掌門却認得你莊宗毅，在下來少林何事你還沒有資格來問。」

莊宗毅一臉茫然道：「康少峯？曾有個耳聞，並無一面之緣，你怎會識得老夫？」

「閣下貴人多忘事，在絕命谷曾向先師左玄連攻三掌，因而致死的事你難道忘了？」

「左玄」二字，如雷擊頂，莊宗毅大吃一驚，道：「你……你是殺人魔王死神左玄的徒弟？」

「你說對了。」

「那麼，肆虐集賢莊，逞兇黑風崙，斷了呂松林、夏宏光一條腿的人也是你囉？」

「在下沒有否認的必要。」

「承認就好，娃兒殺人不眨眼，罪大惡極，老夫忝爲武林一員，絕不允許殺人魔王的徒子徒孫橫行江湖，爲禍武林。」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莊宗毅雙掌齊出，展開一輪猛攻。

幽冥教進犯少林之事迫在眉睫，康少峯急於將此事告知少林掌門，極不願在此時跟莊宗毅爭長較短，一再退避，不曾還手。

莊宗毅却誤將他的忍讓當作畏怯，招式更辣，攻勢更猛，存心要將康少峯置之死地。

康少峯實在忍無可忍，乍然暴喝一聲，道：「你這是找死！」招出「飛雲瀉電」，一掌呼嘯而出。

滄海遊龍莊宗毅乃武林雙奇之一，與神州一奇呂松林齊名，技深若海，望重武林，是頂兒尖兒的一流高手，三掌連成一氣，決心要將死神左玄的傳人幹掉。

却不料，康少峯山居月餘，勤修苦練，非但功力復元如初，而且又有精進，莊宗毅三招快攻，被康少峯翻腕一掌就輕易破解，震得他連退三四步，踩碎好幾片瓦。

莊宗毅駭異不已道：「好小子，還眞有兩下子，看樣子已得到死神的眞傳，而且和你那魔鬼師父一樣的兇殘成性，老夫今天說甚麼也不能輕饒你！」

發話同時，左手劈面攻一掌，右手亮出一把青鋼寶劍來，分心就刺。

康少峯臉色一沉，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乃天公地道之事，本掌門原想放過今天再算，老匹夫既然一心尋死，姑且成全你吧！」

殺人之心一生，出手不再留情，「飛雲瀉電」、「風聲鶴唳」、「倒轉陰陽」，三招絕學傾囊而出，勢若奔馬，力猛如山，莊宗毅這下可慘啦，悶哼聲中，被拋震出屋面之外。

一震之力大得驚人，幸好少林寺的四名紅袍高僧及時趕到，其中一人疾伸雙手，將他抱住。

抱是抱住了，由於力道太大，仰身後退一丈七八才拿穩馬樁。

四僧相顧失色，臉有驚容，抱莊宗毅的和尚將他放在地上，道：「莊施主來得正好，貧僧掌門師兄已候駕多時，但不知出手之人是誰？爲何與老英雄在此動手？」

滄海遊龍莊宗毅瞪了康少峯一眼，道：「老夫接到令師兄的柬帖後，便兼程趕來，不料，甫入貴寺，發現此人鬼鬼祟祟，顯然不懷好意，原來是死神左玄的衣缽傳人康少峯，狂徒出言不遜，莊某欲施小懲，一個不留神反被狂徒得逞，失足墜下，有勞智明大師援手。」

康少峯大鬧集賢莊，血洗黑風崙，早已震驚武林，四僧自然知曉，莊嚴的佛面立變，四人八目瞪得像銅鈴，一齊怒目而視，敵意甚濃。

小峯見四僧寒目似電，精光湛湛，顯係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暗道：「這四個和尚好深的內力，聽莊宗毅的口氣似是少林掌門智通大師的師兄弟。」

沒錯，四僧確是少林掌門智通大師的師兄弟，從左至右，依次是智明大師、智惠大師、智元大師和智宏大師。

康少峯飄然落地，拱手爲禮道：「末學康少峯見過四位大師。」

四僧互望一眼，智明欲語未語，滄海遊龍莊宗毅惱羞成怒，驀地虎吼一聲：「小子接招！」劍氣吞吐間一口氣連攻十二劍。

康少峯火冒三丈道：「莊宗



毅，你這個老傢伙怎麼這樣不知好歹，小俠我是讓你，可不是怕你，再這樣無理取鬧你就沒命啦。」

滄海遊龍仗着人多，那能聽得進去，攻勢更快，更猛，更辛辣。

少林四僧視小峯爲無惡不作之徒，必欲除之而後快，智明大師揮手道了一聲：「上！」立從四面攻上來，招出如雨。

康少峯咬一咬牙，式行「旱地拔葱」，畢直拔起三丈多高，凌空再變「大鵬三展翅」，落在五人身後三丈以外。

這倒並非康少峯怕事，而是不願與少林發生磨擦，破壞團結，進而影響到共同對付幽冥教的大事。

小峯速度太快，五人猝不及防，發現敵人不見時，招式業已遞滿，猛聽彭！的一聲巨震傳處，五股暗力相撞，各自倒退三步。

這一來，激怒了少林四僧，智明大師聲若焦雷道：「小施主夜闖少林，已觸犯本門寺規，罪當面壁百日……」

康少峯截口道：「在下夜入貴寺，有要事相商，因寺門緊閉，不得已才翻牆擅入，並非有意冒犯。這位莊大俠是殺死先師的兇手，小峯爲顧全大局，一再忍讓，這個老東西却得寸進尺，苦苦相逼，實在可惡。可否請即刻通報貴掌門……」

話猶未了，莊宗毅又發瘋也似的攻上來。

智明大師的話也不好聽：「死神左玄雙手血腥，死有餘辜，老衲深以未能手刃此獠爲憾，娃兒不但繼承了他的衣缽，也繼承了他兇殘的性格，本寺掌門早有殺你爲天下除害之心，你來得正好，休想再活着走出少林寺。」

少林四僧成見極深，根本不給康少峯解釋的機會，話完齊聲一吼，蜂擁而上，又幹上了。

至此，康少峯實在忍無可忍，大發雷霆道：「罵我康少峯，在下可以容忍，辱及先師清譽，本掌門絕不寬貸，先殺了莊老頭再說！」

嗚！這聲音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了，康少峯感覺殘琴發出的嗚嗚之聲，比以前更强勁有力，當下左掌「風聲鶴唳」、右琴「空谷傳音」，兩招絕技同時出手。

霎時，天在旋，地在轉，風聲呼呼，黃塵滾滾，龍虎門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全力反撲，施出了看家本領。

莊宗毅、智明、智宏等五人，雖然個個身手不凡，面對這位後起之秀却不免相形見絀，兩招絕活兒一出手，勝負立分，五個人俱被殘琴掃退，東倒西歪。

康少峯收回左掌，右琴變作「琴音貫頂」，單挑莊宗毅，攻他「天靈」死穴。

四僧立身甫穩，見大事不好，立又轉身回撲，想挽救莊宗毅的一條老命。

說時遲，那時快，四僧所發的剛猛掌力同時撞在琴風上。

霎時，砂飛石走，塵土蔽天，四下一片渾沌。

智明、智宏當場摔了個四脚朝天。

智元、智惠更糟，骨碌碌的滾出去一丈多遠，趴下不動了。

康少峯依舊卓立在原地不動，大氣不喘，臉不改色。

四僧捨命相救，功不可沒，殘琴力道大減，滄海遊龍莊宗毅幸而從鬼門關撿回來一條命。

不過，殘琴招無虛發，老命雖然保住了，活罪却逃不脫，琴弦擦胸砸下，胸腹間皮開肉綻，血如泉湧，暴退三丈，暈倒在地。

康少峯志在莊宗毅，四僧傷勢輕微，這時已相繼挺身站起。

抖去琴弦上的鮮血，康少峯朗聲道：「四位大師父請一邊涼快去，勿再多管閑事，莊老頭殺人償命，理所當然。」

嗚！琴聲再起，人去如風，撲向滄海遊龍莊宗毅。

四僧心裡發毛，又不能坐視不管，忙不迭地從兩側包夾過去。

「阿彌陀佛！」

康少峯疾掠丈許，一聲洪鐘也似的佛號傳處，眼前紅影一閃，一位身穿大紅滾金袈裟，手執禪杖，寶相莊嚴的老和尚堵住去路。

定目一看，小峯認得是少林掌門人智通方丈，來不及說明來意，智通身後又奔來二十多個黃衣和尚，以及一百多名紫衣和尚。

羣僧動如脫兔，眨眼工夫已井然有序的排列在智通兩側，有如雁翅一般。

康少峯深施一禮，道：「武林末學康少峯，拜見掌門人！」

智通掌門充耳無聞，不屑一顧，指着倒地不起的滄海遊龍莊宗毅道：「這可是小施主的傑作？」

康少峯坦然以對道：「沒錯，人是在下打傷的，不過，此人……」

一語未畢，被智通掌門打斷，道：「本寺建廟三百年來，從未有人敢在此逞兇撒野，莊老英雄行俠仗義，有口皆碑，你……」

智明見康少峯臉色不對，怕掌門師兄輕敵大意，忙上前附耳低語數言。

智通聽畢，肅穆的佛面上掠過一抹驚懼之色，目注小峯中手殘琴，道：「你是殺人魔王死神左玄之徒？那麼，集賢莊恩將仇報，目無尊長，凌辱幾位武林前輩的事也是小施主所爲？」

康少峯聽他辱罵師父，怒氣忽生，但顧及整個武林正處於風雨飄搖中，不想斤斤計較，忍氣吞聲道：「不錯，先師確是死神左玄，他老人家畢生行仁俠，言忠義，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之所以會殺那麼多人，全因羣豪貪圖銀圖秘籙而起，咎由自取，絲毫也不能責怪先師。事實上他老人家乃是龍虎門的第二代掌門人，在下是第三代掌門人，我們師徒捫心自問，從未枉殺一人，區區之意，尚盼掌門禪師明鑑。」

「阿彌陀佛，」少林掌門智通喧了一聲佛號，道：「甚麼？你們師徒是龍虎門下弟子？老衲倒要請教，小施主可有龍虎玉符？」

「有！有！」

探手入懷，康少峯却摸空了，這才想起自己的掌門信物早已被楊威騙去，歉然一笑，道：「實不相瞞，本掌門的龍虎玉符已被幽冥教主騙走。」

智通白眉雙挑道：「哼，一派胡言，你們師徒分明是殺人不眨眼的惡棍，休得玷汚了龍虎門的清譽，如肯俯首認罪，或可從輕發落，若再一意孤行，就別想走出少林！」

「在下句句實言，請掌門人三思。」

「娃兒休再巧言詭辯，除非認罪自縛，只有死路一條。」

「康少峯無罪可認。」

「你殺人無數，罪無可逭！」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在下問心無愧，而且，本掌門滿懷善意而來……」

「你會有善意？簡直鬼話連篇，但有三分人性在，神州一奇呂老前英雄就不會變成殘廢。」

一扭頭，又對身後諸僧道：「給我拿下！」

「是！」

智通一聲令下，羣僧齊聲應是，潮水般的人潮從四面八方湧來，有那動作快的已動上了手。

康少峯滿懷善意而來，竟得到這般待遇，心中好不惱火，怒氣衝天道：「老和尚，要打你自己上，別拉別人下地獄！」

眸中射出兩道懾人的兇芒，殘琴直指智通掌門，嗚嗚之聲大作，疾掄三匝後，直奔智通禪師。

殘琴威風八面，其鋒銳不可當，羣僧抵擋不住，紛紛退避，場中秩序大亂。

康少峯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智通、智元、智惠、智宏、智明等五位高僧反擊無功，也相繼敗下陣來。

一擊奏功，威震羣僧，康少峯乃宅心仁厚之人，並未乘勝追擊，硬將殘琴收回，欲俟機找智通掌門說明來意。

詎料，蜚短流長，人言可畏，少林智通對他似是誤解極深，根本不給他說話的機會，手中禪杖一陣揮舞，百多名高僧四散奔走，分佈在小峯四週。

康少峯發覺事態有異，道：「少林可是要以『羅漢陣』來對付在下？」

智通掌門的答覆只有兩個字：「不錯！」

羣僧行動迅捷，霎時已將武林中獨一無二的「羅漢陣」部署完成，只見前後左右四方各有三十人，有的使劍，有的握刀，有的用方便鏟，一個個臉容肅穆，寶相莊嚴，暗將功力運足，待機而動。

智通、智元、智明、智惠、智宏五僧則卓立陣中，將康少峯圍了個水洩不通。

人雖衆多，却寂靜無聲，顯然訓練有素，有恃無恐。

沉寂中別有一番緊張，數百雙眸光全部投注在智通掌門手中的禪杖上，只要他的禪杖一動，一場空前未有的惡戰馬上就會揭開序幕。

死亡的陰影籠罩全場。

死神的脚步步步緊迫。

彷佛看見了鬼門關。

彷佛瞧見了奈何橋。

智通的禪杖擧起來了！

小峯的殘琴擧起來了！

空氣緊張萬分，大家的心幾乎要跳出口腔。

康少峯遲疑再三，實在不願動手，朗聲道：「在下不出手，並非懼怕少林寺的『羅漢陣』，而是怕傷了彼此的和氣。康少峯夜入貴寺，爲的是打聽一下神州一奇呂前輩與病叟龍前輩的下落行止，並想跟各位共商對付幽冥教的大計，不料，仇踪忽現，蓄意挑釁，小峯不得已而教訓莊宗毅在前，智通掌門又心存成見，惡語相加，再度被迫交手於後，以致誤會叢生，愈演愈烈。恨只恨楊威那老賊心狠手辣，害得在下有口難辯，如果不是被他將龍虎玉符騙去，也許就不會如此劍拔弩張，好在小俠懷中的掌門信物九州羅漢曾親眼目睹，不信可派人去請老禪師來一問便知。」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誦佛聲渾厚有力，直傳出數里之遙。

智通等僧衆皆臉露喜色，翹首以待。

北面的三十名黃衣和尚向兩旁閃開，人羣中大踏步的走進一位身穿月白袈裟的老和尚，正是大名鼎鼎的九州羅漢。

少林掌門智通深施一禮，畢恭畢敬的道：「弟子智通，率四位師弟暨門下弟子百餘人拜見師叔。」

長幼有序，尊卑有別，少林門



規森嚴，執禮甚恭，百餘高僧齊皆豎掌爲禮，一絲不苟。

九州羅漢環目四顧道：「大敵當前，不必多禮，以免被他乘隙溜走！」

察言觀色，康少峯叫苦連天，心知一場生死之搏已是無可避免。

智通目注九州羅漢，指着康少峯道：「這個娃兒自稱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說師叔曾見過他的掌門信物龍虎玉符？」

九州羅漢寒霜也似的眸光從小峯臉上一掃而過，道：「見是見過一次，但是否眞品可能大有問題，他們師徒嗜殺成性，狡猾善變，不可輕易採信，免得中了死神左玄臨死前定下的偸天換日之計。」

智通掌門頷首稱善道：「師叔所言甚是，這中間必有陰謀詭計，正因爲那信物並非眞品，所以不敢再拿出來。」

康少峯大聲疾呼道：「掌門人，請勿斷章取義，妄下猜測，在下的龍虎玉符如假包換，不是不肯拿出來，而是被楊威騙走了，而且，據小俠所知，幽冥教將在十二個時辰之內……」

九州羅漢截口道：「老衲前不久得到一則消息，說你曾與幽冥教主楊威攜手出沒於五虎嶺一帶，可有此事？」

「確有其事，那是被他的花言巧語所騙，在下身受其害，損失慘重。」

「江湖上另有傳言說，你們是父子關係？」

「這也不假，但小峯不承認，老禪師曾在集賢莊目睹晚輩大戰楊老賊，足證此言非虛。」

九州羅漢報以一聲冷哼，道：「哼，集賢莊父子交兵，八成是幽冥教主的巧安排，藉以混淆視聽，娃兒，別拿這些來當護身符。」

環掃全場一眼，見門下弟子俱已各就各位，轉對智通掌門道：「本寺未赴楊威邀宴，老魔必然懷恨在心，先將此人拿下，速作應變之計，如果老衲所料不差，這娃兒定是前來窺探本寺虛實的。」

智通躬身一諾，禪杖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圓圈，羅漢陣已開始發動，羣僧旋轉如飛，輪番出擊。

康少峯心知肚明，事至如今，難再善了，臉色一沉，道：「看情形，少林寺是決心要與在下爲敵了？」

九州羅漢的話十分坦率：「好說，集賢莊一掌之仇，老衲思報已久，今日你如能闖出羅漢陣，既往不究，本寺弟子任你差遣，否則，你只好認命，去追隨你那位死神師父去吧。」

康少峯怒眉雙挑，咬着牙根連說了三聲：「好！好！好！恭敬不如從命，康少峯放肆了！」

嗚！嗚！嗚！殘琴如得神助，更似有魔鬼附身，康少峯施出全力，如瘋似狂般分襲四週强敵。

殘琴三絕，獨步武林，御氣神功更是曠世奇學，宇內無雙，羣僧當者披靡，攻勢爲之一滯。

然而，少林武技源遠流長，羅漢陣又豈是紙老虎，康少峯一輪快攻一完，立又將包圍圈縮小，從四面八方壓迫過來。

圈子越小，小峯處境越險，羣僧却鬥志昂揚，精神百倍，整個羅漢陣彷若一個快速旋轉的大輪盤，羣僧輪番出擊，攻勢綿綿不絕。

康少峯四面受敵，難免顧此失彼，面對一百二十六位得道高僧，不被打死也會累死。

猛然心生一計，選定一點，一面跟着他們的步伐快速移動，一面運足十成十的功力，緊咬住少數幾名和尚不放，猛攻猛打，好似一枚鐵釘般强行釘入。

這一着眞靈，康少峯連攻十二琴，連傷十二人，何消片刻工夫，已殺出一條血路，衝到羅漢陣外去。

九州羅漢與智通掌門等追至時，敗局已定，回天乏術。

康少峯抹去琴上血汚，淡淡一笑，道：「承讓，承讓，在下不得已出手稍重，傷了不少人，尚祈諸位前輩大度寬容。」

智明、智元等四僧面面相覷，一言不發。

智通掌門目注九州羅漢，也默然無語。

九州羅漢不愧爲是一代大宗師的身份，光明磊落，言而有信，一臉肅穆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老衲向來有諾必踐，一言九鼎，今日既已被你破了羅漢陣，少林三千弟子願供你差遣，絕不會哼半個不字。」

康少峯大喜過望道：「那裡，老禪師言重了，差遣不敢，在下是爲請益而來，另外還有一件要事稟報。」

九州羅漢德高望重，少林一派領袖武林，羅漢陣更是江湖上一致公認的鐵壁銅牆，如今被一個後生小輩一擧擊破，顏面盡失，情何以堪？聞言冷眼相視道：「甚麼事？說吧，老衲聽得見。」

康少峯並未介意，詞懇意摯道：「前不久，幽冥教主楊威宴請天下英雄，羣豪拒而不去，老賊大爲震怒，決心要摧毀各大門派，少林寺距魔教最近，揚言要先從貴寺殺起，算算時間，災難可能在十個時辰之內便會降臨，務希速作萬全準備，爲了保全實力，最好火速撤離，因爲老魔此刻的功力，已無人

能敵，抗拒有害無益。」

實情實報，實話實說，既未添油，亦未加醋，少林諸僧却仍心存偏見，彼此交頭接耳，信疑參半，未正面回應。

羣僧則已散去，傷者亦被抬走，場中僅餘九州羅漢、智通、智元、智宏、智惠、智明以及剛剛甦醒過來的滄海遊龍莊宗毅。

沉吟許久後，少林智通掌門忽道：「娃兒既是楊威之子，自然血濃於水，分明是前來窺探本寺虛實，何必故作俠義，傳警報訊，其心可鄙，其行可誅，小施主的盛情少林心領啦。」

康少峯聽得一呆，知事情棘手，不可理喻，正感無計可施，忽見廟門外急匆匆地奔來五個人。

大家舉目望去，很快便看清楚是神州一奇呂松林、病叟龍雲、武當掌門人一塵道長及師弟一清、一風。

呂松林只有一條腿，手持拐杖，照樣矯健如昔，康少峯大感欣慰，忙疾迎而上，親如父子一般。

許久未見，不禁喜極而泣，二人四手緊握，想說的話太多，一時間竟不知從何說起。

片刻之後，情緒漸趨平靜，病叟居中替小峯與武當三位道長略作引介，彼此寒暄數語後，這才言歸正傳。

康少峯首先對龍、呂二老道：「自從那天龍前輩去後，小峯一直爲兩位的安危提心吊膽，之後虎牢關靜養月餘，功力已恢復如初，可是，兩位老人家却始終音訊全無，故而跑來少林打聽，但不知兩位前輩是如何逃離虎口的？那天到底發生了甚麼意外事故？」

神州一奇呂松林先跟少林諸僧打了一個招呼，長嘆一聲，道：「此事說來實乃不幸中的大幸，那天龍大俠去救你的時候，老夫與幾位武林同道負責斷後，埋伏在桃花林中，看能否俟機將盈盈也一併救出。

「孰料，事與願違，沒見到小女，却被魔徒發現，動上了手，及聞龍兄嘯聲，知你已經安然脫險，隨即且戰且退，怎奈幽冥敎徒個個武功高强，人數又多，我們幾個已傷亡過半，不得已這才請龍大俠下來助陣，結果還是難挽頽勢，打至最後，僅僅剩下我們二人，其餘諸俠都埋骨五虎嶺。」

說到這裡，已是老淚縱橫，泣不成聲。

病叟龍雲補充道：「這還是不幸中的大幸，那天幽冥敎主楊威恰巧不在，只有傅仲、傅宏二兄弟，以及攝魂判官出面迎戰，如其不然，我們這幾根老骨頭能否撿得回來恐怕也大有問題。」

聽完二老一席話，羣豪憂心忡忡，臉容十分凝重。

康少峯道：「兩位前輩和三位道長聯袂同來少林，又是爲了何事？」

神州一奇呂松林振振有詞道：「我們兩個人雖大難不死，傷勢則十分嚴重，療養半月多始告痊癒。療傷期間下定決心，要四處奔走，號召各大門派，共同對付幽冥敎，爲武林除害。於是，先到武當山，邀來一塵、一清、一風三位道長，再來少林寺，想敦請九州羅漢禪師，與智通掌門等高僧共襄盛舉。想不到會在此跟賢侄巧遇，實乃武林之福，以你的功力修爲，定可壓一壓楊老賊的氣焰，一切仍大有可爲。」

少林智元大師另有高見，冷言冷語道：「老英雄把這小娃兒估得太高了，可知他夜入少林寺，一再逞兇撒野，出手傷人之事？」

龍雲、呂松林錯愕一下，追問究竟。

康少峯不假思索，立將事實經過，當着九州羅漢、智通掌門和滄海遊龍莊宗毅的面，一五一十的全部說了出來。

呂、龍二老聽完小峯之言後，立知問題的癥結在康少峯自己的身世，以及死神左玄的來歷，尤其是和楊威的血緣關係，益使羣僧疑竇叢生。

於是，分別將小峯的身世遭遇，楊威如何始亂終棄，大風雪中康雪梅如何喪命，飛來峯上左玄如何收徒授藝，乃至龍虎門禍起蕭牆，張子漁枉死牢洞，死神左玄的出身來歷等等，就所知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病叟龍雲更拍着胸脯擔保道：「小峯的身份言行，我病老人家願以項上人頭作保，絕對沒有問題，日後如有私通魔敎之事發生，任誰都可以搬走龍某吃飯的傢伙！」

話鋒一轉，又對康少峯道：「大敵當前，武林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團結應是當務之急，小峯亦不可斤斤計較，睚眥必報，莊大俠掌傷令師之事就到此爲止，各位也別再以有色的眼光看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

當初死神左玄在絕命谷中，離開山洞已奄奄一息，欲以將死之身將强敵楊威等引開，莊宗毅適逢其會，猝然施襲，因而提前結束了左玄的性命，雖說是殺人的兇手，似嫌牽强，康少峯沉吟一下，立即滿口答應下來，不再追究。

眞相既明，誤會盡釋，前此的一些風風雨雨就此一筆勾銷。滄海遊龍莊宗毅深悔不該冒犯龍虎門的第二代掌門人左玄，並向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鄭重致歉。（未完・廿五）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奪魂血咒

完璧歸趙星君眼　寶光燦爛耀環宇

**上文提要：**「大脚娘子」的小兒子被玉眞子殺害，「藍衣社」的當家謝少卿帶領幾十人上武當山討還公道，武當掌門不相信玉眞子會殺人，不讓搜查，雙方大動干戈。徐小七不忍見雙方傷亡，提出與武當掌門決鬥，以定是否交出玉眞子，結果徐小七勝，但也搜查不到元兇。武當掌門聽了黃山大俠李存正得寶變殘忍之事後，於是派二個師弟下山捉拿玉眞子……

尤大川雙目厲芒一現，道：「認識又怎樣，不認識又怎樣？」

徐小七道：「姓曲的已死二十年了。」

尤大川吃一驚，道：「什麼？曲從直死了？」

「死了二十年了。」

尤大川道：「你們聽什麼人說的？」

「曲從直的兒子曲長生說的。」

「曲長生怎知我的名？」

徐小七道：「曲長生不知大叔，但曲長生他娘說出了大叔的名字。」

尤大川全身一震，黯然的道：「這繩上黃鶯吶，她至今沒把我忘了。」

文娟好奇的道：「大叔，什麼叫繩上黃鶯？」

尤大川道：「當年江湖上有個大脚姑娘，她們有一幫人專門是跑江湖賣藝的，這大脚姑娘便是繩上黃鶯。」

他舉杯喝乾老酒，一邊的小王再斟上，大伙等着聽大叔話說當年了。

尤大川道：「黃鶯是她的本名，但她在繩上的功夫是一等一的高明，她在繩上翻觔斗，她在繩索上倒立，更妙的是她把軟繩蕩着，人躺在繩上睡大覺好像睡在大床上一般的舒服。」

尤大川頓了一下，又道：「如今女子都纏足，黃鶯不纏足，她要在繩上飛躍翻滾，如果是三寸金蓮，她又怎麼上得了那繩上去表演？」

尤大川臉上露出得意之色道：「她走江湖我追她，從開封到洛陽，過武陵關而襄樊，她也對我很有意思，我們幾乎論婚嫁，這以後她到武漢三鎮走碼頭，沿江往南去，直到蕪湖與南京，唉……」

尤大川突然臉現苦澀又道：「我們原打算回中原以後她跟我的，當時我太高興了，不料有一天她躲開我，因爲她娘是班主，看上了曲從直，因爲姓曲的好家世，他正在領導一批江湖人物準備成立什麼社的……我……我發覺這情況，便退却了。」

文娟道：「不是退却，是懦弱。」

尤大川道：「可是她躲着不見我呀！」

大家一時間沉默了，誰也不開口了。

尤大川忽的笑笑道：「我却隱居在此傻了二十年。」

徐小七雙目一亮道：「大叔，人家曲老太太也在懷念着你老吶！」

文娟道：「這是他兒子說的，他兒子希望他老娘老來有個伴，當

然你最適合。」

尤大川頭一抬，道：「眞的？」

徐小七道：「我們怎麼能欺騙大叔呀！」

尤大川也哈哈笑了。

忽然，尤大川問徐小七道：「你二人告訴一件令大叔高興的事，可是有關追回藍寶石之事，你們還沒有告訴我呀！」

徐小七只有一聲無奈的嘆息，便把一路上所發生的事，仔細對尤大川說了一遍。

尤其是說到幾個因爭寶慘死的人物，也令尤大川搖頭不已，人吶，誰不貪財？如果想叫鬼推磨，有什麼比多金更方便而愉快的？

徐小七說到玉眞子的時候，尤大川更是不解，因爲尤大川當年關洛行，他曾見過武道四子，他清楚這四人乃武當精英，怎麼到老來還免不了一個「貪」字？

徐小七把這些天的遭遇說過，那已是過午一個多時辰了，尤大川拄杖而起，他對徐小七與文娟二人道：「繩上黃鶯果然心中仍在惦念我？」

文娟笑道：「阿娟豈敢騙大叔？如果不信，咱們去了蕪湖大叔便知道了！」

徐小七道：「大叔，快修修面換新衣，咱們陪您老去相親。」

「哈！」一笑尤大川道：「你二人今日成了親，大叔也得爲你們辦幾件首飾，大叔這就上街走走，你們別跟來，好好在船上休息！」

尤大川眞是難得的如此高興。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自然也高興，小王道：「我扶您老上街走走。」

尤大川却對小王道：「你也走，要到江邊僱一艘快船，咱們四人去蕪湖。」

小王哈哈一笑，道：「大叔，你老迫不及待了？」

尤大川道：「也不知這繩上黃鶯什麼樣子了？」

他起身往外走，走到了洞道口處掀起板門，又喃喃的道：「妳還是當年的妳嗎？」

這話說得多可憐，快六十的人了，難道還想不到歲月催人老呀！

* * *

這艘藏在柳林深處的畫舫發出「喳喳」聲，船身壓得船邊的湖水發出這樣的怪聲來，船上不見人，但船上却有人，而且是兩個人，也是一男一女兩個人。

從船壓湖水生波紋，人們可以發覺湖水的波紋十分有勁而不亂，便在這波浪聲中，傳來幾聲吃吃笑。

那是女子的笑語，偶爾也會傳來幾聲「吭吡」，這是在幹什麼？不知道，但可以聽聽二人偶然的幾句對話。

「小七哥，咱們這不是洞房夜……」

「是嗎？」

「不是的。」

「那叫做什麼？咱們今天由大叔主持，正式爲夫妻了，這正是……」

「不是洞房夜呀！」

「是什麼呢？」

「是洞房日呀，因爲這是白天嘛……哈……哈……」

船中傳來徐小七的聲音笑道：「對，洞房日，一點兒也不錯，今天是洞房日，既然是洞房日，咱們更應高高興興的渡過這好日子吧！」

「哈……哈……你好厲害唷……眞是人小『鬼』大。」

「哈……今天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於是，那船壓湖面發出的喳喳聲更響亮了。

於是，湖面上的波紋也更大的推向遠方。

* * *

這人眞快樂，他拄着拐杖從一片深林中轉出來，他的手杖拄地有聲，瘸脚好像與一般正常的人差不多。

這人不是別人，乃「飛花掌」尤大川是也。

尤大川很多年未曾走上街頭了，他覺得精神好極了，因爲，他又可以同他當年的情人在一起了。

說是爲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買些首飾，實際上他是爲了替自己修飾打扮才到街上的。

就在他快要離開碼頭往街道走去，遠處來了一艘十分華麗的快船，那是雙層畫舫，是有錢人專用的船。

尤大川忍不住多看了幾眼。

* * *

「飛花掌」尤大川如今似是個落魄之人，他這模樣，無人會注意的，當然，那艘正在江邊移動的華麗畫舫更不會注意尤大川。

然而尤大川却發現畫舫上層有個人正自坐在一張漂亮的桌前吃着酒，兩個女侍分別站在他兩邊，下層有兩個老婦在操舟，這船上除了吃酒那人之外，只有這四個女人了。

尤大川忍不住的多看幾眼，也吃了一驚。

「是他嗎？太像了，是他……這人是玉眞子，他的模樣在武當四子中最是突出，他的那一雙三稜眼倒八眉！」

尤大川很想出聲呼叫，但這艘畫舫已往江心駛去了，看方向，是往下游去的。

尤大川心中一震，這玉眞子還俗了，而且是俗氣濃厚，女人醇酒他一齊來了。



尤大川眼巴巴的看着那艘豪華快船自他的眼皮下駛走，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尤大川很想找船追上去，但他十分明白，追去只有白白送命，玉眞子是不會叫人認出來的。

於是，尤大川不上街了，他匆匆的又轉回去了。

* * *

尤大川沒走到地道，小王打橫走來道：「大叔怎麼又回來了？不是上街辦首飾嗎？」

尤大川見是小王，特別對他低聲道：「快，快去叫小七他們出來，我似乎發現玉眞老道了！」

小玉吃一驚道：「眞巧，就被大叔撞見了？」

他一面說一面往大床下的地道鑽進去，由地道奔到玄武湖的最荒涼處，嚄，最荒涼之處是有情天呀！

小王已看了尤大叔的舊畫舫了，但他也發現了畫舫下的水紋在波動，無風不起浪呀，然而這兒沒刮風，乾樹枝不見動，這波浪是怎麼發生的？

小王再走近幾步，他便隱隱約約的聽到了「吡吡喳喳」怪聲有節奏，他怔住了。

小王心中熱呼呼的在想着，船上小七哥與文娟姐二人不老實了。

當然，這不能說二人不應該，便是喜事結婚日，洞房夜也得等天黑呀！這時候日頭還在西天上吶！

小王怎知徐小七與文娟會把洞房花燭夜改成了洞房花燭日了？

小王可急了，一邊是尤大叔等着他叫人，那一邊船上二人正在製造雲和雨，總不能走上前去打斷人家的興緻，那會惹人不快的。

小王在幾棵柳樹下乾等，他急得搓指頭，口中喃喃道：「小七哥，快點呀，別搞了！」

他越急，船上二人越起勁，小船動得更有緻，這光景，徐小七還眞行呀！

小王實在等得不耐煩了，他在毫無主意下，撿起石頭來，咬咬牙，狠狠心，心中默念着：「小七哥、文娟姐，對不起了。」

隨之拿石頭砸上畫舫，發出彭的一聲响。

於是，畫舫上傳來叱喝聲，不旋踵間，就見徐小七提刀躍出來了。

「甚麼人？」

柳樹後轉出小王來了：「小七哥！」

「嗨，是你呀，你怎麼又回來了？」

小王這才走過去道：「是大叔叫你們快去的，大叔在外面等候吶！」

徐小七吃驚道：「你怎麼不早說？」

小王道：「怎麼早說，你二位在那兒哼呀嗨的，我知道你們在幹甚麼呀！」

文娟笑臉泛紅的出來了：「小王呀，我們是夫妻了，便是被你撞見又怎樣？對不對？」

小王靦覥一笑，徐小七對小王道：「先去告訴大叔，我們收拾以後再來！」

小王這才匆匆的走了。

小王邊走邊咕噥：「就等不及到夜晚呀！」

* * *

尤大川是等不及了。

「飛花掌」尤大川以杖搗在大床下的大木板「咚咚」响，他急切的也回到這間大空屋中來了。

「怎麼搞的，去了這麼久！」

小王出現了，他對尤大川道：「大叔，他們就來了！」

「他們在幹甚麼，這麼久還沒來。」

小王期期艾艾的道：「不……不知道！」

於是，徐小七與文娟二人匆忙的走出來了。

「大叔，你必是遇見甚麼急事了。」

「快走，我好像遇上玉眞子老道了。」

徐小七吃一驚道：「怎麼，那麼巧呀！」

文娟道：「別問了，快追呀！」

四個人一路來到江邊上，那尤大川放眼江面看去，晚霞照得江面一片紅，江面上已不見那艘豪華精緻的畫舫在甚麼地方了。

徐小七道：「大叔，在那兒呀！」

尤大川道：「必是往上游去了，咱們應該僱條快船追上去。」

徐小七道：「大叔，咱們先弄清楚，你老眞的看清楚他是玉眞子老道嗎？」

尤大川道：「當年我同你爹徐良在武勝關攔殺雞公山的山寇張不凡時，便就有武當四子參與，他們四子的模樣就屬玉眞子的樣子我記得清楚，應該是他！」

徐小七道：「他如今已是俗家打扮了吧？」

「不錯，一身的錦袍，但他的那張臉沒有多大改變，尤其是他的一雙三稜眼倒八眉。」

徐小七一聽道：「差不多就是他。」那邊，小王已找來一艘快船駛過來了。

「大叔，船來了。」

尤大川三人急忙跳上船，尤大川指着江面對三個船家道：「注意一艘豪華畫舫。」

船家道：「論理程呢還是論天計？」

這是論價船資，講距離，那是船家把船開到目的地，但船家見是要追船，這就不定規了。

徐小七道：「只管放船，船資加倍。」

這是富人上船，價錢不在乎，三個船家樂了，在這秦淮河上，這樣的人是最受歡迎的。

*　*　*

天黑了，寒夜的江風有些刺骨，但徐小七與文娟、尤大川與小王，四個人分別守在船兩邊向附近的船上仔細看，這一看就看到二更天，甚麼也未發現。

徐小七對尤大川道：「大叔，你老歇着吧，我同小王守在船邊查看，一有消息就叫你老起來。」

尤大川也眞累了，他點點頭便回艙內了。

三個船家睡了兩人，他們分班去掌舵。

這條快船往下游追了五十哩，仍未見到那條豪華畫舫出現在江面上，徐小七便問船老大道：「下一站的碼頭在甚麼地方？」

船老大道：「再往下就是當塗縣境了。」

徐小七一聽全身一緊，急急的再問道：「此處又是甚麼所在？」

那船老大抬頭月下瞧，他不敢確定的道：「過不了多久便是往石臼湖的東河口了。」

徐小七聽得吃一驚，這地方他不陌生，這地方正是江上雲的兒子江風在此襲擊離職歸鄉的馬文中夫妻，這麼巧的趕到這兒來了。

就在他吃驚中，灰暗的江心突然傳來笙歌，一艘畫舫往這面緩緩的駛過來。

人們可以淸晰的聽到有歌聲傳來，誰會有這麼好的興緻，四更天還不睡覺，通宵達旦的尋歡作樂呀！

其實六朝金粉的秦淮河上這種徹夜歡樂的風情原是極爲平常，然而把船弄來這東河口，就不明白什麼原因了。

徐小七極目往來船上瞧，嚄，第二層艙內燭光明亮的照着一個漢子，懷中抱着個女子在熱乎，另一女子站在附近，彈奏着美妙的音樂，偶爾還傳來幾聲醉人的歌聲。

徐小七急忙示意船老大，快把船靠過去。

船老大在船尾點點頭，猛的把船往那艘畫舫左邊貼上去了。

徐小七低呼小王道：「你快把大叔叫起來，我同文娟先藏起來。」

他眞快，一溜煙的進入艙內去了。

於是，尤大川拄杖走出來了，小王就站在他身邊。

就在這時候，畫舫上傳來女人的尖叱聲：「喂，你們幹什麼的，會不會駕船呀，怎麼往咱們船上撞呀？」

隨着女人的叫聲，就聽「咯」的一聲響，快船已與畫舫貼上了，有個船伙眼靈手快的用繩子把對方的船套牢了，他只是衝着對方船上兩個女人吃吃笑。

「幹什麼的，水寇呀？」

兩個女人一齊叫，畫舫上層的窗前站出一個漢子來，這人一副蒼老的聲音叱道：「什麼人？」

快船上的尤大川眞直接：「嗨，那不是武當玉眞子道長嗎？怎麼，你還俗了？」

畫舫上層那人一瞪眼道：「誰是什麼玉眞子道長？你看錯人了！」

尤大川哈哈一笑道：「老夫尤大川，當年咱們同心協力在武勝關對付雞公山大山賊張不凡，這事你也不記得了嗎？」

「你是何人？」

「老夫尤大川。」

「飛花掌尤大川？」

「哈……你還是記得了，那就太好了。」

上層那人道：「尤大俠怎知我在此船上的，你莫非……」

尤大川道：「道長，你眞的還俗了？」

「我厭倦枯燥無味的那種暮鼓晨鐘日子。」

「哈……」尤大川仰天笑了。

是的，這人果然是玉眞子道長，他正是要去石臼湖，不料還是被尤大川遇上了。

便在這時候，快船上一男一女走出來了，那當然是徐小七與文娟二人。

徐小七戟指畫舫上的玉眞子道人，道：「玉眞子，你好狡詐呀！」

玉眞子大吃一驚道：「徐小七……」

文娟尖聲叱道：「你好毒的金蟬脫殼之計，玉眞子呀，你今天還往那兒逃？」

玉眞子雙目厲芒直射道：「我不懂你二人在說些什麼？什麼金蟬脫殼，一派胡言！」

徐小七道：「你爲了藍寶石，不但殺害本門三人，便是那毫不知情的曲長根也被你殺死，你好殘酷的手段。」

玉眞子忽的仰天哈哈狂笑，他笑得直把兩個姑娘也嚇得忙往下層艙跑去。

忽的，玉眞子老道收住笑，道：「可惡，應是天衣無縫，你們是怎麼發覺的？」

徐小七道：「應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玉眞子，原來你那慈祥



表現全是僞裝出來的呀，你爲了一件寶物，忍心加害那些人，你還不認罪？」

玉眞子老道嘿嘿冷笑道：「你們啊，不應該來的，馬上就知道你們找來是多麼愚昧的一件事了！」

尤大川忽的大聲道：「玉眞子，兩條路隨你挑！」

玉眞子雙目噴火似的道：「什麼兩條路？」

尤大川道：「一條路乃是你交出藍寶石，自動回武當山去向你掌門師兄請罪！」

「哈……把我送上死路呀！」

尤大川又道：「第二條路，那只有各憑本事，下來吧，咱們放手一搏！」

玉眞子道士冷笑道：「你們想倚多爲勝？嘿……咱也並不把你等放心上。」

尤大川道：「放心，老夫的腿又殘，難以向你討教，文娟姑娘乃女流，她一邊觀戰，至於這小王，他的武功實在有限，所以你要對付的便只是徐小七一人了。」

玉眞子一聽，放眼江面仔細看，黑灰的月光下附近只有這兩條船。

徐小七又叫道：「玉眞子老道，你別害怕，我可以告訴你，余大牙與丁氏兄弟，他三人與李家寨的兩位姑娘已自襄樊回去中原了。」

玉眞子子雙目一亮道：「眞的？」

徐小七道：「句句實話！」

「哈……」玉眞子一聲狂笑，他拔身自大窗後一躍而落在快船上，眞狠，人剛站定便一劍刺過來了。

魚鱗紫金刀側身拔出，徐小七嘿然一聲打了個旋轉，閃過玉眞子子凌厲的一劍，他人已站在兩丈外的船頭上。

玉眞子道長一聲大喝：「那裡走！」

陡着這一吼叱，長劍抖起五朵劍花，直往徐小七站立的地方罩過去。

徐小七一聲狂吼：「閻王笑！」

又是那招絕殺出手了，但聞半空中好一片金鐵撞擊聲，宛如鐵匠鋪傳出的打鐵聲。

就在無數碎芒中傳出一聲長嗥，只見玉眞子道士雙肩衣破血出，臉皮一塊不見了。

徐小七也不完整，他的手背在滴血。

這二人只稍分開又殺在一起，看的人無不動容。

江面上原只是這兩條船併靠在一起，在燈火照耀中船上有人忽然叫道：「有船來了。」

那是一艘較大的船，船行速度緩慢，好像還沒發現這兒有兩條船上正廝殺得厲害。

忽聽尤大川叱道：「玉眞子，你還想掙扎到幾時？」

他吼着便往玉眞子逼去。

玉眞子豁上了，他把一支長劍舞得滿天光焰，交錯縱橫得寒氣逼人，身上流血，他也像毫無知覺了。

徐小七覷得正切，忽的又是一聲大吼：「閻王笑！」

好一陣「咻」聲傳來，隨之一條斷臂跌落在船板上，那是玉眞子的手臂，他一聲厲叫：「啊……」

尤大川手杖打橫，吼道：「玉眞子，你還有什麼本錢作困獸之鬥？」

不料玉眞子子宛如發瘋一般，他拔身一個騰躍，人起三丈高下，嘩啦一聲響處，他投入江中去了。

玉眞子老道好像決心死也要與懷中的滿天星藍寶石在一起，他重傷之下投入江中了。

徐小七想也不多想的也躍入江中，他要抓住玉眞子子，因爲玉眞子子懷中有他要的藍寶石。

徐小七這些年來爲了老父臨死的遺言，他已經花費太多的心力了，他也幾乎心力交瘁了，如今他再是困難，非要奪回藍寶石不可。

徐小七入江，文娟最緊張。

「小七哥，小心吶！」

江面上，兩個水花在移動，前面的水花又接近駛來的大船了，忽聽水中玉眞子老道大叫：「救命啊，有水寇殺人了呀！」

大船上立刻伸出三支長竹篙到水面上，有個船上大漢還正在披衣裳，那一套藍衫很搶眼，另外的人也都是藍長袍頭挽藍巾。

「快拉住篙！」

船上的人一齊叫，一心要救水中人。

玉眞子拚力的一手抓牢竹篙，大叫：「快救我呀，我的一條手臂被那水寇砍斷了。」

有個藍衣大漢罵道：「什麼樣的水賊，殺人越貨呀，可惡！」

又奔來五個大漢，大伙一齊拉水面上的玉眞子老道，拖泥帶水的把玉眞子拉上船。

玉眞子却指着追來的徐小七，大叫：「快，那個水賊最厲害，快殺了他呀！」

已有竹篙準備向徐小七戳去。

徐小七在江中大叫：「我不是水賊，我不是呀，他才是個惡人吶！」

徐小七這麼一吼叫，船上的人怔住了。

忽的，玉眞子不顧一臂冒鮮血，他搶過一支竹篙，便對準了徐小七擲去。

太快了，那漢子的竹篙沒抓牢，已被玉眞子搶去，狠狠的往徐

小七擲去。

徐小七在水中無法閃躲，魚鱗紫金刀忙着打橫攔，「噹」的一聲打落了竹篙。

有兩個漢子已拉緊了玉眞子老道。

玉眞子老道大叫：「別拉我，快把這小子殺了，讓他上船來你們都要死。」

藍衣大漢道：「什麼樣的人如此跋扈？咱們藍衣社的兄弟還不會被人嚇倒。」

已到船邊的徐小七伸手撈住一根竹篙，他聽說是藍衣社兄弟們到了，立刻大聲叫：「謝老爺子在船上嗎？在下徐小七呀！」

他的聲音叫得大，大艙中奔出五個人來了。

這五人一擁到了船邊上，有個錦衣大漢道：「什麼人呼叫老大？」

藍衣大漢手指船邊道：「老爺子，是徐大俠回來了，吸，在船下！」

那錦衣老人正是謝少卿，藍衣社當家的龍頭老大。

謝少卿再看那個大漢按住船面的玉眞子老道，心中就覺得事情有些不對勁。

「快拉徐大俠上來。」

早應該把徐小七拉上來的，就因爲怕他亂殺人，因爲藍衣社的老爺子在船上。

不但藍衣社老爺子在，曲老太也與兒子一起在船上，此刻，曲老太太一聽到徐小七也來了，她便拄着杖由兒子陪着出了大艙門。

* * *

曲老太太爲什麼來？這是有原因的。

原來大船自漢水到了蕪湖以後，曲老太太被招待在藍衣社，因爲她心中想着尤大川，尤大川乃是她在嫁給曲從直以前的第一個愛人，又聽了徐小七把尤大川的情況說了一遍，曲老太太也感動了。

曲老太太還不停的喃喃道：「爲什麼，爲什麼你這麼傻？你早該兒女成羣的呀，我……只不過江湖賣藝女啊！」

過了沒三天，謝老爺子爲了替老嫂子解解悶，便沿江往南京來了。

天下事就有那麼巧，會在這通往石臼湖的東河口三方面遇上了，不是嗎，能說不是上天的安排？

* * *

此刻，徐小七上來了。

徐小七身上也有血，他見曲老太太來到，立刻迎上去，回身指着船板上的玉眞子道：「老太太，這人就是玉眞子老道。」

謝少卿大怒，這就要出手揍人了。

曲老太太却一個箭步走上去道：「你就是武當四子之一的玉眞子？」

玉眞子大喘氣的道：「不錯！」

他見情形不對勁，又道：「老太太，我好像從沒見過妳呀！」

曲老太太冷笑一聲道：「你也從沒見過我的兒子。」

玉眞老道道：「你兒子，他什麼模樣？」

曲老太太道：「被你殺死在破山神廟中的那個年輕人啊，你……還把我兒子裝扮成你的模樣。」

玉眞子全身一緊，大叫：「誰說的？我沒有！」

曲老太太道：「我兒子的手斷了兩根手指頭，那是同他哥不小心割草割斷了的，這一點你絕對想不到吧？」

徐小七道：「你說是誰改扮的？誰又殺了卜道三人？你又爲什麼改裝逃掉？」

他逼進一步又道：「讓我來告訴你吧，你是見了那顆滿天星藍寶石以後，你的心志迷失了，你的貪念大起，一心要把藍寶石據爲己有，而且那藍寶石就在你身上，玉眞啊，你逃不過天眼的，那顆藍寶石就是火星眞君的天眼，你還有何話說？」

玉眞子凶殘的把一手伸入袋中，他忽然仰天一聲凶殘大笑，道：「不錯，你們誰想奪取？你們任誰也休想再自我的手中奪去了，哈……」

忽然間，他舉起了手。

忽然間半空中一根拐杖打下來。

這兩個動作幾乎是同時而發，就聽絲聲與咚聲，齊齊的發出來。

「吭叱！」玉眞子的半個人頭不見了，他的頭被曲老太太狠狠一拐打中，成了個爛西瓜，就那麼一歪身倒在船板再也不動了，死狀至慘，也很難看。

再看另一動作，那是玉眞子老道最後把藍寶石抛入江中的同一動作。

徐小七便毫不遲疑的再投入水中去了。

神秘稀奇的事情發生了。

只見那藍寶石落入江中以後，一路發出强烈的藍光往水底沉下去。

徐小七便是跟着這一縷耀眼的藍光急潛下去，就在快要接近水底之時，徐小七一把便把這顆萬世至寶撈在他的手中了。

徐小七大喜過望，他已忘了自己喝了不少江水，一個翻身冒出水面來了。

徐小七在水面上大喘氣，附近已聽得有人拍手叫了。

「小七哥！」

這是文娟的聲音，徐小七抹去滿頭江水看過去，嘍，兩條船已靠上藍衣社的大船了。



文娟姑娘叫道：「快，快抓住篙子呀！」

徐小七的手中握着寶，他吃力的游到船邊上，幾個藍衣社漢子已把他拎上來了。

徐小七在船上抬頭看，他吃一驚，因爲曲老太太一拐打死玉眞老道以後，她怎麼哭起來了？

曲老太太站在尤大叔面前直落淚。

尤大叔也唏噓不已。

謝老爺子手一揮，他叫人們快離開，倒把徐小七拾回寶物之事也忘了。

曲長生也離開了。

這是一對老情人幾十年後的再相會，多少唏噓與心酸，就在這一刻令人忍不住的落淚了。

「大川，你好固執啊！」

尤大川道：「我至今每晚都想着那個在繩索上翻觔斗的大脚女子，她帶給我太多的回憶，也充實了我的夢想，我已經很滿足了。」

曲老太太道：「你應該結婚的，你應該有一大堆兒女在身邊的。」

尤大川道：「我說過，雖然妳已離我遠去，但我仍然把妳的一切動作裝滿了一腦袋，從開封、洛陽、漢口到蕪湖，妳在我的夢中從未曾離開過。」

曲老太太忽然上前，她撫摸着尤大川灰白的鬍子道：「你老了啊！」

尤大川道：「妳也老了，但在我的心中，妳仍然是可愛的，妳永遠是大脚娘子。」

曲老太太又撫摸着尤大川的衣着道：「大川啊，你的日子不寬餘呀！」

笑笑，十分無奈的，尤大川道：「女爲悅己者容，男爲心上人整衣，我的日子還可以，只是沒有了妳以後我便懶散了。」

「好可憐唷！」

「我也不可憐，每日一杯在手其樂無窮，我原打算上街辦置衣衫袍子的，不能如此寒愴的見妳，可是……」

他再嘆口氣，又道：「可是時間上來不及了，因爲我們要追拿玉眞子老道。」

曲老太太道：「從直已死了十多年了，我帶着半大不小的兒子們隱居在稻香村，大川同我回去吧？咱們老來在一起也不錯呀！」

尤大川道：「行嗎？」

曲老太太道：「行，當然可以。」

她把手一招，叫道：「長生兒呀，過來見見你尤大叔！」

那曲長生立刻自附近走過來了，他很規矩的對尤大川重重一禮：「尤大叔。」

曲老太太道：「長生，我們請尤大叔一起回去，你以爲如何？」

曲長生愉快的道：「只要娘高興，長生歡迎。」

三個人哈哈的笑了。

於是藍衣社的老爺子過來了。

「太好了，我已命人在大艙中備下酒菜，趕着江上還有月色，我祝你們慶團圓。」

於是，徐小七與文娟、小王等都入了座。

就在大伙吃酒中，尤大川對徐小七道：「小七啊，你路上不可躭誤，連夜把這藍寶石送回洛陽石窟，那可是神的天眼，不可有貪念。」

徐小七道：「也是我爹白眉徐艮的遺志，我除了趕快把寶送回，心中絕無半分貪念。」

尤大川道：「太好了，你這話就叫大叔放心了。」

在座的藍衣社當家笑笑道：「聽你說過這藍寶石乃火星眞君的天眼，也叫法眼，又聽說死了那麼多的人，小兄弟，你可以取出來讓老夫開開眼界嗎？」

徐小七聽得一怔，他遲疑着。

尤大川開口了：「藍衣社乃江南最大組合，什麼寶物沒見過，小七，取出來叫謝當家的瞧瞧。」

徐小七緩緩的把滿天星藍寶石取出來，小心交到謝少卿的手中。

立刻間，這間大艙內充滿了藍光，宛如清洗過的藍色天空一般毫髮可鑑。

不但藍光可愛，而且也發出一股溫馨的清香之氣，更令人覺得稀奇。

忽的，謝少卿起身走出大艙門外，只見他長身而躍到船頭最高處。

只見他面對前方猛吸氣，緩緩的閉上雙目，他在運功吐納着功夫了。

直到大船又駛出幾里遠，曲老太太也沒跟謝老爺子打聲招呼，便與兒子及尤大川等匆匆的下船，上了小小快船上，他們往河道中駛去了。

尤大川心中最明白，謝老爺子是以最大的耐力，壓抑他那想奪寶的衝動，再不早走，謝老爺子更痛苦了。

* * *

先是，小快船把尤大川、小王、曲家母子二人送上岸，他便與文娟二人拜別尤大叔等乘原船過了江。

徐小七押走了滿天星藍寶石打道往中原而去。

他們剛過了江，迎面忽見自巢湖過來十多個道士，爲首的乃是玄

眞子與元眞子二人。

雙方相見，徐小七忙抱拳道：「上個月在武當一場誤會了，眞對不住。」

元眞子道：「咱們分兩路捉拿玉眞，只可惜都撲了個空，如今正打算沿江往上游再找他了。」

玄眞子道：「貧道等必要拿住玉眞，還各位一個公道，二位這是……」

徐小七道：「二位道長，你們這十多人可以打道回武當山去了。」

元眞子道：「施主的意思是……」

文娟上前笑笑，道：「塵歸塵土歸土，是誰的誰拿走，那玉眞子死得慘，他已被曲老太太一杖把頭打爛了。」

元眞子與玄眞子二人一陣黯然，十幾個道士也低頭了。

徐小七道：「各位道長，總算咱們在此相遇了。」

玄眞子對徐小七道：「寶物可已追回來？」

徐小七道：「那是火星眞君之物，各位如果想看，他日到洛陽石窟第七洞一看便知。」

他這話令玄眞子與元眞子有些默然，而文娟已拉着徐小七急急的走了。

她必需拉徐小七快走，因爲她太明白一件事情了，便是那武功極高的藍衣社老爺子見了藍寶石以後，也幾乎把持不住的走到船頭清醒一下自己，更何況，那麼多人見了藍寶石便失去了人性，而進入貪婪之境。

如果徐小七再應元眞二人的要求看一下藍寶石，說不定又會發生另一場奪寶大戰了。

* * *

普天之下，火星眞君都有三隻凌厲的眼睛，這當中那顆位在頂門上方的眼睛却是豎起來的，而豎直了的眼睛也都是發射出藍汪汪的光芒，無他，乃天地正氣之光也。

中間的一種光與兩邊的略有不同，佛家便稱此眼爲之「天眼」。

洛陽石窟中的火星眞君之天眼已失踪十多年了，再也未見火星眞君有藍光自天眼射出來。

但冥冥之中好像這天眼眞的「神」，因爲那個禍首「江南神偸」曹雙喜還是出現了。

曹雙喜應該早死了的，江湖上也以爲他死了，三年多以前就死了。

傳言中，曹雙喜的死是由於懷了這顆滿天星藍寶石，他犯案被當塗縣令馬文中捉到以後，判了個死罪。

判過死罪的人爲什麼又活了？

* * *

徐小七與文娟不敢在路上稍停，二人除了眞的走不動，否則便是連夜往洛陽奔去。

徐小七把「滿天星藍寶石」用個小布袋，貼着內衣用繩子纏在腰胸之間，那不但不會掉，而且不怕偸，因爲徐小七絕不會輕易取下來。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越來越興奮，因爲他二人已離了皖境進入河南了。

這日二人過了朱仙鎭，打從這一帶開始，人們大都供奉着火星眞君，當地人又稱火星老爺，就如同很多地方供奉着土地公一樣。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精神的走到黃土坡上，文娟搖指西天，笑道：「小七哥，咱們今天就可以繞過中嶽東北角進入鄭州地界了。」

徐小七道：「妳好像識途老馬嘛！」

文娟哈的一笑道：「我原是不知道，但尤大叔臨別告訴我的，他叫咱們走這條路是抄近路。」

二人正說着，只見前面土坡上有間舊廟，徐小七便對文娟道：「進去瞧瞧，咱們也應歇歇了。」

文娟已往廟門走去，二人到了廟前，只見是一間火星眞君廟，可惜廟祝不在，廟堂後一間小房間也是空的，只有一張床，上無棉被。

徐小七笑對文娟道：「咱們就在這兒吃些東西歇一歇，明天便會出鄭州界而西入洛陽了。」

文娟取出吃的，這二人肩併肩的坐在一起吃了起來。

也許二人眞的累了，剛吃飽便靠在一起睡着了。

現在，有個手拿旱烟袋的小老頭來了，這小老頭一副精悍的雙目，精芒閃閃，上唇幾根鼠鬚微微翹，只見他一雙大手扒在廟門上，右耳貼門聽幾下，笑了。

輕悄悄的推開破廟門，這老頭足尖觸地走得快，幾個閃身便到了大床邊，他還眞大膽，十指尖尖的在撫摸文娟，然後在文娟閉目用力環抱徐小七的時候，他又上下其手的去摸徐小七。

怪的是徐小七回抱，他似夢囈般的道：「娟妹，累了，好好歇歇要趕路的。」

文娟也以爲徐小七在摸她，吃吃的笑好舒坦，而徐小七又以爲文娟在逗他，他把面頰往文娟貼，他並未貼上文娟，而是貼在老者的大巴掌上了。

就這樣幾次磨蹭又囈語，一顆滿天星藍寶石已落入這老者的手中了。

老者雙目一亮，他幾乎想笑出聲，那眞是令他老人家快樂得想跳起來了。

老者忙把藍寶石往懷中揣，立



刻又以足尖點地往廟門移過去，他就快躍出門了。

猛古丁，好一團烈火自門口燒過來，老者忍不住的一聲叫：「火！」

「轟！」

「啊！」

老者仰面被那一團烈火轟倒在地，燒得老者面目全非雙目焦黑，於是，床上的徐小七與文娟醒過來了。

徐小七大叫：「怎麼了？」

文娟也驚叫：「什麼事？」

這二人還不知道出了怪事情，二人急忙跳下床，只見廟門內地上有個被燒死的老者。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走過去，文娟吃驚道：「這人怎麼會滿臉焦黑呀？是火燒的嘛，這兒怎麼會有火呀？」

徐小七突然急叫：「糟，藍寶石不見了。」他叫着立刻在老者身上搜起來，於是，那顆藍寶石又被他搜到了。

文娟怒道：「原來是個賊呀！」

徐小七道：「會是誰呢？」他說着便在老者的身上搜起來，他還眞的搜了不少零件，全是偸竊時用的妙東西。

文娟拾起旱烟袋，她發覺那個白玉烟袋嘴上刻着五個精緻的小字「江南曹雙喜」。

徐小七一看也怔住了，怎麼可能呀？曹雙喜不是早已死了嗎？

文娟道：「也許人不是曹雙喜，東西是曹雙喜的。」

徐小七吃驚道：「這人必是跟蹤咱們很久了。」

文娟又道：「也許這人只是碰巧遇上咱們。」

徐小七道：「那麼，他又是被什麼火燒死的？」

文娟啞然了，這世上眞的是千奇百怪，無奇不有。

當然，令二人吃驚的還有一樁。

* * *

徐小七與文娟奔向洛陽，就要走到洛陽石窟了，忽見一羣高僧排隊在石窟面前的廣場上，誦經頂禮而拜，其中一位大法師好像在呼天搶地似的向上蒼祈求着什麼。

便在這時候，有個紅袍高僧指着徐小七與文娟二人道：「來了，來了，必是他二位施主。」

衆僧抬頭看，一個個面露驚喜之色。

於是，兩位高僧迎上來了。

「二位施主，可是專程到洛陽石窟來的？」

徐小七大吃一驚道：「大師如何知道？」

那高僧道：「一早起來，發覺第七石窟中，火星眞君兩邊雙目閃閃發光異於平常，再加上貧僧夜夢一矮俠士與一位仙女般的女俠走來，難道二位是來了却心願的嗎？」

徐小七立刻取出「滿天星藍寶石」，他舉高過頂，道：「徐艮兒子徐小七爲圓家父遺志，追回火星眞君的天眼，送回來了。」

一衆高僧立刻雙膝跪地，大乘金剛經誦聲响徹雲霄，聽得人也震撼，再細看，一大半僧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却不見有一位伸手去抹拭。

徐小七與文娟也感動了，那徐小七把藍寶石往主持的大手上放去，却被老僧一把扣住。

「施主，無量恩德呀，請隨老僧進去，由施主把這天眼放回去。」

徐小七道：「需要在下效勞嗎？」

老僧道：「難道施主願意錯過奇景嗎？」

於是，徐小七與文娟二人隨那老僧進入石窟，他們的後面便是一羣紅衣高僧。

一衆人到了第七石窟內，徐小七與文娟二人抬頭看，三丈八尺高的火星眞君三眼中間，一眼是黑洞，那老僧對徐小七點點頭，徐小七立刻托起藍寶石，先是向火星眞君石像叩了三個頭，旋即拔身而起攀到神像下面，他把藍寶石用力的旋入火星眞君的中間空目之中。

於是，奇事發生了，這間灰暗的石窟之中，刹時充滿了萬點星光，照得石窟宛如在星海中一般，再細看，火星眞君也生氣盎然了。

只見一衆高僧又跪在地上誦起菠蘿眞經來了，那是感恩的經，聽得人心神激盪不已。

徐小七與文娟二人便在這時候走了。

徐小七自懷中摸出一張圖形對文娟道：「娟妹，該是爲我爹娘上墳了。」

文娟道：「是的，我也應該陪你一起走，我要對公公婆婆說，他的兒子有多麼的偉大。」

徐小七拉着文娟便往黃河岸方向奔去了。

徐小七手上的圖案，便是當年白眉毛徐艮的埋骨之地，那是尤大川下手埋的。

（全文完）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 風塵俠侶



俠女至誠助解毒　客棧待訊遇冤家

**上文提要：**原野與陰美華來到徐州馬家晒穀場，二人演戲搏鬥，原野佯敗，還被制住穴道，馬家總管帶着陰美華去領賞，馬家的未亡人竟然是原野青梅竹馬的舊識百里虹……楊金虎與一風塵女子招搖過市，被原野碰上，便乘二人辦事時捉住小楊，以他威脅其父楊啟宇，詎料楊啟宇的浴室中也佈有機關，小原不察反遭擒，不但中了毒，連武功也被廢去……

這一個難道還會好到那裡去！何況他冷落過她。

來人正是陰美華。

她曾因小原太走調而對他失望。她不反對玩世不恭，或者偶爾走走調，但不能太不像話。她對小原到底純不純？似尚言之過早。

「原野，你……你……」也許是猛然間看到小原的虛弱、憔悴和頹廢，而驚得說不出話來了。

「我……我不認識妳……」

「你是小原……你怎麼會不認識我？」

「我……我沒見過妳……當然不認識了！」

「原野，你不必裝着不認識，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在說謊，你只是裝着不認識而已。」

原野冷冷地道：「認識又如何？妳就別管我！」

「走，我們找個地方談談……」

她把小原帶到一家客棧跨院中，閉上門，叫他坐下，爲他弄了茶點，坐在他的對面，道：「說吧！」

「我不想說！」

「你是不是生了一場大病？」

「也許和生了一場大病差不多，但更絕望。」

「受過重傷？」

「美華，妳問清了也沒有用，所以不問好些。」

「如果你拿我當知心朋友看待，就告訴我。」

「知心朋友會棄我而去！」

「我以爲作人要常常檢討，你一直未發現你的走調，未發現自己的行爲太偏了？以致使整個武林中人都對你咬牙切齒？」

「妳也以爲我殺的人全是好人？」

「只要你殺的二十餘人之中有二三人是無辜的，你就會不容於武林，你可以錯放，但不能錯殺！」

「美華，其實那二十餘人不是我殺的，但妳放心，我不會連累妳的！」站起要走。

「幹甚麼？連一句諍言也不能容納嗎？」

「不是，我知道妳是一份善意，但妳不能改變我，所以我還是離開妳保持距離好些！」

「說吧！我要聽聽你發生的事。」

「嗨！妳又何必……」他最後還是說了。

說了之後，他望着她，他以爲她必然也會像秋玉潔一樣，不會再把青春浪費在他這個廢人身上了。

陰美華好久沒說話，小原站起又要走。

「你要幹甚麼？」

「走人！我就知道，妳不會對我感興趣了。」

「怎見得？」



「我知道妳此刻的心情。」

「噢？你知道？」

「當然！妳沒有必要再爲一個廢人操心了！」

「你雖然聰明，閱人却不夠深入！」

「怎麼？我看錯了妳？」

「當然，我正在想辦法救你！」

「快別妄想了，連……」他差點說出「秋玉潔都沒有辦法」的話，又改口道：「沒有人能救我，除非是害我的那個人。」

「對，就是找他！」

「妳能找他。」

「只要是個人，不管他有多厲害，都有缺點，只要有缺點，總是有機可乘的，你在這兒等我。」

「等妳？」小原笑笑，道：「妳還會回來？」

「你怎麼把我看成那種人！」

小原淒然道：「哪一種人是絕對靠得住的？」

「如果我是你想像中的那種人，你殺了我的哥哥，我還會和你在一起，甚至還援手幫過你？」

「好，我等妳一天。」

「兩天吧！兩天不來你就請便！」

原野笑笑，他不想再說甚麼。

他不信她還會回來，因爲他不信她能讓楊啟宇拿出解毒藥，解了劇毒之後，才能再恢復功力。

當然，此刻他以爲陰美華比秋玉潔要好得多。

陰美華走後，小原上床躺下。他現在稍爲動一下就很疲累，一個生龍活虎的年輕人變成這樣，眞是生不如死。

他躺了一天，又過了一夜，時間過去，信心逐漸消失。

這第二天也快過去了，他下床洗了個臉準備離去。

「說不定她無法辦到，不好意思回來見我，已經走了吧？」

秋玉潔和他那麼親密，就能那麼現實，不顧而去。

他和陰愛華還是清清白白地，沒有那麼近乎。

只不過剛要離開，院中有重重的跳落聲。

此刻已是近初更時分，已經燈火通明了。

可以聽出，有人自牆外躍落，要不是輕功太差，必然負了很重的東西，才會發出這麼大的聲音。

原野道：「什麼人？」

「是……是我……」女聲，喘得很厲害。

小原迎出，陰愛華扛着一個男人，後面還跟了一個妙齡少女，這少女衣著入時，笑得很動人。

「美華……妳居然眞的回來了……」

「你對我太沒有信心了！」

「扛的是什麼人？」

「看看不就知道了……」「蓬」地一聲，把人丟在地上。是楊啟宇，「七子」之一，武林大豪。

這個一身是毒的狠角色居然落在她手中。

小原搓着手，顯得十分激動、意外，也萬分感激。

能不能使他復原？那是另一回事，就憑這份誠意，就使他衷心感佩道：「美華，妳太……」

陰美華道：「現在不是說廢話的時候，人是弄來了，還要使他就範，拿出解藥才成對不對？」

「對對！這老小子未必會乖乖就範！」

「總要想想辦法。」

楊啟宇被點了要穴，居然不醒，原野道：「是如何得手的？」

「此惡賊好色逾命，釣他當然離不了色！」

「是的。」

「我扮了一個女盲人，上門推銷命理流年，正好楊啟宇出門遇上，動了色念，要我跟他到另一別墅中論相占卦，在途中我出手施襲成功。」

「老賊如此粗心，實不應該。」

「我的演技好也是原因之一。」

「這位姑娘是……」

「是『百花莊』勾欄中的紅窰姐……」

「這……這是幹什麼？」

「用處可大哩！你就看我的吧！」她先拿出了一些藥草攤在桌上道：「原野，馬上準備煎藥。」

「這個我負責！是什麼藥？」

「亢性之藥喏！這是淫羊藿……」

「這個我聽說過，據說最早是一牧童發現一頭雄羊吃了這種淫羊藿，連續和近百頭母羊交媾而仍有餘力，於是作爲亢性藥中的主藥，產自四川北部，辛甘，性溫，無毒，有助陽補火之功。」

「這幾種呢？」

「這是『巴戟天』、『仙茅』、『鹿茸』、『雀卵』、鰻以及『陽起石』等，都是壯陽之藥物。」

「怎麼？妳還懂醫藥？」

「家外祖是一位儒醫，所以家母也深通醫理及藥草，我也涉獵了些，常常翻閱『本草』。」

「如何煎？妳來指導，我來煎藥，還有，到底要如何對付這老賊？」

「待會你就明白了。」

小原去煎藥，陰美華作了一些準備。

藥煎好，把藥灌入楊老賊腹中，這才解了他的要穴，改點了他的不重要穴道，老賊睜開眼來。

「楊老前輩，恕我冒昧，用這

方式把你請了來。」

楊啟宇冷哼一聲道：「妳是何人？」

「我當然不是個女盲人，也不會『風角鳥占』，爲了救人，不得不出此下策，前輩你請原諒！」

「既知如此，還不快點解了我的穴道。」

「請前輩先拿出解藥來，一切好辦。」

「這叫着『城下之盟』，妳以爲我會聽妳的？」

「前輩拿出解藥救人，易如反掌，可犯不着爲一點解藥，陷自己於九死一生之中。」

「什麼？妳威脅我？」

「爲了救人，不得不委屈你一下了。」

「妳要救什麼人？」

「原野！」

「不行！誰都可以，就是他不行。」

「爲什麼？」

「這小子太壞了！」

「難道比你們父子還壞？」

「反正我絕不會給他解藥的。」

「這也是預料中的事，楊啟宇，你的命運可是操縱在你自己的手中。一切後果責任由你負！」

「妳不必威脅老夫，我不吃這一套。」

「好！」陰美華連拍三掌，那少女托了一副銀盤走進，盤上有幾把鋒利的小刀、剪子、細線、藥布和一些藥品。

楊啟宇不由略現驚色。

他在武林不能算是頂尖，尤其武功方面，但因他是使毒的王牌，所以比其他「七子」的人物囂張些。

這也是因爲人人怕毒之故。

只不過遇上不知厲害的年輕人可就沒咒念了。

「楊大俠你毀了別人，你也要付出代價……」

「妳……妳要幹什麼？」

「放心！我不是隨便殺人的人！只是要在你的身上割下一塊小小的皮肉，只是小小的一塊而已。」

她說得很輕鬆，就像肉攤子老闆娘操刀切豬肉一樣，要半斤絕不會切下九兩或者七兩半。

「妳……妳要閹我？」

「這多難聽？只不過是把沒有用的部份切下，反正那點東西在你身上的比重也是十分微不足道的。」

「妳敢動我一根汗毛，我就……」

陰美華道：「豈止一根汗毛？我切你身上的東西，固然也懂些善後的醫藥常識，若弄不好也可能無法止血而翹了辮子，那可要看你的造化了！」

「妳可知道這麼作妳會有什麼後果？」

「我有什麼後果那是以後的事，先救友人爲上。但你却要先行面對死神……」她對少女道：「先把他的體毛剃乾淨！再行消毒……」

「是的……」

少女自銀盤上取過一把剃刀，把他的褲子扯下，還用熱面巾在那體毛處敷了一會，使陰毛軟下來，然後再剃。

少女沒有用過剃刀，手有點抖。

不要說緊張手發抖，就算不緊張，第一次用剃刀剃頭，也會割破頭皮流血的。

少女剃了三四下，已割破了兩處。

楊啟宇氣了個半死，他本來是何等威風，現在居然被人强制剃陰毛，還要把他閹了。

這東西一旦閹了還得了？

「住手！我給解藥就是了。」

「可以，說吧！是那一味藥？」

「紫蘇、羌活、荊芥、獨活。

「老賊，可別和自己開玩笑。」

叫少女立刻去抓藥爲小原服下，但無效。

這工夫楊老賊服下的一些壯陽藥物已經發作。

他的雙目赤紅，眼球上血絲密佈。

當然，他的陽具有如鐵桿般的豎起。

那東西由於充血之故，上面青筋突出，呈淺紫色，而且泛光，就像吹足了空氣一樣。

頗像一根光亮的紫色大茄子。

楊老賊混身痙攣，雙手欲抱，却使不上力。

這工夫陰美華向那少女使個眼色。

少女是僱來的，現在才眞正派上用場。

她來自青樓，脫光亮出胴體，在她不算什麼。

不久，她赤裸進屋，在楊老賊面前走來走去。

這等於火上加油，像已經點上火的爆竹了。

慾火到了這地步，已有裂經崩脈的危險了。

只不過人在此刻並不會顧及危險，只是性飢渴急需發洩，尤其是一個素來十分好色的人。

少女勾引男人固然在行，此刻楊啓宇的狀況却十分可怖，此時此刻，人性或獸性是絕對不分的。

少女拿了陰美華二千兩銀子，叫她怎麼做她就怎麼做，所以她現在來了最最不雅的，也可以說是惹火的動作。

她上了床，蹲在楊老賊臉上。



這樣就可以使楊老賊的嘴唇幾乎碰到她的陰部，老賊以爲非倒楣不可。

老賊會不會以爲這是侮辱呢？看他的表情，似乎是否定的，身份和名氣，往往毫無關係。

這工夫少女躺在床上，也就是在楊老賊身旁。

那姿勢等於是萬事俱備，只等主人上「馬」了。

這工夫陰美華出現了。

楊老賊無法扭頭去看，也能用嗅覺去嗅少女身上的肉香。他的全身細胞却因過度膨脹而趨於爆裂狀態。

「楊啓宇，你要不要拿解藥？拿出眞的，馬上讓你和這姑娘燕好，如果再來那一套，你就完了。」

「一定……一定。解藥是『麥門冬』和『地骨皮』。」

少女再去抓藥服下，原野一試，眞氣已動，由於他武功盡失，只能試出，毒是已經完全解了。

陰美華帶着小原離去前，也廢了老賊的武功。

當然，以陰美華的功力，不使他重殘而又徹底廢他的武功，永遠不能復功，那也是很難的。

反正只是給老賊一點顏色看看罷了。

就算能復功，也像大病一場一樣。

* * *

「美華，妳已經救了我半條命，當然，沒有這半條命，我這整條命就沒有希望了。謝謝妳！」

「不用客氣，現在是如何找位高手爲你復功。」

「不急！不急！」

「據說拖得越久復功越困難。」

「急也沒有用，高手很多，肯爲我復功的却就不多了，妳怎麼樣？也可以試一試呀！」

「這怎麼成？」陰美華道：「這樣吧，我們去找家師了意師太，我不敢說一定有把握。」

「令師一定也不欣賞我這個人了？」

「她老人家只是道聽途說你是如何如何地壞而已。」

「多遠？」

「不遠，不過百餘里。」

「這樣吧！我跟妳去，萬一令師不允，我尷尬，妳也沒面子。不如我在此等妳，如果行了，妳再派人通知我。」

「好，我馬上去，但你不必在此等候，可以在路上等我，那兒就更近了，半天即達。」

「最慢多久能回來？」

「兩天，或者一天，你在洛陽大來客棧等我，我先走，你不妨慢慢地走，時間可以配合的。」

陰美華匆匆走了。

小原以爲，所有他的女人之中，只有陰美華對他是純的，不計個人利害，全心全意地護着他。

原野到了洛陽，住進大來客棧。

他估計陰美華已見到了她的師父了意師太。

晚膳後一人在屋內無聊，想出去逛逛，剛出了院門，忽聽小二的口音道：「貴客，這個偏院，已經由原姓的年輕客人訂了。」

一個女聲道：「訂了，你說客人姓什麼？」

「姓原，原來的原。」

小原聽出女聲是秋玉潔的口音。

寃家路窄，眞是一點也不錯。

想想過去的戀情，而她却在緊要關頭，最需要援手的檔口竟離他而去，所以不想見她。

小原急忙退回偏院中。

由於動作太慢，自外院進入二道門的客人看到了他的背影。大聲道：「那不是原野原小弟嗎？」

小原閉上門，倚在門內不出聲。

「小弟，開門，你可能怪我無情，其實我有苦衷。」

「就算大姐有苦衷吧！我們不適合，還是分手吧！」

「就算要分手，見了面敍敍舊也無妨呀！」

「大姐，還是不見的好。」

「大姐關心你，怎可不見？」

原野知道不見不成，就開門了。

在屋中，秋玉潔啜了口茶，打量小原，道：「小弟，你的毒似乎已經消除了，是誰治癒的？」

小原漠然道：「解鈴還須繫鈴人。」

「楊啓宇？」

「正是！」

「這……這怎麼可能？」

「也許是我的命大。」他說了一切經過。

秋玉潔挑挑細眉，道：「那好極了，我必須向你解釋，上次我離開你是去救我的表妹，她去嶺南報仇，我去了正好救了她，要是不去，八成回不來了。」

小原不出聲，要証實這件事很難。

他現在只希望陰美華早些回來。

秋玉潔道：「復功的事，還要找別人嗎？我就可以勝任哪！」

「謝了，大姐，陰姑娘的師父了意師太一定能行。」

「不行，你這情況不能拖，看你的嘴唇泛紫，『人中』也有紫痕，這是經脈受傷惡化的徵候，顯然是楊老賊廢除你的武功時下手太重，

傷了你的經脈，稍遲就會有生命之危。」

「大姐，有那麼嚴重？」

「當然，大姐還會唬你？我當然不能坐視，馬上要爲你復功救人，跟我走吧！」

「可是我和陰姑娘約定在此等她的。」

「你可以在此留字，就說我爲了救你，不得不改變計劃，要我爲你復功，叫她不必躭心。」

「大姐，這樣不大好，她熱心地爲我奔波，我却臨時變卦，大姐，我感到十分不安。」

「你就是這樣，相信你一旦發生了危險，陰姑娘也會難過的吧！」

「好，我寫一封信留下。」

信寫好留下，房間也不退，繼續保留兩天。

二人離開客棧還交代了一下，逕奔邙山。

這一夜走出不遠，宿在小鎭上。

秋玉潔趁小原睡了，折回原先的客棧把桌上那封信取走了，她要陰美華回來時根本不知原野去了何處，更不知道有這麼一封信。

她以爲她和小原認識較早，她不甘小原被陰美華搶走。

* * *

以秋玉潔的底子，爲原野復功那是不成問題的。

原野在五天後恢復了。只不過身子很弱，此刻才像大病初癒。

秋玉潔以深厚的眞氣灌輸，而且在飲食上爲他補了體力，尤其是名貴的海鮮，而且還親自下厨。

原野此刻有如死而復生，但很思念陰美華。

他以爲當時留了一封信，陰美華雖然不高興，但應該會諒解他的。

第八天二人就同床了。

小原只知道吃海鮮亢性，他那知在補藥中也有亢性之藥，那是玉潔自己配的。雖不如「禿雞散」那麼强烈，也很管用。

這一夜四次，每次都能使秋玉潔大呼痛快。

她的身份在武林中極高而又超然，不敢隨便去勾搭男人，一旦走漏消息，人言可畏，必然滿城風雨。

當然，也不是隨便找個男人都會使她滿意的。

她喜歡小原的青春、衝動以及尺碼的可觀。

也許更重要的是小原那玩世不恭的風格，秋玉潔表面上一板一眼，莊重穩妥，骨子裡也和小原一樣。

她也愛追逐刺激，玩世不恭。

兩人日夜不離，眞是如膠似漆。

這種事像鴉片、毒品一樣，太沉迷即不可自拔。

有時一次完畢後，她不許小原下來，小寐片刻，再接再勵。一個女人當然可以應付一個男人。

即使是一個强壯的男人，也征服不了一個女人。

過了半個月，小原很想陰美華。

他總以爲和秋玉潔這樣膩在一起不是個辦法，至少日夜地歡娛對身體是有害的。

還有，他一直想找可靠的友人爲他護法，他要閉關再次苦研他心目中構想的奇學「天門玄功」。

就在這天晚上，原野又留下一字條走了。

秋玉潔已經離不開小原了，第二天發現他走了，立刻追出，她當然並不知道小原去了何處。

只不過她却知道能找到陰美華必能找到小原。

正因爲如此，她覺得陰美華之存在，對她是一大威脅。

秋玉潔比小原早一步到達那個鎭上。

也就是到達留書的客棧，伙計說昨天才離去的，但不知去了那個方向。秋玉潔以爲，陰美華自北方南下，她應該是去了南方。

往南追出三四十里，在鎭上客棧中一問，竟然找到了陰美華，還交代帳房，如有個姓原的找她，請轉告。

秋玉潔自稱姓原，就到後面來找陰美華。

陰美華倚在床上看書打發時間。

和小原在一起，總是覺得文事底子很差，小原說句文話，她往往不懂，她以爲小原和她約好了而又跟別人走了，也許是和她的文事底子差也有關係吧？

她對小原的行爲很不滿意，但要斷絕往來又很難。

這時聽到輕微的步履聲，一抬頭，不由嚇了一跳，一個人已撩起了門帘探進頭來打量她。

是個中年女人，但很美。

「妳……妳是……」

「我姓秋……」

「噢！妳就是秋玉潔女俠？」

「不敢當！」人已走了進來，陰美華也下了床倒茶。

「不必客氣，我今天來此，可能不受歡迎。」

「秋女俠有何貴幹！原野呢？」

「他是我的人，妳如是聰明人，就永遠也別找他！」

「他是妳的人？那要小原親自告訴我才行！」

「噢，妳是非和我爭一爭不可



了？」

「不是爭，我和小原只是朋友，玩得來，我們之間很清白，絕對沒有搞七捻三的事情……」

「妳是說他和我搞七捻三了？」

「有沒有妳女俠心裡清楚。」

「陰美華，『芳蘭生門，不得不鋤』這兩句古語妳懂嗎？」

陰美華的文事底子差，過去曾聽人說過這兩句文話，却又不甚瞭解其中義意，所以她就不出聲。

秋玉潔道：「『芳蘭生門』也就是，像蘭花這種名貴的花卉生在門口，由於它擋路，也不能不鋤去！」

陰美華心頭一驚。

若要動手，她是絕對不成的。

爲了小原，這個女人似不會善罷甘休的。

很有可能，小原前些日子在客棧中不辭而別，就是被這女人弄走的，爲甚麼小原又不在她身邊呢？

「這麼說，小原在妳身邊，又不告而別了？」

「是的！」

「我可以告訴妳，他也不在我這裡！」

「現在不會，將來一定會，我眞奇怪，論姿色，妳不能算是一個美女，只略具姿色，小原怎麼會被妳粘上？」

「他並沒有被我粘上。只是，由於他殺了我兩個作惡多端的哥哥，我並沒有寃寃相報而已……」

「眞了不起！但不管他在不在這裡，我仍要爲妳舉行一個『告別式』……」

「甚……甚麼？」

「『告別式』！」

陰美華要掏甚麼東西，秋玉潔立刻出手阻止。

這二人的實力相差懸殊，不到四十招，陰美華被制住了穴道倒地。秋玉潔道：「妳剛才要掏甚麼東西？」

「暗器！」

秋玉潔一搜，她身上只有幾張銀票和碎銀子，並沒有任何暗器，道：「妳胡說！妳身上沒有暗器！」

陰美華道：「本來還有三、五枚『鐵菩提』，不知何時失落了，要是未失落，妳沒有這麼容易得手！」

「哼！妳把幾枚『鐵菩提』看得太重了吧！」

陰美華道：「妳要怎麼樣？」

「我要先看看你身體，以便測驗一下妳說的話有未說謊。」

「我說的甚麼話？」

「妳剛才說過，妳和小原還是清清白白的！」

「我是說過！」

「妳有沒有和別的男人上過床？」

「要妳管？」

「我現在就非管不可了！」

「沒有！」

「好，我就要証明這一點。」一下子就把陰美華的褲扯了下來，道：「我很不喜歡看女人的下體，但處女很乾淨，又當別論……」

陰美華大叫：「秋玉潔，妳別忘了妳自己的身份，妳這一手太下三濫了吧？這算幹甚麼呀……」

秋玉潔扳開看了一下，道：「嘿！還算是『蓬門未開』的清水貨，只不過，妳越是清白，我越是不敢大意，因爲處女本身就是一件犀利的武器。」

「妳可不能無事生非！」

「陰美華，小原似乎對妳有了點情感，他很惦記妳，所以……」

陰美華知道，這時候是她一生當中最危險的檔口，爲了情仇，這女人是絕對不會留她活口的。

「秋玉潔，如妳能放我一馬，或者只廢了我的武功，而不殺我，我會破例告訴妳一個大秘密。」

「少來這一套，別動歪腦筋。」

「如妳錯過這機會，妳會抱憾終生。」

「妳少吊胃口。」

「如果妳不想聽，我就認了。」她不再出聲了。

秋玉潔果然被吊上了胃口，人是好奇的動物，她此刻當然想聽聽到底是什麼秘密，道：「說說看！」

「有一次我趕遠路，由於月事經痛，不能不停下來找一個小破廟中過夜，大約四更左右來了三個人，妳猜是什麼人物？」

「我怎會知道？」

「往高處猜。」

「『七子』中人物？」

陰美華撇撇嘴，道：「『七子』又算什麼？再往上猜。」

「莫非是『三奇』中的人物？」

「「宇內三奇」是釋、道、儒。三位代表釋是「瘋和尚」、道是「盲道人」、儒是武林才子呂景文呂狀元。」

這三人當然比「七子」高得多。

「對了，就是『宇內三奇』，他們三人常在一起。」

「有什麼稀奇？」

「至少這三人比「七子」高明，也比妳高明吧？」

「沒見過高下，也不便長他人的志氣。」

「他們三人進入小殿中看了一下，由於我藏在神龕之下，那是怕自己經痛，遇上壞人而失身，所以不敢出聲。

「三人探頭殿內看了一下，就在殿外石階上坐下，在低聲談一件秘密，當時我大吃一驚。」

「好，少賣關子！」

陰美華道：「他們所談的奇技

和寶藏，幾乎使我以爲他們在信口開河，但事後証明這是眞的。」

「什麼寶藏和武功?」

「『東氣成雷』。」

秋玉潔目光一凝，道:「『東氣成雷』?」

「對，本以爲聽錯了，後來他們說了幾次，才知道沒有錯，這奇技的寶籙就在長白山。」

「說呀!長白山什麼地方?」

「長白山上有個秘洞，又稱『錢洞』，裡面藏有自秦以來各朝各代的金磚和元寶，據說有五百萬斤。」

秋玉潔目光一亮，道:「有這種事?」

「我也懷疑，所以到目前爲止，我仍是半信半疑，只是以爲像『三奇』這種人物，不會胡說八道。」

「『錢洞』在長白山何處?」

「我……我也不知道。」

「妳在吊我的胃口?」

「不是吊胃口，假如妳是我，會把一個大秘密告訴一位對妳不友善、甚至想殺死妳的人?」

「我不過是唬唬妳，我殺妳幹什麼?」

「口說無憑，妳先解了我的穴道，反正我不是妳對手。」

的確，反正秋玉潔也不怕她跑了，立刻解了她的穴道。

陰美華站起拍拍身上的泥塵，再暗試眞力，果然暢行無阻，還掏出手帕抹抹臉道:「秋女俠，妳必須保証，得手後二一添作五。」

「這是 當然的，想想看，五百萬斤黃白之物，一個人如何消受得了?至於『東氣成雷』，多一個人又有什麼關係?」

所謂「東氣成雷」是指練成之後，握拳雙手可以成雷，又稱「張手雷」，納一口氣呼出，也能成雷，這一手叫「吐氣成雷」，或「東氣成雷」。

每一種雷，都能收發自如，重則五七步內可擊斃一頭牛，輕則把人震出七八步外，這是禪門絕學。

武林中流傳了數十年，終於出現了。

陰美華道:「口說無憑，妳要發重誓。」

「怎麼，妳還不信任我?」

「當然，人心隔肚皮嘛!」

「穴道我都爲妳解了。」

「妳爲我解了不是還可以再制住我?」

「好!我發誓!」秋玉潔一本正經地道:「過往神明請爲我監誓，如我秋玉潔有一字不實，我就被千人騎、萬人騎，曝屍荒山。」

陰美華道:「可以了，發此重誓，人神共鑒，可不要口是心非，一旦毀誓，那眞會應劫遭難的。」

「當然，難道我還不知道!」

陰美華正色道:「本來我曾暗暗決定，這秘密誰也不說，包括小原在內，因爲一旦說了，他就會起貪念的。」

「妳沒有告訴小原?」

「還沒有，有時忍不住想說，但我又以爲，不告訴他是對的，也許告訴了他，他就不重視我了。」

「對，男人野心大，一旦他知道了，滿腦子奇技和寶藏，那還會把女人放在心上，繼續說吧!」

陰美華道:「妳可要信守誓言!」

「妳呀，不信任別人了!」

「長白山上有個參王廟，」陰美華道:「那個廟太小了，其實不能算是一個廟，就在那小廟西北方七八里的絕崖上有個洞，洞口很隱蔽，被虬松掩住。」

秋玉潔聽得很仔細，道:「這樣去找是不是太籠統了，還有『三奇』知此秘密，不是早已走了?」

陰美華道:「他們三人雖談及此事，但他們都非常淸高，聲言要讓這秘密永遠秘密下去。」

「這話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想去尋寶及奇技寶籙。」

「怎麼會有這批寶藏?」

陰美華道:「這件事的起因『三奇』也提過，蒙古人滅了遼、金，也統一了南宋，鐵蹄之下，人人自危，一個政權初立，不免殺戮異己。」

「不錯!」

「遼、金被滅，他們却把大批黃、白之物藏在那秘洞中，至於『東氣成雷』寶籙，據說是得道的全眞邱長春的絕技，被其門人所盜，却又不旋踵而被殺。」

「誰殺的?邱長春道行高深，曾在元太祖成吉思汗御前表演過道家的靈術及高深的武功，所以成吉思汗才揚道貶佛，大拆寺廟，歧視僧尼，佛不稱佛，改稱『大覺金仙』，稱尼姑爲『女德』，稱和尚爲『德士』，和尚和尼姑見了道士要行禮。」

「對對!殺邱長春門下的人，正是囤積黃金、白銀的遼、金兩國管財政的要員，以金錢誘惑邱的門人而殺之。至於後來爲何無人練那奇技?兩個斂財的要員下場如何?就無人知道了。」

秋玉潔點點頭，似又信了幾分。

本來秋玉潔以爲她在編故事，以便自救。

後來聽了陰美華說的一切，似乎原原本本，其來有之，漸漸也就信了，道:「妳的話大致可信，可是有一點我不免懷疑。」

「懷疑什麼?」



「既然那秘密『錢洞』在絕壁之上，試問五百萬斤黃、白之物如何運到洞中?這不是神話?」

陰美華暗吃一驚，好在她的反應奇快，道:「這一點不但我想不通，『三奇』也想不通，事後我想，那秘洞必然另有道路。」

秋玉潔也相信這一點，道:「所有的秘密妳都說了?」

「當然，一字不留!」

秋玉潔道:「這麼大的秘密，妳能對我說，也必然對別人說過，陰美華，妳還是得認……」

陰美華大驚。

這後果她應該想到的。

秋玉潔早已經擺明了殺她，知道了所有的秘密之後，會不殺她?那未免太天眞了吧?陰美華會如此天眞?

她當然不會。

如果她那麼天眞，就不會把這故事編得天衣無縫了。

人心至貪，幾乎沒有人例外。

武林中人除了對金銀有興趣，對奇技絕學更有興趣。

陰美華看穿了這一點，而予以利用。

秋玉潔所以會信，是由於她說出「三奇」這三位高人，以及遼、金之覆亡，留下巨金、以及元太祖之貶佛揚道之起因等等，如此來强調「東氣成雷」這奇技，才有份量，也容易使對方相信。

也只有邱長春(據傳邱長春已得道修成正果)那等人物，才能研修成「東氣成雷」這等奇技。

當然，陰美華能編這等故事，也能預知秋玉潔不會放過她的。

陰美華掠到上風頭，又掏出那塊手帕。

秋玉潔一驚，這工夫陰美華已把手帕撕開。

原來這手帕是雙層的。

在這手帕的四角上都有一個小包，內有毒藥。

這種毒藥吸入少許就會天旋地轉倒地。

剛才秋未制住她之前，陰美華要掏東西，秋以爲要取暗器，但搜身之下却又沒有暗器，正是掏這手帕。

事實上陰美華根本不用「鐵菩提」暗器的。

那不過是信口胡扯罷了。

秋玉潔一凜，急忙去搶上風，而且遠離現場，道:「全是假的?」

「對!全是假的，傻瓜才會去長白山尋寶。」

秋玉潔被耍了，恨恨而去。

她會不會去長白山，她以爲陰美華剛才的話，「對!全是假的，傻瓜才會去長白山尋寶」，也許是反話，目的不希望她去長白山。

陰美華出了一身冷汗，仍然心有餘悸。

＊　＊　＊

「武林之花」落在藍芝頭上，顯然是實至名歸。

現在，「武林之花」搖身一變，成爲「武林交際花」了。

既爲交際花，一定要週旋於一些有錢有勢的人之間，尤其是一些武林大豪的貴公子趨之若鶩。

「武林之花」藍芝住在一幢氣派的大房子中。

至少有十來個高手作她的護院，而且是白白奉獻，不收待遇。

這天下午，來了個豪服少年人，衣著考究還是其次，氣宇軒昂，一派大家公子的風範。

門房擋了駕，說是要先預約登記。

這位闊公子立刻遞過一張銀票，面額一千兩。

給司閽人的見面禮竟有千兩之鉅，這可眞是財神爺到了。

「公子，這……這怎麼可以……」說着已把銀票納入袋內，又道:「公子貴姓大名，也好通報。」

「我姓葉，名叫葉遠。」

「葉公子你少待，我得試試看，小姐見是不見，我可沒有把握。」

「不妨，不妨!」

門房入內通報，好久才出來，道:「公子，小姐今天的心情好些，居然答應接見公子了。」

這少年人正是原野，葉遠是他的名字倒過來諧音。

花廳中很講究，几淨窗明，擺設豪華。

死了未婚夫的女子，成了交際花，也許更容易轟動吧?小廝端上茶，又償了五百兩，像是開銀礦的。

這工夫兩個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進入花廳，打量原野，道:「這位貴姓?」

「敝姓葉，樹葉的葉，單名遠大的『遠』字。」

「名不見經傳，你憑什麼來此?」

「不憑什麼，上一代留下了不少的銀子而已。」

「多少?」

「這怎麼能估計，如能估計，那就沒有多少了。」

「你可知道到此一遊的開銷很大?」

「知道。」

「你身上有多少?」

「我來一次需要多少?」

「清談一次，紋銀萬兩。」

「太可惜了!」

「怎樣?把你嚇壞了吧?」

「我的可惜是這麼美的姑娘——『武林之花』，居然清談一次

只要紋銀一萬，這麼便宜會不會影響她的身價？」

「什麼？便宜？」

「當然！這價碼我可以天天來，連續來三百六十五天。」

「你少吹，也不怕閃了舌頭，你身上有一萬兩嗎？」

「有又如何？」

「如有一萬，我們馬上把藍姑娘請出來，陪你談話，如果拿不出來，你豎着進來，要你橫着出去。」

「可以，如果我能掏出更多的銀票呢？」

「多少？」

「足夠三百六十五天清談的數字。」

「去你娘的，吹得沒有邊兒了。」

「如果眞能拿出來呢？」

「你說怎麼辦？」

「叫我一聲乾爹就成了。」

像兩頭瘋狗，左右夾擊，狠猛無比。

看路子却不是泛泛之輩。

其實，可正是「七子」的門下，一個是「無本商人」金萬迪的兒子金滿堂，另一個是「趕月叟」苗九的門下史大春。

師出名門，來勢洶洶，但是，光是師出名門也沒用，要是不用功或者不是練武的胚子，那還是白搭。

二人並不笨，而是倚仗來自「七子」門下，素日不用功，以為倚仗師門的名氣，就可以在武林中混了。

原野在全力施為之下，六十多招就各砸了二人一掌，道：「叫乾爹我就放你們一馬！叫！」

二人停手不攻，史大春道：「你知不知道我們是何人門下？」

「這有什麼分別？就憑你們這兩塊料子，就是『宇內三奇』的門下又如何？你們叫是不叫？」

這工夫門外一個小婢道：「姑娘來了，閒雜人等迴避。」

史、金兩小一愕道：「誰是閒雜人等？」

門外的小婢道：「不是你們二人難道是貴客不成？」

史、金二人自願在此屈居護院，却不願聽這「閒雜人等」四字，道：「怎知這小子能否付得起費用？」

小婢道：「這位葉公子自會先付費証明這一點的！」

原野取出一疊銀票，往桌上一丟，道：「你們兩個就把銀票點一下如何？偏勞，偏勞！」

史大春看看金滿堂，金滿堂點了一下。

整整是三百七十五萬兩。

如果一天一萬的「清談費」，三百六十五天為三百六十五萬，所以這些銀票已超過了三百六十五天的費用。

難怪金、史二人暗暗咋舌了。

小婢道：「二位還不出去，在此作什麼？」

史大春道：「我們並不是拿薪水的保鏢、護院，妳算什麼東西？竟敢對我們如此說話？」

小婢一聽就出了手。

本來二人還不屑聯手，才七八招，史大春挨了一腳時，金滿堂才上了，二人也沒拖過三招，又各挨了一下。

二人狠狠地瞪了原野一眼，羞慚地出廳而去。

小婢道：「葉公子，請到『清談小築』去！」

原野跟着小婢進入內院，他相信這不是個婢女。

這是除了貼身小婢，任何其他人不得進入的禁區。

武林花魁，似乎比武林盟主還受人尊敬些。

在此工作的人，大多是自願無代價地奉獻，看來自願為武林盟主無代價奉獻的人却少之又少。

「清談小築」不太大，有個精巧的庭院，還有個小水榭，花木掩映，曲徑通幽，眞正是苔痕上階，草色入簾。

這種所在，自不會住着一個俗人吧！

小婢肅客到水榭中，送上茶點離去。

大約兩盞茶工夫，曲橋外有兩個小婢陪伴着一位盛裝麗人，婷婷嫋嫋朝水榭走來。

小原仍端坐在迎門座位上，而且正在品茗。

好像來的不是「武林之花」，只是一個普通的窰姐。

雙方相距不足十丈時，小婢之一冷冷地道：「姑娘今天是破格接待你，本來一般客人要來三次以後才接見，你居然如此傲慢無禮！」

原野道：「爺們有錢，來此找樂子，什麼傲慢不傲慢？藍芝，把閒雜人等遣出此榭！」

兩小婢正要怒斥，忽聽藍芝道：「妳們退出此榭，我自有道理，不經召喚任何人不得來此。」

「姑娘！這種惡客，小婢怎能讓你一人在此？」

「去吧！不要囉嗦了！」

兩個小婢十分不甘願地出了水榭，越過了九曲小橋而去。

水榭自是建在池塘中央，僅小橋可通陸地。

在此作任何事都很隱秘。

此刻小原還是那麼吊兒郎當地倚在座位上嗑瓜子，藍芝低聲道：「你就不能給我點面子？」

（未完・四）